武俠世界



第38年

10

$20.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鐵翅先生撰著的的巨型小說「飛燕潛龍」。狄雲飛本為揚州地面的小混混，靠替天香樓的姑娘跑跑腿混日子。某日，一覺醒來，竟然身在太原府金家，青兒呼喚他作姑爺……一個藉藉無名之輩倏然一步登天榮陞為有財有勢的武林金家佳婿，相信是多少人夢寐難求的事，然而傲骨峥嶸的狄雲飛不但不高興，而且急欲離去……欲知如此荒誕離奇的故事，究竟太原金家為何緣故而如此做呢？且讓鐵翅先生為你娓娓道來，閱後定讓讀友賞心悅目，請莫失諸交臂。

* * *

本刊今期選刊金童先生撰著的中篇故事「無形劍」，江湖上荒誕不經的事情實在太多，山西柳家長福銀號富甲天下，高手如雲，但柳三夫人却要托庇於「龍鳳鏢局」，何也？故事離奇詭譎，引人入勝，再獻新作予君消遣，請欣賞。

* * *

下期將刊登宋三郎先生撰著的島國風情巨型小說「劍聖槍神」，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斌
主　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地區	期限	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侠世界

第38年
第10期
（總號192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龍潛燕飛

新派湖海奇俠故事/鐵翅 文・可飛 圖

「醒來了？姑爺，快起來吧，小姐等你進早餐啦。」

姑爺，是一個人人明白，而又十分普通的一個名稱，但被稱爲姑爺的他却神色一呆，滿臉都是詫異之色。

「姑娘，妳叫誰呀？」

那是一位十七八歲，一身青衣的俏丫環，他認爲她必然叫錯了人，所以才有此一問。

那青衣丫環抿嘴一笑道：「此地除了姑爺你再無別人，我還能叫誰呢？」

他詫異更深了，不由流目向四週打量了一眼。

這是一間富室千金的深閨，妝奩生輝，溫香滿室，任何一物之微，都顯得富麗堂皇，高雅無比。

這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環境，他却綺羅滿身，坐擁牙床，還被人尊爲姑爺，說小姐在等他共進早餐。

疑幻似眞　入贅金家

莫非這迷離幻境，只是南柯一夢？

按說他這種想法沒有錯，因爲他的頭腦很清醒，知道他自己是一塊甚麼料子，是怎樣一個人物。

在揚州，他是一個小混混，靠替天香樓打打雜，替姑娘們買點東西來維持生活。

在揚州，狄雲飛微不足道，他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連天香樓的姑娘都對他呼來喝去，怎麼會是富家千金的姑爺？

但，夢是飄渺的，虛幻的，他現在的感受，却是如此的眞實。

「咳！姑爺，你又在胡思亂想了，再不進去早餐涼了小姐會不高興的。」

「去就去，妳們還能吃了我不成？」他心裡這一想，立即掀開錦被，躍下了牙床。

青衣丫環上來服侍，着衣、梳洗，眞個是無微不至。

狄雲飛沒有這麼侍候過別人，也不習慣如此的被人服侍，因而婉謝道：「不敢勞動姑娘，讓我自己來吧！」

青衣丫環櫻唇一撇道：「姑爺，青兒不懂，你究竟甚麼時候才能完全清醒？」

狄雲飛一怔道：「姑娘名叫青兒？」

青兒歡呼一聲道：「是啊，姑爺終於記起小婢的名字來了，再想想，咱們小姐的閨名叫甚麼？」

狄雲飛心中暗忖：「天知道你們小姐的閨名叫甚麼，青兒還不是妳自己說出來的。」

青兒頗有心機，她雖然猜不出狄雲飛的心中在想些甚麼，却看出他不以爲然的表情。

「咳，姑爺，你不同意青兒說的？」

「沒有，我只是想不起來。」

「你應該想得起來的，咱們小姐，技冠武林，美逾嫦娥，只要提起金燕子，當得上是家喻戶曉，無人不知，你是她的丈夫，居然不知道她的姓名，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狄雲飛雖然是揚州城的小混混，但天香樓可是一個龍蛇混雜的所在，他聽客人提到過太原府的金燕子，聽說她姓金，名叫玉燕，不只武功極高，而且貌比天人。

據說太原金府是一個武林世家，他們的老主人金照宇，曾經連敗當代二十一名高手，獲得武林第一人的盛譽，只可惜門庭祚薄，人丁不旺，當他病故之後，只留下了金燕子這麼一個女兒。

一個良田千頃，家財萬貫的豪門，只有一個千嬌百媚的女兒，這不只是武林俊彥，也是一般王孫公子爭取的對象，她如今居然是揚州城裡小混混的妻子，這不僅使人難以相信，在狄雲飛來說，也是一件絕無可能的異數。

再說那揚州與太原之間遙隔千里，他想不起是怎麼樣來到太原的。

爲了好奇，爲了看看這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佈局，他決心會見他那美麗的妻子。

「帶路吧，青兒，我有點餓了。」

「是，姑爺請跟小婢來。」

大廈千間，迴廊百轉，處處雕樑畫棟，令人有眼花撩亂之感覺。

揚州天香樓是達官貴人依紅偎翠，一擲千金的所在，建築及陳設，不是一般家庭所能比擬，但與太原金府相比，在氣勢上就萬萬不及，更不必說那建築及陳設了。

最使狄雲飛駭異的還不只是這些，這座威震武林的府第，竟然樁卡林立，戒備之嚴，無異是龍潭虎穴一般。

一個武林世家，難免有許多仇人，何況一門孤寡，而擁有偌大的財產。他們如何戒備，實在無可厚非，狄雲飛想到這裡也就釋然了。

不過金府一門孤寡，却能駕馭如此衆多部屬，及若干身負絕學的高手，如非才智出衆之人絕難辦到。

這是誰？是老夫人還是金燕子？

不管是誰，狄雲飛既是金府的姑爺，這些遲早他會知道的。

他在思忖之際，已經跟着青兒來到了一間廳堂，這裏四週都是花圃，陣陣清香隨風飄入廳內，使人精神爲之一振，廳名「沁香」倒也頗貼切。

其實最使人賞心悅目的，還是

這座廳堂別具匠心的建築。

它的牆壁、樑柱、傢俱，全是花的形狀，不僅雕刻精細，色澤的調配也恰到好處，如不仔細看看，還以為這是一間花房呢！

靠沁香廳的左側近窗之處，是一朵巨大的梅花，五片花瓣是五張椅子，中間花蕊是可以轉動的圓桌。

此等別開生面的設置，除了太原金府，天下找不出第二家，像狄雲飛這等小混混，不目瞪口呆才怪。

說來的確奇怪，遇到此等天下少見的場面，他居然面不改色，一雙冷漠的目光，一逕向梅花椅上坐的人兒看去。

那是一位年華二九，丰姿若仙的姑娘，她那英容一般的嬌臉帶着一絲淺淺的笑意，披着的長髮隨着晨風在淺紅色的衣衫之上輕輕的飄揚，配合此間的環境，當眞如夢如幻中美得不可方物。

紅衣姑娘的身後，立着黃、紫、白三位丫環，她們的年歲與青兒相似，也都是一般的美麗。

紅衣姑娘遠遠看見到狄雲飛，便緩緩站了起來，目光向他投下一瞥，立刻垂下頭去。

青兒道：「小姐、姑爺請坐，姐妹們上菜吧！」

青、黃、紫、白四婢立即上菜，一樣樣精緻的點心搬上了花蕊形的桌面，當眞色香味俱佳，使人垂涎欲滴。

狄雲飛從來沒有吃過如此精美的早餐，實在很想馬上嚐嚐，不過他的個性是喜怒不形於色，泰山崩於前亦等閒視之，一點精緻的點心又算得了甚麼？

他沒有進早餐，雙眼可沒有閑着，目光灼灼一直逼視着紅衣小姐。

對一個陌生姑娘注視着是不禮貌的行為，不過他是姑爺，丈夫對妻子怎麼樣看就怎麼樣看，沒有人敢說他行為放肆。

何況她是如此的美麗，說她有沉魚落雁之美貌絕不為過。

於是忍不住的嘆息一聲道：「秀色可餐，古人的確沒有說錯。」

金燕子名震江湖，如果有人敢於當面對她評頭品足，縱然是當代的一方霸主，只怕也看不見明天的日出，但，現在就有人當面品評，而且還是揚州城裡的一個小混混。

因此金燕子臉色一沉，一雙柔似春水的美目中忽然射出一股凌厲的殺機。

青兒連忙咳一聲道：「小姐，姑爺大病初癒，只怕不耐久坐，再說點心涼了不好吃，妳就和姑爺隨便用點吧？」

金燕子雙目中的殺機收斂了，她再度向狄雲飛瞥了一眼道：「請。」

「請」是叫狄雲飛吃早餐，但她不願多說一個字，隨即低頭吃喝起來。

狄雲飛是一個小混混，身份低賤，像他這樣的一個人，根本就沒有能力娶妻生子，壓根兒他就沒有成家的念頭。

如今他是太原金府的姑爺，有一個美如仙姬，人人羨慕的妻子，像這樣由天而降的鴻福，縱然是受點窩囊氣也該認了。

但，「呼」的一聲他站了起來，一轉身就向廳外走去。

他這突如其來的行動，使得金燕子主婢神色一呆，她們絕未想到像狄雲飛這麼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名利美色誘惑之下，居然會有威武不屈的表現。

青兒呆了一呆，忽然躍起攔住了狄雲飛的去路，道：「姑爺，你是怎麼啦？是誰得罪了你？」

狄雲飛冷冷的道：「姑娘，戲演完了，請妳讓開一點。」

青兒面色一變，「這話怎麼說？難道咱們小姐配不上你？」

狄雲飛道：「是我配不上她，我不明白妳們這麼做究竟是為了甚麼？」

「你這話太長，不是三語兩言所能解釋的，老朽想再委屈公子一下，咱們一定會給你一個圓滿的交代。」

接話的是一個兩鬢斑白的灰衣老者，看他那烱烱的眼神，與高高隆起的太陽穴，此人必然是身負上乘武功。

他正待詢問灰衣老者是誰，青兒已施了一禮道：「見過舅老爺。」

灰衣老者道：「請狄公子回去歇息，燕兒跟我來。」

他轉身要走，狄雲飛却哼了一聲道：「慢點，老丈，在下想回揚州，老丈該不會反對吧？」

灰衣老者道：「公子想回揚州，老夫當然不會反對，不過公子在揚州既無垣屋，又無親人，那等寄人籬下的生活，難道會好過現在？」

狄雲飛道：「老丈說的雖是，不過人各有志，老丈如果別無他事，在下就此告辭。」他不再理會那灰衣老者，也不理會金燕子主婢，腳下一挪，向前廳闖去。

金府樓宇千重，不明底細的人，多半像進了迷宮，狄雲飛不知道自己所處的位置，連門朝那裏都不知道，就算路上毫無阻碍，讓他跑個筋疲力盡，不見得就能闖得出去。

何況，金府是個名滿江湖的武林世家，府中戒備之嚴，他曾親眼目睹，任他是何等人物，既到金府就得俯首聽命，他祇不過是市井小人，要闖出金府豈不是癡人說夢？

果然，在一個迴廊九轉之處，他被人攔了下來，那是十二名黑衣彪形大漢，分兩排堵住他的去路，這班人皆插單刀，雙臂環抱，雖是不言不動，却有一股令人心寒的威猛氣勢。

狄雲飛腳下一窒，道：「各位，借個光……」

雙方距離不過八尺，他借路的請求，黑衣大漢不可能沒有聽到，但他們却像木雕泥塑一樣連眼皮都沒有眨動一下。

狄雲飛哼了一聲，雙拳一抱，道：「各位，請讓路，在下要出去走走。」

這回他提高了嗓門，話也說得十分明白，結果還是一樣，一點反應也沒有。

「哼，路是人走出來的，此路不通還有別的路。」他知道這條路行不通了，身形一轉，自言自語的向另一條走廊走去。

轉過一個房角，他悄悄吁出一口氣，沒有人隨後追來，總算運氣不差，再拐過一條走廊，他不由倒吸一口涼氣。

敢情舊事重演，身前數丈之處，不止是十二名黑衣彪形大漢。

這一下可惹怒他了，於是拉開嗓門大聲叱喝道：「你們這是做甚麼，擄人是吃官司的，妨碍自由更加罪加一等，怎麼，太原金府難道就敢藐視王法麼？」

他這一陣吼叫，果然立竿見影，立即有人接下話了。

「狄公子，你言重了，太原金家財寶如山，閣下要走可以，總得讓咱們清點一下。」

好傢伙，這不失是倒打一耙，簡直是栽贓嫁禍，如果他們當眞將狄雲飛送往官府，以金府的聲勢，他就算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他等了一等，再舉目向發話的人望去。

那是一位瘦高個子，頭戴瓜皮小帽，身穿青色長袍，鼻樑上架着一副金邊眼鏡，右手執着一隻香煙嬀嬀的旱煙鍋，這形象不正像是一位老夫子？

狄雲飛知道這等人物最難招惹，也明白他的意思，對自己的處境極為不利，但這位揚州城的小混混，竟然臉不改色的哈哈大笑起來。

「朋友，你這是大計小用了，狄某祇是一個市井小人，值得你們費這麼大的勁嗎？」

青袍老者微微一笑道：「太原金府所以能夠保持百年盛譽，就是因為搏獅搏兔都用全力，現在，嘿嘿，閣下除了聽從咱們的，別無選擇。」

狄雲飛冷哼一聲道：「有一點祇怕你沒有想到，狄某人別的沒有，祇有一身威武不屈的傲骨，如果你們想愚弄在下，金府百年盛譽，可能就難以保全了！」

青袍老者臉色一變，但他看得出狄雲飛絕不是虛聲恫嚇，他是金府的總管，在江湖上的聲譽極高，祇要提起追魂聖手聶如風，沒有人不憚忌三分。

自然像他這樣的人物，必然是見多識廣，狄雲飛說話的眞實性，他焉能看不出來？

不過，狄雲飛祇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毫無份量，就算他說的話是眞的，他又能將金府怎樣？

在常情來說，追魂聖手聶如風應該有這種的想法。

但，這位太原金府的總管，竟然是一副沉重的臉色，因為他發覺狄雲飛像天空像海洋，有點令人莫測高深。

金錢權勢算不得甚麼，祇有面對無法了解的對手才最為可怕。

這雖然不是甚麼格言警句，但却有它眞實的道理，試想，如果你有一個莫測高深的敵人，豈不像芒刺在背，而寢食難安了。

追魂聖手聶如風畢竟是一位高人，他看不透狄雲飛，却不願就此罷手，彈身一躍，去勢如電，右掌倏伸，一把扣着狄雲飛的脈門。

「你這是做甚麼，老丈，君子動口不動手，虧你活了這一大把年紀，還是這麼行為暴燥。」

追魂聖手輕功無雙，拳掌無敵，狄雲飛逃不過他這一記快如閃電的擒拿，自在意料之中。

令他想不到的却有兩點，一是狄雲飛根本不會武功。他這一記擒拿，算是白費了氣力，這點意外還不致讓他震驚，使他錯愕的是狄雲飛的態度。

他抓出的右掌祇用三成眞力，在一般常人來說，這三成眞力，就可以使被扣者的手腕骨碎裂，蝕骨之痛如同錐心，豈是一般人所能忍受？

狄雲飛的額頭已經沁出了汗水，但他神色自若，語氣平淡，好像那隻被扣的手不是他的，除了具有超人的意志，視生死如等閒之輩外，誰能這般泰然處之。

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追魂聖手聶如風闖蕩江湖數十年，今日總算遇到這麼一個超羣絕倫的人物。

他鬆開了手，雙拳一抱道：「對不起，狄公子，老朽適才太過魯莽，謹向公子表示歉意。」

狄雲飛道：「好說，在下現在可以走了？」

追魂聖手聶如風道：「老朽相信沒有人敢攔阻公子，不過，請公子前來太原是老夫人的吩咐，咱們

是下人，不得不先向老夫人請示。」

狄雲飛道：「好，老丈請去請示吧，在下在此地靜候。」

聶如風道：「公子現在走的並不是出府之路，請到書房歇歇，老朽再派人帶領公子出去。」

狄雲飛吃軟不吃硬，聶如風既然如此，他倒不便硬起來。

安置好了狄雲飛，聶如風立即奔往內廳，隔着一道珠簾，向老夫人請示。

「稟老夫人，狄雲飛堅持要出府。」

「哦……他怎麼出去？是硬闖還是軟求？」

「此人雖然不會武功，但氣勢磅礴，如要硬闖，祇怕攔他不住。」

珠簾內的老夫人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道：「你說甚麼，揚州城裏的小混混竟然氣勢磅礴？」

聶如風道：「是的，老夫人，此人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臨美色而不動心，陷豪門而不屈志，屬下闖蕩江湖數十年，像狄雲飛此等之人尚屬首見。」

老夫人沉吟半晌，才說道：「請舅老爺。」

聶如風道：「是。」

他命令佇立廳外的一名黑衣大漢去請舅老爺，片刻之後，這座戒備森嚴的內廳，在舉行一項高峯會議。

主持這項會議的是老夫人，其實她並不算老，祇不過五十出頭，雖然鬢角微微有點斑白，但臉頰紅潤，目如點漆，神態舉止，在沉穩之中顯出一份超越常人的威儀。

她先向聶如風瞥了一下，接着目光一轉，望着舅老爺道：「大哥，照聶總管所說，那姓狄的似乎不是常人？」

舅老爺姓段名毀，在當今武林之中，一身功力算得上是出類拔萃的人物，祇不過他是深藏不露，因而江湖之上沒有人知道他是身負上乘武功，狄雲飛是他由揚州弄來的，所以老夫人才對他有此一問。

段毀點點頭，道：「這是我的疏忽，當初祇知道他的水功極高，想不到他還有一副寧折不彎的個性。」

老夫人眉峯一皺道：「現在怎辦？」

段毀嘆口氣道：「他不會武功，水裡的功夫却十分不凡，而且他是一個孤兒，毫無人際上的牽掛，對咱們來說，應該是理想的人選。」

老夫人道：「這有甚麼用，咱們又留他不住。」

聶如風道：「老夫人，屬下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老夫人道：「不要緊，你說。」

聶如風道：「天生傲骨的人，必然講道義，重感情，咱們如果由這方面下手……」

如何由這方面下手，聶如風沒有說，老夫人及段毀也沒有問，因爲他們全都明白應該怎麼做，可是這項高峯會議，却陷入一個不易解決的困難，內廳的氣氛也陷入可怕的低潮。

良久，段毀目光一抬道：「妹子，這的確是一個難題，但妳必須有所決定。」

老夫人道：「大哥，咱們能不能另找一個？」

段毀搖搖頭，道：「咱們費了五年時間，花了龐大的財力，足跡踏遍了一十三省，才找到這麼一個理想的人選，就算咱們再用相同的時間再找來一個，如果他仍然不聽咱們的，那又該怎麼辦？」

老夫人長長一嘆道：「如此說來，咱們當眞束手無策。」

段毀道：「有，聶總管適才說過……」

老夫人咳了一聲道：「想不出別的方法了？」

段毀道：「除非咱們不再貪圖鬼臉神槍，否則別無選擇。」

聶如風道：「老夫人，屬下覺得狄公子是一個非常之人，他隱身市井，祇是不求聞達而已。」

段毀道：「聶總管說得不錯，我也有這種感覺，何況他英俊瀟洒，秉性超人，祇要稍加培植，必然會在武林中大放異彩。」

老夫人沉吟半晌道：「適才燕兒得罪了他，祇怕他不肯留下。」

聶如風道：「此事包在老夫身上，不過小姐那邊還得舅老爺費點心。」

段毀道：「燕兒是一個識大體的孩子，我想不會有甚麼問題，祇是，妹子，要咱們分頭進行，還得妳點一下頭。」

老夫人道：「大哥是太原金府的半個主人，你何須如此客氣？」

段毀道：「不，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如果因親情而破壞了規矩，大哥就成爲了太原金府的罪人了。」

老夫人道：「大哥言重了，好吧，老身授權兩位去說服狄公子與燕兒，兩位請！」

段毀與聶如風辭出內廳，分別去執行他們的任務，不過其中的難易，就不可以常理計了。

金燕子是個明大義，識大體的女孩子，段毀祇要說明利害得失，她必然會甘心接受。

狄雲飛就不同了，他被人暗中擄來，原已裝滿了一肚皮的窩囊氣，再受到金燕子的輕視，胸頭的怒火要燒到頭髮尖上去了，要他留

下來那有可能。

不過，聶如風既敢討下這份差事，必然胸有成竹，他來到了狄雲飛休息之處，進門一個哈哈，再雙拳一抱道：「恭喜你啦，狄公子……」

狄雲飛淡淡道：「老丈是要放在下回揚州了，在下原是被你們弄來的，還有甚麼好恭喜的？」

聶如風道：「公子誤會了，老朽是恭喜你要當咱們的金府姑爺，所以來討個賞賜。」

狄雲飛由鼻中哼了一聲道：「新瓶舊酒，在下對這個不感興趣。」

聶如風道：「這不同，原先祇是舅老爺個人的主張，並未邀得老夫人及小姐的同意，現在兩位正主兒都已經首肯，所以老朽才來報這個喜訊。」

狄雲飛搖了搖頭，說道：「市井小人怎能配豪門千金？齊大非偶，在下不敢高攀。」

聶如風道：「這麼說公子就錯了，太原金府雖是財雄勢大，說穿了不過是些江湖人物罷了，與公子的身份相比，他們並不高到那裏，而公子隱跡市井，雖是俯仰無愧，但那等地方終非是大丈夫安身立命之地，換個環境對公子並沒有甚麼不好。」

狄雲飛道：「老丈說的雖是有理，但在下生性淡泊，名利與我無緣，老丈的好意，祇得心領了。」

聶如風道：「公子志節高超，老朽十分佩服，不過人生短短數十年，縱使不立功、立德、立言而流芳百世，也該做些有益人羣之事，公子如此妄自菲薄，豈不辜負上天給予的大好人生？」

聶如風口似懸河滔滔不絕，口角春風，決心返回揚州的狄雲飛被他說得動了心，祇是神色之上，仍然顯得有遲疑。

聶如風忽然臉色一正，道：「老朽知道公子俯仰無愧，義薄雲天，如果你就這麼一走，咱們小姐可要落個身敗名裂了，公子，難道你竟這麼忍心？」

狄雲飛一怔道：「這話怎麼說？我走了她怎會身敗名裂？」

聶如風道：「公子前來本府就親，雖然祇是舅老爺一廂情願，祇不過本府上下全都知道了，而且一定會傳入江湖，名節是女人的第二生命，你公子若然一走，叫她今後如何見人？」

狄雲飛是一個輕利重義的人，經聶如風這麼一說，他就完全屈服了。

聶如風知道他已經掌握了這位英俊的少年，立即雙拳一抱道：「小姐在居處恭候，公子請。」

他引導狄雲飛回到曾經歇息過的精舍，青黃紫白四婢已聞聲迎了出來，道：「小婢參見姑爺。」

狄雲飛道：「不敢當，四位姑娘毋須多禮。」

聶如風道：「進去吧，老朽告退。」

狄雲飛道：「老丈請便。」

聶如風走後，狄公子就被四婢擁進了去幽香縷縷的紅樓深閨，此時舊地重臨，景物依然，他却是兩樣心情。

閨房中的桌面上擺着的四色精美點心，金燕子正默默的坐在一側，當狄雲飛走進閨房時，她含着一副我見猶憐的羞態，緩緩的站了起來，道：「相公祇怕餓了，請坐！」

她是美麗的，縱然是輕顰淺笑，却有一股令人無法自己的魅力。

狄雲飛無法抗拒她的邀請，祇得雙拳一抱道：「恭敬不如從命，小姐請！」

他們吃過了早餐，青兒叫紫、白二婢收拾餐具，同時向狄雲飛稟報道：「姑爺，請跟小婢去更衣。」

狄雲飛道：「更衣做甚麼？」

青兒道：「自然是跟小姐舉行婚禮了，因爲今天正是黃道吉日。」

狄雲飛愕然道：「爲甚麼要這麼急，我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

青兒道：「老夫人跟舅老爺仔細討論過，爲了姑爺今後行動上的方便，所以才這麼決定。」

這的確是一個很好的理由，狄雲飛祇得跟着青兒去更衣。

婚禮在大廳舉行，雖是簡單了一點，却也頗爲隆重。

然後他們這一對新人，被送進洞房，在狄雲飛來說，這無異一登龍門，身價千倍，此等奇遇簡直像做夢一般。

不管怎樣，他的奇遇是眞實的，雖然，他始終心有所疑，却無法否定這個事實。

* * *

三朝之後，他們帶着青黃紫白四婢，走出太原金府，這是老夫人一番好意，叫她們走江湖歷練增加一點見聞。

離開太原之後，他們一直奔向西南，金燕子說得好，軟紅十丈不少藏汚納垢之處，倒不如名山大川，能夠使人心胸開豁，於是他們預定經陝西、越四川，到西康省境的大雪山玩玩。

這天傍晚時分到達風陵渡，準備前往潼關，隔河相望，這個渡口自然也是頗具重要性的了。

狄雲飛趕到渡口時，岸邊等候過河的人約有十八九個，這般人一律白衣紅帽，臉幪黑帕，每人背着一隻烏油油的長弓，腰間一袋利

箭，此等裝扮實在詭異至極。

最令人矚目的是一頂白色軟轎，轎頂四週懸着許多金色的銅鈴，在河風吹拂之下，不停的响着叮噹之聲。

這般人必然是一個江湖的門派，但久走江湖的金燕子主婢，却看不出他們是何方神聖。

反正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管這般人如何詭異，祇要不招惹他們又有何妨。

這是金燕子主婢的想法，誰知這個念頭在腦海中還沒有消失，找痲煩的就已找上門來。

來人一共三個，併肩走到金燕子一行人身前丈外之處，其中一名身材較高大的白衣人說道：「走遠一點，不要再讓咱們看見。」

金燕子主婢呆了一呆，青兒哼了一聲道：「爲甚麼？」

白衣人道：「不爲甚麼，如果妳想死，妳可以留下來。」

青兒勃然大怒，扭頭對身邊的黃衣女婢道：「此人有眼無珠，去摘下他一雙招子。」

黃衣女婢應了一聲，撤出肩頭上的長劍，脚下一挪，踏前幾步道：「朋友，大話人人會說，想趕咱們走，總得抖露兩手讓咱們看看。」

白衣人哈哈一笑道：「好一個不知死活天高地厚的小丫頭，妳既然想找死，大爺就成全妳啦。」

於是彈身一躍，出手如電，右手五指帶着勁風，猛抓黃衣女婢的肩頭。

黃衣女婢撇撇嘴，長劍一震，劃出一道孤形，滿天銀霞帶着絲絲劍風直襲白衣人的五指。

白衣人心頭一凜，足尖一點，身形倒竄，以毫釐之差，逃過了斷指之厄。

黃衣女婢哼了一聲道：「黔驢之技不過如此，還要趕咱們走麼？」

白衣人摘下背上的長弓，嘿嘿一聲冷笑道：「不要狂，小丫頭，待妳接下大爺的后羿十七式再狂不遲。」

話音甫落，長弓急震，一片烏光挾着扣人心弦的異聲，直向黃衣女婢當頭罩來。

此人長弓作兵刃，已是武林一絕，而且招式詭異威力無窮，黃衣女婢雖是功力不弱，仍被迫得落在下風。

青兒看得臉色一變，立即發出一聲嘯聲，黃衣女婢全力攻出一招，然後彈身退後，退回到青兒的身邊。

青兒神色一肅道：「擺陣。」

四象金燕陣，是太原金府的不傳之秘，她們憑藉此一陣法，縱橫江湖，無往不利。

其實太原金府的奪命金燕，就是一種追魂奪命的暗器，其震駭之力，江湖上無出其右，所以她們擺陣的機會不多。

但，她們現在遇到的是一個詭異門派，不只是長弓威力驚人，它還可以發射利箭，青兒看出當前的危機，才下達擺陣的命令。

青黃紫白四婢，個個功力不凡，尤以青兒是其中的翹楚。

她們圍着狄雲飛、金燕子緩緩地遊走，雙掌揮舞之間，每人發出四隻如蟬翼的金燕。

金燕子在陣外八尺之處，急速旋轉，繞陣飛行，速度越轉越快，最後只見到一片金光，連陣內的人影都無法看得清楚了。

白衣人大吃一驚，他絕未想到這幾名少男女竟然來自太原，他不敢替本門樹立一個強敵，意欲返身請示，一股敲金戛玉般的聲浪，忽然由軟轎中傳出，道：「上船。」

渡船來了，自然應該上船，但，如果就這麼一走，豈不是怕了太原金府？

白衣人雖然心有不甘，却不敢違抗軟轎內所發出的命令，只得狠狠的向四象金燕陣瞥了一眼，返身一躍，逕與其他白衣人簇擁着軟轎登上渡船，然後隨波而去。

待白衣人去遠，狄雲飛長長一吁道：「好厲害，倒讓我開了一次眼界。」

金燕子點點頭道：「不錯，這般人以長弓作兵刃，使得出神入化，的確是江湖罕見。」

狄雲飛道：「我說的不是他們。」

金燕子道：「那是說誰？」

狄雲飛道：「妳不認爲妳這四名女婢十分突出？」

金燕子道：「這個……咳，她們麼？只是說過得去吧！」

狄雲飛一笑沒有再說甚麼，其實他心中的疑問很多，只是不方便說出來。

就這些日子的觀察，他覺得金燕子不像小姐，青兒才是這幾名丫頭的主人，原因是青兒往往會自作主張，有時竟然侵犯到小姐的權力，令人不解的是金燕子從來沒有糾正過青兒的行爲，似乎那是理所當然的。

也許金燕子太忠厚了，而且生性豁達，不願計較，在主人放縱之下，青兒自然是無所顧忌了。

狄雲飛是姑爺，對幾個丫頭來說，比小姐又差了一層，金燕子既不管，他又何必多惹是非。

好在他喜怒不形於色，他心中的疑慮沒有人看得出來。

此後他們經潼關西安，一直達太白山麓的驢馬店，都沒有發生意外。

這是說沒有外來的問題，但他們這六個人的小集團，却發生了一種無形的變化。

金燕子是豪門千金，她原是看不起狄雲飛這個棲身市井的小人物的，她嫁給他只是迫於無奈。

但成親之後，她才發覺這位市井小人，竟然具有超羣絕倫的風度與氣質，他外表的英俊固然可愛，內在的高貴更是無人可比。

這是仙露明珠，人間異寶，得婿如此，夫復何求？

於是，金燕子轉變了，在大庭廣衆之中，她保持一份矜持，一到閨房，她就溫柔體貼，千依百順，使狄雲飛獲得人生難得的閨房樂趣。

最令人難解的是青兒，她似乎對狄雲飛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只要姑爺吩咐一聲，她必然言聽計從，小姐金燕子的話，她反而當作耳邊風。

這天到達驢馬店，只不過晌午時分，他們騎的全是產自蒙古的長程健馬，再趕個三五十里，還不至有甚麼問題。

打尖時，狄雲飛對金燕子道：「玉燕，咱們今晚就歇在這裡，妳看可好？」

金燕子道：「咱們跋涉千里，也應該好好的歇息一下了，你是不是有點累？」

狄雲飛道：「是有一點累，不過我還撐得住。」

金燕子雙目一揚，向坐在另外一邊的青兒道：「青兒，咱們今天不走了，吃完飯就去訂好房間。」

青兒說道：「爲甚麼？現在還早得很呢。」

金燕子道：「姑爺有點累，他明天還想去遊太白山，所以想早點休息。」

青兒「啊」了一聲道：「姑爺累了，小姐何不早說？店家……」

店家是一個六十上下的老者，是掌柜兼小二，店中的一切雜務，全是他一個人包辦，好在此地客人不多。有時候雖是忙了一點，大致上還能應付。

今天可能趕到一個巧字，食堂上除了狄雲飛一行人外，另外還有兩起，一起是四位和尚，另一起是七名身穿着黃衣，面蒙輕紗的姑娘。

食堂上原本不大，現在來了十幾名客人，店家可就忙不過來了。

青兒呼叫店家，他正被七名黃衣姑娘要酒要菜，弄得手忙脚亂，雖是口中答應，「來了」，就是分身不開。

青兒柳眉一豎，道：「小白，去擒拿過來。」

白衣女婢應聲起立，身形一轉，走到店家身後，右掌急吐，五指抓向他的肩頭了。

小白沒有使用眞力，但出掌之快仍然不是普通人能夠逃避的，但她掌出一半，忽然又收了回來。

莫非店家是一位高人，這一掌抓他不着？

不，店家絕不是高人，只是這兒坐的七位黃衣姑娘，每一個都不是等閒之輩。

坐在最近店家的一個，正好背部對着小白，她忽然反臂出招，筷子帶着勁風，猛襲小白的脈門。

小白不防有此一着，如非縮得夠快，那隻粉臂可就遭了殃了。

「臭婆娘，妳敢暗算妳家姑娘麼？」

小白動了眞火，一退再退，纖掌挾着八成眞力，拍向黃衣姑娘的背部。

太原金府四婢，全都是身負上乘武功，她這一含怒出掌，勢如急雷撼山，黃衣姑娘是坐着的，而且背部對着小白，這一掌她如何接得下來？

在千鈞一髮之際，她手按桌面，身凌空拔起，凌空一個轉折，落地之處，已在一丈開外了。

她這一逃，掌力可就得撞上了桌子，只見菜餚熱湯橫飛，與她共食的六名同伴，可就遭了殃了。

這幾名黃衣姑娘大爲震怒，其中一人叱喝道：「賤婢找死！」

她怒叱之際，同時伸手摸向腰間懸掛的一個朱紅葫蘆。

另一名黃衣少女道：「不要，小芬，叫她們到鎭外了斷，以免波及無辜。」

名叫小芬的黃衣女郎道：「好，穿白衣的，咱們到鎭外候教。」

七名黃衣姑娘去了，金燕子及青黃紫白四婢的神色都顯得嚴肅至極。

她們絕未想到這般黃衣姑娘是黃蜂幫的，更想不到爲了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竟然惹來這麼一個强敵。

黃蜂幫是一個神秘而可怕的幫派，他們不只武功別走蹊徑，而且每人身上都帶着一個黃蜂葫蘆，葫蘆裡面飼養着一百隻異種黃蜂，牠是黃蜂幫鎭幫的至寶。

此種黃蜂不祇飛行絕跡，而且令人防不勝防，牠毒囊中所貯的毒液，眞個是劇烈無比，祇要被牠叮上一口，半個時辰之內，必會毒發身亡。

好在這般人很少在江湖上出現，如若有人看見她們，多半是遠遠的避開，因爲她們比洪水猛獸還更可怕，如今金燕子一行竟然招惹上這般人見人怕的煞星，她們主婢焉得不花容失色。

她們呆立了半晌，青兒忽咬牙

齜兒，道：「小姐，帶姑爺由後門走，快。」

金燕子道：「不，妳帶着姑爺走，我去擋她們一陣。」

小白嘆息了一聲道：「妳們都不必走，冤有頭，債有主，是我開罪了她們，由我去好了。」

她們這一爭執，使得狄雲飛大惑不解，因爲這一路上，金燕子主婢的表現是驕狂任性，目無餘子，似乎天下武林各派，沒有人值得她們正眼一視。

當然，她們的確不凡，風陵渡迫走使長弓的白衣人，就是最好的證明。

然而想不到，她們對那些黃衣姑娘，竟然這般的畏懼，似乎祇要她們走出鎮口，必然有去無回。

據狄雲飛的看法，那些黃衣姑娘，說甚麼也強不過在風陵渡所遇的白衣人，金燕子主婢竟然如此畏懼，實在叫他百思不得其解。

於是他咳了一聲道：「妳們不必出去，這件事讓我來解決。」

青兒一怔道：「你說甚麼，姑爺，讓你來解決？」

狄雲飛道：「是的，原本沒有甚麼大事，妳們何必如此緊張？」

青兒哼了一聲道：「咱們緊張？哼！你知道她們是誰？」

狄雲飛道：「不管她們是誰，閻王爺，也得講理……」

他說話之間，已經挪開脚步，青兒却攔住他的去路，道：「使不得，姑爺，她們的毒蜂螫人無數，你不會武功，一隻毒蜂你也躲不開。」

狄雲飛微微一笑，道：「她們的毒蜂會螫死人，如果她們不放毒蜂，豈不就沒有事了？」

他不聽青兒的勸阻，一逕向鎮口奔過去。

坐在食堂的一角四位出家人跟着站了起來，也許他們喜歡看熱鬧，所以去開開眼界。

金燕子主婢目送狄雲飛與四僧的身影消失，她們仍然呆呆的立在食堂之內，良久，青兒才嘆口氣道：「狄雲飛年少無知，連四個和尚也不知死活，唉……」

金燕子道：「不，咱們也該去看看，否則怎好向老夫人交代？」

青兒沉吟了半晌道：「好吧，不過，咱們要離開她們遠一點，走……」

她們奔出鎮口，舉目向前一望，不禁又是呆了，敵情在路旁一塊空曠的山坡之上，雙方已經較上了勁，令人不解的是這四名灰衣和尚，也加入了狄雲飛的行列中。

此時，一名鬍鬚斑白的老僧，與狄雲飛盤膝趺坐，他們垂眉闔眼，四掌相抵，像是拚鬥內力，也像是運功傳力。

另外三名和尚則站三才方位，擺出右掌撐天，左掌前推的架式。

黃蜂幫的七名姑娘，全部手執葫蘆，圍着三才陣遊走，雙方劍拔弩張，氣氛顯得既凌厲又詭異無比。

金燕子主婢不敢驚動他們，悄悄進入一片叢林，然後屏息靜氣觀看這場別開生面的搏鬥。

約莫盞茶時分，黃衣七女中，有人發出一聲怪嘯，接着黃蜂蔽空，異聲大作，鬥場之上，出現一片扣人心弦的奇景。

首先是數百隻黃蜂連成一片，像一塊黃雲，在三才陣上空盤旋飛行。

然後，牠們連成了一線，首尾相接，圍着三才陣迅速的旋轉。

半晌，怪嘯又起，黃蜂忽然兵分兩路，一半由高空撲下，一半由四面進攻。

此時，旁觀的金燕子主婢緊張得手脚戰抖了起來，甚至有些喘息出聲，同時又兩眼睜得大大的，一瞬也不瞬的向鬥場中注視着。

這本是一場奇詭的戰爭，人蜂大戰，武林罕見。

但第一波接觸，却算不得怎麼精彩，無論上空下擊，或者四週進攻的黃蜂，在接近三才陣，五尺之處便遭到阻力，那兒似乎有一道無形的牆壁，看來這羣來勢洶洶的毒蜂，無法攻得進去。

而且有部份黃蜂受到了傷害，牠們紛紛下墜，至少損失了三分之一。

在一聲嘯聲之後，剩下的毒蜂停止了撲擊，不過包圍之勢未解，牠們仍在三才陣外的四週圍盤旋。

此時，氣氛的緊張更甚於前，黃衣少女正在醞釀第二度激戰。

片刻之後，嘯聲再起，黃衣少女每人持着一柄月牙形的金色短刀，分七面向三才陣猛撲。

人蜂夾擊，江湖少見，聲勢之猛，有如天崩地裂一般。

可惜她們依然無法突破三才陣的防綫，而且遭到了強烈的反擊，黃衣七女摔向四方，落地之後就猛吐鮮血，顯然她們已經受到了嚴重的內傷了。

遭遇最慘的還是那些毒蜂，但見黃光起落，滿空飛射，像天降黃雨一般，在三才陣的四週，佈上一層層的蜂屍。

這股毒蜂遭到無情的毀滅，但也有不少漏網之蜂，牠們失去了控制，有些在高空盤旋，有些則向樹林中竄去。

青兒見狀大驚，道：「黃蜂來了，快逃！」

這是意外的橫禍，金燕子主婢絕沒想到黃蜂會飛進樹林來的，由於慌驚失措，乃至各不相顧，分頭

逃亡，青兒時運不濟，臀部終於被螫了一口。

起初還能忍着疼痛在山裡奔跑，最後一跤跌在地上暈了過去。

不知經過了若干時辰，她總算醒了過來，第一個感覺是身側不遠之處燒着一堆火，由火光的照耀，看得出她置身之處是一座頹廢的破廟。

她身下墊着稻草，身上蓋着一件錦袍，耳中雖是聽到了寒風呼呼，倒也不覺得怎麼寒冷。

她想到自己曾經被黃蜂螫傷，一股麻痺疼痛的感覺立刻傳入她的神經中樞，她不由伸手向傷處摸去。

傷處在臀部，是女孩子羞於見人之處，但她這一摸，不祇是芳心狂跳，一片羞紅忽然映上她的粉頰。

她是一個處子，小姑居處尚屬無郎，她發覺傷處已經被人包紮，如果那人是一個男子，豈不羞死人。

不過她是羞紅滿面，却露出一絲耐人尋味的喜悅，因爲她認出身上所蓋的錦袍是姑爺狄雲飛的。

「哦？莫非我被狄雲飛所救，他人呢？」

對狄雲飛，她似乎有一種說不出的喜愛，由她平時的表現，就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她是被心愛的人所救，不要說是裹傷，就算焦頭爛額她也在所不惜。

於是她仰起頭來，流目四望，藉火光的照耀，她終於發現一個人影。

是他，狄雲飛。

他坐在牆角的一隻蒲團之上，垂眉闔目，正在那兒入定。

據說他是揚州城裡的小混混，根本不會武功，祇因他水功極高，才被舅老爺看中。

但，他日間與四名高僧聯手對抗黃蜂七女，此時又在那裡打坐調息，如果說他不會武功，祇有白痴才相信，那麼他混進太原金府，是別有用心了。

想到這裡，她難過極了，幾乎衝動得要叫醒狄雲飛問個明白。

問，他會說麼？這樣，豈不叫他有了警覺？

「很好，我倒要看看你是甚麼存心，太原金府可不是好欺侮的。」

她在自言自語，看樣子是跟狄雲飛瞥上了，可是她的眼角却逐漸潮潤，接着淚水也悄悄的擠了出來。

她這樣七情上臉，又喜又悲，充份表現出少女又愛又恨的心態。

金燕子主婢久走江湖，各色各樣的男人她們都見過，所謂曾經滄海，她們的眼光自然要高於常人一等，這就是狄雲飛初到金府，未被金燕子主婢重視的原因。

往後時間一長，形勢就大爲改觀，說簡單一點，狄雲飛不祇是贏得了金燕子的芳心，也贏得了四名婢女的敬愛。

婢女愛上了姑爺，這種事不算出奇。

出奇的是青兒，她時常公開向狄雲飛表示愛意，既不顧慮小姐，小姐也裝聾作啞，視若無睹。

陪嫁丫頭　冒充小姐

也許她們主婢之間存有某種秘密，但不管怎樣，青兒的付出是眞實的。

一個付出眞實感情的少女，對愛，她有一份執着，縱然明知對方存心不良，行爲不當，她總是會生出很多諒解對方的理由。

就像現在，她分明猜出狄雲飛身負武功，深藏不露，他混入金府，可能懷有不良的企圖。

但話說回來，他來到了太原金府，是舅老爺用迷藥將他弄回來的，而且不惜犧牲一個女孩子的清白，硬給他扣上一個姑爺的頭銜，這怎能怪他？

再說她被毒蜂螫傷，活不過一個時辰，如非狄雲飛相救，她早就飲恨荒山，埋骨異地了，救命之恩如同再造，怎能對他生出懷疑之心？

青兒似乎是想通了這問題，臉上的恨意消失了，代而起之是一片關切的神色。

風號古木，爲荒山帶來凌人的寒意，她雖然是墊着稻草，蓋着錦袍，仍然瑟縮着不勝夜寒之感，狄雲飛祇穿一身單衣，如何能抵禦這凜冽的嚴寒。

他們沒有被褥，除了狄雲飛這件錦袍，找不出任何一件可以禦寒的衣物，雖然有一個火堆，但破廟四處通風，關不住火焰的熱氣，這寒冷長夜，如何才能夠渡過？

青兒倒想出一個好辦法——人體取暖。

但，她是一個女孩子，這種話叫她如何說得出口？

最後……

「嗯……哎喲……」她擁住了錦袍呻吟，當得是唱做俱佳，在牆角打坐的狄雲飛，怎能不被她吸引過來？

「青兒，妳怎麼樣啦？」

「我好冷……傷處……也疼得……很……」

「忍耐一點，青兒，咱們沒有禦寒的衣服，祇能熬過寒夜，天一亮就會暖和一點的。」

「那……你給我換藥……」

「這……」

他有治療毒蜂的藥，是那幾位高僧給他的，替青兒換藥自然是輕而易舉的事。

祇不過她的傷勢在臀部，是女人最神秘的地方，適才如非爲了救命，她又在暈迷之中，否則，他絕對不敢輕舉妄動。

可是如今——他難免有些遲疑了。

青兒幽幽的一嘆道：「不要迂了，相公，對妻子還有甚麼好顧忌的？」

狄雲飛一怔，道：「妳在說甚麼？青兒。」

青兒道：「我不是青兒，是你的妻子。」

狄雲飛愕然道：「妳不是青兒，那妳是誰？」

青兒道：「你應該看得出來的，否則，就是你太過粗心大意了。」

狄雲飛對眼前的青兒，原就有些懷疑，此時仔細一想，不禁勃然大怒。

他是一個喜怒不形於色的人，心頭雖是震怒，這位假青兒卻一點也看不出來。

他沒有再說甚麼，取出兩顆紅色丹藥，捏碎了放入一塊有水的瓦片之中，然後翻轉假青兒的嬌軀，褪下她的內褲。

適才他替青兒換過藥，這不是第一次，但心情上卻有顯著的差異。

她是金燕子，太原府的金府少主人。

金府的婢女青兒假扮小姐嫁給他，他們存心之毒惡是不可原諒的。

如今金燕子負了傷——俯仰由人，而且她由鄙視變爲愛慕，並自稱是狄雲飛的妻子，如果他要對金府施行報復，名滿武林的太原金府，必然一敗塗地。

不過狄雲飛是一位風骨崢嶸的君子，心胸不至於那麼狹窄，祇有一點他要堅持，他的妻子是青兒。

這些思緒在他的腦中一閃而過，他的雙手卻沒有閒着。

待解開傷處所縛的布條，目光所及，禁不住神色一呆。

傷處紅腫已褪，入眼是一片奪目的艷光。

憑良心說，青兒是美麗的，但金燕子更是艷壓羣芳，那渾圓的臀部，像凝脂的肌膚，以及一握柳腰，當得是我見猶憐。

這些誘人的艷光、美色，且有無比的魔力，縱然是七老八十，看到這些祇怕也會古井翻波了。

狄雲飛是一個年輕人，血氣方剛，他卻像無情木石一般，在感情上看不出絲毫波動。

他敷好藥，包紮好布條，身形一轉，一逕向屋角走去。

金燕子想不到狄雲飛會如此冷漠，這等無情，不由大失所望。

然而太原金府的大小姐是何等的人物，讓你看也看了摸也摸了，豈能就這麼樣一走了之。

「姓狄的，你太可惡了，你給我過來！」

「怎麼樣啦大小姐，在下那裏不對了？」

「哼，照顧妻子是丈夫的責任，看你像根木頭似的，還敢說你對？」

「哎，大小姐，妳在說甚麼？我怎麼聽不懂？」

「哼，裝蒜，我問你，你是不是太原金府的姑爺，你的妻子是不是金燕子？」

「不錯，是有這麼一回事。」

「我就是金燕子，你還敢說你不是我的丈夫？」

「青兒，這種話可不能亂說了，冒充小姐是奴欺主，一旦傳揚出去，妳這條小命，還想不想要？」

「傳揚出是又怎麼樣，我本來就是太原金府的大小姐，不相信，你可以回去問問我娘。」

「這我就不懂了，我跟金燕子成親，是老夫人主持的婚禮，妳倒叫我去問老夫人，妳這份膽量實在叫人佩服，睡吧，姑娘，天快亮了，在下還要調息一下。」

「咳，相公，我的確是金燕子，就算不問我娘，江湖道上的朋友，認識我的也不在少數，當初讓青兒代替我跟你成親，是娘他們的主意……」

「哦，老夫人是甚麼意思？妳先說說看。」

「這個……好吧，我告訴你，娘是怕我所嫁非人，再後悔就來不及了。青兒是陪嫁丫頭，遲早會給你收房的，現在，咳，祇不過早一點收房罷了，對咱們的關係並不妨礙。」

「就這麼簡單？」

「請相信我，相公，我沒有騙你。」

「也許妳沒有騙我，但事實又絕對不會這樣簡單，我問妳，咱們去大雪山做甚麼？我想這是妳娘授意的吧。」

「是我娘授意，咱們去找一件東西，想借重你的水上功力。」

「我明白了，你們犧牲一個丫頭，要我死心塌地的替你們賣命，如果我不幸遇難，對你們也沒有甚麼損失，對嗎？」

「這是我舅舅的如意算盤，其實『神槍鬼臉』之事，可以說無人不知，就拿咱們遇到的白衣人及黃蜂幫來說，咱們太原金府如非全力應

付，單憑咱們幾個，不祇是無法達到任務，連幾條小命，祇怕也要留在大雪山了。」

「甚麼叫做『神槍鬼臉』？莫非是一種稀世的寶物？」

「也可以這麼說，因爲它是狄元帥的遺物。」

「哦？」

「據說『神槍』是狄元帥當年衝鋒陷陣，所用的那桿爛銀槍，它不祇是鋒銳無比，而且任何寶刀寶劍都不能動它分毫。『鬼臉』是狄元帥所戴的青銅面具，裏面刻有三種絕世的武功，比爛銀槍更有價值。」

「唔，是那三種武功？」

「倒馬槍法、九陽神功、霹靂指。」

狄雲飛遇事沉穩，任何驚天動地之事，他都能泰然處之，金燕子所說的三種武功，祇要獲得其中任何一種，就可以逐鹿江湖，與天下英雄爭一日之長短，凡是武林中人，沒有不動心的，他祇是嘴角掀動了一下，再也沒有任何一種表示。

金燕子嘆口氣道：「我原以爲咱們太原金府實力強大，現在才知道我祇是坐井觀天，唉……」

狄雲飛道：「啊，姑娘的感慨，竟然如此之深。」

金燕子道：「在咱們府中，除了我娘，舅舅與高總管全都身負上乘武功，他們居然都不知道你是道上的高手，這豈不是十分可怕？」

狄雲飛道：「姑娘太抬高在下了，在下這點莊稼把式，與不會武功又有甚麼分別？」

金燕子撇撇嘴道：「還要睜着眼睛騙人，對自己的床頭人，怎能夠這樣不盡不實。」

狄雲飛臉色一正道：「姑娘呀，有一件事妳必須明白，我的妻子是老夫人主婚的，這是一項無法改變的事實。」

金燕子呆了一呆，然後嘆口氣道：「好吧，咱們不談這些，我只問你，咱們還去不去大雪山？」

狄雲飛道：「八方風雨會西南，這是難得一見的盛會，怎能不去？」

對婚事的問題，金燕子沒有再爭辯，只要狄雲飛肯去大雪山，這件事，她相信可以圓滿解決的。

翌晨，金燕子的蜂毒已經痊癒，他們在山道找了一天，並沒有找到青黃紫白四婢，於是他們越過太白山的東麓，直向佛坪縣奔去。

這兒是一個小城，由於地處崇山峻嶺之中，除了運輸貨物的行商，一般旅客頗爲少見。

「太白居」是縣城最大的一家客棧，由於兼賣酒菜，生意倒是不錯，狄、金二人也投到這家酒店來了。

他們要了兩間上房，淨了一把臉，就到食堂裡去進食。

他們只不過剛剛坐下，身後一聲哈哈，一名藍衫皂履，年約三十的文士，滿面笑容的走過來，道：「這當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久違了，金大小姐。」

金燕子柳眉一挑，淡淡道：「這兒沒有大江大海，你來做甚麼？」

藍衫文士道：「燕雀焉知鴻鵠之志，在下暢遊名山，只不過一消胸頭的塊壘罷了。」

金燕子撇撇嘴道：「好一個鴻鵠之志，可惜閣下只是一條小泥鰍。要是當眞遇到鴻鵠，不被牠們吃掉才怪。」

這兩人一見面就唇槍舌戰，各逞機鋒，敢情他們是素識，像現在這種情形看來也不是第一次了。

藍衫文士姓常名旭，江湖道上都稱他一聲小龍王。

因爲他是龍江一家的小主人，其父常嘯文武功卓絕，名噪宇內，只要提起龍王常嘯文，任何人都會敬畏三分。

常旭一身武功，業已是得乃父眞傳，在年輕一代之中，是一個頗爲突出的人物，只是年近三十，中饋猶虛，由於眼光過高，因而浪擲了不少寶貴的歲月。

金燕子是他惟一追逐的對象目標，只可惜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每次都弄得不歡而散。

不過，他是男人，對小姐總得稍加禮讓，今天也是一樣，說到最後他語鋒一轉，對着狄雲飛攀談起來了。

「朋友尊姓大名，咱們似乎沒有見過面？」

「在下狄雲飛，名不見經傳，閣下自然沒有見過。」

「好說，金燕子的友人又豈會是泛泛之輩，在下常旭，咱們可不可以交個朋友呢？」

金燕子冷冷的道：「拙夫不是武林中人，像閣下這等人物，咱們高攀不上。」

常旭臉色一變，道：「甚麼，妳嫁了人？這麼說在下是輸定了？」

金燕子見他青筋畢露，臉色大變，不由心頭一軟，「天涯何處無芳草，以常公子的條件何求不得……」

常旭嘿嘿的冷笑，道：「所以常某不想認輸，想跟狄少俠賭一賭。」

金燕子道：「我說過拙夫不是武林中人，要賭你去找別人去吧！」

常旭冷哼一聲道：「太原金府，是名滿江湖的武林世家，他的乘龍快婿居然不會武功，這豈不是

一件天大的笑話？」

金燕子道：「你聽錯了，常公子，我說拙夫不在武林，却沒有說他不會武功。」

常旭一呆道：「這有區別麼？」

金燕子道：「當然有，拙夫練武旨在强身健體，但不涉足江湖武林恩仇。」

常旭道：「好，狄少俠既會武功，常某願意討教高明，此地不夠寬敞，常某在西門外殺虎坡候駕。」

語音一落，身形急轉，刹那之間，已經走得無影無踪。

狄雲飛眉頭一皺，道：「這叫做無妄之災，妳說應該怎麼辦？」

金燕子嘆口氣道：「此人死纏活纏的沒完沒了，兩三年來，只要我一出江湖他就會寃魂不散的出現，咳，當眞煩死人了。」

狄雲飛道：「姓常的一表人材，妳嫁他應該是很理想的一對，爲甚麼要拒人於千里之外呢？」

金燕子道：「哼，他目空一切，個性乖張，像這樣的人怎能跟他相處？」

狄雲飛道：「原來如此，這就難怪了。」

金燕子道：「怎麼辦？你去不去殺虎坡？」

狄雲飛道：「我並沒有答允他，爲甚麼要去？再說此人跡近無賴，何必跟他一般見識。」

金燕子搖搖頭，道：「你如果不去，他會寃魂不散的纏着你，依我說，不如快刀斬亂痲，一了百了。」

狄雲飛道：「好辦法，如果我鬥他不過呢？」

金燕子道：「別氣餒，必要的時候我會幫你。」

狄雲飛雙目一睜，道：「妳要我倚多爲勝，哼，狄某雖然不是君子，這等丟人現眼的事我可不幹！」

金燕子長長吁了一口氣道：「好，我不幫你，如果你鬥他不過，我再向他挑戰。」

狄雲飛道：「就這麼辦，咱們現在就去。」

殺虎坡是一個野草叢生，人跡罕至的荒凉所在，此時城裡的居民空羣而至，這塊人跡罕至的山坡，竟然是盛况空前。

狄雲飛與金燕子擠進人潮，直趨常旭所在之處才停了下來。

雙拳一抱，狄雲飛道：「狄某應約而來，朋友請命題。」

常旭道：「咱們倆只有一個能夠活着，取你的兵刃吧。」

狄雲飛道：「咱們無怨無仇，何必以死相搏，依在下之意，咱們不妨在拳脚上過幾招玩玩。」

常旭道：「閣下橫刀奪愛，咱們勢難兩立，不必廢話，拿出你的兵刃吧！」

金燕子怒叱道：「姓常的，你在胡說些甚麼？甚麼叫橫刀奪愛，誰愛過你了？」

小龍王常旭，在江湖道上，可也是一個知名人物，如今在衆目睽睽之下，金燕子完全否定了他的立場，說明了他是剃頭擔子一頭熱，他這個臉可就丟大了。

人怕傷心，樹怕剝皮，在金燕子說話之際，他臉色再變又變，兩眼睜得大大的，射出一片凌厲的殺機。

金燕子心頭暗暗一懍，悄聲囑咐狄雲飛道：「我說話傷了他的心，只怕他會不顧一切撲擊，當心他的摺扇，其中的鋼骨是可以作暗器用的。」

狄雲飛道：「知道啦，妳退開點。」

金燕子剛剛退開五步，一片金光帶着一股颯颯黑勁風，猛向狄雲飛的前胸襲擊，來勢之急，宛如雷霆一般。

一柄摺扇能夠籠罩着敵人前胸每一個部位，此人功力之高，果然是名將之下無弱兵。

不過，他這威猛無比的「封金掛印」並未碰到狄雲飛一絲衣角，這位太原金府的姑爺，好像原本就站在那兒。

「好身法，再接這招試試。」

常旭再度出手聲勢依然猛烈，但威猛之中却有着飄逸，一柄摺扇構成鋼幕，無論狄雲飛的身法如何高明，要脫出這片鋼幕，只怕十分不易。

看熱鬧一羣之中，不少江湖人物，他們雖不贊同小龍王常旭的行爲，但對他的武功却不得不由衷的讚許。

當然，這般人都是旁觀者，場中打得你死我活，都與他們痛癢無關。

金燕子就不同了，她是三角關係的主角之一，其緊張程度，自然不能與一般看熱鬧的可相比，她掏出三枝「金燕」，雙目緊緊盯着鬥場，只要狄雲飛一遇危機，她會毫不遲疑的發射出去。

此時小龍王常旭已連攻五十餘招，招招追命奪魂，不斷的施展殺手。

只是，狄雲飛身法詭異，使人難以捉摸，常旭便是絕招，就是傷他不到。

再說狄雲飛雖是守多攻少，但只要他攻出一掌，必然會迫得常旭收招自保，看情形，縱使再鬥數百回合，情形絕不會有太大變化。

當他們鬥過百招以後，一股奇怪的嘯聲急急遙遙傳來，人們一怔，近百隻黃蜂已經飛臨狄雲飛及

常旭的頭頂。

黃蜂幫是一個詭異的門派，江湖上的奇人異士雖是不少，但沒有一個不聞蜂色變。

現在毒蜂飛臨頭頂，這兩位捨生忘死的寃家對頭，再沒有鬥下去的勇氣了。

他們不僅停止戰鬥，並且同仇敵愾，準備聯手對付黃蜂。

此時三名黃蜂女郎排衆而入，其中一名嬌聲叱喝道：「你走吧，姓常的，咱們要找的不是你。」

常旭如蒙皇恩大赦，立即雙拳一抱：「多謝！」轉身一躍，逕自落荒而去。

常旭走了，黃蜂還在空中盤旋，金燕子彈身一躍，奔到狄雲飛身側道：「相公，你快走，我掩護你。」

狄雲飛解下腰帶，咳了一聲道：「燕子，妳不該過來。」

金燕子道：「別把我當作外人，相公，你快走。」

狄雲飛道：「不必，憑咱們兩人，還不致將這些黃蜂放在心上。」

金燕子道：「好，我攻你守。」

她說話之際，纖掌同時一抖，三隻金燕子已激射出去，江湖門派使用的暗器雖然很多，但像太原金燕具有無比震撼之力的却不多見。

太原金燕子手法玄奧，飛行之快，急如閃電，當眞防不勝防，而且，它如若擊不中目標，就會自動飛回。

百數十隻黃蜂經金燕一陣撞擊，立即紛紛下墜，餘下的也陣式大亂，如非放蜂的黃衣女郎發出嘯聲將牠們收回，一經亂竄，看熱鬧的就可能會遭到池魚之殃了。

這是黃蜂幫跟狄雲飛金燕子第二度交手，她們的毒蜂同樣落得慘敗，不過，這回黃衣女郎沒有使用全力，如果另外兩人也放出黃蜂，狄、金二人就不會有這麼輕鬆了。

那收回殘餘毒蜂的黃衣女郎道：「姓狄的，你兩度殺害本幫的毒蜂，可知道要付出甚麼代價？」

狄雲飛道：「姑娘，妳這麼說就不對了，找痲煩的是妳們，莫非非要我被黃蜂螫死妳們才甘心？」

黃衣女郎道：「咱們兩度相遇，都沒有加害你們之意，難道你看不出來？」

狄雲飛道：「這是姑娘的說法，在下不敢這麼想。」

黃衣女郎嘆息一聲道：「這是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咱們如若想傷你們，可以配合神蜂向你們攻擊，你們自信逃得出咱們的掌握？」

狄雲飛一怔道：「這話有點道理，祇是在下不懂，貴幫爲甚麼要照顧狄某人？」

黃衣女郎道：「本幫幫主要借重少俠的長才，事成之後，絕對不會虧待你的。」

金燕子撇撇嘴道：「好主意，妳可知道我答不答允？」

黃衣女郎冷哼一聲道：「這可任妳不答允，憑甚麼？」

金燕子道：「憑他是我的丈夫，行麼？」

黃衣女郎哈哈一笑道：「據我所知，狄雲飛的妻子是太原金府的丫頭青兒，幾時又變作妳金大小姐的丈夫？」

金燕子臉孔一沉，說道：「這妳管不着。」

黃衣女郎說道：「你們互相利用，各懷鬼胎，這種骯髒事，沒有人願意管，不過，太原金府的這一招，當得是其行可鄙，其心可誅，我祇是替狄少俠感到不平而已。」

金燕子臉色一變道：「妖女找死！」

她盛怒之下，原想發出金燕與黃蜂門下一搏，但被狄雲飛握住她的手腕道：「不要意氣用事，燕子，走，咱們回店去。」

他們轉身回城，沒有人出面阻止，祇是隨風送來黃衣女郎的語聲道：「想想看，狄少俠，太原金府用丫頭冒充小姐嫁給你，對你是輕視、是侮辱，後來見你並不簡單，金燕子才親自出馬，這夥奸狡之徒，你值得替她們賣命嗎？」

這股聲浪不是傳音送出，看熱鬧的人個個都聽得到，金燕子自然也聽得一字不漏，她氣得要返身拚命，却被狄雲飛抓住向城裡狂奔，直到抵達城門，他才放鬆金燕子的手腕。

待回到客房，金燕子倒在狄雲飛懷中，嚶嚶的啜泣道：「相信我，相公，要青兒冒充我，是舅舅的主意，燕子對你……」

狄雲飛道：「不必解釋，燕子，我有點累了，有話咱們明天在路上聊吧。」

他不聽解釋，金燕子也無可奈何，祇得快快返回自己的客房中，她剛一脚踏進房門，她不禁目瞪口呆，甚至發出一聲短促的尖叫。

狄雲飛的房間就在金燕子的隔壁，她那聲尖叫雖然短促，却已引起他的懷疑。

「怎麼啦，燕子？」

沒有回答，也聽不到任何一點聲音，這是不可能的，祇要金燕子在房中，她絕不會不回答狄雲飛的詢問。

他原已脫下外衣，準備就寢，爲了到鄰房看看究竟，祇得重新穿了起來。

金燕子的房門未加門，後窗已經打開，莫非她已發現了甚麼，由後窗追了出去？

狄雲飛躍出後窗，再翻身躍到屋面，藉着微弱的月色，向四週瞭望，但見街道一片寧靜，看不出任何一點起眼之處。

他呆立了半晌，正待躍下屋面，忽然發覺一條人影由西北方位冒了出來。

月光原就不太明亮，此時更是浮雲掩月，雖然如此，他仍然覺得那不像是一個人，那人背上好像背着一個人。

那人一冒上屋面，立即向西北狂奔，速度之快，宛如一道輕烟。

狄雲飛既然發現了可疑之人，當然不能放過，立即雙脚一點屋面，銜尾急追而去。

他們一追一逃，轉眼進入山區，狄雲飛擔心那人逃進叢林，但竭盡全力，仍然無法將距離拉近。

及翻過一重山頭，前面不遠之處，果然發現一片叢林，此時，那人已經到達了叢林邊沿，不管狄雲飛的輕功有多麼的高明，看來，還是追不上這個人了。

令人不解的是，那人並沒有一頭鑽進樹林，待到林沿，他忽然身形沿着林邊跑了起來。

狄雲飛看得一呆，暗忖：「這人怎麼啦，莫非樹林太密，他鑽不進去？」

不管怎麼樣，這倒是一個好機會，祇要那人進不了樹林，狄雲飛可以將他追到。

這是一片長方形的樹林，雖是枝葉茂盛，並不是無法進入，那人爲甚麼不鑽進去林中躲避，却一個勁兒的沿着林邊狂奔，這豈不是大反常態？

狄雲飛雖是心有所疑，脚下可沒有放鬆，兩人仍然是一追一逃，全力衝刺。

他們繞着樹林，跑了兩個圈子，天空忽然浮雲飄散，視綫模糊的土地，立刻大放光明。

狄雲飛目光原是一直盯着前面那條黑影的，此時他神色一呆，忍不住的哈哈大笑起來。

他不追了，因前面那是一個駝子，將駝峯誤爲背着一個人，而且追逐幾個時辰，豈不十分可笑？

他不追，駝子也不逃了，但他這一笑，可就笑出了痲煩來。

人影一閃，其勢如風，眨眼之間，那位被他追了半夜的駝子已經來到了他身前。

「小子，你倒說說看，這究竟是爲了甚麼？」

「對不起，前輩，晚輩的朋友丢失了，剛好看到前輩，所以才引起誤會。」

駝背老人聞言一怔，這兩名萍水相逢的老少，忽然間同時哈哈大笑了起來。

駝背老者祇笑了一聲，便搖搖頭道：「不對，你平白無故追了老夫幾個時辰，你必須還我一個公道。」

狄雲飛道：「這不公平吧，前輩，晚輩正在奇怪當時你爲甚要逃，如果你不逃，這誤會不是立刻就弄清楚了嗎？」

那駝背老者哼一聲道：「我爲甚麼不逃，祇要有人追，我就非逃不可。」

狄雲飛愕然道：「祇要有人追前輩就非逃不可，莫非你是一個逃犯？」

駝背老者怒叱道：「小子，你敢口沒遮攔，小心老夫劈了你。」

狄雲飛道：「對不起，前輩，因爲晚輩想不出你非逃不可的理由，並不是有意侮辱前輩。」

駝背老者說道：「理由很簡單，老夫要是不逃，就會砸掉老夫幾十年的金字招牌。」

狄雲飛道：「金字招牌？這話晚輩不懂。」

駝背老者道：「哈，你有沒有走過江湖？」

狄雲飛道：「走江湖，晚輩聽人說過，祇不知怎樣走法？」

駝背老者咳了一聲道：「你原來是一個土包子，老夫不跟你浪費時間了。」

語音一落，轉身急馳而去。

狄雲飛目送駝背老者逐漸消失的背影，心頭感到一片茫然。

「祇要有人追，他就非逃不可，否則，就會砸掉了他的金字招牌。」

天下間當眞有這麼一塊金漆招牌，如果他是靠「逃」得來的，這種金字招牌不要也罷。

這是狄雲飛的想法，但聳人聽聞的怪誕不經的事，多得不勝枚擧，他年少識淺，總算長了一次見聞。

長長一吁，然後轉過身來，他是想回店中看看，也許金燕子已經回到店來了，及目光向前一瞥，不禁神色又是一呆。

敢情前面丈許之外，正靜靜的立着一名年約三旬的紅衣女郎，她眉目如畫，姿色當居中上，但是她美麗的粉頰，使人不願多看一眼，因爲好像剛由冰室裏挪出來似的，不祇一片冷酷，而且還滿佈了殺機。

紅衣女郎的身後，一排站着八名黃衣少女，她們懷抱長劍、腰掛葫蘆，不必問，她們自然是來自黃蜂幫了。

金燕子的失蹤，八成是與黃蜂幫有關，如今這般人送上門來，雖然是來者不善，狄雲飛的心情倒是開朗了許多。

雙拳一抱，向那位紅衣女郎行了一禮，道：「姑娘必然是黃蜂幫

的高人，在下正有事請教。」

紅衣女郎冷冷道：「說！」

狄雲飛道：「在下與貴幫任何一個都不相識，貴幫却一再找碴，請問究竟是爲了甚麼？」

紅衣女郎道：「我原先以爲狄雲飛必然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如今一見，頗有見面不如聞名之感。」

她不答問題，先來一陣譏諷，而且語氣冰冷，每一個字像是從寒冰地窖裏送出來似的。

狄雲飛淡淡一笑道：「這叫做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原來就是一個小人物，妳何必少見多怪？」

紅衣女郎撇撇嘴，道：「總算你還有點自知之明，不要說廢話了，跟我走吧！」

狄雲飛一怔道：「跟妳走？爲甚麼？」

紅衣女郎道：「聽說你水功很好，能夠潛伏水底三天三夜，我想如非好事者誇大其詞，就是你自己吹噓的，不管怎麼樣，咱們幫主却要試試你，我祇好跑一趟冤枉路了。」

狄雲飛被那紅衣女郎說得一文錢不值，不過他不想分辯，祇是淡淡道：「金燕子是不是被妳們擄走了？」

紅衣女郎道：「不錯，她正在咱們那裏作客。」

狄雲飛不屑的哼了一聲道：「好高明的手段，難怪貴幫能夠名滿江湖了。」

紅衣女郎臉色一沉道：「姓狄的，你想找死？」

狄雲飛道：「怎麼，我說的不對？擄人勒索是下五門的手段，貴幫如此做法，怎能叫人心服！」

紅衣女郎道：「我不跟你一般見識，有話你跟咱們幫主說去。」

狄雲飛道：「好，姑娘請帶路。」

他們由佛坪南下，東折進入米倉山區，在巴峪關附近的一個山谷之中，就是黃蜂幫的總壇。

這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山谷，繁花似錦，嫣紅滿谷，狄雲飛從來沒有看過如此衆多的花卉，如今置身其中，幾有目不暇給之慨。

惟一令他不安的是，成羣的黃蜂在空隙穿梭追逐，有些停留在花瓣之上，如果牠們羣起攻擊進谷之人，祇怕沒有人能倖免。

好在同行的是黃蜂幫的人，狄雲飛雖然不明白黃蜂爲甚麼不螫她們，至少在安全上不必顧慮。

走完花海中的白石通路，迎面是一座八角涼亭，進入亭中向前一望，祇見一片大湖横於眼前，湖水滔滔，不下兩百餘丈，除非脅生雙翼，無人可以飛渡。

它有一條吊橋通達彼岸，是由兩岸石壁許多鐵索架空而成，吊橋雖離地面高約五丈，凌空搖晃，如在天際，翹首仰望，令人有目弦神搖之感。

地面與橋面並不連接，如非具有一躍五丈以上的輕功，就祇有望橋興嘆了。

狄雲飛向吊橋瞥了一眼，回頭對紅衣女郎道：「姑娘，這是橋麼？」

紅衣女郎道：「不錯，咱們進谷惟一的通道，就靠這條橋了。」

狄雲飛道：「太高了，這叫人如何上去？」

紅衣女郎道：「跳上去嘛，五丈高的距離，莫非你跳不上去？」

狄雲飛道：「不怕姑娘見笑，三丈以內在下還可以勉强獻醜，這種高度，在下，咳，就無能爲力了。」

紅衣女郎哼了一聲道：「別裝了，狄少俠，我相信再高一點也難不倒你。」

狄雲飛苦笑了一聲，道：「多謝姑娘看得起在下，但在下可不敢在臉上貼金，如果別無通路，在下祇好回去了。」

紅衣女郎哼了一聲道：「回去？嘿嘿，這回可沒有空門四怪幫你了。不信你就出去試試。」

狄雲飛從來沒有聽說過「空門四怪」這個名稱，但前次的確有四位黃衣和尚幫他擊退毒蜂，這空門四怪八成就是他們的名稱。

那幾位深不可測的高人，紅衣女郎既然提到他們，何不就此唬她們一唬？

於是淡淡一笑道：「這一點姑娘應該明白，空門四怪身負曠代絕學，貴幫惹得起嗎？」

紅衣女郎呆了一呆，說道：「他們如敢來黃蜂谷，咱們決不叫他們活着回去。」

狄雲飛道：「大話人人會說，如果他們當眞來了，黃蜂幫縱然不至冰消瓦解，祇怕也會元氣大傷，姑娘爲貴幫樹立這麼幾個强敵，實在不是明智之擧。」

紅衣女郎臉色一變，道：「你是在威脅我？」

狄雲飛道：「姑娘言重了，但願他們看不到我留下的暗記。」

紅衣姑娘不再說甚麼，纖掌倏吐，一把扣住狄雲飛的腕脈，足尖一點地面，帶着他騰身而起，紅袖飄飄，像彩雲仙子一般，輕輕飄落在吊橋之上。

她不作半點停留，雙脚一着橋面，立即發足狂奔，片刻之間便已抵達了彼岸。

跟隨她的八名黃衣女郎功力都全部不弱，沒有作半分躭誤，便已接踵而至。

橋頭兩側建有房屋，其中住有

數十名黃衣姑娘，她們不僅每人都有一個葫蘆，而且懷抱諸葛神弩，以毒蜂及連珠神弩守衛吊橋，任是何等人物也難以飛渡。

離橋不遠是一片竹林，紅衣女郎牽着狄雲飛在其中穿行，她的走法十分古怪，忽前忽後，不用說，這片竹林必然是一種奇門陣法了。

進入黃蜂谷的心臟地帶，必須經過三重險關，在當今武林之中，祇怕很難找到一個能夠闖關而入的人物，勿怪紅衣姑娘不理會狄雲飛的恫嚇，而將他帶入總壇重地。

竹林之後一箭遠近，兩山驟會，形成一個瓶口，那兒設有關卡，過關之後，才是黃蜂幫的總壇。

由這些設置推斷，黃蜂幫中必有能者，江湖之上祇知道她們會放毒蜂斃人，那是坐井觀天，小看她們了。

關卡的後面是一片鱗次櫛比的房屋。許多道路貫穿其間，像一幅精心設計的圖案，房屋的四週仍是一片花海，將這些房屋點輟得花團錦簇，美麗無比，狄雲飛忍不住叫好起來。

紅衣女郎那冷肅的臉頰，也因爲狄雲飛的叫好而綻開了笑容，道：「少俠，咱們這兒還看得過去麼？」

狄雲飛道：「豈止是看得過去，簡直是人間仙境，再美麗的辭藻，也難以形容它的萬一，祇不過那些鷹兒……」

鷹兒與黃蜂，正是黃蜂谷中動態的美，黃蜂在花間飛舞，而巨鷹在空中盤旋。牠們各不相擾，互有疆界，這也是一項奇觀。

狄雲飛提到了鷹兒，紅衣女郎遂解釋道：「神鷹是咱們得力的戰士，也是幫主忠實部屬，江湖上稱幫主爲『蜂王』，却不知道咱們的神鷹比黃蜂更具威力。」

狄雲飛由衷的佩服道：「貴幫主胸羅玄機，當眞令人欽服。」一頓，續道：「貴幫全是女人，想來幫主也不例外了。」

紅衣女郎道：「對不起，不得談論幫主，是敝幫幫規之一，今後少俠要注意這一點。」

狄雲飛道：「是，在下記下了，哦，姑娘的貴姓芳名，能否賜告？」

紅衣女郎道：「冷艷芳，本幫五大班頭之首。」

狄雲飛道：「好名字，姑娘艷如桃李，冷若冰霜，這個名字形容得恰到好處，請問……」

冷艷芳打斷了他的話頭道：「少俠不必多言，何況這兒也不是談話之所。」

他們已經到達大街，人來人往，談話的確不便，狄雲飛只得將要問的話嚥了回去。再是他也已被街上的景色所吸引，目不暇給，那有時間去說話。

此地荒山野嶺，窮鄉幽谷，不止是看不見一個村落，連樵夫獵人都很難見到，但這黃蜂谷居然會有整潔的街市，而且百物輻輳，熱鬧非凡，這怎能不叫他大感意外。

不過這街市，與一般街市有些不同，它裡裡外外全是女人，看不到一個昂藏七尺之軀的男性。

店裡的貨物，除了日常生活所需，幾乎全是女人的用品。

當然，這是一個女人國，全谷沒有一個男性，自然用不着男人的用品。

狄雲飛在冷艷芳引導之下，進入一幢十分宏偉的屋內，裡面的陳設不止是匠心獨運，其精美豪華之處，絕不在一般王侯府第之下。

在一間廳堂之內，冷艷芳請狄雲飛暫作休歇，然後轉身自去，片刻之後，一黑一白兩名老婦，伴着一位身着紫衣，艷麗如仙的少女進入廳堂，後面跟着冷艷芳及四名腰束金帶的黃衣女郎。

冷艷芳趨前兩步，指着狄雲飛對紫衣少女道：「稟幫主，這位就是狄少俠。」

狄雲飛聞言一呆，他絕未想到一位叱咤風雲，名震江湖的一幫之主竟是這麼年輕，據他估計這位幫主的年紀，不會超過十六歲。

年輕並不代表無知，因而狄雲飛仍然一抱拳，道：「在下狄雲飛參見幫主。」

蜂王擺擺手道：「少俠遠來是客，勿須多禮，請坐。」

狄雲飛道：「多謝。」

他們相對而坐，四目交投，達頓飯之久，誰也沒有收回目光。

此時廳堂鴉雀無聲，雖然裡面聚集了許多人，却沒有人呼出一口氣來。

唯一變化的是蜂王，她的臉色原是肅穆的，此時冰山已經溶解，那稍帶稚氣的粉頰，綻開了美麗的笑容。

「狄公子……聽說你能在水中潛伏三天三夜……」

「幫主有甚麼指示？在下潛水之能，只是比一般人稍微高明一點，江湖上過分其辭，幫主千萬不能輕信。」

「公子太謙了，咱們這兒需要你這樣人材，不知公子願不願留在敝幫？」

「在下不慣拘束，幫主的好處只好心領了。」

「你聽我說，公子，如果你願意留在敝幫，可以擔任客卿的地位，不受任何幫規約束，你看可好？」

「承蒙幫主厚愛，在下十分感

狄雲飛對紅衣女郎道：「吊橋太高我上不去！」

激，不過，這是一件大事，在下需要一點時間考慮。」

「好，侍書，妳去通知許管事，將那瑯宮收拾乾淨，請狄公子前去下榻。」

侍書是蜂王的貼身婢女，金帶四婢之一，她應了一聲，立即轉身而去了。

狄雲飛道：「幫主，在下有一個請求。」

蜂王道：「好，你請說。」

狄雲飛道：「請放掉金燕子，咱們的事與她無關。」

蜂王道：「公子誤會了，金姑娘不在咱們這兒。」

狄雲飛道：「此話當眞？」

蜂王臉色一正道：「公子認爲我有欺騙你的必要？」

狄雲飛道：「在下相信幫主，但金燕子在貴幫作客是冷姑娘說的。」

蜂王目注冷艷芳道：「當眞？」

冷艷芳道：「不是眞的，只因當時狄公子詢問屬下金燕子是不是被咱們擄去。屬下因爲他輕視本幫，才故意氣他。」

蜂王哼了一聲，道：「事關金姑娘的安全，妳能隨便說話？」

冷艷芳回答道：「屬下錯了，願領幫規。」

狄雲飛道：「說幾句氣話並沒有甚麼，不過，金燕子與在下同行，她的安危，在下在道義上不能推卸責任，她既然不在此地，在下就此告辭。」

蜂王道：「不，公子，茫茫四海……」

狄雲飛道：「這個……」

蜂王道：「這樣吧，我叫冷班頭率領本幫子弟去找，限十天之內，將姑娘找來。」

冷艷芳道：「屬下立即去找金燕子，但十天之期太過短促，屬下斗膽請幫主寬限三十天。」

蜂王道：「公子認爲如何？」

狄雲飛道：「可以，不過在下想隨着冷班頭前去。」

蜂王笑道：「那就三十天都不夠了，就算是三年，公子不見得就能找到金姑娘。」

狄雲飛道：「爲甚麼，幫主該不是故作驚人之語？」

蜂王道：「據我所知，江湖各派爲找尋『鬼臉、神槍』，必須尋得一個水功極佳之人，公子能夠潛水三天三夜，正是一個理想的人選，原先公子在太原金府，他們想找你多少有點顧忌，一旦你離開金府投身江湖，那般人自然不會放過你。」

狄雲飛淡淡一笑道：「幫主之意是要在下永遠托庇於黃蜂谷麼？」

蜂王道：「不要這麼說，公

子，我把你當作朋友，自然有危急相濟的義務，如果公子認爲我是巧言佞色，包藏禍心，你可以走，黃蜂谷沒有人敢留難你。」

蜂王言辭中肯，態度眞誠，由不得狄雲飛不生出好感，遂雙拳一抱道：「請恕在下失言，那就偏勞冷班頭了。」

冷艷芳道：「這是我份內之事，公子勿須客氣。」

語音一頓，再向蜂王抱拳一禮道：「屬下告退了。」

冷艷芳剛剛離開，侍書已與一名年約四旬，滿面笑容的紅衣女人走進廳來，她向蜂王施了一禮道：「參見幫主，瑯宮已經打掃拾掇整齊，隨時可以進住。」

蜂王點點道：「好，這位就是狄公子，他是本幫的客卿，今後狄公子生活起居，就由你負責照顧。」

這位紅衣女人就是黃蜂幫的內管事許霓裳，雙拳一抱，她對狄雲飛微微一笑道：「許霓裳見過公子。」

狄雲飛還了一禮道：「不敢當，在下年少無知，今後還望許管事多多指敎。」

許霓裳道：「公子言重了，今後如有甚麼需要，霓裳自當盡力。」

蜂王道：「許管事，狄公子只怕餓了，有沒有準備吃的？」

許霓裳道：「準備好了，是開在此處還是瑯宮？」

蜂王道：「開在葭蒲軒吧，那兒的情調好一些。」

許霓裳應了一聲是，然後立即轉身自去。

蜂王回顧黑白二姥道：「兩位去歇着吧，咱們有拂琴侍候就夠了。」

黑白二姥同聲應道：「是，老婆子告退了。」

蜂王只是一個二八年華少女，她却能有條不紊，情理兼顧，有人說「有志不在年高，無志痴長百歲。」這話確有幾分道理。

此時，她緩緩起立，衝着狄雲飛風情萬種的嫣然一笑，道：「公子請！」

「請」這個字平常得很，但狄雲飛却目瞪口呆，幾乎有點不知所措。

這是甚麼原因？莫非那個請字會有甚麼魔功？

不，蜂王雖是胸羅萬機，智慧絕倫，但她並非魔道中人，也不是甚麼魔功。

不過她却有一種上蒼賜給她的天賦——「魅力」。

當年楊貴妃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那是媚，媚會導人遐思，引來邪惡，所以她才送給玄宗一頂綠帽子。

蜂王的魅力是高貴的，是聖潔的，雖然見到她的人都會喜歡她，却沒有一個敢有褻瀆的念頭。

狄雲飛很少失禮，這是他第一次嚐試此種經歷，不過他發呆的時間十分短暫，幾乎是一瞬之間就回過神來，道：「幫主，請。」

邂逅紅顏　攜手尋人

蜂王微微一笑，嬌軀一旋，擧步向廳外走去。

這是一座巨大的豪華建築，大廈雖然沒有千間，却全是迴廊曲轉，雕樑畫棟，初到之人如非有人引導，可能會迷失方向。

葭蒲軒是個別院，它不祇是花香處處，綠草如茵，還有涼亭修竹，荷池假山，格局及設置之美，簡直是人間仙境一般。

軒內窗明几淨，設有琴台、棋台、圖書、書桌等，原來這是專供休憩之用。

屋子的中央安放着一桌酒席，正香氣四溢，蜂王向菜餚瞥了一眼，道：「坐下來，別客氣，別讓菜涼了。」

這兩位初次相見的陌生男女，竟然一見如故，他們在交談之後，不僅發覺彼此個性相投，而蜂王腹笥之豐，更使狄雲飛大感意外，對江湖情勢，她竟然瞭如指掌，武學之深奧，也令狄雲飛衷心佩服，尤以她酷愛文學，詩詞歌賦幾乎無所不能。

這一席懇談，縮短了他們之間的距離，而且彼此傾慕，相逢恨晚。

在酒醉飯飽之後，狄雲飛提出了一項要求。

「幫主，在下想明日出谷。」

「是去找金燕子？」

「是的，在道義上在下不能不管。」

「我知道，不過你必須稍延數日。」

「哦……」

「當今江湖動蕩，四海鼎沸，你知道是爲了甚麼？」

「是爲了『鬼臉神槍』吧？」

「不錯，而且這次江湖動亂，公子却是動亂的主角。」

「幫主說笑話了，在下名不見經傳，祇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渺小人物。」

「但公子水功之高，天下無人能出其右。」

「我明白了，『鬼臉神槍』必然是埋藏在水裏。」

「是的，聽說在大雪山絕頂的鸚鵡池中，那是水深百丈，奇寒徹骨，除了夏季，可以說是終年都被冰雪所封蓋。」

狄雲飛長長的一吁，說道：「那是說在下縱使會一點水中功夫，也英雄無用武之地了。」

蜂王道：「是的，不過……」

狄雲飛道：「怎麼啦，幫主，莫非其中別有蹊蹺？」

蜂王道：「這也不算得甚麼蹊蹺，祇是一物必有一物尅，大雪山終年寒氣雖重，還難不倒萬物之靈的人類。」

狄雲飛哦了一聲道：「在下知識淺陋，想不出尅制奇寒的法子……」

蜂王道：「自從『鬼臉神槍』在大雪山出現之後，武林各派就在積極進行兩項工作……」

狄雲飛道：「慢點，幫主，『鬼臉神槍』既在鸚鵡池中，那是如何被人發現的？」

蜂王道：「這是十年前的往事，當年維族雙雄之一的吉蘇坦在無意中發現鬼臉神槍，但不幸又被崑崙派的無影神尼發現，他們爲了爭奪這兩項武林異寶，因而一路追殺，纏鬥不休，最後吉蘇坦失足跌入鸚鵡池中，才結束了這場萬里奪寶的打鬥。」

狄雲飛道：「這件事是無影神尼說出來的麼？」

蜂王道：「不，她沒有說，祇是此後幾年，每逢夏季，崑崙派就往大雪山撈寶，他們犧牲了不少生命，但始終還是毫無所獲。」

狄雲飛道：「他們撈寶之事，自然瞞不過別人，消息就這樣傳入了江湖？」

蜂王道：「不錯，但由於崑崙派撈寶的失敗，人們才知道要撈寶必須先克服兩項難題。」

狄雲飛道：「是找尋水功極佳之人，及如何克服寒氣！」

蜂王道：「是的，尋找水功高强的人，固然不易，尅制奇寒尤爲困難。」

狄雲飛道：「幫主不是曾說一物必有一物尅嗎？莫非……」

蜂王道：「我是說過，天地孕育萬物，天材地寶到處都有，祇要找到九葉朱草，尅制奇寒並非難事。」

狄雲飛道：「九葉朱草？到那兒去找？」

蜂王道：「九葉朱草生在極寒之地，深山大澤之間可能生有此種寶物。」

狄雲飛沉吟了半晌道：「這我就不懂了，太原金府爲甚麼騙我去大雪山，莫非他們已經獲得九葉朱草，或者擁有其他能夠尅制奇寒的藥物？」

蜂王道：「不，我想他們是想赴大雪山，碰碰運氣。」

狄雲飛道：「碰運氣？」

蜂王道：「有陰就有陽，而且這兩種極端相反的東西常常就在鄰近。」

狄雲飛道：「我明白了，所以很多門派前往大雪山。但幫主爲甚麼不去碰碰運氣？」

蜂王微微一笑，道：「當漁翁豈不更好麼？」

狄雲飛哈哈一笑，說道：「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無論誰獲得九葉朱草，他必然會遭到羣雄的反擊，別說鸚鵡池中去取寶，能夠安然下得了大雪山就算是奇蹟了。」

蜂王道：「公子果然聰明。」一頓接問道：「空門四怪是公子的朋友？」

狄雲飛道：「這……我原本不認識他們的，他們這幾位前輩幫我，祇不過是興之所至罷了。」

蜂王搖搖頭道：「空門四怪從不管別人的閒事，我想他們是看中你了。」

狄雲飛一怔道：「不可能罷？當日咱們聯手擊退貴幫的屬下之後就分了手，在下連一個謝字都來不及說。」

蜂王道：「要是他們讓你說出個謝字，領了你的情，就不是空門四怪了，不管怎樣，此事必然另有發展的，你等着看吧！」

他們邊吃邊聊，此時已經飯飽酒足，蜂王忽然擧手相邀道：「公子，咱們去看看鷹兒。」

狄雲飛說道：「好，我正想開開眼界呢！」

距離蜂王的居處約莫一箭之地，是一片狹長的原始森林，兩側削壁參天，地勢頗險要。

在削壁半腰之處，有許多大小不等的洞穴，那兒就是鷹巢，近兩百隻鷹兒，都棲息在此洞穴之內。

在森林的一側是一塊空曠的空地，場中一片空蕩，祇有一些用草紮成的人物、猛獸。

空中羣鷹長鳴，地上設置這麼多的假人假獸，如果一個陌生人誤闖進此地，必然會有不安的感覺。

狄雲飛雖然沒有不安的感覺，但也有一些不解，他正想問個明白，蜂王已微微一笑道：「有點奇怪吧，公子，這兒是咱們的訓鷹場。」

狄雲飛道：「我明白了，那些假人假獸是作鷹兒攻擊用的，但……」

蜂王道：「正是。不過，如何控制鷹兒，却是一門學問，公子想不想知道？」

狄雲飛道：「我又沒有鷹兒，學了有甚麼用？」

蜂王道：「那還不簡單，我送你幾隻鷹兒就是。」

狄雲飛道：「多謝幫主，不過君子不奪人之所愛，幫主好意在下心領了。」

蜂王櫻唇一噘道：「看你，又是多謝，又是心領，教人弄不懂你，其實咱們這兒有近兩百隻神鷹，而且每年都有不少小鷹出生，送你幾隻有甚麼了不起，現在請注意我的哨聲。」

她發出一聲嘯聲，盤旋空中的羣鷹，立刻應聲飛下兩隻，一左一右停於她的左右雙肩之上。

這兩隻鷹兒長像神駿，神態威猛，如果再習得搏擊之術，不亞於兩名馳譽武林的一流高手。

蜂王憐愛的撫摸牠們的羽毛，然後再度發出另一種嘯聲，雙鷹振翼而起，向一具假人撲了過去。

牠們凌空撲擊，一合即分，速度之快，宛如風馳電掣一般，狄雲飛再看那具被攻擊的假人，不禁心頭一凜。

頭頂抓裂，後胸洞穿，如此慘重的創傷，任何血肉之軀也難以承受，這雙鷹兒的威力，怎能不叫狄雲飛大為震驚。

接着蜂王指揮羣鷹作各種表演，使得狄雲飛大開眼界，當眞是嘆為觀止了。

經過這次的參觀，狄雲飛對鷹兒產生了興趣，而且是極大的興趣。

蜂王再提送兩隻神鷹之事，他自然不再推辭了。

此後他在黃蜂谷一呆半年，他學會了指揮鷹兒、黃蜂，在他來說，黃蜂已經沒有秘密可言了。

這似乎是不可能的，狄雲飛何許人也，祇不過揚州城的一個小混混罷了，對黃蜂谷的任何一個人，他都八輩子也扯不上一點關係，何以他能夠登堂入室，使得黃蜂王推心置腹，傾囊相交？

這是一個很難解釋，不容易說得明白的問題，要嗎祇能說是年輕人的合緣心態，或者是黃蜂谷冒險的投資。

如果說是後者，那麼蜂王年歲雖輕，心智之高，就不是常人可以推測的。

蜂王姓覃名小蝶，是繼承她娘黃蜂夫人而統治這片小小的王國，她雖然承受先人餘蔭，但全幫上下無不對她敬若神明，可見這位年紀輕輕的蜂王絕非常人可比。

如今她作危險的投資，黃蜂谷裡却沒有人說她的行為不對。

* * *

這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夜晚，清風徐拂，繁星滿天。

如果有一對相愛的戀人，在這兒携手漫步，花兒會為他們祝福，蟲兒會為他們伴奏，在忙碌人生之中，有幾人能在這良辰美景之中陶醉。

是的，像這樣的人的確不多，不過，現在却正有一對。

他們正是狄雲飛與蜂王覃小蝶，這兩位十分出色的少男少女，正在葭蒲軒依偎着。

良久……

「雲飛……」

「嗯……」

「你當眞要去找尋金燕子？」

「是的，小蝶，我雖然不願離開妳，但……」

「我知道，她在你身邊失踪，你不能不負這個責任，道義上的責任。不過，我想你此時出谷，對於金燕子來說，並沒有甚麼幫助。」

「怎麼說？」

「金燕子被人所擄，擄人的祇有一個目的。」

「哦……」

「用金燕子去交換祛寒藥物，以及入池取寶的人。」

「不對吧，小蝶，他們如果要我，為甚麼不連我一道擄去？」

「如果他們的人手不夠呢？你狄公子豈是那麼容易為人所擄的？」

「妳說我應該怎麼辦？」

「這就要看你了，你想不想到大雪山去尋寶？」

「不想。」

「那就不必去找金燕子了，太原金府財雄勢大，他們會擺平這件事的。」

「然後呢？」

「黃蜂谷美景無邊，祇可惜咱們年歲還輕，就此終老似乎是早了一點。」

「這麼說你是志在千里，好，你說說看，你要我怎麼幫你？」

「我沒有那麼大的野心，祇是覺得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我國河山如此壯麗，不到處看看豈不是虛渡此一生？」

「說得好，那我就陪你去浪跡天涯，踏遍靈山聖水，你看好嗎？」

「好一個浪跡天涯！」

「可惜妳是一幫之主，黃蜂谷不能少了妳。」

「不，咱們是一個有組織、有紀律的團體，祇要遵照幫規，任何人都可以管理，何況黑白二姥是本幫經歷三代的老功臣，將黃蜂谷交給她們絕不會誤事。」

「妳最好再考慮一下，這畢竟不是一件小事。」

「不必，如果我連這點決斷都沒有，怎能擔當一幫之主！」

「這個我相信，但有一點祇怕妳沒有想到。」

「哦，哪一點？」

「妳選錯了浪跡天涯的同伴。」

「怎麼說？」

「祇要我一出黃蜂谷，武林各派絕不會放過我的。」

「這一點我早就想到了，但我

相信沒有人能夠將咱們怎麼樣。」

「小蝶，妳太自信了，須知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咱們武功再高，也不能與天下為敵。」

「誰說咱們與天下武林為敵？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要是有人想殺你，難道你會束手待斃嗎？再說，人活着總得有點意思，如果事事畏首畏尾，這種生活豈不太過痛苦了？」

「有道理，咱們明天就出谷。」

* * *

江湖像大海，無風三尺浪，永遠沒有平靜的一天。

狄雲飛與人無爭，從來不管江湖中的閒事，按說他是不應該有麻煩的，但是，他才走出黃蜂谷不過五天，麻煩就找上他了。

跟隨狄雲飛出谷的，除了覃小蝶帶着琴棋書畫四婢，還有五大班頭之首的冷艷芳及所屬的八名得意弟子，男女共有一十五人。

這是一股堅強的戰陣，放眼天下，能夠奈何他們的祇怕不多。

當然，黃蜂谷自然離不開黃蜂，他們這一行十五人之中，就有十四人帶着胡蘆。

狄雲飛沒有携帶黃蜂，他却帶了十二隻鷹兒，牠們是黃蜂谷最出色的神鷹，號稱十二天鷹。

十二天鷹也有首領，牠們是黑將軍與白夫人，狄雲飛是最喜愛這兩隻通靈神鷹，幾乎無時無刻不帶在身邊。

他們出谷之後往西南走，是想去瞻仰青城，暢遊峨嵋。

這天到達劍門關，已是落日含山，炊烟四起的時分了，狄雲飛抬頭向天色瞥了一眼道：「小蝶，咱們今晚趕不到劍門關了，就在此歇一宿，妳看可好？」

覃小蝶道：「好吧！」

她語音甫落，道旁突然傳來了一聲輕哼，問道：「老譚，你有沒有看過飛蛾撲火？」

「這個麼，在下闖蕩江湖數十年，見到不少離奇怪誕之事，唯一的遺憾，就是沒見過飛蛾撲火。」

「那你這回可要開開眼界了，不過，人家妞兒縱然跟你非親，也應該是故，你可不能袖手旁觀。」

「咳咳，你在玩甚麼花樣？甚麼非親是故？」

「我可沒有說錯呀，你姓譚，她姓覃，在姓氏上看來，你祇比她多了一個『言』字，我想你們的老祖宗八成是本家，因為你們這一房的人愛說話，所以被趕出覃家了。」

說話的是兩個人，他們分明在說笑，却又有所影射，如果光祇是這樣，還不致引起覃小蝶的注意，但在怒馬狂奔，蹄聲震耳之中，還能將路旁談笑之聲聽得如此清楚，那就事非偶然了。

此時，覃小蝶與狄雲飛雙騎並轡，領頭奔馳，他們已經馳過了路旁茶棚一箭之地，那兩人的對話仍然清晰可聞。

覃小蝶猛的一勒住馬韁，將坐騎勒定，勒得馬兒人立而起，狄雲飛在馳出丈外後才圈回馬頭道：「怎麼啦，小蝶？」

覃小蝶道：「你聽到那兩人談話了麼？」

狄雲飛道：「聽到了，那兩人的內力頗高，可能是一對江湖異人。」

覃小蝶道：「他們是在向咱們示警，走，咱們去問個明白。」

狄雲飛道：「好的。」

茶棚中坐着兩名五十上下的客人，一個蓬首駝背，一個鼠目尖嘴，兩人一身破爛，此時正蹺着一對泥腿，在仰着脖子猛灌茶水。

狄雲飛啊了一聲道：「原來是前輩，勿怪晚輩聽得語聲有點耳熟。」

這位老人家，敢情就是引得狄雲飛平白無故一追幾個時辰的駝背老人，現在他以內力傳音將黃蜂幫一行人引來，不知又在玩弄甚麼花樣。

覃小蝶見狄雲飛跟那對怪人打招呼，以為他們是素識的，因而淡淡一笑道：「原來你認識這兩位前輩！」

狄雲飛還沒有答話，駝背老人已經哼了一聲道：「認識，哼，老夫是何等人物，豈會有他這樣乳臭未乾的朋友？不過，小妞兒，妳得評評理，老夫跟他素不相識，他竟然無緣無故的追趕老夫幾個時辰，今日咱們狹路相逢，老夫非要討還一個公道不可。」

覃小蝶忙道：「前輩的確應該討回一個公道，不過前輩既要晚輩評理，晚輩就得明瞭其中的眞相。」

駝背老人雙目一闔道：「老夫不願饒舌，妳自己問那公子吧！」

覃小蝶臉色一紅，目注狄雲飛道：「你說……」

狄雲飛道：「其實也沒甚麼，那晚金燕子失踪，我躍登屋面查看，發現這位前輩正巧冒上另一屋頂，我想過去問問，誰知他老人家拔腿就逃。」

覃小蝶道：「原來如此，前輩，說恕晚輩說句公道話，這件事麼，要討回公道的應該是狄雲飛。」

駝背老人哇哇大叫道：「甚麼？你們小倆口子，一個鼻孔出氣，想欺負我老人家，好，說說妳的理由，如果說得不好，老夫絕不饒妳。」

覃小蝶道：「我知道前輩遊戲風塵，以比賽脚程來耍樂子，如果

因此而躭誤正事，前輩就不能推卸責任了。」

駝背老人道：「妳不要賭栽贜，老夫躭誤了甚麼正事？」

覃小蝶道：「當日金燕子被人所擄，如前輩不將狄雲飛引走，他也許可以救回金燕子姑娘，咱們是以事論事，前輩難脫調虎離山，幫助賊人的嫌疑，所以金姑娘今後的安危，應該由前輩負責。」

駝背老人神色一呆，道：「咳，小丫頭，老夫祇不過跟狄小哥兒比賽了一下腳程，妳不可以將陳年老賬一古腦扣到老夫的頭上呀。」

覃小蝶道：「晚輩說的是理，前輩如果不講理，你可以不認這筆賬。」

駝背老人雙目一瞪，道：「誰說老夫不講理了？祇不過……咳，老譚，看你一聲不響的，該不是在幸災樂禍吧！」

姓譚的老人道：「歐陽兄別誤會，我祇是覺得人家姑娘理直氣壯，咱們是無話可說而已，我看這樣吧，咱們不妨跟她作一場交易……」

駝背老人雙掌一擊，道：「這當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小妞兒，老夫跟妳談一件交易。」

覃小蝶道：「談交易，前輩找錯了人了，晚輩不會。」

駝背老人道：「這個簡單得很，一條命換十五條命，賺便宜的是妳，難道還不願意？」

覃小蝶道：「甚麼一條命換十五條命？前輩語含玄機，晚輩不懂。」

駝背老人道：「看妳一臉聰明相，原來是笨得很呢！」

覃小蝶道：「那是前輩看走了眼，晚輩原本就是笨得很。」

駝背老人道：「好吧，碰到笨人老夫祇好多費一番口舌，我問妳，你們這行人，是不是十五個？」

覃小蝶道：「正是。」

駝背老人道：「就算老夫無意中害了金燕子，如果救了你們，兩下相比較，是不是你們賺了便宜？」

覃小蝶道：「話是不錯，但咱們一路平安，沒有人要將咱們怎樣，前輩這買空賣空的交易，晚輩不感興趣。」

駝背老人怒叱道：「甚麼，妳敢說老夫買空賣空？好，譚兒，你告訴他們。」

姓譚的老人微微一笑道：「小姑娘，這麼說妳是冤枉了好人了，你們如果再前進三里，可能會跌進陷阱之內。」

覃小蝶愕然道：「有人在官道之上設陷阱？」

姓譚的老人道：「不相信？你們可曾想到這條一來一往的官道，爲甚麼除了你們之外別無行人？」

覃小蝶暗忖：「這話不錯，這條連貫川陝的官道，應該是行人不斷的，但他們馳騁了半天，卻一個人影都沒有見到，那麼，譚姓老人的話是眞的了。」

她這種想法沒有錯，但一陣馬蹄立時否定了她的想法。

那得得之聲並不驟急，還夾雜車輪的音響，看來是來了一輛馬車了。

蹄聲入耳，茶棚中四人同時一呆，他們誰也沒吭一聲，但每一張臉孔全部都現出一股驚疑之色，而且眼巴巴的瞧着來路，希望看看來者到底是何許人物。

片刻之後，馬車終於出現了，瘦馬破車，在民間是常見的，趕車的是一個老態龍鍾的糟老頭兒，一眼望去，就知道他們是當地的鄉下人。

馬車到達茶棚之前，趕車的老人勒住韁繩，回頭向車廂內道：「芹姑娘，這兒有個茶棚，下來歇一下吧。」

車簾一掀，出來一位身着深藍土布衣褲，年約雙十的姑娘道：「大爺，咱們祇稍歇一下，否則今晚就趕不到家了。」

趕車的老人道：「這個我知道，不會誤事的。」

他們來到茶棚，各自飲了一杯茶水，趕車的老人這才取出一桿旱烟鍋，呼嚕呼嚕的吸了起來。

吸旱烟原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但這位老人的吸法卻有些不太平常。

他吸烟不進喉管，立即大口大口的吹它出來，他正好坐在上風，位於下風的狄雲飛等就吸飽了烟味了。

覃小蝶第一個就忍耐不住了，立即起身道：「大哥，咱們走……」

她這樣長身立起，應不會有甚麼不對，她卻頭腦一陣暈眩，身軀搖搖欲倒，如非扶住身前桌子，就此可能會摔倒下去。

狄雲飛看得愕然，道：「妳怎麼啦，小蝶？」

他站起來想扶小蝶，雙手還未伸出，也暈眩得扶住桌面。

她們這一對年輕人，各有一身不俗的上乘武功，除非身中劇毒，幾口烟絕對不可能使他們這樣的。

如果他們眞中了毒，那麼駝背老人及譚姓老人跟他們坐在一起，難免也會遭到池魚之殃。

果然，駝背老人雙目暴睜，瞪着趕車的老頭子冷冷的道：「你是毒尊者冉玉琦？想不到閣下的易容術與使毒手法一樣高明。」

趕車的老者的確是毒尊者冉玉

琦，此時哈哈一聲大笑道：「逃仙果然高明，可惜你發現得太晚了。」

駝背老人複姓歐陽單名一個超字，此老一生遊戲風塵，功力之高，在當代武林之中，是一個頗爲突出的人物，他的輕功更爲特出，每每以此自傲，並時常找人比賽逗逗樂子，如果有人追他就逃，因而江湖上就送給他一個逃仙的雅號。

譚姓老人雙名一公，也是一位樂天知命，遊戲風塵的怪傑，由於他們性情相投，遂結爲知己朋友，此老原籍四川，所以江湖朋友又稱他爲「西鼠」，二人合稱「南駝西鼠」。

此時譚一公打了個哈哈道：「不要得意，老毒物，你向咱們下毒不要緊，得罪了這位姑娘，嘿嘿，你會遭到報應的。」

毒尊者冉玉琦哼了一聲道：「別門縫裏看人，你以爲老夫會怕幾隻小黃蜂？」

他沒有說錯，既然稱爲毒尊者，自然不會在意黃蜂之毒，可是他卻忽略了一點，黃蜂谷除了黃蜂，還有一項更厲害的武器，那就是他們的鷹兒。

適才黃蜂谷一行十五人，在返回茶棚之時，由於出言示警的祇是兩名老人，而且人家原是一番好意，茶棚又小裝不了他們這批人，覃小蝶才叫他們在附近的樹林中歇息。

現在時間過去一大截，還沒有見到覃小蝶跟狄雲飛回來，琴棋書畫四婢不放心，就帶着黑白雙鷹前來茶棚看個究竟。

她們剛一出現，狄雲飛立即發出一聲嘯聲，雙鷹如斯響應，振翼衝霄而起，待飛臨茶棚上空，雙翼一斂，以疾雷撼山岳之勢，分別撲向毒尊者以及他的同伴芹姑娘。

這一對神鷹是看狄雲飛的手勢而選擇搏擊的目標，牠們縱橫飛騰，急如閃電，同時以利喙鋼爪，向敵人展開了無情的攻擊。

冉玉琦除了使毒之能天下無雙外，一身武功也十分了得，他見神鷹來勢兇猛，祇得以旱烟鍋相拒，一鍋揮出，力逾千斤，不要說被烟鍋直接擊中，就算被烟鍋帶起的風力掃了一下，鷹兒祇怕也承受不了。

但神鷹動作靈活，飛行絕跡，冉玉琦空費了不少力量，連神鷹的邊也沾不到，鬥到後來，他不祇是肩背連連負創，更是氣喘如牛，再鬥下去不被神鷹抓死也會累死，他那位同伴就不必說了，早已身負重傷，成了琴婢的階下囚。

在一旁觀戰的逃仙忽然嘆口氣道：「老譚，你適才說甚麼來着，好像是說老毒物會遭到報應？」

譚一公道：「不錯，我是這麼說過的，你看他不是遭到了報應了麼？」

逃仙歐陽超道：「此人的確該死，不過，我卻認爲他死期未到。」

譚一公道：「那是爲了甚麼，莫非他害人還沒有害夠麼？」

歐陽超道：「咳，譚兒，我請教你，咱們跟他毫無過節，他爲甚麼要對咱們使毒？」

譚一公道：「這個我怎麼知道？」

歐陽超道：「既然不知道，就該問問他，至少咱們該知道他使毒的原因，說不定其中還有更大的陰謀。」

這兩位玩世不恭的江湖異人說了一連串的對話，不祇說得又快又急，音量也十分之大，好像是故意說給狄雲飛與覃小蝶聽的。

如果他們是當眞這般用意，實在用不着這麼旁敲側擊，大可以直接了當的說出，狄、覃二人並不傻，何嘗想不到要弄個明白，祇因他們在運功祛毒，一時無暇他顧而已，當然，這時的戰局已經穩定了下來，可以說勝券在握，除了琴棋二婢在照顧主人外，書畫二婢也加入了搏殺，老毒物早已遍體鱗傷了，無論他功力多高，必定難以再支持下去，半個時辰之內必敗無疑。

此時，狄雲飛已將毒力逼入左臂，立即發出一聲嘯聲，書畫二婢及黑白雙鷹停止了攻擊，但雙鷹仍在空際盤旋，隨時可以俯衝而下攻擊。

狄雲飛先向覃小蝶打量了一下，見她也已經無礙，這才目光一收，瞧着老毒物冉玉琦道：「請問閣下，咱們有仇？」

冉玉琦冷冷的道：「小子乳臭未乾，老夫豈會跟你有仇恨？」

司棋婢女呶呶嘴：「暗中下毒傷人，是不要臉的下流勾當，居然還敢倚老賣老，簡直是無恥之徒。」

冉玉琦雙目暴睜，衣衫無風自動，顯得惱怒已極。

拂琴婢女哼了一聲道：「怎麼，惱羞成怒？其實閣下應該明白，適才如非咱們公子出聲阻止，你這幾根老骨頭就早被咱們的鷹兒拆散了，莫非你還不服？」

所謂敗軍之將，不堪言勇，老毒物冉玉琦被兩名丫頭一頓的數說，雖是氣憤塡膺，卻也無可奈何。

逃仙歐陽超道：「這沒有甚麼，老毒物，陰溝裡翻船的事不是沒有，說來說去，還是怨自己學藝不精，如今既然落在幾個晚輩手上，最好光棍一點，別叫人家使出

一點甚麼手段，這往後，咳咳，老臉該往那兒擺放？」

譚一公道：「老毒物，你應該明白，人家小倆口子可是看在咱們哥兒倆的份上才對你手下留情，再不識相一點，嘿嘿，那就有你好看了。」

此時，冷艷芳率領八大高手將茶棚包圍，十二隻神鷹在空中穿梭往返，振翅飛鳴，這種陣勢無異是銅牆鐵壁，老毒物除了認栽，實在別無生路。

一聲英雄末路的嘆息，老毒物冉玉琦道：「老夫認栽了，這是解藥，服食一粒，其毒自解。」

他將一隻白色瓷瓶交給拂琴，瓶中有三十餘粒綠色丹藥，拂琴倒出兩粒給芹姑娘道：「吃下去。」

芹姑道：「為甚麼要我吃？」

拂琴道：「妳可能也中了毒，吃兩粒解藥，並沒有甚麼害處。」

芹姑娘哼了一聲道：「姑娘好深的心思，好，我吃。」她接過丸藥，毫不遲疑的放入口中。

約莫一盞茶之後，拂琴才將解藥遞給覃小蝶等四人服用，祇略需一運功，果然藥到毒除。

狄雲飛雙拳一抱道：「請問前輩，這是為了甚麼？」

老毒物冉玉琦道：「你知道獵人捕象的故事麼？」

狄雲飛道：「就因為牠生了一對象牙？」

冉玉琦道：「不錯，少俠水功高強，宇內無雙，圖謀少俠的人多得難以數計，老朽祇不過其中之一而已。」

覃小蝶道：「你不是受人指使？」

冉玉琦哈哈一陣狂笑道：「老夫除了今天栽在幾隻鷹兒的手中，可以說縱橫天下無往不利，姑娘這麼說是小看了老夫了。」

覃小蝶眉峯一皺，回顧狄雲飛道：「大哥，你看怎麼辦？」

狄雲飛道：「讓他走吧，時間已晚，咱們也不能躭擱了。」

覃小蝶揮手一下，黃蜂谷弟子立即讓開一條出路，待冉玉琦與芹姑娘離去之後，她忽然柳眉一揚，衝着逃仙歐陽超道：「前輩，咱們的賬該怎麼算？」

歐陽超一怔道：「咱們的賬？咳，老夫不欠妳的，那來的賬好算？」

覃小蝶嗔了一聲道：「你說一條命換十五條命，咱們活得好好的，適才却救了你們兩條命，你說這筆賬該不該算？」

歐陽超道：「咳，小丫頭，老夫說的是前面三里。」

覃小蝶道：「冷班頭，派兩隻神鷹快馬向前探道，無論有無情況，搜索十里即刻回頭。」

冷艷芳應了一聲，當即指派兩名部屬，携帶神鷹急馳而去。

片刻之後，兩騎去而復返，據報搜索十里，毫無敵情徵兆。

覃小蝶瞧着歐陽超道：「前輩，你怎麼說？」

歐陽超聳聳肩道：「小丫頭，妳該不是要老夫的老命吧！」

覃小蝶道：「那倒不是，不過咱們却有一項要求。」

歐陽超道：「好，你說。」

覃小蝶道：「金燕子的被擄，前輩難辭其咎，這話不錯吧？」

歐陽超道：「老夫無意推諉。」

覃小蝶道：「為了尋找金燕子，咱們這麼勞師動衆，也就是說咱們的安危，前輩應該負直接的責任。」

歐陽超雙手直搖道：「別損我，小姑奶奶，如果你們不行，老夫還不是祇有乾瞪着眼兒的份。」

覃小蝶道：「前輩名滿江湖，何必如此謙虛，再說，咱們的要求，祇是想預先知道敵情，前輩見多識廣，輕功舉世無雙，咱們的這點要求，不算過份吧！」

歐陽超苦笑一聲，回頭對譚一公道：「聽到了麼，譚兄。」

譚一公道：「聽到了，這可不關我的事。」

歐陽超哇哇大叫道：「不關你的事？哼，咱們『南駝西鼠』可是一根綫上拴的兩隻蚱蜢，何況你適才中了老毒物的暗算，可也是人家救的。」

譚一公嘆口氣道：「你駝子存心拉個墊背的，看來我也祇好認了。」

歐陽超哈哈一笑道：「那好，咱們走吧！」

這雙遊戲風塵的怪傑，被覃小蝶硬給他們套上了一副籠頭，他們走了，黃蜂谷一行也向劍門關趕去。

＊　＊　＊

他們在劍門關歇了一晚，翌晨繼續南下，經劍閣縣城一直向梓潼縣境奔去。

這一路倒是平靜得很，直待到達梓潼以北的上亭舖，才知道他們果然處於四面楚歌之中。

上亭舖距離縣城不遠，經過此地的旅客多半祇是打尖，狄雲飛一行等人，也是準備趕到縣城投宿，但他們剛剛進入鎮集，就有人向狄雲飛獻上一紙便箋。

與狄雲飛並肩而行的覃小蝶道：「大哥，上面寫了些甚麼？」

狄雲飛道：「逃仙歐陽超前輩派人送來的，他說這一路之上，意欲圖謀咱們的門派有五起，目前已四路退了兵，現在祇剩下一路了。」

覃小蝶道：「這倒是一個好消息。」

狄雲飛道：「不，是壞消息。」

覃小蝶道：「我不懂，五路退了四路，為甚麼會是壞消息？」

狄雲飛道：「因為他們畏懼剩下的這一路，不敢跟他相爭。」

覃小蝶愕然道：「這一路是少林還是武當？」

狄雲飛道：「不，是天羅門。」

覃小蝶道：「天羅門？中原武林似乎沒有這一門派。」

狄雲飛道：「這我就不知道了，信箋上說天羅門武功之高，武林無人能敵，他勸咱們儘快返回黃蜂谷，或者可以留下一命。」

覃小蝶哼了一聲，道：「天羅門既是天下無敵，他們為甚麼要找咱們的麻煩呢？」

狄雲飛道：「這就難說了，也許他們不希望中原武林獲得鬼臉神槍吧！」

他們在說話之際已經來到了一家飯店之前，不管前途如何兇險，總得先塡飽肚子。

這是本鎮最大的一家飯店，大堂擺着二十張桌子，祇有一張桌子坐着五位客人，如果用門堪羅雀來形容這家飯店，倒是再也恰當不過。

為甚麼會這樣？

狄雲飛一行十五人，幾乎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有這樣的疑問，但當他們一踏進大堂之後，不必解釋他們就全都明白了。

一股凌厲的殺氣，竟充塞着這間大堂，祇要有人走進來，多半會汗毛倒豎，肉跳心驚。

這股殺氣是從那兒而來的，莫非是那五位客人？

不錯，正是他們。

上座的一名鬢髮如霜的老者，白髮紅顏，目如冷電，一眼看去，通常人會覺得他不怒而威，道上朋友就會看出他是一位深藏不露深不可測的高人。

他的兩旁坐着兩男兩女，男的一律身着紅衣，女的一玄一紫，這四人的年歲全都不大，男的約在三四十之間，女的約莫年華雙十。

狄雲飛一行十五人之中，以冷艷芳的江湖閱歷最為豐富，對這老少五人，她却全不相識。

狄雲飛選了臨窗的兩張桌子大家坐下，向店小二要來飯菜，他們就默默的吃喝起來。

這本來不該有事的，河水不犯井水，誰也沒有礙着誰，但當狄雲飛會好賬時，準備離開之際，那老少五人之中的一名紅衣大漢忽然向他走了過來。

「朋友請留步。」

「兄台是招呼在下嗎？」

「不錯，咱們門主邀請朋友一談。」

「貴門主是那一位高人？」

「就是坐在上首的一位。」

「咱們似乎素不相識。」

「那來的這麼多廢話，請吧。」

此人年約三十四五，身材魁梧，聲若宏鐘，憑氣力已經勝人三分，祇是他那頤指氣使的神態，難免叫人產生了反感。

司棋第一個忍不住，冷哼了一聲道：「叫你們的門主過來，不是他要見咱們公子的嗎？」

紅衣大漢臉色一變，右掌忽然一吐，食中二指像兩隻柄劍，以快如閃電的速度，戳向司棋的雙目。

覃小蝶貼身四婢都俱有一身上乘武功，一般武林高手，很少放在她們的眼中，但紅衣大漢這出手一擊，幾乎戳破司棋的剪水雙瞳，她雖然仰身倒竄，逃過了這一劫難，情形却顯得狼狽之極了。

狄雲飛、覃小蝶全都臉色一變，黃蜂谷的人馬上一起站了起來，一個個手握刀柄準備一戰。

大堂內的氣氛更加緊張了，一場搏殺似乎難以避免。

坐在上首的天羅門主輕輕哼了一聲道：「祁雲住手，叫他們到鎮外黑石坡了斷吧。」

紅衣大漢祁雲雙手一垂道：「是。」

語音一落，回顧狄雲飛道：「本門在鎮外黑石坡候教。」

天羅門一行五人走了。狄雲飛自然不便賴在這裏，他與覃小蝶交換了一下眼色，再向店小二問明黑石坡的所在，也隨後向鎮外趕去。

這兒亂石縱橫，樹林掩映，是一個頗為荒涼的亂石崗，此時却萬人空巷，在黑石坡團團圍上一大片人潮。

天羅門的老少五人站在場中央，黃蜂谷一行立在他們對面丈外之處，狄雲飛雙掌一抱道：「晚輩狄雲飛參見門主，請問門主有甚麼指教？」

天羅門門主道：「聽說少俠水功高强，老夫想借重少俠的長才……」

狄雲飛問道：「門主是想獲取『鬼臉神槍』？」

天羅門門主道：「老夫並無獲佔鬼臉神槍之心，祇是不願讓它落在奸邪的手中，在江湖上掀起了一場浩劫罷了。」

覃小蝶哼了一聲道：「好一副悲天憫人的心腸，可惜咱們正有要事待辦，無法給門主任何幫忙。」

天羅門門主略作沉吟道：「貴谷有事老夫自然不便强人之所難，不過，如果本門先幫助貴谷解決困難，狄少俠是否可以助老夫一臂之力？」

覃小蝶以為天羅門是依仗武功，强迫他們就範，想不到天羅門

門主不祇是語氣和善，態度又是如此的誠意，這就叫她難於處理了。

於是，她回過頭來，詢問狄雲飛道：「大哥，你說呢？」

狄雲飛道：「可以，門主如果能夠替咱們找回金燕子，在下願意替門主取得鬼臉神槍。」

天羅門門主道：「多謝少俠，咱們回客棧再作長談。」

他們回到原先的飯店，想看熱鬧的鎮民難免大感失望。這實在是一件想不到的變化，連狄雲飛都沒想到是如此一個結局。

當然，江湖之上波譎雲詭，未來的發展沒有人能夠預料的，那就祇好見一步算一步好了。

現在他們在作交易，由狄雲飛提出他的條件，交給天羅門負責解決。

狄雲飛的條件祇有一個，請天羅門救出金燕子，但必須不受任何傷害。

金燕子被擄不是秘密，可以說是天下皆知，究竟誰擄了金燕子，却沒有一個人知道內情。

按說擄金燕子的目的祇有一個，就是迫使狄雲飛幫他們尋找鬼臉神槍，如果當眞是這樣，那擄人者早該找狄雲飛談判才是。

如今毫無消息，好像金燕子忽然由世界上消失了似的，天羅門縱然是武功蓋世，他們又怎能救出金燕子？

這是一個十分困難的條件，但天羅門主却一口答允下來，他祇是聲明一點：「如果在本門找到金燕子之前，她已經受到了傷害，這與本門的約定無關。」

天羅門門主說的是正當理由，狄雲飛自然應該承認，雙拳一抱道：「多謝門主，咱們一言爲定。」

天羅門門主道：「少俠可以去縱情遊山玩水，我想三個月內，本門必然能夠報命。」

* * *

「嵩高維嶽，峻極於天」，這是前人對嵩山雄偉山勢的形容，名滿天下的少林寺，就在少室北麓五乳峯之陽。

這天晌午時分，一名紅衣青年，伴着一名紫衣少女來到了少林寺前，他們似乎不是來朝山禮佛的，在廟門丈許之外他們就停了下來。

名山古刹，不管有無香期廟會，進香的善男信女總是不在少數，如今廟外多了兩個人，誰也不會注意他們。

但那紅衣青年忽然發出一聲長嘯，音韻高吭，有如石破天驚，寺中的進香客固然驚惶失措，不少僧侶也被那剛勁的嘯聲引了出來。

一名年約四旬的和尚，向紅衣青年單掌問訊說道：「貧僧無戾，是本寺知客，施主駕臨敝寺，不知有何貴幹？」

紅衣青年滿臉嚴霜的冷冷道：「叫你們掌門出來見我！」

少林藝冠當代，人材輩出，數百年來，一直執中原武林牛耳，江湖黑白兩道，無不奉少林爲武林泰斗。現在居然有人指名要掌門出來見他，此人不免太過盛氣凌人，他這麼狂妄的行爲，也有點駭人聽聞。

無戾沉聲道：「施主，你剛才說些甚麼？」

紅衣少年脚下一挪，丈餘距離一閃即到，同時右臂一伸，五指箕張向無戾大師的脈門扣去。

無戾大師是掌門人了凡大師的親傳弟子，不僅見多識廣，長於機辯，一身功力已獲得了了凡掌門的眞傳，他却未能化解那紅衣青年的一記擒拿，並被摔出一丈以外。

無戾大師雖然被摔得頭暈眼花，畢竟是一個修爲有素的高僧，因而一躍而起，並制止他的同門向紅衣青年施行報復。

他震於來人的武功，擔心一個處理不當，會爲少林寺帶來可怕的後果。

於是他合什一禮道：「請示師承及名號，以便爲施主轉達。」

紅衣青年道：「天羅門弟子方山、祝翠姑。」

無戾大師臉色一變，道：「施主請稍候，貧僧這就去請敝掌門。」

無戾大師匆匆奔寺內，迎面遇到羅漢堂住持了眞禪師及無爲大師，率領十數名子弟走來，他立住脚步，合什一禮道：「參見師叔。」

了眞禪師向他看了一眼道：「出了甚麼事？」

無戾大師道：「稟師叔，寺外來了一雙男女，自稱是天羅門……」

了眞禪師心頭一震道：「你跟他們交過了手？」

無戾大師道：「是那男的方山突然向弟子出手。」

了眞禪師道：「你敗了！」

無戾大師低下頭，道：「弟子無能，被他摔了一跤。」

了眞禪師嘆息一聲道：「六十年前的慘禍，莫非又重現於今天？好，你去請掌門吧。」他不敢躭擱，率領無爲大師等直向寺外奔去。

雪山奪寶 白忙一場

六十年前，天羅門一名門下前來中原，因爲與終南弟子發生衝突，終南以地頭蛇姿態仗勢欺人，華山派偏袒於終南，聯手對付天羅門下，結果終南雞犬不留，華山也

元氣大傷，迄今仍然一蹶不起，如今天羅門再現中原，並找上了少林寺，了眞禪師怎能不大爲憂心。

一聲嘹亮的佛號，了眞禪師寶相莊嚴的道：「敝寺與貴門素無恩怨，方施主爲何要與起這無名之師？」

方山道：「在下無意跟貴寺動手，祇是想與貴掌門打個商量。」

了眞禪師哦了一聲道：「方施主如果有事，跟老衲說也是一樣。」

方山道：「你是誰？」

了眞禪師道：「老衲了眞，是了凡掌門的師弟。」

方山道：「那好，本門要找一個人，貴寺，是中原武林的領袖，所以才想勞動貴掌門人。」

了眞禪師臉色一沉道：「貴門雖是遠居海外，也應該知道士可殺不可辱的道理，爲了尋找一個人，施主意然登門尋畔，豈不是欺人太甚？」

方山道：「如果這個人關係中原武林的安危呢？」

了眞禪師道：「方施主該不是危言聳聽吧，是甚麼人有如此驚人的份量？」

方山道：「太原金府的大小姐金燕子，老禪師必然有過耳聞。」

了眞禪師哼了一聲道：「方施主是在消遣老衲？」

方山道：「在下說的是實話，希望老禪師能夠相信。」

了眞禪師道：「就算老衲相信也幫不了施主的忙，因爲金燕子不在敝寺。」

方山道：「在下知道金燕子不在貴寺，祇是請求貴寺代爲尋找而已。」

了眞禪師冷冷的道：「對不起，敝寺可以爲武林同道盡力，但施主的請托，敝寺恕難從命。」

身穿玄衣的祝翠姑忽然插口道：「老和尚，咱們打個賭你看怎麼樣？」

了眞禪師說道：「哦，女施主請說下去。」

祝翠姑道：「公聞少林羅漢陣馳譽天下，爲貴寺鎭山之寶，咱們既到名山，應該不虛此行才是。」

了眞禪師愕然道：「兩位施主要闖羅漢陣？」

祝翠姑道：「不，祇是小女子一個人。」

了眞禪師喧聲佛號道：「煉鐵成鋼，集腋成裘，女施主，敝寺的羅漢陣絕非浪得虛名啊！」

他是說少林羅漢陣是經過苦練，以及集中精英編組而成的，希望祝翠姑不可輕視。

誰知祝翠姑却淡淡一笑道：「我知道，少林開派數百年，能夠生出羅漢陣的並不多見，不過老禪師別忘記小女子的話，咱們要不虛此行，何況，小女子還要以闖陣與貴寺賭上一賭。」

了眞禪師長長一嘆，道：「佛法無邊，難使頑石點頭，說吧，女施主，妳要如何賭法？」

祝翠姑道：「我如果傷在羅漢陣中，祇怨自己學藝不精，天羅門不得再有報復的行爲，要是我能闖出羅漢陣……」

了眞禪師佛學高深，武功淵博，除了了凡禪師掌門之外，在少林寺沒有人是他的對手，在江湖上他更是名噪遐邇，無論黑白兩道，都對他敬畏三分。

以他這樣一個修爲有素的高人，竟會對這一名少女生出怯意，豈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的確，當祝翠姑說：「要是我能闖出羅漢陣……」之時，他竟然心頭一凛，一股莫名其妙的恐懼，震撼着他每一根神經。

雖然如此，他畢竟是身經百戰，見過大風大浪的高僧，因而深深的吸進一口長氣，道：「請說下去。」

祝翠姑道：「如果我能安然出陣，咱們祇有一個要求，請貴寺於兩個月內，查出金燕子的踪跡。」

了眞禪師道了一聲：「好！」同時舉手一揮，他身後的三十六名弟子，立即人影閃動，佈下一座威震武林的羅漢大陣。

祝翠姑向陣勢看了一眼，再由腰際解下一條軟鞭，脚步輕輕一點地面，嬌軀便已投空而起，然後以乳燕投林之勢，向陣中落了進去。

她身形剛剛着地，立即感到一股強大的壓力，它是由四方八面擠向中央，如是功力較差的人，不必動手還招，就已經癱倒在地上去了。

「名無倖致，少林羅漢陣果然不凡。」這是祝翠姑內心的感覺，但她輕鬆的神色並無絲毫改變。

少林羅漢陣原是一個先天奇門陣法，陣中成員移形換位，出招攻敵，都暗含無限玄機，任是何等之人，祇要一進入其中，就難以全身而退。

此時，陣中的壓力在逐漸加重，少林僧侶正準備作石破天驚的全力一擊。

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時刻，勝負之機就在此一舉。

一股扣人心弦的異聲，忽然此刻响了起來，它像猿啼巫澗，嫠婦夜哭，一片愁雲慘霧，在婉轉哀鳴聲中，籠罩着寺前的鬥場，也籠罩了整個少林寺。

少林寺的僧侶無法抵抗這股異聲，他們心旌搖搖，如痴如醉，那名震武林的羅漢陣，自然不攻自破了。

了眞禪師一見大事不妙，立即貫注內力，發出一聲佛門獅子吼，少林弟子雖然神志一清，祝翠姑已兵不血刃的走出羅漢陣外。

她來到了了眞禪師的身前，雙拳一抱道：「承讓！」

了眞禪師哼了一聲道：「妳並非武功取勝，咱們輸得不服。」

祝翠姑撇撇嘴道：「禪師一代高僧，想不到見識竟是如此的淺薄，請問適才那股聲音是由那兒發出來的？」

了眞禪師道：「是妳那條怪鞭。」

祝翠姑冷冷的道：「不錯，是我這條軟鞭黑蝙蝠，鞭上有六十四個小孔，祇要以內力一催，它就會發出聲音，這不是邪術，不信你也可以試試。」

其實了眞禪師早已發覺她這條軟鞭的奧妙，說它不是武功，實在是違心之論，如今要他試試，他可就爲難了。

以了眞禪師的功力，使鞭上的小孔發出聲音，倒還難不倒他，但要像祝翠姑那樣婉轉悲鳴，他就力難從心了。

一聲低沉的佛號，適時傳入人們的耳中，十餘名僧侶正魚貫的由寺中走了出來，領頭的一名老僧，身着袈裟，寶相莊嚴，少林弟子自了眞以下，全部雙手合什躬身一禮道：「參見掌門。」

敢情這位寶相莊嚴的老僧，就是少林寺當代掌門人了凡禪師，他向方山打量了一眼，然後對祝翠姑道：「女施主好高明的九幽神功，不知令師是那一位高人？」

祝翠姑道：「我沒有師父，武功是爹娘教的。」

了凡禪師道：「哦，令尊是……」

祝翠姑道：「祝滄海。」

了凡掌門道：「天羅門主？那……女施主的九幽神功必是令堂傳授的了。」

祝翠姑道：「不錯。」

了凡禪師道：「女施主，身兼兩家之長，敝寺羅漢陣怎能不敗，自即日起，敝寺將全力追查金燕子下落，但山川廣大，找人十分不易，如若不能在限期內完成，尚望女施主能夠體諒。」

祝翠姑與大師兄方山交換了一下意見，當即點點頭道：「咱們有兩點要求，希望前輩能夠俯允。」

了凡掌門道：「女施主請說。」

祝翠姑道：「一、貴寺必須當眞盡力，才能延展限期。二、縱然不能在兩月之內找到，貴上必須找到金燕子爲止，才算了却咱們的賭約。」

了凡掌門道：「好，敝寺遵辦！」

＊　＊　＊

金陵覆舟山之北麓，玄武湖的南端，是一個山環水抱，景物秀麗的所在，那兒聳立着一座氣象萬千的莊院，名叫百鹿山莊。

這天傍晚時分，莊前來了一雙少年男女，男着紅衫，身材魁梧，女着紫衣，容貌秀麗，看情形，他們是來遊歷的，玄武湖本來就是風景如畫的地方。

但一雙灰衣大漢，竟然攔住了他們的去路，其中一個較高的道：「此路不通，朋友請即止步。」

紅衣青年冷冷道：「天下路天下人走，你竟敢攔阻咱們去路？」

灰衣大漢向他打量了一眼道：「朋友好像是道上的，但應該知道，這兒是甚麼地方。」

紅衣青年道：「叫百鹿山莊，是嗎？叫你們幫主出來，就說天羅門弟子祁雲、甘玲要見他。」

灰衣大漢道：「祁朋友好大的口氣，如果你想到丐幫總壇撒野，那是你活得不耐煩了。」

紅衣青年冷冷哼了一聲，二話不說就一掌拍了出去。

灰衣大漢臉色一變，待要出掌招架，胸前被擊中，他那龐大的身軀被震飛一丈開外，落地之後竟然氣息全無了。

另一灰衣大漢大吃一驚，隨手發出一枚旗花，翻身就向莊門逃竄，祁雲祇是發出一聲冷笑，並未追踪襲擊。

甘玲道：「二師兄，這樣不太好吧，如果殺傷太多，咱們祇怕很難達成任務了。」

祁雲道：「這是婦人之仁，妳要知道，丐幫人多勢衆，不殺人怎能立威？」

甘玲不同意他的見解，但十數名丐幫弟子已由莊門湧出，她再勸已經沒有時間了。

來人領頭的是一名年約四旬，身着青衫威武的漢子，右邊是一個鶉衣百結的腰際懸着葫蘆的老者，左邊是一名黑衣老者，肩上掛着九隻金光閃閃的金環，身後二十八名白衣少年，每人手中抱着一柄長刀。

青衫漢子目如冷電，向祁、甘二人打量了一眼道：「朋友是天羅門的高人，請問貴上下怎麼稱呼？」

祁雲道：「在下祁雲，這位是我的師妹甘玲。」

青衫漢子道：「久仰，在下應天雄，現任丐幫幫主，據在下所知，敝幫與貴派素無恩怨，朋友闖莊傷人，究竟是爲了甚麼？」

祁雲道：「這可不能怪我，在下求見幫主，貴門下竟然口出不遜。」

肩掛金環的老者怒哼一聲，道

：「丐幫弟子的血不能白流，姓祁的，老要飯的要鬥鬥你。」

丐幫幫主應天雄道：「楊長老不可衝動，要算賬也得弄清楚事情眞相。」

語音一頓，回首向祁雲道：「祁朋友有甚麼事要見在下？」

祁雲回答道：「請貴幫替咱們找一個人。」

應天雄一怔道：「就祇是這樣？」

祁雲道：「不錯，就祇是這樣，丐幫弟子遍天下，找人必然輕而易舉。」

應天雄道：「找誰？」

祁雲說道：「太原金府金燕子大小姐。」

應天雄哈哈一笑道：「原來如此，其實太原金府財雄勢大，他們大小姐失踪了，何勞閣下操心，再說本幫也沒爲他閣下找人的義務。」

祁雲目射煞光，冷冷道：「哼！在下好言相求，希望貴幫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肩掛金環的老者大喝一聲道：「不要狂，姓祁的，別人怕你天羅門，我九連環楊登却不怕你。」

九連環楊登是丐幫的長老，在江湖上也是一個噹噹響的人物，據說祇要讓他九連環出手，任是何等之人，不死也得負傷。

像他這樣一個頗負盛名的高人，怎會將一個後生晚輩放在眼中？

祁雲像適才擊斃大漢一樣，二話不說，就一掌拍了出去。

現在可不比剛才，對像已換了，距離也比較遙遠，當然不可能收到相同的效果。

不過，他的掌力依然凌厲無比，雙方相距一丈以外，九連環楊登依然被震得倒退了幾步，口角之旁流出一縷血絲，顯然，這位名滿江湖的高人，適才曾經全力出掌相抗，結果還是受了內傷。

這令他心有不甘，立即摘下肩頭的九隻相連的金環，口中一聲唬吼，縱身就向祁雲撲去。

九連環又名環鞭，是一件頗爲特殊的奇門兵刃，一鞭出，耀眼金光帶着金環撞擊之聲，頗具擾敵的作用。

九連環楊登爲了一掌之仇，一上來就全力搶攻，環鞭揚起漫天金環霞影，金鐵撞擊之聲更是震耳欲聾。

也許是因爲他負了內傷吧，名滿江湖的九連環楊登狂攻了二十餘招，並沒有將祁雲怎麼樣。

這是一場武林罕見的搏殺，成名多年的九連環全力搶攻，竟然治不了一個後生晚輩。

當楊登攻出了第三十七招之時，他手上突然一緊，同時腰際上一麻，這位丐幫長老已然動彈不得。

他敗了，兵刃被奪，穴道受制，他焉能不敗。

祁雲丟下奪來的九連環，向應天雄雙拳抱道：「在下一時失手，請幫主原諒，不過，這位楊前輩的穴道必須習得本門功夫之人才能替他解穴，如若要自己出手，可能造成他終身殘廢。在下言盡於此，告辭！」

他們師兄妹轉身走了，丐幫幫主應天雄却半晌做聲不得，丐幫另一位長老一壺醉石靈道：「答允他們吧，幫主，咱們寧可信其有……」

應天雄嘆了一口氣，然後揚聲道：「祁少俠請留步。」

祁雲立定了脚步，道：「幫主有甚麼指教？」

應天雄道：「敝幫願在兩個月內找出金燕子存身之地，但不負責出手救人。」

祁雲道：「多謝幫主。」屈指一彈，震開九連環楊登的穴道，雙拳一抱，師兄妹二人轉身急馳而去了。

＊　＊　＊

在黑龍江省的南部，龍鎭縣與北安市之間，有一個鎭集名叫「孫家船口」，一般人通常稱它爲「龍門」。

龍門鎭緊靠「漠納河」的南峯，以出產烏魚爲名，其實它最著名的不是烏魚，而是龍江第一家。

龍江第一家是一個武林世家，在關外它就像中原的少林、武當派，被人們奉爲泰山北斗，就地區而言，少林武當，實在遠不如龍江第一家！

它現在的主人，姓常名嘯天，他武功卓絕，慷慨好義，在東北江湖道上是一位跺跺脚地皮都會震動的人物。

這天風和日麗，原本是一個好天氣，但龍江第一家却顯得陰霾密佈，一片山雨欲來的景象。

在龍江，沒有人敢有打龍江第一家的主意，任是何等兇神惡煞，也要對它退避三舍。

如今，龍江第一家却警訊頻轉，這名震關東的武林世家，似乎已陷於風雨飄搖之中了。

一名武士打扮的大漢，神色慌張的奔進了大廳，向一名身着青袍的彪形大漢抱拳道：「稟主人，有人闖莊。」

這名青袍大漢就是龍江第一家的主人常嘯天，一個月以前他已經獲得情報，知道天羅門及黃蜂谷兩班人馬正向龍江第一家奔來。

在黑龍江，是他常嘯天的天

下，任何風吹草動，都會跟他發生牽連，如今兩個門派聯手出關，不管對方來意如何，他必須防患未然。

調集高手，加强戒備，對來人作全面追踪，這些都是他所作的應變準備，估不到來人竟如此大膽，居然單刀直入，闖到龍江第一家來。

常嘯天的內心雖是十分震怒，神態却顯得一片莊嚴，所謂善者不來，來者不善，他認爲這是對龍江第一家的一項考驗，於是他率領四名高手迎了出來。

來人祇有十八個，他們是天羅門的方山、祝翠姑、甘玲及黃蜂谷的一十五人。縱然將盤旋空際的十二隻神鷹算上，爲數不過三十而已。在場的龍江世家門下將近八十，論人數，他們是處於絕對的劣勢。

而這般處於劣勢的少年男女，每一個都是氣勢磅礴的穩如泰山，令人一見之下，就會產生一股怯意，龍江門下雖是人多勢衆，竟然呆在一旁像寒蟬一樣。

當常嘯天看到場中的氣勢，心頭也暗暗一驚，他輕輕的咳了一聲，目注方山道：「少俠是那位高人門下，駕臨敝處有甚麼指教？」

方山道：「天羅門下方山，幫朋友抓賊來的。」

常嘯天臉色一變，道：「誰是賊？希望少俠說個明白。」

方山哼了一聲，回顧狄雲飛道：「還是你說罷。」

狄雲飛一抱拳道：「在下狄雲飛，請問前輩上下怎樣稱呼？」

常嘯天道：「老夫常嘯天是這兒的主人。」

狄雲飛道：「久仰，請問小龍王常旭可是前輩的公子？」

常嘯天道：「正是犬子，莫非他開罪了狄少俠？」

狄雲飛道：「他擄來了在下的一位朋友，請前輩叫他出來。」

常嘯天愕然道：「犬子不在家中，少俠被擄的朋友是那一位？」

狄雲飛道：「敝友是太原金府的大小姐金燕子，祇要前輩交出金大小姐，咱們也不爲已甚。」

常嘯天臉色一沉的道：「朋友好大的膽量，居然敢到龍江第一家來訛詐，給我殺！」

在黑龍江，甚至整個關東，龍王常嘯天，就是一個土皇帝，他的話比聖旨倫音還要管用，要是容許別人登門指責，豈不砸了龍江第一家的金字招牌？

當然，他明白狄雲飛等人不是好惹的，好在他們祇有十八個人。龍江第一家却有八十個人，雙拳難敵四手，螞蟻多多淹死象，來個以多勝少，必然可以留下了他們來。

這是常嘯天的如意算盤，但搏殺一經展開，他的如意算盤立即遭到了幻滅。

狄雲飛一行十八人不亞於十八隻猛虎，龍江第一家的門下則如同一羣綿羊，不過實際上出手迎戰的祇有十三個，狄雲飛、覃小蝶以及三名天羅門下並未出手。

以十三對八十，龍江第一家門下仍然人仰馬翻，祇不過片刻之間，這片廣場之上已變作一間地獄。

常嘯天大吃一驚，他絕未想到這些年紀輕輕的小姑娘，竟然具有如此凌厲的身手，如果不是叫她們停止，他這班訓練多年的部屬，祇怕會全部倒在這裏。

於是他貫注內力，發出一聲大吼道：「住手！」

混亂搏殺停止了，常嘯天領着四名高手走進場中，冷冷地哼了一聲，衝着方山及狄雲飛說道：「兩位可知道你們做了甚麼？」

方山冷冷道：「咱們做了些甚麼？嘿嘿，奔波萬里只爲了抓幾條地頭蛇兒，早知道這樣我就不用來了。」

常嘯天勃然大怒，道：「龍江第一家威震關東，開罪了常某，管叫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語音一頓，回顧身後四名高手道：「那位替我將姓方的拿下？」

「屬下願意。」

說話的是一名年逾四旬，虬髯繞腮的大漢，他是龍江四大高手之一，名叫伍瑞，此人身如鐵塔，力能扛鼎，使用一隻巨大的鐵杵，是江湖罕見的重兵刃。

他踏前幾步，大吼一聲道：「姓方的，出來。」

方山正待出戰，小師妹甘玲道：「大師兄，讓我來。」

方山點頭道：「好吧。」

甘玲嬌小玲瓏，跟伍瑞對面一站，像小孩子與大人，簡直不成比例，伍瑞呆了一呆，道：「妳來幹甚麼？小姑娘，快回去叫妳家大人出來。」

甘玲撇撇嘴道：「我家大人只會殺牛，你麼，一隻蹩脚鷄罷了，殺鷄焉用牛刀！」

伍瑞大喝一聲，單臂一振，鐵杵挾着勁風猛襲甘玲胸前，聲勢之凌厲，有如雷撼山岳一般。

誰知甘玲身形一側，左手一把抓住鐵杵，右脚踏前，一掌順勢向伍瑞的手腕切去。

看來弱不禁風的小姑娘，竟能以纖纖玉掌抓着鐵杵，如非親眼目睹，只怕誰也不會相信。

而且抓杵出招，快如閃電，伍瑞如非棄掉鐵杵，他的右掌就不必想要了。

龍江第一家四大絕頂高手一，

一招之間竟然落得丟盔棄甲，龍江門還能不噤若寒蟬，那裡還有出手一搏的勇氣。

狄雲飛咳了一聲道：「常前輩，眼前的情勢你應該十分明白，別看你們人多勢衆，咱們如果痛下煞手，龍江第一家從此就要在江湖除名了，聽在下艮言相勸，只要你們交出金燕子，其他的咱們可以不再追究。」

常嘯天神情沒落的嘆了一聲道：「好，老夫認栽，不過金姑娘及犬子的確不在此地，老朽保證日落之前將金姑娘交還給少俠。」

狄雲飛道：「既然如此，咱們在龍江客棧相候。」

＊　＊　＊

傍晚時分，龍江第一家果然將金燕子送來客棧，這位太原金府大小姐，較往日要憔悴幾分，看到了狄雲飛，她的淚水忍不住奪目而出，口中一聲悲呼，就向他的懷中撲來。

「咳咳，不要這樣，金姑娘，妳還好吧。」

對這位一向驕寵的大小姐，狄雲飛本來就沒好感，救她只是爲了責任而已。

但金燕子却不是這樣想法，她認定跟狄雲飛名份已定，如今劫後重逢，他的態度不應如此冷淡，按她一向刁蠻的性格，如非礙於在場人多，只怕她早已使出女人的三大法寶了。

當夜深人靜之際，她終於找上狄雲飛。

「相公，爲甚麼？你說。」

「咳，燕子，我不懂妳的意思。」

「哼，咱們是夫妻，你爲甚麼對我如此冷漠？」

「妳弄錯了，金大小姐，往日在太原金府所演的一幕，只是一種遊戲，千萬認眞不得。」

「甚麼？你把女人的名節看做一種遊戲，咱們去找人評評理。」

「金大小姐，這使不得，如果逼我說出你們是騙婚，嫁給我的是一個丫環，那時妳的名節受損，你們太原金府拿甚麼臉去見人？」

這是實話，無論金燕子如何憤怒，這口氣必須要忍耐下來，如果反臉成仇，難保狄雲飛不抖出他們騙婚的醜事。

只不過金燕子是一個敢愛敢恨的女人，她愛他的是深深的，却換來無情的冷漠，爲了金府聲譽，她不得不忍，但也不能算完。

「很好，姓狄的，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語聲一落，返身急奔而去。

＊　＊　＊

由打箭鑪入西康，經折多山、瓦切、東俄落，騎乘四日就到了大雪山山麓的高日寺了。

大雪山嚴寒森森，終年積雪，雖當夏季，積雪也只能溶化一半，且山中空氣稀薄，人獸都極易感到疲乏，更有一種高山病，一般人稱它爲「冷瘴」。

除了這些，大雪山也有它好的一面，其間奇花異草，葯材藏寶之多，當得是不可勝計，至於深林邃壑，奇峯萬仞，冰縷玉琢之壯麗，更令人嘆爲觀止。

祇是靈山勝景未經開發，巍巍雄山，但見雪山萬里，雲深不知處，茫茫山涯，連個人跡也難找到。

不過今年的夏季，却異於往常，由打箭鑪至高日寺的山道上整天行人不斷，似乎這大雪山中，有甚麼轟動天下的大事。

的確，鬼臉神槍已在本山出現，在武林來說，自然是一件無可比擬的大事。

如今天下武林都向這兒集中，但鬼臉神槍只有兩件，在粥少僧多的情形下，糾紛自然層出不窮了。

其實自打箭鑪向西走，已經是地廣人稀，山林無盡，在此等荒涼的所在，如果再發生鬥毆兇殺，誰還敢踏上這條死亡之路？

但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鬼臉神槍是武林至寶，將之據爲己有，就可獨霸武林，大雪山具有如此重大的誘惑，誰不想來碰碰運氣！

當然，這些奪寶者之中，也有天羅門的師徒五個人及黃蜂谷包括狄雲飛在內的十五人，他們人數不多，兩派加起來不過二十人，但實力之强，却不是一般門派所能比擬的。

這天傍晚時分，他們到達折多山麓，此地有幾家野店，食宿問題當可獲得解決。

邊地荒涼，旅客原本不多，只要三兩家野店，足可應付過客的需求，只是今天不比往常，這三家野店竟然家家客滿，後來的狄雲飛一行就找不到容身之地了。

沒有住處不要緊，身負上乘武功的高手，只要打坐調息之下，就可以恢復一天的疲勞，最重要的是飮食，不塡飽肚子，如何能夠做事，但當前的景象，却使他們神色一呆，連長途跋涉的疲憊都忘了。

三家野店成品字形，並列的兩家旅客暴滿，面對面一家却只有兩名客人，莫非這兩家招徠有術，另一家不能令旅客滿意？

看情形可能不是這樣，因爲一股冷異而恐怖的氣氛正籠罩着這三家野店。

這般旅客全是跨刀佩劍的武林豪客，每一個幾乎都是刀尖上舔血的朋友，按說應該是一個喧聲震耳的場面，但他們却噤若寒蟬，連大

聲都不敢吭出一聲。

只有兩名客人的店門之外，橫七豎八的躺着七具屍體，他們是被强悍的掌力所擊斃的，斑斑血蹟，洒得遍地皆是。

狄雲飛向店內投下一瞥，只覺距離店門不遠之處，坐着兩名白髮白眉白鬚的老人。他們是一男一女，男着紅袍，女着白衣，他們的神色顯得無比的倨傲。

顯然，門前的七具屍體，必然是這兩名男女老人的傑作。

冷艷芳向他們瞥了一眼道：「谷主，這般人是青城七傑，他們身手不弱，在江湖道上有頗高的評價，想不到竟喪生在這兩名老人的手中，如非親眼目睹，只怕誰也不會信。」

覃小蝶道：「不，如果妳知道，這兩人是誰，妳就不會有這麼的想法了？」

冷艷芳道：「谷主認識他們？」

覃小蝶道：「不認識，不過據傳聞，在狼山有一對武林怪傑，江湖上稱他們爲電母雷公。他們長相和穿着與傳統十分相似。」

語音一頓，回頭疾對羅門門主說道：「前輩，除了這家野店，別無食宿之處，咱們怎麼辦？」

天羅門門主道：「這不要緊，待老夫跟他們談談。」

他說話之際已經緩步走向店門，當他正要跨過門檻之時，一股剛陽無比的勁力，挾着雷鳴之聲迎胸撞來，聲勢之猛無異於雷霆萬鈞。

天羅門主面含微笑，脚下絲毫未停，仍然跨過門檻，緩步走入店內，那股石破天驚般的掌力，對他竟然毫無作用。

發掌的紅袍老人的確是狼山怪傑的雷公，他輕易的毀了青城七傑，却無法傷到天羅門主，不禁臉色一變道：「好功力，你是誰？」

天羅門主道：「天羅門主祝滄海，閣下想必是狼山雷公了，請問，咱們素來未有過節，閣下爲甚麼見面就是一掌？」

雷公哼了一聲，說道：「你要知道道理？」

天羅門主道：「老夫是想知道，請說吧！」

雷公道：「這家客棧是咱們包下了，如果有人恃强進入，那就莫怪老夫無禮了。」

天羅門主道：「好霸道，本門主原想跟閣下打個商量，看來是不必多此一舉了。」

雷公道：「沒有甚麼好商量的，你請吧！」

天羅門主冷笑道：「那有這麼便宜的事，你適才打了本門主一掌，總得連本帶利討它回來。」

雷公道：「此地不夠寬敞，咱們到外面見高下。」

店旁有一片廣場，正好做較技的場所，雙方剛剛站好，另外兩家野店的客人已空羣而出，喜歡看熱鬧是人們的天性，何況爭鬥都是名震武林的高人，他們當然是不肯放過。

此時天羅門的大弟子方山，在徵得祝滄海同意之後，向前踏出數步，同時雙掌一抱，道：「天羅門下方山候教。」

雷公哼了一聲道：「黃口孺子也配向老夫叫陣，叫你師父出來。」

方山道：「家師出手要看對象，閣下先過了在下這一關再說。」

雷公眉一挑道：「你既然找死，老夫就成全你。」

語音甫落，揮掌直擊，重如山嶽般的掌力，挾着雷鳴之聲撞向方山。

這一掌當得是風雷之勁，四週看熱鬧的都爲之悖然失色。

方山祇是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縱然是藝出名門，也將難當雷公全力一擊，這是看熱鬧者的想法，按常情，這種看法並沒有錯。

然而當方山立掌如刃，平胸推出之後，像輕烟遇到了强風，一瞬之間已點滴不存。

「啊……」

這聲驚呼是看熱鬧者所發，雷公的老臉可就有點掛不住了，武林中人愛名重於生命，他寧願當場戰死，也不能砸了他的金字招牌。

於是在一聲暴叱之後，他飛身撲了上來，方山不甘示弱，也挺身迎了上去。

這老少二人一交了上手，立時各展所學，奇招百出，祇打得勁風四溢，砰砰之聲不絕於耳，看來三五百招之內，他們絕難分出勝負。

一旁觀戰的祝翠姑忽然向天羅門主道：「讓女兒去會會電母好了。」

天羅門主道：「好，不過人家是成名已久的高人，妳千萬不可大意。」

祝翠姑道：「女兒知道。」

她越衆而出，向電母一拱手道：「前輩，咱們閒着也是閒着，何不過幾招玩玩？」

電母向她打量了一眼，然後嘆息一聲道：「不必了，咱們認栽，停手吧，老頭子，咱們一大把年紀了，何必還要爭强好勝呢？」

雷公收招後退，神情怏怏的說道：「妳說得對，人老不以筋骨爲能，咱們回狼山去吧。」

語音一落，雙雙縱身而起，一閃之間便走得無影無踪。

天羅門主原想勸他們留下來的，邊地荒涼，天色又已接近黃

昏，此時離開野店，祇怕很難找到寄宿之處，想不到他們走得如此之快，祇好嘆息一聲作罷。

今晚食宿的問題解決了，天羅門也在武林中樹立了無比的聲威。

雷公、電母都是武林公認的絕頂高人，竟然栽在天羅門兩名弟子手中，這不祇是駭人聽聞，也使武林各派對天羅門心生疑懼。

樹大招風，名滿遭忌，天羅門原本不爲中原武林所接受，如此一來，豈不更遭到排擠。

他們並不在乎這些，這是因爲天羅門主放眼海外，並不想逐鹿中原，祇不過與他們一起行動的狄雲飛以及黃蜂谷就爲之難堪了，他日天羅門一走，黃蜂谷豈不代人受過！

這是後話，就眼前的情況來說，八方風雨會西康，前來大雪山的都是一代俊彥，天羅門雖是武功蓋世，與黃蜂谷加起來，不過是老少二十個人罷了，如果中原武林聯手起來，雙拳難敵四手，他們未必能穩操勝算。

蜂王覃小蝶武功莫測高深，並且有超常人的機智，她原是不願與天羅門合作的，祇因狄雲飛已經答允，她不得不勉强相從，不過，她却暗中作了一個決定，除非在萬不得已的情形之下，黃蜂谷絕不參與任何搏殺。

翌晨，他們在野店出發，越過折多山向瓦切奔去，此後即到大雪山麓的高日寺，並未發生任何事端。

唯一使他們詫異的是那般江湖人物，因爲一路之上，原是頗爲熱鬧的，前前後後不時會有武林名派出現，如今除了他們這一行二十人，就再也見不到一個江湖同道了。

他們在高日寺借住一宿，次日開始登山，大雪山雖是高峻陡峭，祇要不登山巔，一般山路倒是平寬易走，而且松柏杉蔭，夾道森森，仰望高山殘雪，俯視綠草黃花，成羣的綠鸚鵡穿梭其間，亦足以令人心胸一暢。

第三日他們抵達鸚鵡池畔，祇見碧水澄波，四山環繞，一片冒着嚴寒的水氣籠罩着這片廣大的空間，造物者的神奇，不能不令人讚嘆不已。

祇可惜這神奇的鸚鵡池畔正籠罩着一股凌厲的殺機，數百名武林高手正嚴陣以待，他們要對付的，竟然是天羅門與黃蜂谷一行二十人。

天羅門主祝滄海環目瞥了一眼，祇作了一個羅圈揖道：「怎麼啦，各位，寶還沒有撈就要兵戎相見了嗎？」

對面的這般人中，有太原金府、神箭門、少林、武當、峨嵋、崑崙、丐幫等七大門派，還有空門四怪，南駝西鼠等不屬於各大門派的高人，局勢之盛，當得是江湖罕見。

此時，太原金府的老夫人哼了一聲道：「鸚鵡撈寶是咱們中原武林的事，不容外人插手，希望閣下立即退下山去，免得傷了咱們的和氣。」

天羅門主微笑道：「本門弟子全爲炎黃子孫，沒有一個是披髮左衽的異族，怎能稱爲外人，再說本門參與大雪山之會，祇有兩個目的，並無佔有異寶之心。」

崑崙無影神姥道：「那兩個目的？請說來聽聽。」

天羅門主道：「鸚鵡池秉天地極陰之氣聚爲寒泉，池內萬物不生，任何血肉之軀，祇要進入池內，在一盞熱茶之內必然血肉凍結而死亡。」

無影神姥身形一震，沒有再問下去。因爲崑崙派爲了撈寶，曾經喪失了幾位弟子的生命，當時的情形正與天羅門主所言相似。

峨嵋掌門普渡禪師道：「照你這麼說異寶將永沉池底，無人能夠撈取了，這是施主要說的目的之一？」

天羅門主道：「不，在下的目的之一，是要告知各位，何時才能下池撈寶。」

金老夫人道：「莫非池內極陰之氣，在某一時段會暫作消失？」

天羅門主道：「正是這樣。」

太原金府的舅老爺段毀，不待天羅門主把話說完，急忙插口道：「經門主這麼一說，咱們明白了，撈寶既然不必急在一時，咱們何必在這兒挨凍？」

金老夫人道：「這話不錯，門主請，咱們帶有牛皮帳幕，可阻擋一下寒氣。」

空門四怪之一佛蝶和尚大聲怪叫道：「慢點，金老婆子，妳要請客咱們不反對，但要請門主先把話說完。」

金老夫人臉色一沉道：「大和尚這是不近人情了，先讓門主緩一口氣，再說並不爲過。」

無影神姥哼了一聲，道：「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天羅門主是何等人物，豈會中妳的計算。」

金老夫人大怒道：「妳敢血口噴人，侮蔑老婆子？聶總管，給我廢了她。」

太原金府財雄勢大，在武林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實力，此次大雪山之會，他們帶來「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旗，這雖然祇是金府力量的一半，但已經具有威懾全場的聲勢了。

追魂聖手聶如風奉了老夫人的

命令，立即越衆而出，他自袖中取出一柄摺扇，向無影神姥雙拳一抱道：「請賜招！」

立在無影神姥身後一名青衫少年踏前幾步道：「在下龍鏢客，聶前輩請。」

龍鏢客是崑崙門下，一身功力出類拔萃，在江湖上的聲響，並不在追雲聖手聶如風之下。

他們這一交手，很可能引發一場難以收拾的局面，江湖嘛，本是一個恩恩怨怨的場所，何況這般人幾乎全都心存貪念，誰都希望獲得武林異寶。

祇他們這一亂，天羅門倒是漁人得利了，這般人原在太原金府的煽動之下，一致聯手對付天羅門的，想不到天羅門倒變作局外人，實在有點出人意料之外。

誰知天羅門主却發出一聲長嘯，聲如龍吟九天，四山迴響，歷久不散，在場各派高手，每一個都感到心悸神奪，聶如風與龍鏢客如何鬥得下去。

嘯聲一停，天羅門主以穩定有力的語氣道：「爲了一些小事，各位何必兵刃相見，再說鬼臉神槍之事，雖非空穴來風，但狄元帥那青銅面具之內究竟有沒有記載武功，還是一個未知之數，如果傳言有誤，那祇是一件具有歷史價值的古物罷了，值得咱們如此拚命嗎？」

金老夫人道：「這就要問無影神姥姥，是她將吉蘇坦打下鸚鵡池的。」

無影神姥雙目一睜道：「誰說的，寶物沒到手，我豈會把打他下去，是他失足墜入池中，我也十分懊悔。」

南駝歐陽超道：「神姥是第一個知道鬼臉神槍出世，及追逐吉蘇坦之人，必然知道那青銅面具之內是否載有武功。」

無影神姥搖頭道：「我祇是聽到兩名維族人談說的，說及吉蘇坦獲得狄元帥的青銅面具及神槍，並說面具之內載有三項絕世武功，後來我抓着那兩名維族人，迫他們說出吉蘇坦住處，誰知吉蘇坦此人十分狡獪，我千里追逐，連鬼臉神槍是何等模樣都不知道，怎能曉得面具之內有沒有記載武功？」

她此言一出，全場爲之嘩然，失望之色迅速蒙上每個人的臉頰，在一陣沉默之後，峨嵋掌門普渡禪師喧聲佛號，道：「萬人趨前，結果還是一個空字，這趟雪山之會，看來是徒勞往返了。」

金老夫人向天羅門主雙拳一抱道：「門主認爲如何？」

天羅門主道：「咱們勞師動衆，跋涉長途，既然來到了地頭，總得下去看看，不過今天祇是六月初八，必須等到十四日才能下水。」

金老夫人道：「這爲甚麼？」

天羅門主道：「斗指丙位是謂大暑，也就是俗稱三伏，在當日酉初時分下水，亥未出水，撈寶時間共有三個時辰。」

天羅門主胸羅玄機，似乎是無所不能，在場數百名武林精英，無不對他衷心的佩服，他說十四日酉初才能下水，雖然仍未說明原因，却也沒有人敢於提出反對。

少林寺無爲禪師忽然喧聲佛號道：「斗指丙位氣臨三沸，酉初陰伏，子初陰生，祝施主能窮天地之奧秘，使老衲心儀不已。至於入池撈寶之人，不知施主是否已有安排？」

天羅門主道：「老朽祇不過粗通易理，不敢當老禪師誇讚。」

語音一頓，續道：「鸚鵡池本是一個寒泉，又稱天眼，其深度當在十五至二十丈之間，且陰寒雖於酉初暫作靜止，但池中寒氣，仍不是血肉之軀所能拒抗的，因此，老朽雖已安排入池之人，却不敢保證一定成功，好在各派英雄均在此地，我想其中必然會有出衆的人物。」

崑崙無影神姥道：「老婆子找到一個人，希望他下池去試試。」

接着太原金府及丐幫也說他們備有入池撈寶之人，但這三個門派並未說出入池者的姓名來歷，其他門派也未追問。

如今距撈寶還有六天，雖是高山苦寒，生活諸多不便，但這般人既入寶山，各派高人，又不得不在鸚鵡池畔居住下來。

＊　＊　＊

冷月斜照，寒星在天，鸚鵡池畔微風不揚，却有一股侵肌徹骨的寒氣。

約莫子午時分，一股淒涼悲切的語聲送入黃蜂谷的帳篷，它送來三個字：「狄朋友。」

黃蜂谷連狄雲飛在內一十五人，全是身負絕學的高手，他們自然聽到了這股悲切之聲。

覃小蝶看着身邊調息的狄雲飛道：「大哥，是有人叫你。」

狄雲飛道：「我聽到了。」

覃小蝶道：「那就出去看看。」

狄雲飛道：「不必了。」

覃小蝶一嘆道：「你忍心嗎？」

狄雲飛咳了一聲道：「我不忍，但我又不願再度墜入他們的陷阱。」

覃小蝶明白狄雲飛昔日在太原金府的遭遇，她知道這股呼聲必然就是那位假冒金燕子的青兒，但不管金府怎麼樣，這位姑娘是無辜的，何況那聲聲斷腸，令人酸鼻的悲叫，如何叫人忍得下來。

於是她勸狄雲飛道：「不要擔

心，大哥，我不相信太原金府會耍出甚麼花樣來，咱們陪你去。」

狄雲飛道：「好，咱們走。」

出帳幕向右走，五丈之外是一個亂石縱橫所在地。

狄雲飛目光銳利，遠遠就看到一塊山石之上，坐着一名長髮披肩的女郎。他正待繼續前進，覃小蝶却一把拉住他道：「大哥，慢點，其中有詐！」

狄雲飛停下脚步道：「妳看出了甚麼啊！」

覃小蝶道：「那些犬牙交錯的亂石之中，可能藏有伏兵，拂琴用蜂兒趕他們出來。」

拂琴應聲放出黃蜂，口中發出一聲怪異低嘯，近兩百隻黃蜂便向亂石中飛出。

黃蜂飛行極速，五十丈距離眨眼即到，牠們果然發現了伏兵，立即展羽兇猛的攻擊。

神蜂天降，是這股伏擊者萬想不到的，立即哀聲四起，抱頭鼠竄，在這寧靜的鸚鵡池畔，掀起了驚人的浪潮。

在場武林各派，原是各懷鬼胎，如此一來，自然全都聚集到這兒來了，金老夫人沉着臉首先問道：「是誰在這兒行兇，聶總管給我將姓狄的小子抓回來。」

狄雲飛冷哼一聲道：「做賊的喊抓賊，這倒是一件天大的怪事。」

金老夫人道：「聶總管，還不動手，如有反抗死傷不論。」

追雲聖手聶如風率領青龍、朱雀、玄武三旗武士共一百餘人，向狄雲飛猛撲過去。

此時，狄雲飛的身邊，祇有覃小蝶及琴、棋、書、畫四婢，她們衆寡懸殊，縱然使出黃蜂也將難逃劫數，看來金老夫人是想殺人滅口了。

此時，天羅門主忽然大吼一聲道：「住手。」

金老夫人哼了一聲道：「怎麼？姓狄的一夥行兇傷人，門主難道還要袒護他們。」

天羅門主運目向亂石之中一瞥，果然看見太原金府的門下在那兒哀嚎翻滾的竟有數十人之多，他目光銳利，已看出事有蹊蹺，不由淡淡一笑道：「請問老夫人，貴門下爲何來到這兒？」

金老夫人微微一呆道：「聶總管，這是怎麼一回事？」

聶如風道：「這個……也許是一場誤會。」

金老夫人哼了一聲道：「咱們的人傷得如此之多，難道就罷手不成？」

覃小蝶見金老夫人色厲內荏，微微一笑道：「既是誤會，晚輩願意道歉，貴屬下傷的不要緊，司棋，快給他們解藥。」

司棋應聲送去兩瓶解藥，顯然，大家都不願意將事情擴大，這場鬧劇就此收場，此後一連數日平靜無事，直到十四日酉初，鸚鵡池畔才出現另一個緊張場面。

天羅門主向在場各派雙拳一抱道：「時辰已到，各派人員可以下水了。」

他語音一落，三條人影立即投入水中，但見水花一濺，便已失去踪影。

天羅門主臉色穆肅的對狄雲飛道：「少俠，請將固本神丹服下去，運功三周天，再行入水。」

狄雲飛取出天羅門原先所贈的固本神丹服下，就地運功三週天，待藥力運行週身，然後投入水中。

鸚鵡池中已先後投入四人，湖面平靜無波，連一絲波紋也看不到，岸邊數百名各派高手祇好眼睜睜地等待着。

約莫一個時辰過去了，岸邊忽然有人發出一聲驚呼，及定睛一看，原來是丐幫所僱用的水功高手，不過此人已經僵硬，生命已不屬於他了。

半個時辰之後，第二具屍體又浮了起來，他是太原金府重金聘用的水中高手，也與丐幫一樣難逃失敗的命運，但金老夫人却大聲怒吼道：「必然是姓狄的傷了他們，太原金府決不罷休。」

少林高僧無爲禪師喧聲佛號道：「他們身無傷痕，必定難耐寒氣所致，施主何以抱怨他人？」

金老夫人目射殺光，回顧聶如風道：「咱們走吧！」

太原金府的高手在金老夫人命令之下，一齊退下山去。

不久池中又飄上一具屍體，乃是崑崙派弟子，此時入水者已四去其三，覃小蝶等不由爲狄雲飛擔心起來。

時間在慢慢的溜走，一個時辰像一年那麼漫長，在人們焦急的等待中，一條人影終於由水面上冒了出來，他正是狄雲飛。

這位獨幸生還的青年，似乎已脫力，雖然留着命在，却已疲憊不堪，但人們並未留心他的疲乏，所有的目光，全部都集中投向他的雙手上，因爲他手裏拿着一枝烏黑的長槍，左手正是傳說中的青銅面具。

天羅門主將鬼臉神槍檢視一下，便丟棄地上道：「江湖傳言當眞害人不淺。」

敢情青銅面具之內連一個字也沒有，那來絕世武功？

於是武林各派之人乘興而來，敗興而返，這鸚鵡池畔也恢復了往日的寧靜了。

（全文完）

短篇俠義奇情故事／朱雀・文　可飛・圖

五龍捧聖

雲台得道　俠女成仙

大年夜！瑞雪紛飛，冷風從門隙中吹進來，店小二正暖着一壺酒，邊喝邊哈氣的吃着，也許是天太冷了，冷得令他有些難受，是以嘴巴不斷的哈氣。

這當然不是江南，因爲江南的冬天，不會有這樣的冷。

這當然更不是漠北，因爲漠北的冬天，冷得還要厲害。

這是在不南不北的徐州府地面，是官道邊的一個小集鎮，雖然僅有百來戶人家，可是鞭炮聲却不斷的响着。

這家酒店叫做平安酒店，有客至平安的意思，店小二叫張七，原是一個外鄉人，不知因何流落在外，而在這小鎮上做了店夥。

店小二張七在大年夜不睡覺，當然也不是爲了做生意，事實上店門早關上，店主也早已回家過年了，他一個人悶得慌，燒了兩個小菜，一壺燒刀子，在自斟自飲。

每逢佳節倍思親，這是異鄉人同有的感受，張七當然不會是從天上掉下來，他應該有個家，如今過年了，他當然也會想想家，那是天涯遊子的心聲，他正吃着酒，忽聽得一陣急促的敲門聲。

張七懶洋洋的打了哈欠說：「今兒是甚麼日子，在尋老子的開心麼？」

外面一個嬌滴滴的聲音道：「對不起，店家，大年夜，你說話可得客氣一點。」敢情那還是一個女子。

張七道：「妳既知道大年夜，怎麼不在家吃團年飯，跑到小店來做甚麼？」

門外女子道：「你多方便，因爲我是過路的。」

張七心想：「眞絕，敢情她不但是個女的，而且也是個天涯淪落之人，看情形，今兒晚上，她能與我張七吃團年飯了。」

張七忙笑着說：「對不起，姑娘，我不知妳是過路的，這就來爲妳開門。」

門開了，進來一個花不溜丢的少女，一身淺綠色的衣裙，腦後還拖着一條小辮子，她這一進來不打緊，連冷風也給她帶進來了，吹得桌案上的油燈搖曳不已。

張七趕緊關上了門，眨着一雙眼笑笑說：「姑娘敢情尚未吃東西吧？」

那綠衣女道：「正想麻煩店家。」

張七笑道：「今兒是大年夜，

小店早已不做生意，姑娘如不見外，就坐下來一起吃吧。」邊講間，爲她取了一份杯筷，突然又一聲驚叫說：「姑娘，妳受了傷！」

原來他看到綠衣女子的左肩被鮮血染紅了一大片。

綠衣女子一笑說：「不要緊，是我自己走路不小心摔着了。」

張七道：「姑娘妳可別瞞我，我看姑娘背着劍，掛着鞭，一定是武林中人，是不是被人打傷了？」

綠衣女子道：「就算是吧，那也是不要緊的。」

張七正色道：「姑娘不要大意，武林中人的兵刃，有很多是有毒的，一個弄不好，奇毒攻心，那可就無藥可救了。」

綠衣女子聽得一楞，一雙妙目透着奇異的光彩看着他。

張七臉色一變，說：「姑娘妳……」

綠衣女子道：「我很奇怪，一個開酒店的，怎麼會對武林中事知道得這麼多？」

張七笑道：「開酒店的難免有南來北往的客人，從這些客人的口中，小的的確知道了不少。」

綠衣女子這才笑了，她說：「你放心，我這傷口是沒有毒的。」

張七道：「那我就放心了，我去給姑娘取些饅頭來。」

綠衣女子打量着這家小酒店，也不過七八間房子，當然是廚灶在外，前面一排三間，排了七八張桌子，後面一間是帳櫃，另一間是放茶水的地方，這五間房子却沒有隔開，另外有兩間隔開的，可能是店小二與掌櫃的睡覺的地方了。

綠衣女子正看間，那張七已將饅頭端了出來，外帶着一碗熱湯。

他一笑說：「姑娘，妳走了一天路，大概也累了，先塡飽肚子，然後再吃幾杯酒禦寒。」

綠衣女子便老實不客氣的坐下來便吃，看她那狠吞虎嚥的樣子，很可能已一天沒有進食了，因此不到瞬間，已將幾個饅頭及一碗熱湯，吃得清清光光。

張七又替她斟了一杯酒道：「看姑娘的氣度高雅，在武林之中，想必不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人吧？」

綠衣女子吃了一口酒說：「一個無名小卒。」

張七道：「姑娘在說笑了，我張七這雙腿雖然未在江湖上走，可是這雙眼睛却常在江湖上行，這店面雖然很小，這七八年來，來來往往的武林人我見多了。」

綠衣女子道：「噢！」

張七又道：「在江湖上行走的人，講求的是沉、穩、狠，如果毛毛躁躁的，那就上不了枱盤了。」

綠衣女子道：「如何個沉法、穩法、狠法？」

張七也吃了一口酒道：「遇上事情要沉得住氣，打起來要穩得住身形，遇上機會要下得了狠手。但要做到這三樣，可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必需要有極高涵養，定力，與武功才行。」

綠衣女子又笑了，她的長相本來就不錯，但笑起來更好看，她說：「你的確懂得不少。」

張七得意的道：「所以我根據姑娘的行爲舉止來判斷，絕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綠衣女子道：「依你看，我是甚麼樣的人物呢？」

張七道：「我看姑娘滿臉正氣，可能是一位俠女。」

綠衣少女點點頭。

張七又道：「不知姑娘可否示知芳名？」

綠衣少女道：「我的名不很好聽，江湖中人都叫我碧羅刹司徒芳菲。」

張七大拇指一翹道：「我沒有說錯吧，果然是一位大人物，江湖上的黑道人物，提起了司徒女俠，那一個不是膽戰心驚。」

綠衣少女道：「你也知道？」

張七道：「是的。」

司徒芳菲道：「這地方叫甚麼名字？」

張七道：「這地方叫來風集，往北行，離徐州府祇有七十五里路程。」

「來風集，這個名字好怪。」

「無穴不能來風，這來風集四方八面皆通，所以也四方八面都有風來。」

「除此而外呢？」

「尚有風雲際會的意思，姑娘妳別看這集鎮小，南來北往，東奔西走的人物可不少，有江洋大盜，保鏢的，武林俠士，販貸的商人，衙門中的官差，廟中的和尚，遊方道士，走方郎中，算命卜卦的先生，做苦力的脚夫，尚有要飯的叫化子。」

司徒芳菲一笑道：「人物的確不少。」

正說之間，外面又响起了一陣陣的炮竹聲，原來已是子夜了，家家戶戶都在焚香拜神。

張七道：「姑娘妳稍坐一會，我也去放一掛鞭炮湊個熱鬧。」

司徒芳菲看着張七的背影，搖頭苦笑，各行各業，有他的苦處，也有他的樂處。

張七放了炮竹回來說：「姑娘，要不要打掃一間房子，讓妳休息？」

司徒芳菲搖搖頭道：「不用了，我在這兒打個盹就行。」

張七道：「那怎麼行，姑娘整日勞累，總要睡一下，我去打掃一下掌櫃的房間，姑娘將就的住上一

夜，新年頭裏到處買不到東西吃，我還要爲姑娘多準備些乾糧帶着。」

這間房子的確是很整潔，被褥都是新的，司徒芳菲躺在床上養神。在江湖上行走的人，總是不敢睡沉，因爲仇家多，處處得防備敵人的暗算。

夜更深了，外面已敲了四更，突然有一陣急促的馬蹄聲由遠而近，聽聲音好像三匹馬，馬蹄聲至店門口而止，接着便聽一陣敲門的聲音。

司徒芳菲輕輕下床，摸一摸背上的長劍，從窗門躍出店外，一陣冷風，使她打了一個寒戰，原來外面此時已滿空飄着雪花。

此際張七已打開了店門，一連走進三個灰衣漢子，年紀都四十上下，各提着一把鬼頭刀。

司徒芳菲已經看得很清楚，這三個人她都認識，是黑道中的有名人物，三尸神彭氏兄弟，上尸彭大、中尸彭二、下尸彭三，此時聽得上尸彭大道：「店家，給我們熱上三壺酒，燒兩個下酒的菜。」

張七道：「很對不起，今兒是大年夜，小店早已關門了。」

中尸彭二道：「我們可以多給你銀子。」

張七道：「新年頭裏，有銀子也買不到吃的。」

下尸彭三怒道：「你找死！」提起了手中的鬼頭刀，一刀向張七的腰上砍去。

這三尸神彭氏兄弟，可眞的霸道得很。

張七大叫：「不得了啦，殺了人啦！」身形就勢一歪，已讓開了下尸的那一刀。

司徒芳菲心想：「張七這個人有些莫測高深，我且看看再說。」

下尸大怒罵道：「臭小子，想不到你還懂得兩下子，再接老子一刀試試。」右腕翻轉，刀面映着燈光在打閃，閃起了片片刀花銳氣，張七的四方八面，都有了下尸的鬼頭刀的影子，任他向那邊閃，也脫不開那柄鬼頭刀的範圍。

三尸彭氏兄弟的刀法特異，名叫三鬼斷魂刀，這種刀法可分可合，分時一刀獨戰，獨刀可化成千萬刀，千萬刀也可併成一刀，合時三刀互映，成了一個三鬼斷魂陣，三刀並發，刀刀追魂。

張七祇是一個店小二，如何懂得武林中的招式，當然是讓不過，但他還是讓過了，但見他口中大叫：「不得了啦，大年夜怎可拿刀殺人？」身形貼地急旋，在千萬條刀影中竄來竄去。

下尸的刀法愈緊，他也竄得愈快，他這純是處於挨打的地位，但對方却無法傷他分毫，沒有一套眞實的功夫，是無法辦到的。

司徒芳菲在暗中看得異常清楚，心想：「果然未出我之所料，這張七的確有些來頭。」

此際聽得上尸一聲暴喝道：「三弟退下！」

下尸聞言收刀後退。

上尸道：「光棍眼中揉不進半粒沙子，閣下可以報個名字上來了。」

「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是到到地地的張七。」

「一個飯店中的小二，張七。」

「不，我是司命張七。」

此語一出，三尸同時面色大變，互看了一眼，提刀忽退出店外，一會兒但聽得蹄聲得得，由近而遠。

司命張七，主宰人一身之善惡，善者降福，惡者降殃，凡是武林中人，提到了司命張七這個名字，莫不畏懼三分，因爲若張七認爲是善的，此人必定獲福，張七認爲是惡人，此人必定遭殃。

張七並不算是個武林中人，因爲他沒有兵刃，也從來不與人打架，但他如何降福與降殃呢？這也祇有他自己才知道。

張七笑向窗外說：「惡煞已去，姑娘可以回來了。」

原來司徒芳菲輕輕跳出窗外，仍未能逃過張七的耳目。

司徒芳菲乾脆大大方方的由大門走進了酒店，順手又將店門關上，讓冷風關在門外，她笑笑說：「眞想不到，一個鄉鎮酒店的小二，竟然是大名頂頂的司命張七。」

張七笑道：「這就叫做人不可貌相啊！」

司徒芳菲道：「聽說張七能善者降祥，惡者降殃，不知對這三尸惡煞，又如何降殃法？」

張七道：「福善禍淫，自然之理，善惡無門，唯人自召，這純是一種自然的規律與法則，與我何尤。」

司徒芳菲道：「何以江湖之上，武林之中，人人都對你敬畏三分？」

張七道：「這是心理作用，行善的人，見到了我張七，生怕做錯了事，更加警惕自己，所以就敬我了。作惡之人，見到張七，生怕我降他之殃，所以也就怕我了。」

司徒芳菲道：「你說得也有道理，只是有一件事情，我始終想不明白。」

張七道：「甚麼事？」

「我司徒芳菲人家爲甚麼不敬畏，而獨獨的敬畏你，如果你沒有一點名堂的話。」

張七道：「這件事情很難說。」

司徒芳菲一笑道：「各自武器

不可以示人，這也許是你有一種無形的武器，不說也罷，但仍有一件事情，我要問問你。」

張七道：「甚麼事？」

「你看我是個好人還是壞人？」

「我早已說過了，姑娘是一位了不起的俠女，既能行俠仗義，當然就不能算是壞人了。」

「那麼你這司命張七，是不是也應該降福給我呢？」

「當然！」

張七笑了一笑又道：「姑娘福澤深厚，非世間凡品，將來紫府掛名，蟠桃飲宴，都是意料中事。」

司徒芳菲道：「可以地獄除名，紫府掛號，身列仙班，但歲月無窮啊，我那來那麼大的福氣。」

張七道：「姑娘不必自謙，如果我猜得不錯，姑娘此行，不會是沒有目的地吧？」

司徒芳菲道：「有！」

張七又道：「姑娘此行的目的地是去雲台山。」

司徒芳菲道：「你知道？」

張七道：「雲台山離此不遠，上有泥丸金闕。」

「不錯。」

「要到此泥丸金闕，必需先過三關。」

「也不錯。」

「此三關的第一關叫做勃海潮，第二關叫做黃土坡，第三關方到那泥丸金闕之中。」

司徒芳菲聽得一愕說：「你還知道多少？」

張七一笑道：「多着呢。」

司徒芳菲道：「你說說看。」

張七道：「如要通過三關，則必先降伏一個關口。」

司徒芳菲道：「甚麼關口？」

張七道：「火燄山，因爲火會生土，土旺必可制水，土多則氣孔密而不通，水乾則舟楫難行，這皆非通關之道。」

司徒芳菲道：「如何才能降伏那火燄山？」

張七道：「本來降伏火燄山，則必以勃海潮方可，然海潮一旺，舟楫則有翻覆之危，是以此法亦不可行。」

司徒芳菲道：「這不是難了麼？」

張七道：「不難，可以溫和的方法，而溫和的方法，亦有兩條路綫可尋。」

司徒芳菲道：「請道其詳。」

張七道：「第一個方法是使水火既濟，金木交伐，然後柔和以中間土，使五行之氣相等，彼此不生不尅，然後再打成一片，混成一體，而凝爲一家，三關不闖而自過。」

司徒芳菲道：「另外一個方法呢？」

張七道：「另一個方法是心裏求之，五行之中，唯火爲烈，祇要心火不發，其他四行皆靜，這樣久而久之，五行自然平衡，也自然化合，三關不通自通了。」

司徒芳菲嘆道：「眞想不到，人說司命張七祇會賜福降殃，如今看來，還是一個通曉五行之法的聖手。」

張七道：「天無二道，聖無二心，萬法一理，我以上所說，姑娘以爲如何？」

司徒芳菲道：「的確是爲高明。」

張七又道：「人立於天地之間，行天而順地，順地而應人，天機不離人事，天文不離人情，現在時候不早，我替姑娘準備乾糧。」

司徒芳菲道：「不必痲煩了。」

張七道：「那怎麼成，此去雲台雖然不遠，也要有好幾天的路程，新年頭裏，可買不到東西吃。」說完轉身入廚房。

司徒芳菲看着張七的背影，心生無限的感慨，爲道者，必精於理、精理法、精於術，這位司命張七，於理、於法、於術，皆已精通無礙了。

陰陽迴旋，吉凶參半，晝夜顛倒，寒暑相間，天下無永久承平之時，亦無永久亂之期，人性無永久作好之時，亦無永久作惡之時，否極泰來，剝隱復現，這原本是自然之理。

來風集，風無處不來，亦無處不去，那司徒芳菲，終於離開了那來風集，背着一大包乾糧，直往雲台山方向行去。

* * *

天氣仍是那樣的冷，大雪仍在飄着，西北風如銳劍一般的刺進了衣裏，往雲台山的路上，正有一個綠衣少女，身背長劍及乾糧，匆匆趕路。

天色總是陰暗暗的，暗得如滿懷愁腸人的臉孔，官道兩邊雖然是一片平原，但却長滿了高過人頭的野草，風吹草動，發出一片沙沙的響聲，當然是更少行人。

今兒則是大年初一，新年頭裏，誰願意離鄉背井的外面跑，官道上沒有人，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你眞說沒有人，這時却偏偏有了人，不但有了人，而一出來就是三個，他們是從高過人的荒草之中鑽了出來。三人都是四十上下的年紀，每人手中提着一柄鬼頭刀，刀光映着雪花，白得發亮。

那綠衣少女嬌軀一停說：「我打算是誰，原來是你們三個人。」

當頭一人道：「很可惜，上次被妳負傷逃去，如今看妳又能逃到那兒去。」

綠衣少女道：「你們如此的胡

作胡爲，就不怕那司命張七降災麼？」

那人道：「敢情昨夜妳也在來風集，我們怎地沒有想到，却讓妳多活了一夜。」

原來那綠衣少女正是碧羅剎司徒芳菲，而攔阻她的三人，就是三尸神彭氏兄弟。

司徒芳菲道：「你們沒有想到的事情可多着呢，如今你們已經不是本姑娘的對手了。」

三尸同時邪笑起來說：「這不是怪事麼？怎地一夜之間，難道就換了個人。」

司徒芳菲道：「你們不信是不是，要不要試上一試？」

上尸一聲怪笑，鬼頭刀化起千萬道刀影，向司徒芳菲的全身罩去。

三鬼斷魂刀，果然名不虛傳，一刀可化千萬刀，千萬刀又可歸並爲一刀，分合之間，却含着重重的殺機，更有無窮的壓力。

司徒芳菲嬌軀一退之間，已抽出背上的長劍，金紅色的劍氣，隨着玉手飛灑而出，那種凌厲的聲勢，立時將上尸的一刀之勢壓了下去。

這柄劍叫烈火劍，乃是用千年寒鐵煉治而成，此鐵產於東海大明之島，借離火之光，自然蘊育，有逼陰去邪之能，降魔誅怪之力，因此此劍一出，上尸連退了三步。

中尸叫道：「擺三鬼斷魂陣。」一擺鬼頭刀，在上尸的左側站穩。

同時下尸也揚起了鬼頭刀，在上中二尸的對面站定，三尸成了鼎足之勢，將司徒芳菲困在中間，也同時施展了三尸鬼魂刀法，那司徒芳菲的烈火劍化作星火萬點，也無法逃出他的三人的包圍圈子。這樣一連奮戰了一個時辰，司徒芳菲不但是無力戰勝對方，而自己所發出去的劍氣，反而逐漸的減弱下來。

上尸冷笑道：「我打算妳在這一夜之間，增長了多大的道行，原來也不過如此。」

中尸笑道：「我看妳不如放下手中長劍，歸順於我，那魔宮歲月，並不差於瓊島瑤台，雖然是仙家境界，但那種凄涼寂寞，又豈是妳這樣如花似玉的人兒所能忍受的，倒不如我們那魔宮之中，男女相悅，恩愛纏綿，隨心所欲，暢所欲爲，豈不快樂哉。」

司徒芳菲一面奮力抵禦，一面暗想，今日若不破出此陣，豈非尤如三關難過，恐怕連性命也會丢在這裏了。

她沉思之際，突然腦際靈光大現，採取五行化合一法，心神瞬息大定，劍上的光華，同時也伸張開來，刹時間但見霞光萬道，瑞氣千條，將三鬼斷魂陣所發出的幽暗之氣，立時壓了下去。

同時更由於她心神一定，擧手投足，劍發出劍波，也極爲從容而灑脫，不由嬌聲道：「順我者護我之法，共造無上仙境，逆我者消魂滅魄，萬世不得超生。」

烈火劍光更盛，赤燄焚天炙地，地面上的雪跡，也都被化成一灘灘的清水。

此際那三尸神彭氏兄弟，精神萎頓，在司徒芳菲的一聲嬌叱之中，同時倒地死去。

司徒芳菲此時鬆了口氣說：「三尸已除，九蟲未滅，道途多難，如今祇有走一步算一步了。」提劍又向前途飛去。

＊　＊　＊

雪仍是在不斷的飄着，地面的積雪已經有一尺多厚，但那碧羅剎司徒芳菲仍在雪地上一路奔馳，可並未留下半點足跡，原來她以極上乘輕功，踏雪無痕之法，疾行於雪地之上，並未留下半點足跡。

此時天色已漸漸暗了下來，下雪天，本來就沒有太陽，所以天暗得也特別的快，風更冷了，雪花在風中迴旋，更糟的是她一路飛馳下來，並未遇上一戶人家，看情形今晚要在露天歇宿了。正行之間，忽見官道的左面，有一片茂密的森林，林木森森，綿延了好幾里路。

司徒芳菲心中一動，便飛馳入密林之中，原來這一座密林，全是用翠柏種植而成，漸行漸深，在密林的中央，出現了一座墓陵，可全是青磚砌成，墓碑的前面，尚有一座小小的墓亭，兩面用青磚砌成了矮牆，可以聊避風雪。

司徒芳菲進入墓亭，靠着避風的一面矮牆，坐了下來。

因爲這座森林很密，在這裏面本來就已經沒有甚麼風雪，再倚靠着矮牆，的確令人有一種溫暖的感覺，在這冷風寒雪之中，這應該算是天堂的所在了。

司徒芳菲打開包裹，取出兩個饅頭吃了，覺得口乾異常，又取了些積雪放入口中，便閉目凝神養息，半晌之後，耳際突聽到一陣桀桀的怪笑之聲，聽來好恐怖，好凄厲。

司徒芳菲全身毛孔倒豎，心情也緊張起來，這本來就是荒野的墓園之中，陰風翊翊，鬼氣森森，不要說司徒芳菲是個女子，就是昂藏七尺之軀，也難免會心驚膽怕。

她漸漸拉出了背上的烈火劍。

烈火劍本俱有陽火之神，可以專制陰柔之氣，可惜的是她的烈火劍雖然出了鞘，仍無法消解那陰森之感，更可怕的是那桀桀陰笑之聲，並未因她的烈火劍而停止，相反的，笑得更爲激烈，更爲恐怖，更爲可怕。

司徒芳菲右手緊握劍柄，凝足丹田之氣，發出一聲嬌叱，猶如鳳鳴昆玉，虎嘯高崗，在柔嫩而光悅的嘯聲之中，顯出了威力，說：「甚麼人？」

對方此時竟已開聲答話，他沙啞的喉嚨說：「妳要向我們發難是麼，我們是馳名江湖的大漠九條蟲。」

司徒芳菲心想：「三尸已斬，九蟲又跟着出現，這次我能不能闖三關，通九竅，而達五龍捧聖的功夫，就要看現在能不能除去九蟲了。」

她心神一定，說：「聽說你們大漠九蟲，不但馳名江湖，而且你們的屬下也佈滿了天下，每一個人都在你們的控制之中，掌生殺之權，而行魔令，展陰森之法，而消道機，不知此話可眞？」

那人答道：「不錯！」

司徒芳菲道：「本姑娘自入道以來，玄途多舛，確也經過了不少的魔難，但並未見到你們九蟲能把我怎麼樣！」

那人道：「九蟲蝕人，不着形象，妳早已在我們九蟲的噬食之中，尚敢口出狂言。」

司徒芳菲道：「如果我眞的在你們九蟲的噬食之中，一定是痛苦非常，何以到現在我連一點感覺都沒有。」

那人陰笑道：「妳要有感覺那還不是容易得很，馬上妳就會感覺到了。」

司徒芳菲凝神握劍，心想：「祇要你們一出現，憑我的烈火劍的正陽之氣，及十年苦修的玄門正功，那有殺不掉的道理。」她正想之間，忽見眼前人影乍現，一共有九個人，這九個人模樣怪異，有高有矮，有胖有瘦，而且高矮胖瘦相差都異常懸殊，穿着各種不同色樣的衣服，拿着各種不同形式的怪兵刃，一齊向她衝了過來。

司徒芳菲又是一聲嬌叱，右手微揚，那烈火劍上發出熊熊的烈火，火光射出七八尺遠，素手一揮，向那九條人影斬去，她不斷還好，那知烈火劍一經揮動之下，那九條人影，並不畏懼她劍上的烈火，反而用九種奇怪的兵刃，向她身上各部位招呼。

而這九種怪兵刃並不是像江湖中一般武林人物所用的刀槍劍戟，斧鐵勾叉，而是一種別出心裁的兵刃，這九種怪兵刃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每一件兵刃的上端，都有一個嘴巴，而這些嘴巴有大有小，有尖有禿，有方有圓，當他們兵刃遞出之時，兵刃上的每一個嘴巴，也跟着自動的張了開來。

司徒芳菲感覺到這九種怪兵刃上，九個不同的嘴巴，都發出了一種強力的吸引力，吸取她身上的血、肉、氣甚至於神。

司徒芳菲心中大吃一驚，她雖心入道門，但却身在武林，江湖之中奇奇怪怪的事情，確也看得不少，江湖中人用的兵刃，也有別出心裁的，但其主旨在傷有形之人，却未見過九蟲這九種兵刃，可以吸取人的血肉精氣的。

司徒芳菲心想：「邪魔猖狂，道途多舛，今日若不捨命一拚，十成十要毀在九蟲的手中了。」

她櫻唇輕啟，法相莊嚴，口中唸道：

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耶，南無阿利耶。

婆盧羯帝，爍鉢囉耶。

善提薩埵婆耶。

摩阿薩埵婆耶。

摩河迦盧尼迦耶……

司徒芳菲口中所唸的是大悲陀羅尼經，此經爲羅仙佛善薩的姓名組合，每唸一句都有一位仙佛善薩降臨，一個個威猛絕倫，各執法器，向九蟲攻去，同時那司徒芳菲的烈火劍劍氣大盛，光射出更遠。

九蟲知非其敵，同時一聲陰笑，化爲九道黑煙，竄入司徒芳菲的肉體之內。

司徒芳菲大吃一驚，如今邪魔入體，唸咒已無大用，她便停止了唸咒，衆神將也隨之隱去，同時她感到體內各處，皆有不舒適的現象，例如五臟、六腑、三焦、四肢，都有被咬、抽動，或逐漸萎縮的狀態。

這種狀態，如果一個普通人來說，那是絕對無法感覺得到，因司徒芳菲不但武功內力已經到了極高的境界，同時十年玄功，使她神智靈明，感應迅速，心爲明鋭，任何一點塵沙，都可以清清楚楚的照出來。

她默運內力，想借她充沛的生機，去化掉這些惡魔，但她失望了，因爲九蟲之組成已無所不有，佔據了她身體的各部，牢牢的生了根，如樹木上的寄生草一樣。

司徒芳菲心下大驚，如果像這樣下去，不要說是闖三關，過九竅，而行五龍捧聖之功，恐怕連自己的性命，也無法保住了，她正危急之間，耳際聽到一種空靈的聲音道：「無人相，無我相，無衆生壽者相。」

她猛然一驚說：「是啊！我之所以痛楚的原因，是因爲我心中有痛楚之相，若果我心中無痛楚之相，空緲無邊，那些九蟲必然無可着落，這樣一來，久而久之，自可被我所化，到了那時，我不但可以除去了九蟲，更使九蟲與我化合成一體，而使我在道途之中，又更上了一層。」

她這樣一想，立時閉目垂臉，空化一切，先由色而空，繼而空亦變冥，變成不色不空，無聲無相之境，立時肉體痛楚頓消，三昧之火大盛。

這樣整整坐了一個時辰，已經不覺得有森林、墳墓、九蟲，甚至天地的存在，祇覺得一片靈明，光佈大千，在那靈明之中，現出一條人影，這個人影，竟然是司命裘七，在向她點頭微笑，表示嘉許，態度又極爲和睦。

司徒芳菲此時心中恍然而悟，原來適才緊要關頭，那種空靈的聲音，竟然是他來指點，看來這張七，已經進入人天之境了。

她忍不住臨空向他膜拜，眨眼之間，那張七已經形影不見，眼前又現出另一種境界，但見靈空萬里，飄浮着七彩煙雲，馨香滿佈，飛花片片，這種地方，是她生平第一次見到，那美妙的奇境，令人留戀忘返，她猛地一驚說：「我是怎麼了，怎地又着起相來了。」

急回念止心，轉念之間，那些七彩煙雲，滿天馨香，飛花片片，頓時一齊冥去，眼前所見到的，祇是一片茫茫的紫氣，無窮無盡，而自己卻置身於這茫茫的紫氣之中，上不透天，下不見地，一忽兒連自己的身體，也變成了一團紫氣，紫氣中散發着陣陣清香，沁人肺腑。

司徒芳菲雖然有十年的玄門歲月，足跡也曾遍及名山大川，更會過不少奇人異士，但像今天的這種境界，還是第一次遇到，因此心戀此境，有些依依不捨，此時那張七的空靈的聲音，又出現在她的耳際說：「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她驀然一驚，心說：「是啊！我怎麼又着起相來了。」立時迴光返照，心境一片泰然，半晌之後，眼前的景色又變，那片茫茫的紫氣，已經消退於無形之中，代之而起的，是一片無涯無際的金色光芒，光華與自己的身形合而爲一，燦爛的照遍了三千大千世界。

那空靈的聲音，已哈哈大笑起來，漸笑漸遠，終於再聽不到了。

司徒芳菲心念一動，睜眼看去，見自己仍是孤身隻影，坐在森林的墓亭之中，雪仍在下着，風仍在吹着，但她已經不會再感到寒冷，因爲她體內有一團陽和之氣，在往返的動蕩，有時聚集，有時分散，聚集的時候，如旭日普照，分散的時候，如萬馬穿梭，祇感到週身的筋骨在變化。

司徒芳菲見夜色尚早，索性閉目養息，一覺醒來，全身輕快，此時已是旭日東升了。

＊ ＊ ＊

她隨便吃了些乾糧，便起身上路，此時風也止了，雪也停了，當她走到官道之時，路上的積雪，足有二尺多厚，那樹梢草上，全是白茫茫的一片。

她身形輕快的在積雪上行走，足下並無半點痕跡，往常她在雪地上行走，必須提氣運功方可，如今在雪地上行走，便再不用提氣運功，身形自自然然的身輕似燕，翩然欲飛。

司徒芳菲心中大喜，她想：「斬三尸，除九蟲，十載玄功，今日總算是稍有成就。」便放開脚步，向前飛馳，從徐州地面到雲台山這一條路，她本是第一次行走，雖能辨明了方向，但沿途的情形，畢竟不甚瞭解，因此她走了個多時辰，忽見前面有一水阻路。

這條河流大約有數十丈寬，水流雖然不急，但卻深不見底。

司徒芳菲心想，這條河，以自己的功力，的確無法飛渡過去，看情形得找一找舟楫了。

這地方本來就是一個渡口，但渡船早已不見，也許是新年頭裏，楫渡的人早已回家過年去了，但數十丈寬的河流，又將如何渡過呢？

司徒芳菲正焦急間，忽聽到一陣歌聲，由上游傳來，聽去是：

一枝槳，
一葉舟，
五湖四海任我遊。
黃河連接天河界，
下接九幽通奈河。
空天空，
幽冥幽，
天道迴旋任我遊。
陰不消兮陽之極，
陰陽和合在心頭。
前塵事，
如黃粱，
萬萬千千夢一場，
誰能識破黃粱夢，
識透黃粱出黃粱。
俗氣消，
道氣長，
脫胎換骨露馨香，
香滿丹房量滿宇，
琪花瑤草遍穹蒼……

司徒芳菲循聲看去，見下游飄下一葉小舟，長不足三丈，寬不過八尺，船上坐着一個白衣儒子，以司徒芳菲的目力，仍可看出這儒生年在三十上下，但臉上所透露的不是書卷氣，而是道氣。

她想：「聽他的語氣，觀他的氣度，這絕不是一個等閑的人物。」

她忙招招手，柔聲喚道：「船上那位相公，可否方便一下，渡小女子過去？」

那儒生聞言，將小船向她搖來，隻槳輕舟，顯得極爲自然而飄逸，瞬息工夫，小舟已靠在岸邊。

白衣儒生道：「姑娘是打從何

處而來，又向何處而去？」

司徒芳菲道：「小女子打從來處而來，欲向去處而去。」

白衣儒生道：「來也緲然，去也緲然，無終無止，何必求渡。」

司徒芳菲道：「本無可渡，因動而渡，渡非所渡，此乃因緣巧結，不得不渡。」

白衣儒生朗笑道：「好一個因緣巧結，不得不渡，了緣緣了，緣了自了，了無所了，我就渡妳一渡。」

司徒芳菲一笑說：「謝了。」

嬌軀微晃，已上了舟尾，白衣儒生旋將小舟划向中游，但見流水滾滾，泛起一片煙濤。

司徒芳菲一笑道：「尚未請教這位相公貴姓大名，仙鄉何處？」

白衣儒生道：「小生世居雲夢，複姓皇甫，單名一個眞字。」

司徒芳菲道：「原來是皇甫相公，失敬了。」

皇甫眞道：「不敢，尚未請教姑娘芳名？」

司徒芳菲道：「小女子複姓司徒，雙名芳菲。」

皇甫眞道：「好名字。」

司徒芳菲道：「讓皇甫相公見笑了。」

此時天色已近正午，太陽高高的懸着，皇甫眞搖槳向對岸划去，祇是水流太急，因此船行甚慢。

司徒芳菲道：「小女子有一事想請教相公。」

皇甫眞道：「不必客氣，姑娘有話請說。」

司徒芳菲道：「聽相公言談舉止，絕非俗世中人，一葉小舟，蕩漾中游，更見胸襟不凡，不知小女子可否猜錯？」

皇甫眞道：「同爲道中人，心靈自相通，姑娘斬三尸、誅九蟲，連闖魔關，小生欽佩得很。」

司徒芳菲道：「雕蟲小技，難登大雅之堂，相公氣宇不凡，望之猶如清風明月，不知有何教我？」

皇甫眞道：「世道崎嶇，天理難覓，身心兩疲，何以言道，貴在放下身心，以有而還無，因無而生有，由有而入化，因化而常留，如此則天地不以我爲志，日月不以我爲夭，四時不以我爲生化，鬼神不以我爲吉凶，有何道之有，又有何道之無。」

司徒芳菲道：「玉不經名匠之手，不能成器，寥寥數語，小女子受益匪淺。」

皇甫眞道：「姑娘道緣深厚，慧質天生，三言兩語，足可以扭轉陰陽之玄機，奪盡天地之造化。」

司徒芳菲道：「謝謝指點迷津，此去雲台，不知尚有阻隔否？」

皇甫眞道：「道途多舛，終難平靜，能本於天理，而行於人世，本於良心，而行於授愛，心如明鏡無垢，志似白璧無瑕，任他萬千魔難，亦可自然闖過。」

司徒芳菲在舟尾下拜道：「相公之言如金石醍醐貫頂，石破天驚，小女子承教了，不知那五龍捧聖之事，可作何說？」

皇甫眞道：「龍乃喻靈陽之炁，五乃五行，聖乃聖胎也，五行分五神，爲水火木金土，五行分五色，爲黑紅青白黃，五行五色，五種靈陽眞氣，護送聖胎直透三關，而上泥丸，此即是五龍捧聖。」

司徒芳菲道：「以何法駕御？」

皇甫眞道：「自始至終，不離黃婆。」

司徒芳菲道：「黃婆乃是中宮，即意土。」

皇甫眞道：「不錯，自始至終，不離心意，除此別無他法。」

司徒芳菲恍然的哦了一聲，此時船已靠岸，她再謝一聲，飛身上岸，再轉身看時，已失去了那扁舟的所在，但聽空靈之中，有人作歌道：

一枝槳，
一葉舟，
五湖四海任我遊。
黃河連接天河界，
下接九幽通奈河。
空天空，
幽冥幽，
天道迴旋任我遊。
陰不消兮陽之極，
陰陽和合在心頭……

歌聲漸緲。

司徒芳菲望空再拜，然後返身上路，順着官道，又向雲台方向行去。

＊ ＊ ＊

此時午時已過，她忽然感到腹中有些飢餓，便在官道邊坐下來休息，順便取出些乾糧吃着，突然一陣陰寒刺骨的冷風吹過，使她打了個寒戰。

司徒芳菲情知不妙，霍然起立，順手抽出了背上的烈火長劍，火燄隨着劍芒向四週伸展，劍芒中升着火燄，火燄中劍芒四射，那陰寒之氣立時散了不少，此際在司徒芳菲的週圍，現出了三十六條人影，說是人，卻是身形飄忽，說是鬼，卻是不怕烈火。

這三十六個人，每人手中各執一把刀，這刀形狀奇特，刀身如彎月，刀尖帶鉤，鋒芒畢露，人影甫現之時，立時三十六刀組成了一片凌厲的天羅，向司徒芳菲頭上罩去。

原來這三十六把刀有個名字，叫天羅刀，刀呈彎月，其柔如絲，刀尖帶鉤，可以互環勾結，成爲天羅。

司徒芳菲恍然大悟，在修道途中，魔關重重，其中有一關，叫天罡地煞關，由三十六天罡與七十二地煞所組成的兩個陣式，一個叫天羅陣，一個叫地網陣，目前所遇到的這個陣式，可能就是那三十六天罡所組成的天羅陣了。

司徒芳菲念動之間，突然一陣嬌叱，嬌軀夾着烈火劍氣，上升了七八丈，衝開了天羅，正待下落之時，那知那三十六天羅陣，分而復合，又向她頭上罩來。

司徒芳菲心中大急，嬌軀使力下墜，待剛要墜到地面之時，那地面的四週，又現出七十二道人影，雖云是人影，其實尤如鬼影，刹時間一片鬼啾聲中，夾着七十二把鋼叉，在地面組成一網，專待那司徒芳菲向網中落去。

這七十二柄鋼叉，其形亦怪，叉分雙股，尖端彎曲，七十二叉迴環勾結，形成了一座地網陣。

司徒芳菲心想，她猜得果然沒有錯，這三十六天罡與七十二地煞終於相繼出現了。

她身形臨空，一陣急翻，橫飛出十數丈開外，方始落了下來，本來以她的輕功內力，半空中無借力之處，很難做到這一步，皆因她斬三尸、誅九蟲，身心雜念已去其半，所以才能得心應手，可惜的是她嬌軀方落之際，那三十六天罡的天羅陣，又已臨頭罩下，同時七十二地煞的地網陣，也向她的脚下移來。

司徒芳菲芳心更急，右手一按劍訣，烈火劍灑出了萬點星火，如滿天花雨般的向羣魔飛打過去，同時足踏北斗，手揑雷印，口中默唸：「南無天源五雷眞法佛令。」

刹時間雷聲隱隱，烈火熠熠，按理說那神雷與烈火，皆是純陽正氣凝集而成，陰魔遇之不退必滅，何以這三十六天罡與七十二地煞，無動於衷，兩道羅網陣式，仍是向她的頭上脚下網去。

司徒芳菲心想：「我十年道途，憑這把烈火劍及五雷眞法，歷盡了不少魔關，怎地今日却毫無用處。」

她正沉思間，忽聽空靈之中，有人發話道：「這途中羣魔亂舞，妙在克之以道，伏之以理，天罡地煞雖然厲害，亦不難降伏。」

司徒芳菲心念一動，這聲音好熟，莫非就是渡我過河的那個白衣儒生皇甫眞不成，可是他說了半天，仍未說出如何降伏天罡地煞啊！

念猶未了，那空靈的聲音又道：「降罡伏煞妙在以自己的眞靈會合自己的眞炁，靈引炁行，炁隨靈走，以剛貞不屈之志，大化萬象之心，自然過得了關，伏得了

魔。」

司徒芳菲雙手向空一揖，然後貼地而坐，閉目垂瞼，神入氣中，神行則炁行，神住則氣住，這樣行行住住，整整經過了一個時辰，但覺神志清明，全身舒泰，再睜眼看去，但見晴空一碧，萬里無垠，那還有甚麼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

司徒芳菲此時才知道，處理魔關，各有法不同，妙在不離於生尅制化之理，該生該尅，該殺該降，該和該化，無非是因時制宜。

欲同者必和之，欲合者必化之，欲得者必生之，欲除者必殺之，欲順者必降之，欲敗者必尅之，此原本自然之理，不甚希奇，奇在能不能當機立斷。

＊　＊　＊

司徒芳菲又繼續前行，此時地面積雪已化，泥濘不堪，好在她身輕似燕，所以脚下不沾半點泥漿，行來二十里，又遇到一片綠林阻路，此時日正當中，雖然是春寒未盡，仍使行路人有些熱的感覺。

司徒芳菲行入綠林，原來這也是一片墓林，中央有一座極大的石墓，砌得猶如房舍一般，四方四正，正中有一塊墓碑，亦是用青石雕成，上刻着五個狂草大字：「活死人之墓」。

二面有副對聯是：

「大化爐中，儒釋道原為一體，小我之內，精氣神分為三家。」

司徒芳菲略有所悟，只是這活死人之墓，始終難以猜透，其中不知隱藏了甚麼玄機。

活人當然不會葬在墳墓，既已葬入墳墓，當然一定是死人，如今這墓碑之上，明明寫着活死人之墓，這不知是甚麼道理？

她正躊躇之間，忽聽到一陣軋軋之聲，那墓碑已自動向下沉去，古墓的中間，現出一道窄門來。

她驀然一驚，這人間當然是有鬼，但鬼決不敢在大白天出現，難道說我又要遇上魔關了？

她輕輕拉出烈火劍，目注那道窄門，見內走出一個人來，此人頭帶昆盧帽，身穿八卦袍，而手中却拿着一柄摺扇，大有儒士風範。

昆盧帽乃佛門衣冠，八卦袍乃道士衣冠，而那摺扇却是儒門常用之物，他集三教衣冠一身還不說，而足下却登着一雙武林中人常穿的薄底快靴，簡直是有些不倫不類。

論年紀大約在四十上下，蓄着五綹長鬚，雙目精芒四射。

司徒芳菲一揮長劍說：「閣下不但住處怪異，而穿着也極為怪異，到底是何許人物？」

那人一笑道：「姑娘是問我儒門呢，釋門呢，道門呢，還是武林？」

司徒芳菲聽得一楞道：「這話怎麼說？」

那人道：「如果姑娘問我儒門姓氏，我叫司馬長虹。」

司徒芳菲道：「如果我問你釋門呢？」

那人道：「老衲空化和尚。」

「問你道門呢？」

「貧道透玄子。」

「假如我再問你武林呢？」

「江湖朋友稱我為怪俠司馬正民。」

怪俠司馬正民，一身怪氣，既是一身怪氣，如何去正民，他之所以怪，是怪在外表，而不怪在內心，但外表之怪，亦是別人以之為怪，其實人能抱着一腔和氣，浪蕩於江湖之內，悠遊於八虛之表，這本來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又有何怪之有？

司徒芳菲一楞道：「原來是就是江湖中人所聞的怪俠司馬正民，久聞你一支竹劍，打遍天下，今日既是相見，本姑娘想討教幾招。」

司馬正民一聲長笑，道：「姑娘豪氣干雲，能在這森林之內，古墓之旁，與姑娘印證幾招，亦是一大樂事，我奉陪了。」

他邊說之間，從身邊抽出一支短劍，這短劍長不過一尺，寬不足三寸，是用青竹製成，青竹製成的劍，日久必枯，可是他這柄青竹劍，仍是綠油油的。

司徒芳菲道：「我手中這柄劍乃是烈火劍，劍身之上，凝聚了純陽眞炁，不但可以斬金斷玉，削鐵如泥，更有一種凌厲的氣勢，使人心驚膽寒，如今你用這柄竹劍，你太吃虧了一點。」

司馬正民笑道：「數十年江湖生涯，我曾以手中之劍，敗過了不少武林高手，姑娘出手便是。」

司徒芳菲嬌叱一聲：「小心了！」烈火劍灑出了萬點星火，猶如萬花繽紛，向司馬正民的前後左右裹去。

怪俠一聲朗笑，如龍吟長空，手中竹劍也自出手。

他方一出手之瞬間，手中竹劍已粘緊了烈火劍的劍身，緊貼不放。

司徒芳菲感到有一股强大的磁力，吸得她烈火劍差點脫手飛去，她大吃一驚，忙用盡平生之力，使掌中劍轉了方向，那知任她連轉了七八個方向，那司馬正民的竹劍，始終與她的劍身緊貼着，絲毫不肯放鬆。

司徒芳菲猛喝一聲：「住手！」

司馬正民撤劍退後說：「姑娘有何指教！」

司徒芳菲道：「你這是甚麼劍

法？」

司馬正民道：「這叫做粘劍。」

司徒芳菲道：「我自知非你之敵，但我有一個問題要請教於你。」

司馬正民道：「姑娘不必客氣，有話請說！」

司徒芳菲道：「活人不下墳墓，死人又不入家堂，你這活死人之墓，是如何解釋？」

司馬正民一笑道：「人死爲鬼，鬼投爲人，人人鬼鬼，生生死死，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因天下無永久的活人，當然也沒有永久的死人，這妳不懂麼？」

司徒芳菲道：「你言語之間，盡含玄機，想是世外高人，我尚有一事請教。」

司馬正民道：「請說！」

司徒芳菲道：「何謂五龍捧聖之功，又如何捧法？」

司馬正民道：「壯哉此言，五龍捧聖，此乃大還之境，法在本身之五行眞炁，水爲黑龍，火爲紅龍，木爲青龍，金爲白龍，土爲黃龍，配以中宮之土黃，護送聖胎，一闖三關。」

司徒芳菲道：「那三關？」

司馬正民道：「腎爲水關，心爲火關，神室爲玄關，過此三關，則可鼎定中原，天下太平。」

司徒芳菲道：「此去前程如何？」

司馬正民道：「一帆風順，中途雖稍有魔劫，終又大成。」

談笑之間，便引身退入墓中，墓門也自動合上，隱隱傳出一陣歌聲，聽去是：

孽海滔滔水怪興。
魚龜蝦將動刀兵。
初闖方過火山起。
萬里熖漿出煙青。
上方又遇天魔擾。
隱難重重步難行。
闖關赴會祇一法，
不動尊王萬萬千……

司徒芳菲向石墓再拜，吃了些乾糧，又起身上路。

斬三屍、誅九虫，化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使她的道功，又進入了新的境界，因此行程也特別之快，不過三日工夫，已經到了雲台山下。

* * *

司徒芳菲擧目看去，見雲台山雖然不高，但山勢奇矣，峯嶺縱橫，有一道山溪，沿山滾滾而下，流水沖擊着亂石，激起了白色的浪花，飛向青草叢中，野花枝頭，別有一番情趣。

司徒芳菲精神爽朗，心情大開，正看之間，忽聽有人作歌而來，聽去是：

玄玄玄！
妙妙妙！
玄妙機關祇一竅。
有人能在關中行，
大成皆合此一竅。
妙妙妙！
玄玄玄！
只在個中顚倒顚，
魔斬魔來佛斬佛，
圓明一性掃狠煙。
玄玄玄！
妙妙妙！
一竅之中藏大道，
五方六合皆包羅，
說甚魔兮講甚道。
妙妙妙！
玄玄玄！
不見地兮不見天，
天地與我同一體，
齊歸無相造化前……

山坡上走下一個童子，身穿青色道服，足踏芒鞋，手持雲拂，別看他年紀小小，却大有超塵脫俗之概。

司徒芳菲微微一福道：「仙童何來？」

小道童道：「吾乃雲台山採藥童子，今日仙緣巧合，特來接引一位武林俠女，了却一段大事因緣，姑娘道基已固，不知可曾見到聖胎否？」

司徒芳菲道：「小女子愚頑不靈，尚未見聖胎，懇仙童賜於援手，加以指引，不敢有忘。」

小道童道：「大道不離人世，聖胎祇在眼前，姑娘請隨我來，就可見着了。」

講完返身便走，司徒芳菲隨後行去，轉過了兩個拐彎，但見眼前突然開朗，原來是一片廣闊的山谷，谷中野花遍地，綠草成茵，猿鳴虎嘯，白鶴飛翔，別有一番境界。

司徒芳菲道：「這裏的確是一個人間仙境。」

小道童道：「此地雖名雲台，却在北海之底，山海之氣相通，而別成一境，能到得此境，已成地仙果位，只是道魔相因，互爲消長，若不求進，終必陷入魔闕，姑娘可小心從事。」

司徒芳菲正欲相詢，那小道童已不見，眼前的景色大變，她所立身方位，已不是那麼美好的山谷，而是一片苦海，但見浪滔洶湧，煙波浩渺，而自己則站立在火海中的一塊礁石之上。

此礁石高不及丈，廣約八尺，既無路可通彼岸，更無舟楫可渡，司徒芳菲大吃一驚，此時已值漲潮之時，海水逐漸上升，眼看離脚下也祇有尺許左右，海浪已打濕了她的全身，她正驚懼間，忽見礁石四週，升起了五道氣柱，分爲青紅黃白黑，將她的身體輕輕護住，海浪已無法再打到她的身上。

但這五道氣柱，也僅能護住她的身體，却無法使她跳登彼岸，她正思考如何渡過此難，忽聽海面有人作歌而來：

一枝槳，
一葉舟，
五湖四海任我遊。
黃河連接天河界，
下接九幽通奈河……

司徒芳菲擧目看去，見海面上有一葉扁舟，泛波而來，舟尾上坐着白衣儒者，正是那皇甫眞。

司徒芳菲叫道：「皇甫相公何以教我？」

皇甫眞道：「如若過關，五龍捧聖，自始至終，心意爲主，此時唯有黃婆可以救助姑娘，別人無能爲力也。」

聲了人杳，那扁舟也已不見。

司徒芳菲心想：「黃婆就是心意，心意就是黃婆，唯有心意引導，可渡此關。」

心念方了，便用意接引，但見五道眞氣，護着她向上空升去，其行之速，大有瞬息萬里之勢，在上升的過程中，經過了不少花樹，亭台樓閣，間而亦有雲峯突起，山勢迴旋，正升之間，突見紅光大作，四週那些山水亭台，空中樓閣，瞬息不見，但見熊熊烈火，向四下飛舞，煙火迷漫之中，夾着火龍、火蛇、火鴿子，散發着無比的熱力，炙人欲昏，那五道青紅黃白黑五色氣柱，經過烈火一阻，頓時停止了上升之勢，四週完全被那片烈火包圍起來，而且那些火苗，却在不斷的向中央包圍。

司徒芳菲被那烈火炙得大汗如雨，呼吸也有些困難起來，所幸的是週身有五行眞氣護着，要不恐怕早已化爲灰燼了。饒是如此，她仍是被那四週的烈火，炙得極爲難受，正緊張間，忽聽又有人作歌而來，聽去是：

說五行，
道五行，
五行之道有來因。
太虛一炁會萬象，
萬家不離此五行，
水尅火兮木尅土，
火尅金兮土尅水，
五老五行承敎化，
大化不離此五行……

司徒芳菲循聲大叫：「來者可是司命張七，速來救我。」

張七凌立高空大笑道：「五龍捧聖，自始至終，不離黃婆之意，妳難道忘了不成？」

司徒芳菲道：「小女子並未忘記，祇是此時心意已難御使五行眞炁上升，如之奈何！」

張七道：「法法無定法，定法本非法，欲求萬法主，動念一切法，道法之玄玄，玄在無能生有，道法之妙處，妙在變化萬千，如妳被烈火所阻，但自己仍有力量闖出此關，何其執迷不悟。」

司徒芳菲道：「敢請先進指點。」

張七道：「火煉於南方，乃赤帝所屬，因生於東方之木，受尅於北方之水，在神有太皓，在獸有騰蛟，在禽有朱雀，乃離明之天，爲大明之始，文明之源，下接南嶽衡山祝融之峯。」

司徒芳菲道：「如何制法？」

張七道：「水爲五行之先，尅火者唯水，如今妳雖受制於火關，火爲五行之一，而妳却有五行眞氣，含五行之全，若能生尅制化之理，行之以法，則不難出此火關也。」

司徒芳菲恍然大悟，心說：「是啊，我有五行眞炁護身，又何在乎一個火關，今之所以難闖出火關者，實因五行眞炁未能發生作用而已。」

她思念方了，立時發起眞氣，但見五行眞炁中的那道黑色炁柱，突然之間向四週蓬張開來，刹時間滿天黑雲密佈，大雨傾盆而下，那四週的烈火，一經雨水洗刷之下，火苗已逐漸的滅去，又現出一片藍天，晴空萬里，一碧如洗。

司徒芳菲眞氣一動，收回心意之炁，復又向上升去，此時那司命張七亦已退去。

五龍捧聖途中，三關已過了二關，再上一關，便已到了明堂神室的所在。

司徒芳菲正升之間，徒地天色又變，那一片晴朗的天空，此時已轉爲一片黑暗，陰風朔朔，鬼哭神嚎。

司徒芳菲心下一驚，看來這一關更難破了，她正心端坐，所幸那五行眞炁，緊緊護住身體，雖處於陰惡之境，並無大礙，可惜的是那五行眞炁經此陰氣一阻，又滯而不升，停留天際，不進不退。

司徒芳菲雖運用前法，使五行眞炁分別向四下掃蕩，可是毫無效果，那陰風朔朔，鬼哭神嚎之聲，仍是不絕於耳，更可怕的是那雜亂的聲音之中，還夾着一種無形的壓力，壓得使她透不出氣來，她緊急間，突然想起了活死人之墓。

活死人墓中住的當然就是那位精通於三教的司馬正民。

司馬正民儒門姓氏叫司馬長虹，釋門空化和尚，道號透玄子，而武林中人則稱他爲怪俠司馬正民。

通玄不爲怪，不解方叫怪，人玄他怪，他說人怪，若是能見怪不怪，其怪又何在。

司徒芳菲正想之間，果然看見

那司馬正民的影子，已經站在她的眼前。

司徒芳菲道：「前輩此來，想必有以教我。」

司馬正民道：「姑娘眞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當此之境，何不用那烈火劍法，衝破此關。」

司徒芳菲道：「後學道基尙淺，恐難以奏效。」

司馬正民道：「烈火劍源於南方離火之天，爲神火之分野，姑娘可以運用五行眞炁中之赤燄火氣，以助劍火之燄三火相會，威力無窮，必可尅制羣陰，而更上一層。」語聲方了，人已隱去。

司徒芳菲立時發動眞氣，御眞火之氣，歸於烈火劍的劍鋒之上，那烈火劍經眞火之氣相助，立時火燄大張，也照透了陰暗，朔風已息，四週現出了許多的妖魔鬼怪。

這些妖魔鬼怪，個個生得奇形怪狀，每人手執各種不同式樣的怪兵刃，在一片怪叫聲中，將她圍在中央，更以種種奇怪的兵刃，向她進招。

司徒芳菲右手輕輕一揮，一道赤色火燄，向羣魔斬去，劍芒所過之處，羣魔立時退讓，但轉瞬之間，又張牙舞爪的圍了上來。

司徒芳菲心想：「這眞是道道地地的羣魔亂舞了。」她右手一晃，烈火劍又揮灑出去，同時又以心意，促使五行眞炁，護着自己的體軀，向上緩升。

羣魔也跟着她向上升去。

司徒芳菲邊升邊打，羣魔受不了她那烈火劍上所發出的烈燄衝擊，逐漸少了，有些小魔頭經烈火一照，立時化爲一陣黑煙，消失得無影無踪。

當司徒芳菲上升到數百丈之時，那羣魔已被消滅一大半，因而她信心大增，劍氣也增强了好多。

劍氣一增，魔消更快，當她又上升到百丈左右之時，羣魔已被滅盡，又是長空一碧，萬里無垠，頂際現出一片美好的境界，但見雲霧繚繞，山峯隱現，異獸成羣，奇禽飛舞，琪花瑤草，馨香陣陣，當她停留在一處山麓之時，已聽了一陣清脆的歌聲。

玄玄玄，
妙妙妙，
妙玄機關祇一竅。
有人能在關中行，
大成皆合此一竅。
妙妙妙，
玄玄玄，
祇在箇中顚倒顚，
魔斬魔來佛斬佛，
圓明一性掃狠煙……

司徒芳菲舉目望去，來人竟然是她初到雲台所遇見的那個仙童，採藥童子。

採藥童子一笑道：「恭喜姑娘，三關已過，再向前進，便又到了那泥丸神宮了。」

司徒芳菲道：「五龍捧聖之功，到底是否已經到底？」

採藥童子道：「魔道相因，關關不絕，每一里程，皆有無數魔障，未成功的如此，已修成功的亦是如此。」

司徒芳菲道：「照仙童所說，已經修成之人，仍離不開那魔關鬼鎖？」

採藥童子道：「不錯，所以說天有天魔，地有地魔，人有人魔，鬼有鬼魔。」

司徒芳菲道：「不知要修到何種程度，始能沒有魔關？」

採藥童子道：「大化爐中常自在，空明影內現眞如。」

司徒芳菲道：「不知要修到何時，才能達到此種境界？」

採藥童子道：「能契此理，當下便至，不能契此理，萬劫難逢。」

司徒芳菲道：「如何才能契於此理。」

採藥童子道：「心性無涯無邊處，祇在無名峯頭住，上下四方皆冥然，明明歷歷無來去。」

司徒芳菲道：「尚有一事未明，急於指正。」

「甚麼事？」

「如若過關，五龍捧聖，如今祇見五龍，不見聖胎，不知是何道理？」

「胎從伏氣中結，氣從有胎中息，百日築基，行小週天之功，聖胎已結，百日溫養，聖胎已形，三年乳哺，聖胎已圓，玄關自始至終，不離聖胎二字，姑娘但見五龍，不見聖胎，此乃過於着相之故，其實聖胎即人胎，人胎即仙胎，三者一貫作業，本來無可分別，姑娘不見自己聖胎，童子却已見到了姑娘的聖胎。」

司徒芳菲道：「在甚麼地方？」

採藥童子道：「如鏡照形，如水印月，鏡明物出，水淸月現，若苦苦執着於一個胎，雖有成就，亦難入大成之門。」

司徒芳菲道：「多謝指點。」

採藥童子道：「姑娘還要見那聖胎否？」

司徒芳菲道：「多年苦行，見始安心。」

採藥童子道：「姑娘若一定要見，不妨自己看來。」

語聲立了，人已無踪。

司徒芳菲定睛看去，那些山水亭台，又自隱去，晴空之中，懸着一團光火，其大如珠，其芒如日，在緩緩的向她肉身而來，雙方撞擊之間，發出了滿天的紅霞紫氣，感到已經不存，那團光火亦隨之而杳。

她又感到自己即是那一團光火，而那一團光火即是自己，光火與自己，已無可分之處，祇有一點靈明，朗徹了三千大千世界。

司徒芳菲到此境界，突然想起了自己的烈火劍，甫動念之間，已身化爲一枝倚天長劍，劍氣光芒，映照萬里。

司徒芳菲心想：「說甚麼不來不去，我且來去看看。」

那倚天長劍立時化爲一柄晶瑩小劍，破空疾飛，不知幾千萬里，瞬息之間，來至海天之外的一處孤島之上，但見蒼松翠柏，飛瀑流泉，其中宮殿林立，鹿鶴成羣，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皆身穿無縫彩色仙衣，個個神光煥發。

海島更多芝蘭，瑤草吐艷、琪花散香，那半雲半霧之間，更有很多空中樓閣，散佈島之上空，如一天星斗，島中更有樓梯可通，時有彩鳳飛翔，神龍觀瑞，麒麟呈祥，當眞別是一番境界。

司徒芳菲正看之間，忽有一老者迎面走來，白髮銀鬚，眉長過鼻，手中持着一枝蟠龍杖。

司徒芳菲上前一福道：「敢問仙長，此地是甚麼所在？」

那老者道：「此地乃海外仙山，神仙別館，東海小瀛洲也，仙子從何而來？」

司徒芳菲道：「我乃中土練道之士，行五龍捧聖之功，而入大化之境，因心念難了，故而雲遊至此。」接着便將上情說了一遍。

老者連道：「可惜啊！可惜！」

司徒芳菲道：「敢問何事可惜？」

老者道：「大凡過關，五龍捧聖之功，不過是練道途中的一個過程而已，若能順利練成，也不過是得了個地仙的果位而已，而仙子的大關，却已到了大化之境，又見此五龍捧聖一功，已非一般丹道可比，此謂五龍捧聖也。可惜雜念難了，以至在那不動境中，心念神劍，而降格爲劍仙之果。」

司徒芳菲道：「然則如之奈何？」

老者道：「你雖是雜念難了，也是功德未圓，才有此現象，仙子可速回中土，建立功行，必有再選之日也。」

司徒芳菲道：「請仙長指示機緣。」

老者道：「如今雲桂一帶，魔道猖獗，人民疾苦不堪，雖是天道輪迴，也是數當終盡，仙子以練就的神劍，掃蕩羣魔，救萬民於水火之中，功德圓滿，自可重登大化之境。」講完將手中之蟠龍杖向空中一拋，化爲一條金龍，老者身形也臨空飛起，跨上龍身，直投西南天際而去。

司徒芳菲望空再拜，倏然一念之間，身化一道長虹，飛向中土雲桂一帶，光速如電，瞬息便至，但見空中佈滿了巒煙瘴氣，遍地慘雲愁霧，哭聲隱隱可聞。

司徒芳菲迴空一圈，見那些巒煙瘴氣之中，尚夾着汚穢的妖氣，陰魔羣集，在雲霧中來去，她想：「如讓此魔道猖狂下去，不但人民災害重重，就是中土今後的修道之士，也要受擾不堪了。」她一念之間，惻隱之心大動，立時身化劍氣，夾着風火雷霆之威，向下界掃去，劍氣所到之處，羣魔消形，妖氣立散。

她想：「如今妖魔雖除，但這一塊乾淨土，已染了不少汚穢之氣，如不將之消除，必將導致瘟疫流行。」

司徒芳菲用手向東海一指，口中喝了一聲：「疾！」立時那萬里晴空，又被烏雲籠罩，剎時間大雨傾盆而下，好大的一場雨，整整下了一日一夜，天空烏雲方退，祥和之氣重生，她此時方才鬆了一口氣，雙手合十，默唸道：「無形無生，還稱自然。」

立時又身化金芒，籠罩了三千大千世界，在不動之中，一片泰然。

（全文完）



十全公子

武林四騎士故事／古隆中・文
可飛・圖

洞察機先　鏟除惡霸

深秋，南湖抹上了濃濃的秋色。

綿綿秋雨，更使素以烟雨空濛著稱的烟雨樓，有如海市蜃樓，倍增美感。

縹緲烟雲中，颯颯秋風裏，湖面上空蕩蕩，遊艇都靠了岸，烟雨樓頭，祇有一個遊客，憑欄兀立，似乎是在發思古之幽情。

那是一位身材頎長的白衫書生，腰懸長劍，手持摺扇，面向烟雲縹緲的南湖，低首沉思。

強勁的西北風揚起他的長衫獵獵作響，大有我欲乘風飛去之慨。

由他那身長玉立，飄逸出塵的背影判斷，縱然不是一位人間難得一見的美男子，也該不是形容猥瑣，臉目可憎的人。

可惜的是，他就是不肯回過身來，沒法瞧瞧他的廬山眞面目。

甚至連背後有人向他緩步走近，他好像也是聽而不聞。

那緩步向他走近的，是一名年約三旬上下，一身短裝、一臉老實相的莊稼漢子。

那短裝漢子在他背後約莫五尺處停了下來，嚥下一口口水，又清咳一聲之後，才顯得有點兒羞怯地笑問道：「請問這位相公，是不是呂十全呂公子？」

那白衫書生頭也不回地反問道：「你知不知道呂十全是怎樣的人？」

那短裝漢子道：「不知道，但小的聽說過。」

「說說看。」

「那呂十全呂公子，據說是一位武功很高的大俠，十八般武藝，無所不精，天文地理、星相醫卜，無所不曉，而且吃、喝、嫖、賭，也樣樣都來。所以，他自號呂十全，江湖同道也認爲他實至名歸，並沒誇張。」

「你談吐不俗，不像是一個莊稼漢。」

那白衫書生沒回頭就知道跟他說話的不是一個莊稼漢子，足證他事先早就注意到了。

那短裝漢子訕然一笑，道：「小的是莊稼漢，祇是小時候曾經讀過三年書，所以……」

那白衫書生擺手打斷他的話，道：「夠了，對於呂十全，你還知道一些甚麼？」

那短裝漢子道：「還有，據說那十全公子還有一位色藝雙絕的紅粉知己，最近三年以來，每年重陽節，也就是今天的中午，一定在這烟雨樓敘舊……」

「你見過呂十全？」

「沒見過。」

「那你如何認爲我可能就是呂十全？」

「我聽說過他的長相，祇要見到他，就知道是不是十全公子了。」

「你所聽說過的呂十全，是怎樣的長相？」

「他的身材跟你一樣，臉目方面，據說很英俊，尤其是兩道劍眉，斜飛入鬢，一雙鳳目，不怒自威，還有，就像三國時代的關公一樣，鳳目一睜，就要殺人。」

「所以，你一見到我的背影，就認爲我可能是呂十全？」

「是的，當然時間、地點的脗合，也證明我是找對了人。」

那白衫書生忽然車轉身子，面對着他，笑問道：「現在，你仔細瞧瞧，我的臉孔，是否也像？」

「像，像極了！」那短裝漢子眉開眼笑地道：「那位和尚老弟沒有騙我，果然在這兒找到了十全公子。」

這位白衫書生約莫二十三四的年紀，臉容清秀而紅潤，挺直的鼻樑，薄薄的嘴唇、兩道劍眉、一雙鳳目，就跟那短裝漢子所描述的一樣。

那短裝漢子頓住話鋒，注目問道：「現在，我要請你親口證實，是不是十全公子？」

呂十全漫應道：「大概是吧！」

那短裝漢子笑道：「呂公子說話好好玩……」

呂十全却苦笑着自語道：「果然是那張烏鴉嘴給我找來的麻煩。」

那短裝漢子一怔，道：「烏鴉嘴是誰？他給你找來甚麼麻煩？」

呂十全道：「烏鴉嘴就是那個告訴你到這兒來找我的假和尚……」

「他……他不是眞和尚？」

「當然不是眞和尚，他是天生的秃子，是一個如假包換的假和尚。」

「我……」

「他教你找到這兒來，難道不是給我找麻煩？」

那短裝漢子訕然一笑道：「這個……哦！對了，呂公子，那……那位假和尚還教我捎個口信給你。」

「怎麼說？」

「他……他說，那位美麗的姑娘，今天不能前來赴約。」

「噢……」

呂十全俊臉一黯，臉上的肌肉也輕微地抽搐着，默然無語。

那短裝漢子顯得很不自在地雙手互搓，一副坐立不安的樣子。

半晌，呂十全又恢復常態，淡然一笑道：「說吧！」

「說……」

「難道你巴巴地跑到烟雨樓來找我，不是要我幫甚麼忙？」

那短裝漢子才恍然大悟地笑道：「是……是的，小的叫王阿狗，這名字太……太俗氣……」

呂十全截口接道：「阿貓阿狗都無所謂，請揀緊要的說。」

王阿狗又連聲應「是」地道：「小的此行，是請你救救我的老婆！」

「你老婆患了奇難雜症？」

「不！不是的。」

「那麼，是被人家搶走了？」

「是的。」

「那是甚麼時候發生的事？」

「是三個月以前。」

呂十全笑道：「那太晚了，生米早已成了熟飯，再救回來又有甚麼用。」

王阿狗哭喪着臉道：「呂公子，請您務必行行好，我那老婆又年輕、又漂亮、又賢淑，我實在不能少了她。」

「算了。」呂十全漠然地接道：「大宋的江山被金人搶走了一半都認了，比較起來，你被人家搶走一個老婆，又算得了甚麼？」

王阿狗苦笑着，忽然岔開話題，道：「那位假和尚，可眞是料事如神。」

呂十全道：「他怎麼說？」

王阿狗道：「他說，當我向你提出請你救我老婆的要求時，你一定會一推六二五，並會說出前面那些話來。」

呂十全道：「這算不了甚麼，因爲他是我最知己的朋友。」

一頓話鋒，又苦笑道：「看情形，我免不了要上當，但事實上，你也已經上當了。」

「我……我上了甚麼當？」

「你不該捨近求遠，應該找假和尚幫忙的……」

「啊……假和尚也是一位武林高手？」

「絕對不比我差，如果你找他幫忙，你老婆早已救出來了。」

「可是，我不知道啊！」

「現在知道也不算遲呀！」

「這個……這是說，你還是不肯幫忙？」

「唔……」

王阿狗忽有所思地笑道：「眞該死！我這個人怎麼這麼迷糊！」

呂十全鳳目斜睨着他，似笑非笑地沒接腔。

王阿狗笑問道：「呂公子，你猜猜看，那位假和尚，還向我說過一些甚麼？」

呂十全道：「我沒興趣。」

王阿狗可不管他有沒有興趣，

笑了笑道：「那位假和尚說，如果呂公子對我的請求一推六二五時，祇要說出那搶走我老婆的人的來歷，他一定會改變主意的。」

「我說不一定。」

「他說一定，因爲，搶走我老婆的人，是胡家莊的胡員外。」

呂十全鳳目忽張，兩道冷電似的目光凝注王阿狗，沉聲問道：「就是那奸相賈似道的大舅子胡來？」

王阿狗給呂十全的威態嚇得打了一個哆嗦，「咚」地一聲，跪了下去，磕頭如搗蒜地嚷叫道：「呂公子饒命，呂公子饒命！」

呂十全蹙眉沉喝：「你瘋了？」

王阿狗仍然趴伏在地下，抬頭偷偷地瞧了一眼，道：「你……你不殺我？」

呂十全苦笑道：「我又沒瘋，爲何要殺你？」

王阿狗道：「因爲……因爲，人家都說，十全公子鳳目一睜，就要殺人的。」

「別廢話！」呂十全一把拉起王阿狗，沉喝一聲：「走，打道胡家莊……」

* * *

本來是一推六二五的呂十全，爲甚麼一聽到搶走王阿狗老婆的人是胡員外胡來以後，立刻改變主意，並迫不及待地趕了去呢？

原來胡來這個人，表面上是嘉興地區的鄉紳，暗地裏却是一個無惡不作的惡霸。

尤其是自從他將他的妹妹獻給當朝宰相賈似道做爲第十八房的小老婆之後，更是倚仗奸相大舅子的招牌，變本加厲地公然作惡，包娼包賭，强姦良家婦女，無所不爲。

地方官不敢管他，不但不敢管他，還要設法巴結他，小百姓自然祇好敢怒而不敢言地逆來順受。

這情形，呂十全早有耳聞，也早想插手懲治。

毋如呂十全是一個大忙人。忙不完的江湖恩怨，忙不完的除暴安良，偶然有剩餘的時間，又要忙他自己的吃、喝、嫖、賭。

所以，這件事就這麼一而再，再而三地宕延下來。

也所以，他目前要迫不及待地，趕去救王阿狗的老婆，不過是諸般湊巧的情況下所自然形成的結果。

* * *

胡家莊，並不是一個怎麼富裕的農莊，自從南宋建都臨安之後，爲了保持那苟安局面，橫征暴斂，向北方的金國納貢稱臣，弄得民窮財盡，胡家莊也自然免不了出現每況愈下的慘景。

但胡家莊的胡員外胡來，却特別例外。

別人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而胡來這一家，却是一年比一年興旺。

不說別的，光是他那豪華巨宅大門口的那兩隻石獅子，就令一般窮措大不由地滋生自慚形穢之感。

沒有生命的石獅子，尚且恁地盛氣凌人，那傲立大門口的兩個勁裝彪形大漢的氣焰，就更加令人側目了。

* * *

現在，呂十全和王阿狗正相偕走向胡家的大門口。

這兩人中，呂十全雖然氣宇軒昂，一表人才，但由於他在此深秋時節還穿着一件單衫，顯得太過寒酸。

至於王阿狗這個莊稼漢子，在豪奴們的眼中，自然更是等而下之的人了。

所以，不等他們走近大門口，兩個勁裝大漢已同聲大喝：「站住！」

兩個不速之客都應聲止步。

王阿狗嚇得躲在呂十全背後，臉色蒼白，全身抖個不停。

左邊的勁裝大漢沉聲問道：「你們找誰？」

呂十全抬手一指他背後的王阿狗，道：「找他的老婆。」

右邊的勁裝大漢披唇一哂，道：「哦……原來是你，王阿狗，你還不死心？」

左邊的勁裝大漢笑道：「王阿狗，你以前吃的苦頭還不夠？」

王阿狗直打哆嗦，不敢吭氣。

右邊的勁裝大漢道：「別跟這種窩囊廢嚕嗦，既然他認爲以前吃的苦頭不夠，就讓他們進去吧！不過，必須由狗洞進去。」

狗洞就在大門右邊丈遠處。

呂十全笑問道：「一定要鑽狗洞？」

右邊的勁裝大漢道：「不錯！」

「有沒有商量的餘地？」

「沒有。」

呂十全含笑接道：「那麼，就請你們二位先行示範一下吧……」

呂十全跟那兩個勁裝大漢的距離，至少在二丈以上，但他快得像一陣風，話聲未落，人已欺近他們身前，出手如電，一手一個，就像扔出兩根木頭似地，由那狗洞中扔了過去。然後，沉喝一聲：「跟我闖！」

呂十全昂然走進大門，王阿狗也好像感染了他的英雄氣概，挺挺胸膛，隨後跟進。

他們行進的步伐不快也不慢，好像是有意讓那兩個由狗洞扔進去的豪奴有時間向裏面通報。

胡家的戒備，好像並不森嚴，呂十全帶着王阿狗穿過大門內的廣場，一直到達大廳前，都沒受到任

何阻撓，就像是進入無人之境。

其實，這也並不稀奇。

憑胡來的財勢和靠山，有誰吃了熊心豹膽，膽敢上門生事，既然沒人膽敢前來生事，又何必那麼戒備森嚴地窮緊張哩！

但呂、王二人一到大廳門口，情況就不同了。

首先是悶聲不響地撲上來兩頭大如牛犢的異種獒犬，緊接着是四個使刀的勁裝大漢。

但這些，都難不倒功力超絕的呂十全，鐵腕揮處，兩頭獒犬應聲倒斃，至於那四個使刀的勁裝大漢，則都在呂十全身前丈遠處成了泥塑木雕的活死人。

而這些，也不過是呂十全鐵腕一揮，揚指凌空連點的刹那之間所發生的事。

大廳中傳出一聲朗笑：「好威猛的大力金剛掌，好高明的凌空點穴手法！」

呂十全卓立大門口，冷笑着沒搭腔。

那清朗語聲又道：「具有如此高明身手的人，想必不是無名之輩。」

呂十全漫應道：「本公子呂十全，聽說過嗎？」

「哦！眞想不到，閣下就是威震江湖的十全公子呂十全。」

話落人現，一位年約三旬出頭的黃衫人當門而立，向呂十全抱拳長揖，道：「高軒莅臨，蓬蓽生輝，胡來有失遠迎，請恕不知者不罪。」

呂十全冷冷地道：「你該明白，我不是跟你拉交情而來。」

胡來含笑接道：「我明白，你是爲了王阿狗的老婆而來，衝着你十全公子的金面，王阿狗的老婆，可以馬上原璧歸趙，來人！去請十二姨。」

任誰也想不到，這麼快就將難題解決了，而且又是那麼順利，那麼圓滿。

俗語說得好，伸手不打笑臉人。

由於胡來的委屈求全與逆來順受，使得呂十全一時之間倒不便發作，祇是披唇一哂，靜候下文。

也不過是片刻工夫，王阿狗的老婆就被帶了出來。

那眞是一個足以顚倒衆生的尤物，二十三四的年紀，不胖不瘦、不高不矮的身材，吹彈得破的皮膚，宜嗔宜喜的臉龐，是一個十足的美人胚子。連這位見多識廣，形同浪子的十全公子，乍見之下，也禁不住爲之目光一亮，暗中喝了一聲采。

王阿狗夫妻劫後重逢，自然是驚喜交集，感慨萬千。

但在大庭廣衆之下，夫妻倆也不便有甚麼表示，祇是交換了一個祇有他們夫妻倆才能意會到的眼色之後，雙雙向呂十全拜謝下去，王阿狗並顯得無比激動地道：「呂公子，呂恩公，請受我夫妻一拜……」

這一拜，可拜出了一個意外中的意外——王阿狗夫妻雙雙閃電出手，點了呂十全全身八處大穴。

此情此景，誰會想到有這樣的變化哩！

所以，功力高絕如呂十全，也不得不乖乖地受制。

王阿狗夫妻一擊奏功之後，胡來含笑問道：「呂公子，你是否認爲是陰溝裏翻船呢？」

呂十全一臉苦笑道：「正是，正是。」

胡來滿臉得意神色道：「你也該明白，方才，他們本來可以一舉殺掉你？」

「我明白。」

「但他們沒有一舉殺掉你，爲甚麼？你知不知道？」

「自然是爲了要先將我凌辱一番。」

「不！我並不想凌辱你，儘管你早就想跟我過不去，但你我之間，畢竟無寃無仇，痛痛快快一刀了結，也足夠了。」

「這麼說來，你好像很仁慈？」

「我並不仁慈，現在，我告訴你，我之所以讓你多活片刻，是要讓你知道，鬥力不如鬥智。」胡來拍拍呂十全的肩膀，得意地笑問道：「呂公子，呂大俠，服不服氣？」

呂十全似笑非笑地道：「不怎麼服氣……」

胡來截口訝問：「爲甚麼？」

呂十全道：「以後，你會明白的，現在，我覺得我已經活得不耐煩了，下手吧！」

胡來略一沉思，向王阿狗夫婦道：「好！給他一個痛快。」

王阿狗夫婦早已各自取了一枝青鋼長劍，虎伺一旁，聞言之後，雙雙一式「卡莊刺虎」，刺向呂十全的胸膛。

寒芒一閃，慘號隨傳。

又是一個意外的變化——王阿狗夫婦竟然各自以長劍貫穿對方的左胸，一劍畢命。

王阿狗夫婦的身份，本來是假的，他們的一切行動，都是奉命行事。

呂十全不但不着痕跡地殺了王阿狗夫婦，同時也將胡來制住了。

胡來仰首長嘆：「百密一疏，是天亡我也！」

呂十全沉聲叱道：「胡來，別怨天尤人，這是你自己多行不義的結果。」

話落手起，凌空揚指，點了胡來的死穴。

（完）

新派奇情詭譎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無形劍

無奇不有人頭鏢　激將之法巧脫手

四匹高大的白馬拖着一輛豪華的篷車，奔馳在青石鋪成的大街上。

祇看那四匹拉車的馬，白得像雪一般，全身上下看不到一根雜毛，就可以想到車上人尊貴氣勢。

黑色篷布，掩去了車中景物，但祇看那趕車的把式，一身海青絲綢長衫，黑緞子鞋面的逍遙履，戴一頂青緞子長沿帽，白白淨淨的一張臉。

這那像趕車的把式，簡直是豪富人家大少爺的氣派。

這時，不過卯時光景，早市正開，大街行人如梭，接踵擦肩，這輛豪華的篷車，引得不少人駐足而觀。

洛陽城是大地方，三朝古都，中州大鎭，這裏的人，見過了不少的世面，但像這樣的白馬華車，確也不曾見過。

單是要選購那四匹白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路人議論紛紛，有人說是車裏面坐的王侯內眷。也有人說是御史大人駕臨洛陽，查辦大案。

篷車未轉向洛陽府衙，却在西大街龍鳳鏢局門前停下。

青石磚，大門樓，橫着一塊金字匾，門樓旗竿之上，飄揚着蟠龍飛鳳的鏢旗。

黑漆大門外，用白玉鋪了三道石階，站着一個身穿對襟密扣的勁裝漢子。

篷車停好，趕車的白淨漢子一躍而下，彈掃了青綢長衫上的積塵，登上三層白玉石階，拱手一笑，道：「朋友，帶我去見你們總鏢頭。」

勁裝漢子打量了青衫人一眼，又瞧瞧門外那白馬，金軸的華貴篷車，才笑一笑，道：「閣下是總鏢頭的朋友？」

青衫人搖搖頭道：「不是，在下想和貴局談筆生意。」

勁裝大漢道：「談生意用不着見我們總鏢頭，見見二先生也是一樣。」

青衫人笑一笑，道：「生意太大，祇怕你們二先生作不了主。」

勁裝大漢道：「這不用客官你擔心，二先生如是作不了主，他自會向總鏢頭請教。」

青衫人道：「好吧！請你就先帶我去見見二先生。」

勁裝大漢舉手一招，五丈外大廳中奔出一個二十左右的年輕人。

勁裝大漢望望年輕人，道：「二先生來了沒有？」

年輕人望望青衫人，應道：「來一會了。」

勁裝大漢道：「帶這位兄台去見二先生。」

青衫人一拱手，道：「有勞了。」

隨着那年輕人向裏走去。

勁裝大漢忽然高聲叫道：「你這篷馬未下轅，不會跑了麼？」

青衫人一面走，一面應道：「不要緊，車裏面還有人。」

走入大廳，一個四十歲左右的灰色長衫人立時迎了上來，一面讓座，一面吩咐敬茶。

大廳很廣闊，一座八仙桌，十幾張鋪着黃緞子坐墊的木椅。

青衫人接過茶碗喝了一口，道：「你是二先生！」

灰衣人笑道：「不敢當。在下徐二，是龍鳳鏢局的賬房，伙計叫着順口，就叫起二先生了。」

青衫人道：「在下想和貴局談筆生意，二先生是否能夠作主？」

徐二道：「敝局生意，都是由兄弟看貨計價。」

青衫人道：「這筆生意太大，而且也很難，是不是該請貴局總鏢頭，親自出面談談？」

徐二一皺眉道：「是紅貨？還是珠寶？」

青衫人搖頭道：「不是紅貨，也非珠寶……」

徐二接道：「那是銀垛，金錠了？」

青衫人搖頭道：「也不是，二先生，是人……」

徐二怔一怔，道：「是人頭鏢？」

青衫人微微一笑，道：「是人，活生生的人。」

徐二哈哈一笑道：「朋友貴姓啊！」

青衫人道：「兄弟姓平。」

徐二輕輕咳了一聲，道：「平兄，很對不住，龍鳳鏢局的生意太忙，從來不接人頭鏢，洛陽府大地方，龍鳳鏢局不算，還有四家鏢局子，你請到別一家看看！」

青衫人搖搖頭，道：「我打聽過了，北六省，就數着你們龍鳳鏢局最大，別一家保不了，我們也不敢請他們。」

徐二皺皺眉頭，道：「平兄，人頭鏢！能有多大個價錢，敝局……」

青衫人揚手攔住了徐二，接口說道：「二先生，鏢是活蹦亂跳的人，走起來不費事，至於價錢，應由貴局開出，咱們絕不還價。」

徐二又是一呆，道：「甚麼人，這樣吃價？」

青衫人笑道：「二先生，生意談成了，在下自會帶二先生見見。」

徐二沉吟了一陣，道：「送到甚麼地方？」

青衫人道：「長安。」

徐二笑一笑，道：「不很遠，這條道敝局常走。」

青衫人道：「是嘛！貴局名氣大，好生意自然會送上門來！」

徐二道：「這麼辦吧！你出個價，我心裏合計一下，如是大家划得着，咱們再談細節，如是合不着平兄另請高明……」

他似是自覺說得不夠圓滑，輕輕咳了一聲，接着又道：「敝局一向沒有保過人頭鏢，實在說，這價，也不知如何一個開法！」

青衫人伸出四個指頭，道：「這個數，怎麼樣？」

徐二笑一笑，道：「四百兩？還是四千兩？」

青衫人道：「四萬兩銀子，不知道夠不夠？」

徐二怔住了，半晌之後，才緩緩說道：「你是說四萬兩銀子？」

青衫人道：「不錯，如是二先生不太滿意，在下可以再加一點。」

徐二心中暗道：把個人送到長安，肯出價四萬兩銀子，這小子家裏開出了銀山、金鑛……

但他畢竟是商場老手，儘管心裏震動，却沒有樂而忘形，故意沉思了一會，道：「平兄，價錢夠大，但不知，萬一出了事，咱們如何一個賠法？」

青衫人道：「人命非財物，所以是最好別出事。」

徐二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龍鳳鏢局開業十年，也失過幾次鏢銀，但都被找了回來，近五年中，更是一帆風順，沒有過一點風浪，這條路我們又很熟，九成九不會出事，不過，行有行規，咱們事先能說個清楚，免得萬一出了事，有所爭執。」

青衫人道：「人命無價，說到賠字，很難說出數字，貴局如能夠多調高手，再由貴局總鏢頭親身出動一次，或能得保無慮。」

徐二笑一笑，道：「好吧！這趟鏢很突然，也很奇怪，我得請示一下敝東主，由他決定。」

青衫人道：「這麼說來，貴局已經答應接下這趟鏢了？」

徐二道：「平兄請稍候片刻，兄弟告便一時。」

青衫人道：「二先生請便。」

片刻之後，徐二帶着一個約莫三十七八歲、留着垂胸長髯的修長身軀的中年人走了進來。

徐二一欠身，道：「平兄，這就是我們總鏢頭。」

長髯人一拱手，道：「區區杜天龍，龍鳳鏢局的總鏢頭。」

青衫人抱拳，道：「久仰大名，今日有幸一會。」

杜天龍笑一笑，道：「不敢當……」

目光一掠徐二，接道：「聽敝局賬房先生相告，朋友要投保一趟

人頭鏢？」

青衫人道：「是的。」

杜天龍道：「行程不過千里，出價高達四萬兩銀子？」

青衫人道：「不錯。」

杜天龍點點頭，道：「杜某人自創龍鳳鏢局以來，十年中接過不少大生意，但像這等奇怪的大鏢，還沒有保過……」

青衫人笑一笑，接道：「總鏢頭覺得那裏不妥？」

杜天龍大笑三聲，道：「杜某祇是覺得奇怪，區區千里路程，閣下肯出四萬兩銀子的高價，祇是保一趟人頭鏢，這其中定然有爲難之處了。」

青衫人道：「事情很簡單，有人要殺他們，兄弟不得不把他們送入長安，暫避一時。」

杜天龍一皺眉頭，道：「甚麼人要殺他們呢？」

青衫人搖搖頭，道：「這就不太清楚了，貴局可是不敢接這趟鏢麼？」

杜天龍仰天一笑，道：「承閣下看得起我們龍鳳鏢局，送上這趟好買賣，杜某如是不敢接下來，那豈不是弱了龍鳳鏢局的名氣……」

青衫人接道：「好膽氣，杜總鏢頭，盛名之下無虛士，姓平的沒找錯地方。」

杜天龍淡淡一笑，道：「平兄，我還有下情未盡。」

青衫人道：「兄弟洗耳恭聽。」

杜天龍道：「第一，杜某要知道他們是不是江湖中人？」

青衫人搖搖頭，道：「不是。」

杜天龍道：「第二，在下要見見受保的人。」

青衫人道：「那是自然。」

杜天龍道：「第三，人要送到長安何處？把他交給何人？閣下如何付款，萬一有了甚麼變化，敝局如何賠償，照咱們鏢局的行規，這些事，都該有個約定。」

青衫人道：「人在貴局外面篷車上，杜總鏢頭答應了，我這就立刻請他們下車相見……」

青衫人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人到了長安，送入長福銀號，就和貴局無關了，至於有了變化，如何賠償的事，兄弟就難以開口了。」

杜天龍神情變得十分凝重，緩緩說道：「山西柳家的長福銀號？」

青衫人道：「正是長福銀號。」

杜天龍道：「平兄，那位投保的人，可和柳家有關？」

青衫人道：「自然是有點關係。」

杜天龍道：「山西柳記的長福銀號，遍佈北六省，實力强大，各處分號，都僱有武師、護院，柳家的人，還要請鏢局保護麼？」

青衫人笑一笑，道：「山西柳記的長福，確然是財力雄厚，遍設分號，這洛陽也有一家，不過，除了長安總號中，或能保他的安全之外，各地分號都無此能，所以，杜總鏢頭祇要把他交入長安長福總號，貴局就完了責任，至於付錢方面，此刻，兄弟先付一半，兩萬兩長福銀號的銀票，到了長安總號交人，再付一半。」

杜天龍吟了一陣，道：「平兄，咱們一起去看看人吧！」

青衫人道：「在下去請他進來。」

杜天龍道：「不用了，咱們一起到外面瞧瞧。」

走出大門，杜天龍立時一呆，失聲叫道：「四駿車，有日行五百里的能力，今日見這神駿四驥，果然是天生龍種，好馬呀！好馬……」

突然間似是想到了甚麼大事，霍然回頭，道：「閣下是閃電神馭平步青了。」

青衫人點點頭，道：「眞人面前不說假話，兄弟正是平步青。」

杜天龍道：「平兄，你有四駿車，千里路程，趕緊些，不過兩日的工夫，爲甚麼平白的把四萬兩銀子送給我們龍鳳鏢局？」

平步青搖搖頭，笑道：「杜兄，洛陽西行小道崎嶇，兄弟這四駿車無法放轡奔馳，而且，兄弟祇有一個人，也太過單薄，所以，不得不把到手的銀子，奉送貴局了。」

徐二也跟着走了出來，站在杜天龍的身後，此刻，突然接口說道：「平兄好大方啊！」

平步青笑一笑，道：「兄弟接下了這趟生意，由開封送到洛陽，祇賺兩萬兩銀子，不算太多吧！」

杜天龍微微一笑，道：「平兄，打開車簾子，兄弟要見見託保的人。」

平步青伸手從車裏取出了一個錦墩，放在車轅前面，輕輕咳了一聲，道：「夫人，請下車！」

車簾起處，一個全身素縞的婦人，扶着篷車扶手，緩步下了篷車。

她穿着一身素服，未施脂粉，一條白綾帶，橫勒着滿頭秀髮。

眉梢眼角處，帶着淡淡的哀怨，但却掩不住天生麗質，美麗容顏。

她微微垂着首，低聲說道：「平先生喚出未亡人，有甚麼吩咐？」

也許是這素服麗人太美，招來不少路人側目。

杜天龍低聲道：「平兄，讓夫人進廳叙話，這裏不太方便。」

平步青道：「杜兄說的是……」回頭對那素衣麗人，溫聲說道

：「夫人請。」

素服麗人嘆口氣，舉步向前走去，蓮步姍姍，登上了白玉石級。

徐二帶路，引那素服麗人走入大廳。

平步青讓那素服麗人落了座，才輕輕咳了一聲，道：「杜總鏢頭已答應了護送夫人回長安，費用白銀四萬兩，先付一半，另一半到長安再付。」

素服麗人忽然起身，對着杜天龍盈盈拜倒，道：「未亡人謝謝杜總鏢頭仗義成全。」

杜天龍伸出兩隻手，又不便去扶，急得哈着腰，道：「夫人快些請起，就算我們答應了護送夫人入長安，也是爲了銀子，這是生意，夫人用不着謝我們……」

素服麗人接口道：「未亡人連遇險難，縱然是肯花銀子，也沒有人願接這趟生意。」

杜天龍輕輕咳了一聲，說道：「夫人是……」

平步青接道：「柳記長福銀號三東主的夫人。」

柳夫人道：「不敢當，未亡人夏氏秋蓮。」

杜天龍道：「柳三爺是……」

柳夫人道：「先夫就是被人刺殺。」

杜天龍心神一震，道：「柳三爺死在何處？」

柳夫人道：「開封。」

杜天龍道：「開封的長福銀號規模很大呀！」

柳夫人道：「先夫就是死在開封長福分號。」

杜天龍道：「銀號中，沒有護院武師麼？」

柳夫人道：「有！那人在大白天混入銀號，直闖入內院，一劍殺死先夫。」

杜天龍沉吟了一陣，「夫人是眼見麼？」

柳夫人道：「算得上是眼見，先夫被刺的地方，是內宅廳中，未亡人在內室，先夫死前一聲驚叫，未亡人立時趕出內室，曾經見到了那刺客的背影。」

杜天龍道：「夫人沒有叫喊麼？」

柳夫人道：「光天化日，能混入戒備很森嚴的長福銀號行刺，這的確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

平步青突然從懷中摸出四張銀票，選了兩張，雙手奉上給杜天龍，道：「杜兄，生意已經談好了。杜兄請收下定銀。」

杜天龍轉頭看去，祇見那兩張銀票，每張一萬兩，蓋着鮮紅的長福大印，心中暗暗忖道：保一個人頭鏢，千里旅途，有四萬兩銀子好賺，就是保一批逾數百萬的紅貨珠寶，也沒有這樣一份收入，但那閃電神馭平步青，竟然不肯賺這筆銀子，這中間，祇怕是大有文章。

心中念轉，微一搖頭，道：「定銀，在下不敢收……」

平步青道：「爲甚麼？」

杜天龍道：「因爲，咱們生意還未談好。」

平步青笑一笑，道：「杜總鏢頭，龍鳳鏢局在江湖上威名卓著，答應過的事，如再悔改，日後傳揚於江湖之上，祇怕有損貴局的威風了吧？」

杜天龍沉吟了一陣，道：「在下答應了麼？」

平步青道：「夫人已經謝過了杜兄的仗義之恩。」

杜天龍道：「這個，這個……」

柳夫人輕撩白羅裙，盈盈跪倒，道：「杜總鏢頭，先夫被刺之後，賤妾細想內情，十分複雜，如若不能回到長安總號，面見大爺，賤妾祇有從亡夫於泉下……」

兩行淚珠兒，滾下了雙腮。

手執白羅帕，拭拭淚珠兒，接道：「賤妾死不足惜，祇可憐亡夫留下孤女若梅，沒人照顧……」

杜天龍怔了一怔，接道：「夫人還有位女公子麼？」

柳夫人點點頭，道：「小女現在貴局外面的篷車之上。」

杜天龍一揮手，道：「快！接柳小姐進入大廳。」一面伸手請起了柳夫人。

兩個守在大廳旁側的大漢，突然飛身疾奔，向外直衝出去。

平步青微微一笑，道：「杜總鏢頭，兄弟至少拋了他們二十里，他們也還要一頓飯的時間，才能趕來。」

杜天龍長長吁一口氣，道：「夫人，平兄，在下雖然還未太瞭解內情，但就感受上而言，這中間情節十分複雜。」

笑一笑，平步青道：「杜兄，如是很簡易的事情，兄弟不會帶他們來龍鳳鏢局，柳夫人也不會出四萬兩銀子。」

柳夫人黯然說道：「錢財乃身外之物，何況，柳家聚財無數，賤妾願再奉私蓄兩萬白銀，希望杜總鏢頭能保我們母女，安抵長安。」

這時，兩個健壯的鏢局伙計帶着一個十二歲的少女走了進來。

那少女一身白羅衣，白綾帶紮着兩條小辮子，面目娟秀，一雙天足，穿着白緞面子小劍靴，緩步入廳。

那是位嬌麗可愛的小姑娘，也許是經歷大變之故，純稚無邪的小臉上，滿佈淡淡的哀傷、憂苦。

杜天龍目光一掠柳姑娘一雙天足，心中暗暗忖道：柳家富可敵國，女兒家，怎會留着天足，難道這丫頭，曾學過武功不成？

在那個時代中，世家女兒，大都要纏上一雙好小脚，所謂盈盈一握，走起路來才能夠步步生蓮。

聰明的柳夫人似是已瞧出了杜天龍的懷疑，輕輕嘆息一聲，道：「賤妾無德，祇生此一女，因此，極得先夫的寵愛，纏足之痛，使先夫不忍聞哀苦之聲，故而留了她一雙天足，唉！小女何幸，生爲柳家女……」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賤妾曾爲此事和先夫有所爭辯，先夫却笑語賤妾，柳家女兒，別說是一雙天足，就是痲臉、醜女，也不愁嫁不出去啊！」

說的也是，以柳家財力之雄，百萬陪嫁，可使一個窮小子，一個洞房花燭夜，立時成豪富之家。

杜天龍點點頭，道：「原來如此。」

平步青微微一笑，道：「杜兄，在下還要憑仗四駿車的快速，逗着他們玩一陣，三夫人母女交給你杜總鏢頭了。」

兩萬兩銀票，送到杜天龍的手中，轉身一躍，飛出大廳。

杜天龍大聲叫道：「平兄留步。」

平步青頭也不回，直奔到鏢局外面，躍上篷車，抛下一個大包裹，疾馳而去。

杜天龍追到大門外面，平步青已馳出了二十餘丈。

祇好檢起了平步青抛下來的大包袱，行回大廳，說道：「夫人，車上還有別物麼？」

柳夫人搖搖頭，道：「我們母女走得很急促，祇帶了這一個包袱。」

杜天龍道：「走得很急促？」

柳夫人道：「是的，我一直擔心我們母女離不了開封，唉！如非平大俠仗義相助，我們母女絕難逃過虎口。」

杜天龍道：「夫人，聽夫人的口氣，似乎是這其中別有內情。」

柳夫人點點頭，沒有接口。

杜天龍道：「夫人，可是已然知道了這些內情，是麼？」

柳夫人道：「賤妾知曉得不多，而且，這些事，關係柳家內情，恕賤妾無法多言。」

這麼一說，杜天龍自然不好多問。

本來，這是保鏢，不是問案，杜天龍也不應該問得太多。

但這件事中的疑竇太多，杜天龍沉吟了一陣，仍然忍不住問道：「夫人回到長安，就能夠安全了麼？」

柳夫人點點頭，道：「大伯坐鎮總號，未亡人祇要能面見大伯，就可保我們母女的安全了。」

杜天龍又沉思了良久，說道：「好吧！區區接下這趟鏢了，但夫人準備何時動身？」

柳夫人道：「先夫停柩開封未葬，未亡人歸心似箭，自然是越快越好。」

杜天龍道：「夫人請留此便飯，在下稍作佈置，飯後立刻登程。」

不知是有意，還是無心，柳夫人輕提白羅裙，露出了一對小金蓮。

那是不足三寸的一雙好小脚，尖尖白綾鞋一手可握。

撩起了白衫衣襟兒，掏出來兩張銀票，說道：「這是銀票兩張，請杜總鏢頭收下。」

兩隻雪白纖長的玉手，捧着銀票遞了過來。

杜天龍道：「四萬兩銀子夠多了……」

站在一側的徐二先生，却伸手接下銀票，道：「總鏢頭，十萬八萬銀子，在柳記長福銀號，算不得一回事，咱們該多去些人，以保護三夫人母女的安全就是。」

杜天龍皺眉頭，却未阻止，沉聲吩咐道：「傳話下去，選八個精幹的趟子手，各選好馬一匹，要一輛四套大篷車，我和夫人親自護送。」

徐二先生一欠身，道：「屬下立刻傳話。」

杜天龍略一思索，又道：「去通知王鏢頭一聲，要他同行。」

徐二先生怔了一怔，道：「總鏢頭，有你和夫人同往，還要王鏢頭去麼？」

杜天龍道：「照我的話去辦，替柳夫人母女們安排酒飯。」

轉身走入內院。

徐二先生輕輕咳了一聲，道：「柳夫人，敝局總鏢頭，從來沒有如此愼重過，請了夫人同往，還帶了王鏢頭同行，我再選八個最精幹的趟子手，龍鳳鏢局的精銳，盡隨夫人西行長安了。」

柳夫人長長嘆口氣，道：「杜總鏢頭仗義，閣下多多幫忙，未亡人感激不盡，這銀票一張，酬謝閣下，還望笑納。」

纖纖玉手，奉上一張銀票。

徐二先生眼角一瞄，那是五千兩銀子的面額。

好大的手筆啊！一謝五千兩雪花白銀，除了柳記長福銀號中的主人之外，天下再也找不出第二家人。

徐二先生呆了一呆，道：「這個！這個不好意思吧？」

柳夫人道：「柳家有的是銀子，大哥收下吧！」

徐二先生接過銀票，作個揖，道：「這，謝過夫人了。」

柳夫人道：「不用謝了……」話

題一轉，說道：「杜夫人也會武功麼？」

徐二先生道：「咱們夫人的武功，祇怕不在總鏢頭之下，再加上王鏢頭那一身武功，夫人盡可以放心了。」

柳夫人道：「王鏢頭是……」

徐二先生接道：「除了總鏢頭和夫人之外，咱們龍鳳大鏢局，就屬王鏢頭的武功最好了。」

柳夫人未再多問。

片刻後，酒飯開上。

也許柳夫人太大方，這徐二先生吩咐送上的酒飯很豐盛。

滿桌佳餚，祇有柳夫人母女們兩人食用。

龍鳳鏢局不愧是大字號，動作可也眞快，柳夫人母女倆也就不過是剛吃好飯，徐二先生已過來相請，道：「夫人，立刻上路呢？還是休息一會再走？」

柳夫人道：「杜總鏢頭的意思呢？」

徐二先生道：「總鏢頭已在門外候駕，但憑夫人吩咐。」

柳夫人站起身子，牽着女兒一隻手，道：「我歸心似箭，自然是愈早愈好。」

龍鳳鏢局的大門外，早已停着一輛三馬環套的馬車，一個二十七八歲、柳眉鳳目的中年婦人，穿着一身青色勁裝，左手提着一把古銅作鞘的寶劍，站在車前。

八個身着黑衣，白裹腿倒打千層浪，身佩一式單刀的精壯漢子，雁翅一般排在篷車後面。

杜天龍牽着一匹全身如墨的高大黑馬，站在篷車前面，馬鞍旁掛着一把金背大砍刀。

一個三十上下，紫臉環目的黑衣大漢，腰裏圍着亮銀軟鞭，站在杜天龍總鏢頭的身側。

柳夫人心中暗暗盤算，忖道：那站在篷車前面，大概是杜夫人了，立在杜天龍身側，腰圍軟鞭的漢子，自然是龍鳳鏢局的首座鏢師王鏢頭了。

祇見杜天龍一抱拳，道：「拙荊陪夫人、小姐，共乘篷車，也好近身保護。」

柳夫人對着杜夫人一欠身，道：「未亡人謝過杜夫人。」

杜夫人還了一禮，笑道：「不敢當，夫人請上車。」

車把式是一個四十多歲的漢子，手執長鞭，腰裏束着一條白布帶子，伸手拉上一個錦墩，放在車前，隨手打開了車前垂簾。

杜夫人手扶着柳夫人母女登車，也隨着登上篷車。

車把式收好錦墩，放下垂簾，躍坐車簾前面，順手打了一個響鞭。

三匹拉車的健馬，立時奮鬃長嘶。

杜天龍翻身上馬，一揮手，道：「四前四後，起車。」

車後面八個佩刀的趟子手，一齊躍上馬背，前四個潑刺刺衝到篷車前面，蹄聲得得，向前奔去，片刻間，已到達數十丈外。

杜天龍和紫臉漢子，並騎走在車前三丈左右處。

篷車馳動，輪聲轆轆。

另四個佩刀的趟子手，却隨在馬車後面，保持着五丈上下的距離。

十四馬前呼後擁，拱圍着篷車，向前馳去。

一行車馬，很快的行出了洛陽城。

杜天龍回頭向後側稍後一肩的紫面環目大漢，低聲道：「人傑，閃電神馭平步青是何等人物，肯把這票酬報豐厚的生意送到咱們手上，這中間，定然有扎手之處。」

紫臉人，正是龍鳳大鏢局中的首座鏢師王人傑，此人不但武功超羣，就是應變機智，也是杜天龍以下的第一人物。

祇見他沉思了片刻，道：「總鏢頭顧慮甚是，如論柳記長福銀號的實力，絕不在咱們龍鳳鏢局之下，開封大地方，柳家必然頗有好手，保護銀號，他怎會借重平步青的力量。」

杜天龍道：「這一點，柳夫人倒是解說，他說柳家三東主被殺，很可能是他們家族中事。」

王人傑道：「爭權奪利？」

杜天龍道：「大概是罷？」

王人傑道：「以柳家之富，掌握了北六省的大部錢莊、銀號，就算有上十個，八個兄弟，也有着分不完的金銀，還用得着大鬧家務麼？」

杜天龍對這位王鏢頭似是有着很大的敬重，回頭笑一笑，道：「你有甚麼特異的看法？」

王人傑道：「屬下對柳夫人瞭解得太少，不敢妄作論斷，但這些出於常情的變化，定有複雜的內情……」

語聲頓了一頓，接着道：「柳家的財力，富可敵國，聽說江湖上，有不少的高手都被他們收用，不論柳夫人說的是眞是假，咱們祇把這件當成一票生意來看，此地距長安，行程不遠，總鏢頭既然祇是言明把他們送到長安柳家的長福銀號總號，咱們依約行事，到長安交了人，回頭就走。」

杜天龍點點頭，道：「說的是，柳家的家業太大，咱們實在也管不了，但願這一路平安，到達長安就是。」

王人傑笑一笑，道：「總鏢頭說的是，所以，屬下之意，咱們盡

量少問那柳夫人的事情。」

杜天龍點點頭，未再多言。

那顯然是同意了王人傑的意見。

篷車、健馬，奔行極快，太陽下山，已然跑出來六七十里的行程。

杜天龍心中暗作了一個決定，要盡快把柳夫人母女們送到長安。

如是閃電神駁平步青沒有說謊，追趕柳夫人的人手來自開封，就算他們未受閃電神駁的誘騙，追岔了路綫，這一陣急趕，也把他們拋後了數十里。

這條路，龍鳳鏢局子常來常往，十分熟悉，避開了應該落脚的大鎮，在一座小村鎮上停了下來。

說這裏是一座村鎮，其實祇不過有十幾戶人家，但因面臨官道，十幾戶人家，倒有兩家客棧。

人進食，馬加料，杜天龍準備休息上兩個時辰，連夜趕路。

這時夕陽餘暉已盡，夜幕低垂。

杜天龍下令趟子手，好好休息一下，準備二更之後上路。

柳夫人一直未講過一句話，似是對杜天龍有着無比的信任。

直待柳夫人母女們進食完畢，杜天龍才輕輕咳了一聲，道：「夫人歸心似箭，在下亦希望能早到長安，因此，在下準備連夜趕路，不知夫人意下如何？」

柳夫人道：「未亡人母女倆的生死盡付托於杜總鏢頭，但憑總鏢頭的安排。」

杜天龍笑一笑，道：「杜某自然盡力維護夫人，不過，要委屈夫人，在車上休息一下了。」

柳夫人道：「自離開開封府，我們母女大都在平大俠的車上宿住，總鏢頭不用擔心，未亡人已習慣了這等亡命奔逃的生活。」

緩緩站起身子，向店外行去。

忽然間，一陣急促的馬蹄聲傳入了耳際。

杜天龍霍然起身，道：「夫人慢行一步。」

王人傑一按桌面，一個箭步，已到了客棧門口，擋在柳氏母女前面。

八個趟子手也已聞聲，伸手抓起了放在身側的兵刃。

杜天龍搖搖頭，道：「未得我命，不可輕舉妄動。」

馬蹄聲急如狂雨，倏忽之間，已到了客棧前面。

借客棧門口高挑的一盞燈籠，杜天龍看清了來人。

是三個身着灰色對襟密扣的勁裝大漢，滿身塵土，三匹健馬，更是跑得一身大汗。

三個人勒韁停馬，打量了店中的形勢一眼，突然一齊翻身下了馬背。

當先一人高聲說道：「替咱們飲馬加料，咱們打個尖，還要連夜趕路。」

這等荒野的客棧，祇有兩個店伙計，來了杜天龍這批人，已經好忙了一陣，剛剛閒下來，又到來三位客人，祇好打起精神，接馬迎客。

三個灰衣人把馬韁交給了店小二，魚貫步入店中。

王人傑退一步，讓開去路，三個灰衣人却一轉身，在門口處一張桌子上坐了下來。

雖然這三個人來得太過突然，引人懷疑，但人家一直沒有生事的樣子，杜天龍和王人傑自然不便質問。

三個灰衣人叫過酒菜，立時大吃大喝起來。

這時，柳夫人母女已然退回到杜天龍身旁一張木桌上，和杜夫人坐在一起。

王人傑站在客棧門口，不時回頭望望三人。

兩班人沒有說過一句話，但却有一種緊張的氣氛，充塞客棧。

三個灰衣人行動很規矩，狠吞虎嚥的吃過了酒菜，立時會賬上路。

目睹三人縱馬去遠，王人傑才緩步踱回到杜天龍身側，低聲道：「總鏢頭，咱們還要趕路麼？」

杜天龍沉吟了一陣，高聲說道：「店家，收拾一間客房，咱們今晚上住下。」

店伙計一皺眉頭說道：「大爺，小棧客房不多，諸位這麼多人，祇怕是住不下。」

杜天龍笑一笑說道：「不要緊，收拾一間乾淨的房子，給女眷們住，其他的不用你操心，咱們可湊合一夜就是。」

看看杜天龍的金背大砍刀，店伙計不敢拒絕，振起精神，收拾了一個房間。

這是緊鄰賬房的一間瓦舍，房間不大，一張床佔了大部份地方。

在這等荒野小店，也祇好湊合了，杜夫人、柳夫人，帶着她的小女兒柳若梅，擠在房間裏，八個趟子手，分成四班值夜，杜天龍、王人傑就在店堂裏休息。

車把式留在篷車上看守着。

三更過後，萬籟俱寂，店堂裏點燃着一隻火燭。

突然間，響起了一陣衣袂飄風之聲，劃破了深夜的靜寂。

杜天龍一直在閉目假寢，暗中却運起內功，靜聽四下的動靜。

聞驚起身，伸手抓起身旁的金背大砍刀。

就在杜天龍站起身子的同時，王人傑也霍然站起了身子。

杜天龍搖搖頭，低聲說道：「人傑，守在這裏，咱們不能中了別人調虎離山之計。」

王人傑點點頭，低聲道：「總鏢頭小心。」

杜天龍一晃，穿出廳堂。

凝目望去，祇見屋脊上人影一閃，直向正南方奔去。

杜天龍一提氣，躍上屋面，疾追下去了。

這是無月之夜，借滿天閃爍的星光，杜天龍瞧出了那是個身着黑色長袍的人。

那人輕功不弱，一直保持着與杜天龍三丈的距離。

杜天龍冷哼一聲，突然一提真氣，一連三四個飛躍，趕上兩丈距離，距離那黑衣人也就不過一丈多些。說道：「朋友，再不肯停下來，我杜某人，可要用暗青子招呼你了。」

黑衣人突然停下脚步，回過身子，道：「杜總鏢頭乃中原道上名家，兄弟是慕名久矣了。」

杜天龍凝目望去，夜風中祇見黑紗飄動。

原來，那黑衣人臉上蒙着黑紗。

杜天龍輕輕咳了一聲，道：「咱們見過面麼？」

黑衣人笑一笑，道：「是否見過，在下覺得並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在下想和你杜總鏢頭談一件事。」

杜天龍道：「好！朋友請說看？」

黑衣人道：「柳記長福銀號的柳三夫人，是否僱了你杜總鏢頭……」

杜天龍接道：「不錯，柳三夫人，僱我龍鳳鏢局保她回到長安。」

黑衣人道：「不知那柳三夫人出了多少銀子？」

杜天龍道：「朋友，你這話是何用意？」

黑衣人道：「柳三夫人出了多少銀子，咱們可以加倍奉上，祇要貴局退了這趟生意。」

杜天龍暗暗冷笑，忖道：你把我杜天龍看成了甚麼人？但他久走江湖，見多識廣，強自忍下心中的怒火沒有發作出來，淡淡一笑，道：「單就生意而言，未始不可談談。」

黑衣人道：「杜總鏢頭果然是明智得很，請開個價碼出來，在下如若能夠作主，可以立刻答允，就算不能作主時，在下亦將立刻請示，務必給你杜總鏢頭一個滿意的答覆。」

杜天龍道：「錢財身外物，少一些，非關緊要。」

黑衣人嗯了一聲，說道：「杜兄的意思是……」

杜天龍道：「在江湖道上行走，大都靠朋友幫忙，但人的名兒，樹的影兒，你朋友或是貴上，希望能亮個名號出來。」

黑衣人沉吟了一陣，道：「杜總鏢頭，如是咱們談成了這票生意，敝上和在下，都可以亮出名號，交你杜兄這個朋友，祇是現在……」

杜天龍笑一笑，道：「閣下這話，就有些見外了，杜某人要錢，但也要朋友，如果你朋友不肯告知名號，祇為區區幾萬兩銀子，要我杜某自己搬石砸脚，那未免過份了。」

黑衣人長長吁了一口氣，道：「杜兄說的倒也有理，但在下無法立刻奉告，容得兄弟和敝上研商一下，再行奉覆杜兄。」

杜天龍道：「好！你們酌量酌量，在下敬候佳音。」

黑衣人一抱拳，道：「兄弟告別。」

杜天龍心中一動，說道：「朋友，慢走！」

黑衣人道：「杜兄還有甚麼見教？」

杜天龍歎口氣，道：「朋友，如是咱們生意成交，在下深覺愧對柳三夫人。因此，在下不希望殺人。」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這個杜總鏢頭放心，敝上和兄弟，都不喜把事情辦得血淋淋的，咱們答應杜兄，不傷害柳三夫人母女。」

杜天龍道：「兄弟領情。」

黑衣人一轉身，疾奔而去。

杜天龍望着那黑衣人的背影，心中留下了太多的疑問，閃電神駁沒有騙人，確有很多的武林高手，在追殺柳三夫人母女倆。

為甚麼？

柳記長福銀號，分支店遍佈北六省，勢力龐大，為甚麼竟不能保護他們三夫人的安全？

三東主的夫人，在長福銀號中的身份，是何等高貴，各地分號的首腦，怎敢不聞不問？

難道這是他們家務事不成？

愈想愈不對，除了他們兄弟鬩牆之爭，長福銀號中人不敢插手之外，其他門派中人，怎能坐視不理？

杜天龍很想再從那黑衣人口中探出一點消息，但他明白，那黑衣人也是老於世故的江湖人物，如是問得太明顯，可能會使他疑心。

一陣冷風吹來，吹醒冥思玄想中的杜天龍，彈彈一身積塵，回轉客棧。

客棧中，點燃了兩支火燭，四個趟子手都已經拔掛整齊。

另外四個趟子手，分在門外庭

院中巡視。

杜夫人、柳三夫人，還有那位娟秀美麗的小姑娘柳若梅也在庭院中。

這位小丫頭雖祇有十一二歲，但看上去，却像十四五歲的人，長像夠美，除了一雙天足之外，實在找不出還有別的缺點。

祇見她靜靜的站在母親身側，一語不發，很文靜、也很冷漠。

杜夫人站起身子，說道：「來的甚麼人？」

杜天龍道：「他蒙着臉，不肯說出身份。」

杜夫人一皺柳眉兒，道：「你沒有取下他蒙臉的絹帕？」

杜天龍道：「沒有。」

柳三夫人突然歎口氣，道：「可是爲了我們母女的事？」

杜天龍道：「不錯，他們找區區談判，願意出高出數倍的價錢，勸在下放棄這票生意。」

一面說話，一面留神那柳三夫人的臉色，祇見她臉色很平靜，似乎是這已在她預料之中一般。

她舉手理一下鬢邊的散髮，凄涼一笑，道：「杜總鏢頭怎麼回覆他？」

杜天龍道：「國有國法，行有行規，在下自有主張。」他沒有說出如何處置此事，靜察柳三夫人的反應。

柳三夫人道：「是！鏢行有鏢行的規矩，杜總鏢頭不願講，賤妾也不再多問了，反正我們母女的性命，生死，完全托付了你杜總鏢頭。」

杜天龍神色嚴肅地說道：「夫人，妳付了銀子，托咱們保護妳一路平安到達長安，按理說，咱們也不該多問夫人的事，不過，在下感覺到這件事太不尋常，來人的武功很高……」

柳三夫人接道：「總鏢頭可是覺得沒有辦法應付麼？」

杜天龍一揚雙眉，道：「保鏢這一行，吃的刀頭上舔血的飯，收人錢財，給人賣命，不論敵勢如何的强大，咱們也不能退縮，總得硬着頭皮頂過去。不過，咱們希望三夫人能告訴咱們幾句實話，龍鳳大鏢局的鏢師、兄弟們，就算戰死了，心中也舒坦一些。」

柳三夫人黯然一歎，道：「杜總鏢頭想知道甚麼？」

杜天龍道：「追殺三夫人母女的人，是受何人遣派而來？」

柳夫人輕輕一皺秀眉兒，道：「杜總鏢頭，先夫被殺於開封分號，未亡人携小女悄然出走，我們母女心中，也有着重重的疑雲，未亡人心中縱有所疑，但事無證據，未亡人也不敢隨口亂說。」

杜夫人插口接道：「天龍，咱們祇管把人送到長安，用不着問事太多，三夫人既有難言之隱，你就不要勉强人家了。」

王人傑輕輕咳了一聲，道：「總鏢頭，咱們休息了這陣工夫，人也歇了過來，馬也吃好草料，屬下之意，咱們連夜動身如何？」

杜天龍略一沉吟，道：「好！咱們上路。」

八個隨行趟子手，都是龍鳳鏢局挑選出的精幹人物，一聲說走，立時動手，片刻間，車上套，馬上鞍。

杜天龍留下了十兩銀子，步出店門。

王人傑高聲說道：「天色很黑，車馬別拉得太長。」

四個開道的趟子手當先上了馬，其中兩個順手解下了馬鞍的匣弩。

果不愧是挑選的精幹人物，不待鏢頭吩咐，已作了戒備。

匣弩是一種很犀利的暗器，一匣十支弩箭，由强力的彈簧控制，可以連續射出，力及三丈開外，本是三國時代，諸葛孔明先生創製之物，流入江湖。

再加改造，威力倍增，是一種很霸道利器，龍鳳鏢局這諸葛匣弩，更是名匠所製，弩箭都是純鋼打成，彈簧的力道也特別强大。整個龍鳳鏢局，也不過祇有八具，這一次帶來了四具，篷車前後，各有兩具，分由四個趟子手所用。

篷車走得不太快，八個隨車的趟子手，前後距篷車也不過是一丈多些。

杜天龍輕輕一提韁，健馬忽然向前衝去，一面低聲叫道：「人傑，咱們到前面瞧瞧去。」

王人傑一加勁，追上了杜天龍，道：「總鏢頭有話吩咐？」

杜天龍低聲道：「對方已經挑明了，而且，看樣子，他們來的人手很少，我剛才已經穩住了他們，咱們來這麼一個連夜動身，也許他們會措手不及，就算能平安的渡過這半夜，絕對過不了明天，看樣子，非要有一場惡戰不可。」

王人傑道：「他們來得實在很快，咱們一路緊趕，仍然被他們攔上了。」

杜天龍歎道：「平步青送給了咱們這一票大生意，可也交給了咱們這一個燙手的山芋。人傑，我看這一趟麻煩很大，單是我追的那個黑袍人，就不是好對付的角色，何況……」

王人傑道：「何況甚麼？」

杜天龍道：「他還不是正點子。」

王人傑哦了一聲，道：「總鏢頭，沒有探探他們的窰垛子麼？」

* * *

杜天龍道：「我探不出來，但聽他幾句話，就知道是一塊辣口的老薑。不過，人家很上道，話也挑得很明，但最使我想不通的一點，他們竟然說出不傷柳三夫人母女的話。」

王人傑沉吟一陣，道：「照總鏢頭這麼說法，這擔子實在很重，不過，咱們總不能中途退鏢。」

杜天龍接道：「退鏢自然不成，我跟你商量這件事，是要你心裏有個譜，咱們已經被人攔上了，趕路已經不太重要，重要的是盡量保持着體能。」

王人傑道：「祇要他們今夜來不及動手，明天過午，咱們就可以趕到函谷關了，在那裏歇馬，好好的休息一天。」

杜天龍道：「我想他們要動手，也不會在函谷關前，不過，咱們的人手少了一些。」

王人傑道：「函谷關雷家寨，過關刀雷慶雷大爺，不是總鏢頭的好朋友麼？」

杜天龍道：「我也在這麼想，但咱們吃的是鏢行飯，好不好去麻煩朋友照顧咱們的鏢車，我心裏一直難定主意。」

王人傑道：「雷家寨離函谷關不過四五里路，咱們歇馬後，總鏢頭不妨跑一趟，看看雷大爺的態度再說。好，就不妨請他幫個手，如是不好，總鏢頭就算路過此地，看看朋友。」

杜天龍道：「好！就這麼辦吧！」

篷車在杜天龍等嚴密的戒備下，向西行進，不快也不慢。

第二天午時之後，一行趕到函谷關。

這是洛陽往長安的險關之一，但也是必經要道，地處崤山山脈北部，關城在深險如涵澗谷中。

人來車往，大都在此處打尖宿棧，把一片山地關城，造成一片繁茂景象。

這一次，杜天龍大反避開大鎮宿住的常情，找了一家最好最大的客棧，包了一進大跨院，吩咐趟子手道：「趁天色未黑，諸位好好休息，吃的、喝的隨便叫，但人却不許外出、醉酒。」

事實上，天色還早得很，天黑前，足足可行過這一段澗谷險區。

八個趟子手都不明白，爲甚麼總鏢頭會這麼提早宿客棧，但他們却無人敢問內情。

杜天龍進過了酒飯，休息了片刻，交代了杜夫人幾句話，獨自一人一騎，直奔雷家寨。

雷家寨依山面水，用山石砌成了一個城廓，寨裏面也不過是兩三百戶人家。

但却因爲出了過關刀雷慶這位人物，使得這雷家寨也跟着有了名氣。

杜天龍常來往於洛陽長安之間，也常來探望雷大爺，杜天龍人馬進了寨子，已有人飛報給雷慶。

過關刀雷慶匆匆迎了出來，杜天龍還未到雷家寨口，雷慶已迎到面前。

杜天龍翻身下馬，一抱拳，道：「怎勞大哥遠迎。」

雷慶個子不高，皮膚有點黑，五十多歲的年紀，留着花白鬍子，但却有中原人的豪氣，聲若洪鐘的哈哈一笑，說道：「兄弟，怪不得昨夜張燈結采，原來是貴客光臨。」

跟來的從僕接過馬，雷慶牽着杜天龍的手進入廳堂。

一面吩咐廚下備酒，一面笑道：「兄弟，咱們哥兒倆快兩年沒見面啦，我知道龍鳳鏢局被你闖得很發達，不但在關洛道上成了第一塊牌子，就是北六省，幾十家大鏢局中也算是數一數二的字號了，幾次，都想到洛陽去瞧瞧你，但怕躭誤了你的生意……」

杜天龍接道：「大哥這是甚麼話，兄弟這兩年，確是忙昏了頭，一次追鏢，又走了一趟江南，快兩年沒有來探望大哥了。」

雷慶笑道：「兄弟啊！眼看你鴻圖大展，盛名卓著，作哥哥的這份高興，那就不用提了。怎麼？你這次是一個人來麼？」

杜天龍道：「你弟妹也來了……」

雷慶一下子跳起來，道：「人在那裏，快去接她。」

笑一笑，杜天龍道：「不瞞大哥，小弟這次是順道探望，弟妹留在函谷關客棧裏，守護着鏢車，小弟探望大哥一下，也就回去。」

雷慶哦了一聲，道：「這趟鏢很重吧！是西行，還是東上？」

杜天龍道：「下長安，鏢是一個人頭鏢，但價錢却是好得出奇。」

雷慶笑一笑，道：「多少人？」

杜天龍道：「母女兩個，由洛陽到長安，他們出了四萬兩銀子。」

雷慶嚇了一跳，道：「甚麼人，這樣吃價？」

杜天龍道：「說來叫人難信，柳家長福銀號的三東主的夫人，和那一個小女兒。」

雷慶道：「嗯！這就難怪了，那位三東主呢？」

杜天龍道：「死了，被人刺死在開封長福分號。」

雷慶皺了皺眉頭，道：「兄弟，這件事有點古怪，你這次來看我，有沒有別的事情？」

（未完・一）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辛彥五・文
可飛・圖

彎月刀

假扮弱女受保護　穿腸毒藥害鏢客

上文提要：沙成山是江湖鏢客，此次爲「武林老爺」秦百年送鏢，急轉彎處突然撞到一老一少，瘦老頭兒被怒馬撞得起不了身，而另一年輕姑娘也被撞飛，此情此景之下祇得一騎三人去找大夫……「佟家小館」裡，沙成山看不慣半老徐娘捏招一年輕姑娘，但想起丘蘭姑娘那檔子事，便拉馬走人。一片林子裡傳出凄厲的慘叫，於是……

姑娘道：「唉，我好命苦啊！」

說着，又滴下淚來……

沙成山扶着姑娘上馬，重重的道：「姑娘剛才不該攔住我的，祇怕往後他們還會再找上妳家門，我看你們最好遷地遠颺，方爲上策！」

姑娘雙目驚悸的道：「我爹被他們打成重傷，一時間叫我往那裡去投靠？」

沙成山躍身上馬，他左手攔住姑娘的腰，道：「且送妳回家再說！」

黃驃馬揚動鐵蹄，唏聿聿便往吉祥鎮方向奔馳而去。

沙成山扶了扶半蓬亂的髮髻，知道自己必須按時把東西送到地頭上，偏就遇上這種麻煩事。

而且又是非插手去管的事，便一百個不願意，也祇得認了。

風聲在耳邊呼嘯，沙成山低頭看了姑娘一眼，不由得臉露無奈，他心中思忖：「到底是姑娘家，經過這陣子折騰倒睡起來了。」

是的，那姑娘微微閉着雙目，鼻子下面的俏嘴微翹又開，開而又合，露出一副海棠似的睡態，擠蹭在沙成山那有力的左臂彎下。

黃驃馬把二人有韻致的一彈又落，宛似姑娘睡在一個軟綿綿的搖籃裡。

沙成山臉露苦笑，心中嘀咕，今夜應該如何來安排這位苦命的姑娘？

就在夕陽餘暉仍然冲天照耀得滿天紅光時候，沙成山已拍馬來到吉祥鎮，爲了趕路，他祇能在鎮外一家飯鋪子買了一袋乾糧，便連夜又往北馳去。

怒馬又奔馳二十餘里，一輪明月已當頭罩下來，姑娘這時候嚶嚀一聲仰起臉來，道：「英雄，我們要趕夜路？」

沙成山點點頭，道：「是的，我有急事在身，送姑娘到家門，便得快馬趕路！」

幽怨的一聲嘆惜，姑娘道：「是我拖累英雄了！」

沙成山低聲道：「餓嗎？我已經買了乾糧！」

姑娘雙目一緊，道：「我們已經過了吉祥鎮了？哦，我睡得很沉了！」

沙成山臉無表情的道：「我沒有下馬，更沒有入店，隨意買了些乾糧，姑娘如果餓，就隨意吃些吧！」

姑娘抿抿嘴，道：「我還不餓，倒是全身痛得難受，你看我的腿，被那老鴇捏得……」

邊拉起褲管，露出一條細皮白嫩的腿。

沙成山未曾低頭看，他根本不用看，因爲他早已知道那惡婆娘加

諸姑娘身上的手段。

淡淡的，沙成山道：「如果你眞的支撐不住，便找個地方歇上一陣子。」

姑娘抬頭直視着沙成山，道：「我怕躭誤英雄正事。」

沙成山一聲無奈的笑，道：「事實上妳已經誤了我百里行程了。」

姑娘緊緊的把臉貼在沙成山的胸膛上，道：「我抱歉，英雄，我眞的很抱歉。」

沙成山任姑娘側摟住自己的腰，他沒有拒絕，事實上他也無法退躲，黃驃馬有節奏的往前疾馳。

姑娘的秀髮便撲上了沙成山的臉。

月光下，沙成山指着前面的山崗，道：「姑娘，山崗上有座土地公廟，我們且在廟裡歇一歇，也讓我的馬喘口氣再上路。」

姑娘低聲柔柔的道：「英雄，我全聽你的。」

怒馬衝上山崗，山崗上面孤零零一座土地廟，廟前有個小土場子，場邊有些竹林荒樹，夜風吹來發出吱吱怪聲，倍增不少恐怖！

沙成山扶着姑娘下得馬來，祇見破落的廟牆半頹，祇有一扇廟門半掩，荒廢與淒涼裡還帶着些陰森。

二人走進廟裡，姑娘仰起臉來淺淺一笑，道：「英雄，在馬上睡得舒適，我覺得好多了，祇是……祇是……苦了英雄！」

笑笑，沙成山道：「我沒關係，啃些乾糧，閉閉眼睛，我們連夜走。」

廟內一張破供桌，地上鋪着乾草，顯然這地方有人住過，沙成山極目望向神案，眞慘，土地公已是灰頭土臉，有半張面皮已經剝落。

姑娘回眸淺淺一笑，道：「英雄，我應該怎樣報答你的救命之恩？」

沙成山扭着屁股坐在草上面，淡然笑笑，道：「坐，吃些乾糧，別提甚麼報答了，妳能拿甚麼來報答？」

眨著一雙明亮俏美的大眼，沙成山這時候才發現這姑娘在快樂的時候是如此的美，姑娘平靜的道：「是的，我是拿不出甚麼來報答英雄，然而我的心裡……」

燒餅裡面塞着醬牛肉，沙成山遞了一個給姑娘，自己便又取了一個啃起來，邊吃邊笑道：「吃吧，吃飽了讓我靜靜的閉上一會眼，就是妳最好的報答。」

姑娘抿嘴淺淺一笑，笑得沙成山又是一怔。

他心中在想：「這女不但美，而且媚，媚得令男人無法不看她，難怪會被人逼向娼門。」

沙成山把眼睛轉向廟門，他不能再盯着姑娘看。

因爲，沙成山自己明白，他才三十郎當歲，此情此景之下，他實在難以抗拒這種外來的媚力。

不料姑娘坐在草上的身子一扭，偏着頭斜目看向沙成山，道：「英雄，你在討厭我嗎？」

說着，便伸手按在沙成山的右臂上，那是十分自然的動作。

有着觸電的感覺，沙成山不易閃躲，回眸吃吃一笑，道：「怎麼會呢，別多想了，快吃吧！」

姑娘半垂着秀髮，一隻烏簪仍插在頭上。

就在一個燒餅吃完，她伸出雙手攏着秀髮，那撩人的姿態，立刻使得沙成山血脈賁張，額上微見汗濕。

於是，沙成山忙又抓起一隻燒餅啃着，心中暗想：「我沙成山也變得如此俗不可耐了？」

秀髮束緊，俏麗脫俗的面龐上掛着逗人的媚笑。

姑娘聲若蚊蠅似的道：「英雄，我想到了回報你大恩的方法，祇是……祇是我……不好啓齒！」

沙成山心口狂跳，臉無表情的道：「妳根本不用回報我甚麼，因爲我原本沒有拯救妳的心，否則，在飯鋪子裡的時候我便出手了。」

姑娘美目斜視，半仰着一張俏臉，道：「可是你還是下手及時救了我！」

沙成山苦笑一聲道：「那是基於良知，也是我唯一的一點人性吧！」

姑娘緩緩把上身貼上沙成山的胸膛，俏臉深埋且又微微移動着，道：「唔，那可貴的一點良知，如今世上有多少人就是缺少那一點人性與良知。」

沙成山沒有拒絕，他緩緩伸出手撫摸着姑娘的一頭秀髮，道：「有時候良知也是一個人的弱點，因爲……」

姑娘伸手摸向沙成山的嘴巴，道：「我不懂，我祇知道英雄救了我的命，我便理應回報。」

沙成山低頭道：「妳要回報？妳……」

姑娘猛古丁把摸向沙成山嘴巴的纖手移向沙成山的脖子後，俏臉也貼上了沙成山的臉。

沙成山直覺得一股細膩且又熱呼呼的嫩臉在自己的臉皮上磨蹭，不停的磨蹭，於是，沙成山衝動的猛力摟住姑娘的纖腰，他雙目幾乎噴火，寬而適中的嘴巴便一下子印在姑娘的俏嘴上。

嚶嚀着，姑娘並未拒絕，反而迎着對方的吸吮盡力的仰着臉。

一陣擁抱，沙成山並沒進一步行動，倒是姑娘有了反應，她緩緩

的在伸手——伸手在解自己的羅衫，那動作相當自然而純熟。

猛古丁雙目直視，沙成山抬眼望向廟門口，他的雙眉緊皺一下。

姑娘已在沙成山的一怔之間仰起身子，她是那麼溫馴的脫着上衣，雙目含着半羞的望着發楞的沙成山。

沙成山心中猛的一震，暗自思忖：「我沙成山如果接受姑娘的奉獻，又與那三人何異？」

心念及此，沙成山立刻按住姑娘的手，道：「姑娘，妳已經償還了恩情債，沙某業已心滿意足，休息吧！」

姑娘似是十分驚異的道：「英雄，你……」

沙成山忙笑笑，道：「姑娘，我有些渴，且容我去取水來。」

不料姑娘邊扣着衣扣，嫩手按在沙成山肩上，道：「英雄，你果然正人君子，我去給你舀水來！」

她不等沙成山站起，飛一般的走出土地廟。

望着走去的姑娘，沙成山深深吸了一口氣，雙目却仍然直視着廟門外面。

因爲，剛才外面發出的聲音令他疑心，那絕不是風吹樹梢響，除非有野狠在附近流竄。

就在沙成山思忖的時候，姑娘提着水袋走進廟來，祇見她邊拭着嘴巴，笑道：「英雄，水來了！」

沙成山接過水袋，笑笑道：「妳也喝幾口！」

姑娘指着自己嘴巴，道：「我先喝過了，你喝吧！」

沙成山仰起脖子一連喝了兩口，他猛然怒視着面前吃吃笑的姑娘，冷然道：「這水……」

姑娘又是吃吃一笑，道：「從馬鞍上解下來的呀！」

沙成山沉聲道：「妳……」

奮力一把抓過去，眞玄，姑娘的身法怪異的旋向一側，臉上仍然是吃吃的笑個不停……

沙成山未站起身來，他祇「啊」了一聲，便仰臉倒在草堆裡，口角尚自有水外溢……

好尖吭的一聲長笑，姑娘用脚踢了沙成山幾下，尖聲破口罵道：「沙成山，你是甜頭不吃要吃苦頭，哈，哈……」

便在這時候，土地廟外面人影閃晃，三條人影相繼撲過來，其中一個女人聲音，道：「三姑娘，成了？」

姑娘臉色一寒，道：「你們都進來吧！」

三條人影泛現，姑娘已冷笑道：「姓沙的已被我毒死在那兒了。」

這三人，不錯，正是「佟家小舖」子裡虐待姑娘的兩男一女三個人。

此刻，那叫「金錢豹」的向敢走近姑娘面前。

他豎起大拇指讚道：「三姑娘，眞有妳的，姓沙的王八蛋終還是被妳制住了，高招！」

「飛天鴿子」李長根望了地上沙成山一眼，道：「這小子口吐白沫，就差沒有七孔流血。」

「大脚婆婆」刁二娘咧着大嘴巴笑道：「三姑娘輕易的把姓沙的擺平，可是大功一件，可喜可賀。」

這位姑娘抿嘴冷笑，道：「容易？難道妳忘了？妳把我掐得好慘，他二人又給我吃足苦頭，而我……」

她望了地上沙成山一眼，又道：「我對這姓沙的王八蛋也用盡了媚功，不知道怎麼搞的，緊要關頭他剎住了車，換在別人，他如此的給我澆冷水，我『毒蜘蛛』就饒不了他！」

「大脚婆婆」刁二娘忙點着頭，道：「是，是，當初也是三姑娘的意思要我們這樣做的，沒得倒先讓三姑娘吃足苦頭了。」

「毒蜘蛛」叫柳仙兒，江湖上四大毒蟲之一。

不少江湖好漢在吃足了她的甜頭之後，無疾而逝，却又不知道是死在她的「陰功」之下。

所謂「陰功」，那是一種媚術的至高境界，一個女人如果練就「陰功」之後，她便能抑制自身而控制對方。

最厲害的招式，便是把握住高峯時候的男性，使之脫陽而亡。

「毒蜘蛛」便有這種本事，可惜沙成山在緊要的關頭，忽然發覺廟外有響聲傳來，雖然那祇是些微響動，但仍逃不過他的耳力。

「毒蜘蛛」柳仙兒淡淡的道：「如今總算把沙成山這個人見人怕的殺手打倒在這裡，你們快取出大奶奶要的東西，再砍了他的人頭，回去交差了！」

「大脚婆婆」側身對粗壯的「金錢豹」向敢沉聲道：「你們聽見三姑娘的吩咐沒有，快搜出大奶奶要的東西，我們也好連夜回去了！」

「金錢豹」向敢與「飛天鴿子」李長根二人對望一眼，向敢重重的點點頭，道：「李兄，你搜東西，完了我割下姓沙的人頭。」

李長根也點着頭，道：「好，你閃過一邊，我來搜他的身。」

向敢側面站着，就在微弱的月色斜照進來的灰暗中，祇見李長根雙腿分叉在沙成山的左右兩邊，他嘿嘿笑着低頭彎腰去解沙成山的衣衫。

「噗！」

噗聲未了，李長根已尖吭似殺豬般一聲狂嗥，身子後旋中，他已雙手掩面大叫道：「我的臉，啊！

我的雙眼，我看不見了。」

事情太突然了，突然得誰也未曾看清楚發生的是甚麼令人吃驚的事情。

「大脚婆婆」刁二娘一衝上前，伸手扣住李長根右臂，不由得一聲驚呼：「你！」

「毒蜘蛛」也看到了，天爺，祇見李長根臉皮已破，紅肉破爛，幾乎連鼻骨也隱隱可見。

他那雙目正往外溢着血水，這光景那會是一張人臉，活像鷹啄狗啃的一堆碎肉。

一邊，「金錢豹」向敢倒退五尺。

他驚怒交加的望着緩緩自地上坐起的沙成山，叱罵道：「姓沙的王八蛋，你竟然沒有死？你……你是怎麼活過來的？」

沙成山冷然一笑，道：「你們難道不知道沙成山有個不算太雅的名號？」

「大脚婆婆」接道：「誰不知道你叫『二閻王』。」

緩緩的站起身來，沙成山重重的點着頭，道：「不錯，我叫二閻王，既是二閻王，我便與閻王是兄弟，你們怎不想想看，我兄弟會要我的命嗎？」

「飛天鴿子」李長根已不辨東西南北的衝出土地廟。

他那凄厲的嗥叫聲，嚇得附近林子裡的野鳥也振翅亂飛，沒有多久便消失在遠處的夜空。

「毒蜘蛛」堵在廟門口。

她已定下神來，右面是刁二娘，左面是向敢，三人併肩直視着站起來的「二閻王」沙成山。

「毒蜘蛛」柳仙兒道：「你已喝下我的『五毒穿腸散』，怎會又活得了？」

冷哼一聲，沙成山道：「『五毒穿腸散』可以毒死別人，却毒不了我沙成山。」

柳仙兒尖聲道：「難道你沒有喝，裝着中毒？」

沙成山臉色寒凛的道：「喝了，而且喝了兩大口。」

柳仙兒驚異的道：「可是你並未中毒。」

沙成山儼儼的道：「不錯，我沒有中毒，因爲當我喝下第二口水的時候便發覺水中有着淡淡的異味，便立刻以『逆氣大法』把兩口水托在喉管下面。」

「毒蜘蛛」柳仙兒咬着牙道：「你爲何當時不吐出來？你爲何裝死？」

沙成山冷沉的道：「妳的行爲使我忿怒，我相信妳有同黨，爲了叫妳的同黨現身，爲了瞭解妳的身份，所以我祇有繼續的裝下去，哼！原來妳竟然就是江湖中傳言的四毒之一——『毒蜘蛛』柳仙兒。」

貝齒咬得格格響，柳仙兒道：「你以爲姑奶奶是何許人？你眞的以爲我是被騙的弱女子？哈……」

柳仙兒的尖笑，沙成山不見動怒。

他平淡的道：「當然，妳並沒有被人打得重傷在床的老爹，妳更不住在吉祥鎭北七十里地方，一切都是妳隨口揑造的。」

柳仙兒吃吃一笑，道：「不錯，沙成山，雖然你拒絕我們之間的燕好，而且又未被我毒斃，但你仍然逃不出這座破廟，除非……」

沙成山臉無表情的道：「除非甚麼？」

柳仙兒突然尖聲道：「除非你把大奶奶要的東西留下來，否則你休想走出廟門一步。」

沙成山冷然一哂，道：「大奶奶？大奶奶又是何人？」

他頓了一下，又道：「這位大奶奶一定神通廣大，這一路上大概她給我沙成山設下不少怪招毒計。不過，想要取走我身上之物，怕得付出相當的代價。」

「大脚婆婆」刁二娘吭聲吼道：「沙成山，你最好識相些快把東西交出來，否則要你血濺五步，死絕當場。」

沙成山鼻孔重重一哼，道：「沙某不但不會交出東西，而且還要逼問你們口中的大奶奶何許人物。」

一邊，「金錢豹」向敢眥目欲裂的擺動手中短刀吼道：「三姑娘，別同這小子囉嗦，我們併肩子上。」

「嗯！」沙成山淡然的道：「向敢，你說對了，以你們這些不入流的角色，也祇有一哄而上，當然，也省却了我不少的麻煩。」

柳仙兒沉聲道：「沙成山，你自信能勝過我三人合力一搏？」

沙成山雙目厲芒一現，殺機盈眶的道：「妳會很快的得到證明，而且十分快。」

刁二娘深知沙成山厲害，她仍然尖吭的道：「二閻王，你眞的不再多加考慮？你……」

沙成山嘿嘿一聲，道：「刁二娘，應該多加考慮的是你們，而不是我沙某人。」

刁二娘的蝎尾刀已握在手中，聞言怒道：「沙成山，你這話甚麼意思？」

沙成山道：「你們沒有要了我的命，當然我會取你們的命，二閻王的封號絕非浪得虛名，喪命在『銀鍊彎月』下的人物中太多江湖成名人物，你們又算老幾？所以我對三位改變了我一貫的作風——放生！」

尖聲大叫，「毒蜘蛛」柳仙兒道

：「沙成山，你算他媽的老幾？大話多了也不怕閃了你那狗舌頭。別人怕你我柳仙兒可不懼，一朝卯上幹，不定鹿死誰手！」

一邊，刁二娘忙又追問道：「放生？沙成山，你這是甚麼意思？你以為準吃定我們了？」

沙成山嘿嘿冷哼，道：「放生當然是叫三位活着離去，至於說吃不吃得住，我以為那幾乎是不爭的事實。」

鼻孔中連聲冷哼，刁二娘道：「你不會恁般大方的叫我們囫圇着離去的，沙成山，有關你的傳言我們早已打聽得一清二楚，你殘酷無情，殺孽沉重，是個不折不扣的嗜殺狂人，一點不假的雙手沾滿血腥。如果老娘猜得不錯，你所謂的放生，背後必然附帶着十分苛刻的條件，沙成山，你敢說不是？」

重重的點點頭，沙成山道：「不錯，是附帶着一項條件，祇要三位合作，我保證不動三位一根毫髮，任三位大搖大擺的離去。」

「金錢豹」向敢已忘了「飛天鴿子」李長根被沙成山一口毒水噴得面目全非的慘狀，身子一橫，吼叫道：「姓沙的，你少放閒屁了，橫豎免不了一拚，奶奶的！出招吧！」

沙成山神色一凜，刁二娘立刻又問：「你說吧，是甚麼樣的附帶條件？」

沙成山望了三人一眼，當他的眼神落在「毒蜘蛛」柳仙兒身上以後，心中不由暗想：怎麼這麼美的一位姑娘，竟然會是江湖上傳言的四毒之——毒蜘蛛，太出人意料之外了，也難以令人想像。

難道她不只二十歲？而這麼美的女子行走江湖，一旦起了歹念，怕不少人會吃虧上當，自己不就幾乎上她的大當？」

冷然的逼視着柳仙兒，沙成山重重的道：「我的條件只有一個，我的話也只說一遍，成與不成，端賴你們三位一念之間！」

柳仙兒心中也在嘀咕，自己怎麼會把那麼好的機會轉眼喪失掉？自從馬上睡在姓沙的懷抱裡，已經有太多的機會下手，自己却偏偏把時間拖下來，沒得倒叫姓沙的又起死回生，這難道是天意？

一念之間，柳仙兒冷兮兮的叱道：「聽你的氣，好像是吃定我們了，你說，你有甚麼條件？」

沙成山淡淡的道：「條件很簡單，說出指使你們的大奶奶是何許人。」

吃吃一聲笑，柳仙兒道：「我也有一項放你生路的條件，你可要聽？」

沙成山臉色一緊，道：「要我身上的東西，是吧？」

仰面一聲哈哈，柳仙兒道：「不錯，交了東西你走人，我們不攔你，天南地北，仍然任你遨遊！」

沙成山「咯」地一咬牙，道：「嗯，善惡不同途，冰炭不同爐，雙方已至絕地，彼此已是話不投機半句多的地步，果然多說無益了！」

沙成山的話甫落，站在柳仙兒兩邊的刁二娘與向敢二人已分往兩邊移開三尺，蝎尾刀平舉，與向敢的短刀形成犄角！

於是，柳仙兒的手上多了一根烏光閃閃的髮簪，倒看得沙成山一怔！

沙成山雙肩下垂，看似木然而立，瘦峭的臉上一無表情，唇角微哂，冷然道：「你們四個設的圈套十分高明，雖沒有成功，却也值得喝采，毒蜘蛛，尤其是妳！」

即將出手的柳仙兒，聞言怒道：「沙成山，你是在諷刺你家姑奶奶？」

沙成山仍然十分漠然的道：「絕非諷刺，我在想，你們口中的大奶奶，必定是個人物，否則妳不會，也不可能設下如此自我重大犧牲的陰謀，柳仙兒，妳一定是這位大奶奶的推心置腹忠實幹部！」

柳仙兒臉色一緩，有些得意的道：「沙成山，這話你算說對了，大奶奶面前的三姑娘，當然是大奶奶前的忠實人物！」

沙成山這才擠出個笑意，道：「那另外三位難道會比妳差？我是說……」

「大脚婆婆」突然厲喝道：「三姑娘千萬別上當，姓沙的在套妳的口風了！」

楞然怒視着沙成山，柳仙兒叱道：「是嗎？沙成山！」

坦然一挺胸，沙成山道：「不錯，我是有這個意思，因為，我原本不想如此，我可以運用我一慣的方法，一種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方法加諸妳身，我相信妳會在酷刑下說出來的，但我却不忍！」

哈哈一聲笑，柳仙兒道：「沙成山也變得仁慈了？倒也新鮮！」

沙成山臉上肌肉一緊，道：「一點也不新鮮，對妳的不忍下手，絕非妳的容嬌貌艷，而是妳仍然是個姑娘。『銀鍊彎月』不沾女子血腥，所以我才誘妳說出大奶奶的秘密，也算我的一番苦心了！」

「呸！」柳仙兒重重的道：「你的苦心狗屁不值，姓沙的，你接招吧！」

她「吧」字出口，未見稍動，人已到了沙成山面前，倏忽之間摟頭便是十一次連續暴刺！

沙成山看得眞切，柳仙兒那隻原本半尺長的髮簪，就在她的一掄暴刺裡猛古丁變長一倍。

那烏黑燦亮的尖處正閃耀着無

與倫比的藍芒，顯然餵過劇毒！

就在柳仙兒攻撲的同時，「大脚婆婆」刁二娘厲吼着自側面兜殺而上，蝎尾刀挑、刺、扎，一上來便是十七刀呼轟而上！

另一面，「金錢豹」向敢更不稍停，他一聲大喝，短刀疾圈，一上來便不要命的狠幹狠殺！

未見沙成山稍移身形，眞的，他似是被甚麼東西黏在地上般的連脚也未見他抬，然而，他的雙臂却幻化出漫天的臂影，便在這些無數臂影裡，一輪極光也似的彎月，却彈跳着無數冷焰，廻旋穿刺不已！

於是，空中響起碎芒點點，火花四濺不已裡，那圍上來的三件兵刃便全被逼得暴閃疾退！

正面，「毒蜘蛛」柳仙兒一退又進，這位「毒蜘蛛」身形連滾，自頭至腰，反手、廻臂、托肩、擺腰，一掄不同角度的又是九十九次猛烈疾刺！

「金錢豹」向敢側退一丈身貼廟牆，猛古丁一個溜地滾，粗壯的身子便宛如一隻水桶般，呼隆隆滾向敵人，短刀挑扎勁猛，揮起冷芒似電！

刁二娘的蝎尾刀平推疾刺，刀走中途忽又變刺為劈，抖手又是十一刀！

「銀鍊彎月」已發出「咻咻」之聲不斷。

那宛如墨雲中激射向大地般的一抹極光，眨眼之間便形成了一個光華迸射的扇面，那麼堅實的，似堵牆般的把三件猛攻而來的兵刃攔阻在外！

於是，好一陣金鐵撞擊之聲，空中刹時激起無數碎芒暴閃……

「二閻王」沙成山的身形仍未稍動。

他在一掄拒擋裡發出嘿嘿冷笑，道：「一個姑娘家，能學到妳這種修為實在不容易，柳仙兒，妳應該珍視得來不易的修為才是！」

不等沙成山的話說完，翻滾在地上的向敢狂吼道：「姓沙的，向大爺陪你上路吧！」

他「吧」字出口，猛然自地上衝起，雙臂箕張，便不要命的往沙成山摟抱過去！

拖着尾曳的極光將要消失，「銀鍊彎月」突然又反力道的去而復返，那麼神奇的閃過撲來的敵人，沙成山已冷沉的叱道：「你不配！」

一聲淒厲的長號突起，半空中一隻斷臂拋擲，鮮血飛濺裡，只見向敢另一手捂着往外標血的脖子，帶着「嘟嘟」之聲往廟門邊旋跌出去！

「咚」的一聲暴響，那扇僅有的廟門被向敢那粗壯的身子撞倒在地，向敢便跌爬在門板上，屁股只翹了一下便不動了。

「毒蜘蛛」柳仙兒連回頭看一眼也未曾，反倒加快了攻勢，一掄猛殺猛刺！

「二閻王」沙成山鼻孔冷沉的哼道：「柳仙兒，妳不要弄錯了，我之所以不急於取妳性命，便是以事實來告訴妳，不要徒作無謂的犧牲，只要說出我要知道的，妳便可以從容離去！」

柳仙兒躍身閃過電射而來的「銀鍊彎月」，發瘋似的厲吼道：「不要吹牛，我會有法子對付你的！」

沙成山沉聲道：「妳的方法已試過了，最毒的花招業已對我不起作用，妳還有甚麼能耐？」

烏毒簪疾刺不斷，柳仙兒哼道：「我當然有法子，因為我一直不相信我所使用的『五毒穿腸散』會對你不起任何作用，我更不相信連一滴也不剩的被你逼在咽喉上去，只要有一滴入肚，你必倒下無異！」

冷冷一笑，沙成山道：「可是沙某仍然好端端的站在這裡，而且尚有充份的力量搏殺妳這隻毒蜘蛛！」

咭的一聲笑，柳仙兒道：「姑奶奶不是傻子，沙成山，你別再騙人了，我柳仙兒看得出來，你一定感到體內已中了我的『五毒穿腸散』。因為你一直未敢稍有移動，你怕自己一旦扭動身子，毒性會令你立刻倒斃，沙成山，你說是吧？」

一邊「大脚婆婆」刁二娘立刻笑起來，道：「還是三姑娘心靈性巧，對於妳的察微知著，洞穿姓沙的心事，刁二娘由衷讚佩。不錯，姓沙的一直未敢稍動身形，他甚至連上身也盡量不動，顯然三姑娘的『五毒穿腸散』已在他的體內發生了一定的作用了！」

她一頓，一連又是四次廻旋狂殺，接道：「三姑娘，我二人分進合擊，上下夾攻，逼姓沙的早早躺下！」

「二閻王」沙成山冷冷的一聲笑，道：「二位，且莫會錯意，須知錯估敵人就會埋葬自己！」

「毒蜘蛛」柳仙兒半身旋向空中，她沉聲怪叫道：「沙成山，你死吧！」

就在她的吼叫聲裡，刁二娘的蝎尾刀溜地平掃，身子幾乎已平貼在地上，這二人上下交擊，相互配合，光景是要逼沙成山騰躍！

果然，沙成山一聲低叱，道：「娘的，火星爺不放光你們就不知道神靈！」

喝聲裡抖然雙肩晃閃，幾乎以不及眨眼的工夫，他已怪異的穿過柳仙兒與刁二娘挾攻，平着滾動的身子落在廟門口附近，「銀鍊彎月」「颯」的又彈回右袖中！

於是，殺猪也似的聲音傳

來，「大脚婆婆」刁二娘抛刀翻滾在地上，她雙手反臂捂着後頸，那半尺長的刀口子，幾乎把頭切割斷，鮮血便從她的兩手流過雙肘，漓漓洒洒的往地上流！

「毒蜘蛛」柳仙兒這時發覺，沙成山殺人都在脖子上，那地方可是要命所在。

刁二娘是貼地攻向沙成山，她的面朝下方，沙成山出手便切上她的後頸，「銀鍊彎月」果然刀刀致命！

沙成山面對着廟門，背向着驚怒交加的柳仙兒。

他仍然平靜的道：「柳仙兒，我的條件仍然對妳有效，如果妳知迷而悟，妳仍然享受妳的青春年華，妳三思！」

半晌，「毒蜘蛛」柳仙兒道：「沙成山，連我也不清楚大奶奶要的東西是甚麼，但大奶奶說得十分清楚，這東西在你身上，只要你願意交出來，那東西必然就是大奶奶所要的！」

沙成山冷冷道：「如果我隨便拿出一樣東西，妳會相信就是大奶奶所要的？」

柳仙兒道：「你不會隨便拿出一樣東西搪塞的！」

沙成山猛回過身來，逼視着扶在神案上喘息的柳仙兒，道：「妳肯定？爲甚麼？」

柳仙兒道：「因爲你是沙成山，沙成山一言九鼎！」

哼了一聲，沙成山道：「你們倒很瞭解我！」

柳仙兒立刻上前兩步，道：「你願意把東西交出來嗎？」

沙成山重重的道：「既知我一言九鼎，就該退避三舍，爲何前來謀我？」

柳仙兒已喘過氣來，聞言沉聲道：「沙成山，即使你今夜不拿出東西來，你仍然走不到地頭，大奶奶早已防着了。從你在如意集出現，到你離開如意集那天，大奶奶已飛鴿傳書，通知沿路擊殺你了，如果你還想活下去，我勸你乖乖交出大奶奶索討東西，也許……也許念在你的合作份上，我自會適當的報答你！」

沙成山冷笑一聲，道：「甚麼樣報答？再一次獻身給我？哼！」

柳仙兒一仰面，嬌聲道：「如果你喜歡，未嚐不可當面交易！」

沙成山怎會想到如此貌美的姑娘，會說出如此令人倒盡胃口的話？她應該是溫柔多情，羞人答答，楚楚動人而又儀態萬千。

然而只這麼幾句庸俗不堪的話出來，便立刻顯得她蕩檢踰閑，水性楊花的妖媚本性，沙成山便眞想同其燕好，也似猛的跳入冰河般，一下子涼到心口窩！

沙成山臉色一寒，道：「上蒼賜給妳的這張美麗人皮，妳却毫不愛惜的糟蹋，眞是可恨復又可憐！」

咭的一聲笑，柳仙兒道：「你錯了，上蒼賜予我的美貌，我以不辜負老天期望，正發揮得淋漓盡致！」

重重的冷哼一聲，沙成山道：「胡說八道，不知羞耻爲何物，沙某懶得同妳囉嗦！」

柳仙兒媚眸直眨的道：「我好像聽你說過『銀鍊彎月』不殺女子，可是你仍然殺了刁二娘，如今你該怎麼解釋？」

猛一瞪眼，沙成山道：「不錯，『銀鍊彎月』是不殺女子，但如若這女子十惡不赦，沙某照樣下得了手！」

柳仙兒擠出個媚笑，道：「我呢？」

沙成山鼻孔一哼，道：「我說過，妳只要告訴大奶奶何許人，妳可以平安離去！」

柳仙兒臉上肌肉微動，道：「如果我不說呢？」

沙成山戟指地上刁二娘屍體，道：「妳就同她一樣！」

不料，柳仙兒舉手緩緩把烏簪合折起來，又慢條斯理的插入髮簪，沒有動，但雙手在解羅裙。

她臉無羞色的道：「我是女人，本領既不如人，便只有奉獻一途，沙成山，我打不過你，柳仙兒認了，我就把自己交在你手上，你怎麼擺佈，便全由你了！」

沙成山一怔，柳仙兒的上衣已落在地上，天爺，這柳仙兒連兜肚也未穿戴，刹時雙峯已現，月光灰慘慘的照進來。

沙成山一驚，只見隱隱的在她那雪白般的雙峯之間，刺了一隻宛似要跳離的烏青蜘蛛！

只那隻蜘蛛便看得沙成山想嘔，他沉聲叱道：「柳仙兒，妳想幹甚麼？」

腰帶已解，柳仙兒道：「來吧，我們開闢另一個戰場，如果你仍然能勝得過我柳仙兒，不用你逼問，我帶你去見大奶奶！」

沙成山見柳仙兒綢褲往下落，忿怒的罵道：「寡廉鮮耻的女人，可惡！」

沙成山狠狠往地上吐了一口沫，接着叱道：「柳仙兒，妳給我聽清楚，別再被我碰上！」

柳仙兒的水綠色綢褲「刷」的落在地上，然而沙成山連眼皮子也不抬的回頭衝出土地廟門外。

他仰面大大的吸了一口氣，伸手摸摸頭髮，黃驃馬已動彈四蹄到了他的身邊，沙成山不再猶豫，立刻跨上馬背往官道上馳去，隱隱的，從土地廟內傳來了哭聲！

哭聲十分清晰，沙成山當然知道那是柳仙兒的尖嚎，這個女人，爲了替她的主子達成任務，眞的已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

對於這種女子，沙成山根本無法出手搏殺，唯一的途徑便是一走了之！

＊　＊　＊

擺脫柳仙兒的死活蠻纏，沙成山眞的痛苦了好一陣子，是的，柳仙兒那容艷之嬌，儀態之美，比之丘蘭兒又高上一籌，爲甚麼她如此之美，偏就加倍作賤自己？

沙成山難以理解，便柳仙兒自己也不解。

不錯，大奶奶面前數她柳仙兒最得寵，然而她也最感孤獨，當然，沙成山是不會知道這些的！

想着柳仙兒的話，大奶奶早已飛鴿傳書沿路截殺自己，沙成山更加提高警覺！

這日天色有點陰沉，道路上也沒有甚麼行旅，靜蕩蕩的透着不少肅煞之氣！

沙成山又摸摸自己的頭髮，他相當小心摸着，臉色却相當凝重，心中波濤也似的一陣洶湧，暗暗咬着牙道：「這玩意我無論如何也要替人家送到！」

黃驃馬怒馳疾奔中，沙成山猛的抬頭看，只見一道林子邊緩緩走出幾個大漢，不等他的馬馳近，幾個大漢已橫阻在官道中央！

沙成山攏住絲韁，他冷冷的望了路上幾人。

突聞有個山羊鬍老者，道：「能找到你可眞不容易，沙成山，我們都有個共同的心願，就是一心要會會你這位冷酷的殺人魔！」

沙成山環視前七人，嗯，是七個穿着不同，手上兵刄各異的人物，他平靜的道：「各位，我想你們一定是替那位大奶奶辦事的吧？」

中間的灰髮老者冷叱道：「放屁，我們並不認識甚麼大奶奶！」

沙成山一楞，道：「各位既然不認識大奶奶，而沙某又與各位素昧平生，各位擺出這種架式，意欲何爲？」

正面的灰髮老者横肩指着馬上的沙成山，叱道：「沙成山，都是你做的好事！」

沙成山雙眉一緊，道：「尚盼明示！」

灰髮老者鬚髮戟張，口沫四溢的吼道：「三個半月前，你仗着手中刀利，毫不留情的殺了我的獨子白快活，這件事難道你眞的忘了不成？」

沙成山眨着一雙微陷的大眼，道：「你說的是『逍遙公子』白快活？」

灰髮老者怒道：「不錯！」

沙成山雙眉一緊，道：「如此說來，老先生便是『龍爪門』白艮白老爺子？」

生硬的點着頭，白艮道：「白艮就是老夫！」

猛然吸了幾口氣，沙成山道：「眞對不住，沙某斷了你的香火！」

忿怒的叱吼着，白艮横眉怒指沙成山道：「老夫不是找你要你道歉，沙成山，你應該明白此點！」

沙成山搖頭嘆道：「實在抱歉，當初我並不知道白快活就是你的獨子，不過，當時我也是無可奈何，因爲……」

白艮厲叱道：「因爲甚麼？因爲你是大殺手沙成山？雙手染血殺人如草芥的『二閻王』沙成山？」

他跨前一步，厲聲又道：「你這凶殘邪惡的豺狼，竟然不念江湖同道，狠下心腸斬殺了我的獨子，沙成山……我若不要碎了你，難消我心頭之恨！」

沙成山乾嚥着口水，道：「白掌門，殺戮的過程本就是一樁悲慘的事，它帶給不少人以終生遺憾。然而我們又不能否認殺戮也是達到慈悲的另一種手段，白掌門，你喪子之痛我相當明白，然而你可曾知道白快活被殺的原因？如果你……」

沙成山話未說完，白艮一聲厲吼，道：「不論他做了何事，要你多管閒事？沙成山，在你出手之前，你可曾想過『川南龍爪門』嗎？你的眼睛裡面還有我白艮？」

淡然一笑，沙成山道：「有這種護短的老子，就有那種飛揚跋扈的兒子，白掌門，你總該先弄明白事實的眞相吧？」

白艮怒道：「你殺了人還要編造虛假來汚蔑他？沙成山，我會叫你把話說完再搏殺你！」

沙成山重重的道：「三個月前我從川南來，官道上只見不少行旅在四散奔逃，等我走過去一看，一棵大樹旁死了兩個女子。遠處正有個男子把一個尖叫的女人往渡船上推，那是個十分秀麗的女子，只是她的哭叫聲並未招來救她的人。

「因爲河岸邊正有六名身穿白色勁裝大漢，他們人手一隻鋼爪，虎視眈眈的守在渡船，那個被抓的姑娘上衣已碎。

她是被人從岸上抛擲在渡船上，然而就在姑娘撞落在渡船上的刹那間，從船頭走來一個年輕公子。

「眞狠，他竟然下手扯碎姑娘的衣褲，要那姑娘幾乎裸裎，他却快活的哈哈狂笑，白掌門，事情就是這樣！」

嘿嘿一聲冷笑，白艮道：「好一齣英雄救美，你便在那時候出手

殺了我兒？」

沙成山嘆惜的道：「我慚愧，因爲那姑娘在我擊殺的時候嚼舌投水自盡了！」

灰髯抖動，白艮厲吼道：「老夫問因由，只爲替兒子報仇，你既不念武林同源，老夫豈有顧念江湖一家？」

這時站在白艮身邊的六人中，一個雷公嘴大漢冷沉的一聲低吼，道：「白當家，忒也囉嗦了吧？」

沙成山側目望去，淡淡的道：「白掌門，我看得出這六位兄台絕不是你『川南龍爪門』的人，可否爲在下加以介紹？也免得一場誤會！」

白艮冷冷的道：「好叫你知道死在何人之手！」

他指着雷公嘴灰長衫大漢道：「這位西陲二十四鐵騎二當家，人稱『快刀』閻爺的便是！」

姓閻的大刺刺道：「我叫閻九子！」

沙成山心中一緊，西陲二十四鐵騎神出鬼沒，一旦行動鐵騎如風。

他們殺法殘忍，動作粗獷，衝鋒陷陣，洗寨掠鎮，殺人如蔴，想不到姓閻的竟是二十四鐵騎二當家！

白艮又指着一個粗漢子道：「飛索門的撥雲手管洲管當家的！」

姓管的重重一抱拳，道：「沙兄，管某見獵心喜，慕名久矣，今日特來討教！」

沙成山冷冷回了一禮，道：「管兄遠從龍門來，討教是假，助拳是眞！」

乾啦啦的一笑，管州道：「何必說得恁般難聽？」

咬着牙，白艮又指着長髮泛紅的大漢，道：「關洛雙雄之一的『赤髮鬼』湯白，他一邊站的叫『大刀』賀鵬，二位的大名，你姓沙的應不陌生了！」

重重的點着頭，沙成山道：「大名如雷貫耳！」

說着，抱拳道：「久仰！」

白艮正要介紹一瘦漢，那人已大刺刺的道：「沙成山，我是『冷面豹』貝海濤！」

沙成山不由一震，道：「東海太極老人門下？」

另一端，一位矮胖的漢子也自我介紹道：「我是『大漠紅鷹』戈二成！」

沙成山側面驚異的望過去，心中開始嘀咕——他知道這些人物都是一方梟雄，眼前這一關，成了名副其實的鬼門關，能否闖得過，實在沒把握！

聽聽，對方這些仁兄，個個在江湖上叫得響的難纏人物，一個要比一個棘手，尤其那叫貝海濤的，看來年紀與自己差不多。

然而他的兩邊太陽穴凸起，臉上一層灰濛濛的氤氳之氣，顯然他的氣與意已達隨心所欲境界，收放自如地步，看來必然已盡得太極老人眞傳！

也許，在白艮的意念裡，他正想對沙成山介紹眼前六人，如此一來，可以收到先聲奪人實效。

憑六人之聲勢與名號，必然造成沙成山心理上的負擔與無形的壓力！

淡然的沙成山道：「情勢上看來，各位已不分是非曲直，四心扭結起來以牙還牙了！」

白艮咬着牙，道：「非如此便不能置你於死地！」

抹過一絲凄涼的笑，沙成山翻身疲憊的下得馬來，他橫了三步，那黃驃馬彈蹄到了路邊。

他已淡然的道：「這世上原本就難以分辨出是非善惡，人性當然更難以公正無私的發揮了……」

白艮怒叱道：「沙成山，你切莫忘了死在你刀下的人是我的獨子，你毀了他，也令我失去希望，這是血債，血債便要用血來還！」

沙成山懶懨懨的道：「啊，一場豁命搏殺看來在所難免了！」

冷峻的一哂，白艮道：「我兒死於白羊河岸這那一刻起，這一場拚殺便已不可避免了！」

沙成山難過的道：「卑賤的江湖生涯，辛酸的搏殺日子，對於是生是死，早已看得十分淡泊。只是我不懂，爲甚麼各位偏巧在這時候——我有要事在身的時候，那麼巧合的攔住我的去路！」

仰天一聲洪笑，白艮道：「追殺你還眞不容易，七天前我們趕到如意集，才受人指點久候在此了！」

一聲無奈的苦笑，沙成山自語道：「大奶奶，嗯，妳究竟是甚麼人？」

白艮猛然怒喝道：「沙成山，又是大奶奶，我們不知道甚麼大奶奶，你準備納命來吧！」

＊　＊　＊

沙成山淡然的道：「不必吒唬，白當家，沙成山早已習慣這種場面，既然落馬，生與死已不計較了！」

「冷面豹」貝海濤忽然走前一步，道：「對於沙兄的氣度，貝海濤由衷敬意，我先爲你喝采！」

笑笑，沙成山道：「彼此吧！」

他雙臂下垂，又道：「生則離去，死則躺下，各位可以出招了！」

雙臂平伸，貝海濤平靜的道：「沙兄預料我們會羣起而攻之？」

沙成山道：「我是這麼想，也準備如此一拚！」

輕輕的搖着頭，貝海濤道：「錯了，就目前而言，至少我不會，持才傲物，看透生死的人並非你一人。沙兄，我正打算單挑獨鬥，你不會令我失望吧？」

沙成山一笑，道：「貝兄，對於你的傲視羣倫，沙某也爲你喝采！」

貝海濤臉無表情的道：「別爲敵人喝采，因爲我已決心取你的命了！」

沙成山紋風不動的道：「我在候教了，貝兄！」

白艮走近貝海濤，低沉的道：「貝老弟，沙成山不是一般殺手，我們誰都沒有必勝把握，聯手方能一竟全功，老弟三思！」

貝海濤鼻孔一哼，道：「六人圍殺與五人聯手所差無幾，就算我先打頭陣吧！」

一直未開口的「大漠紅鷹」戈二成冷冷的道：「很好，貝老弟台出手一定成功，不過，我不希望再有出手的必要，你說呢？」

臉色轉而泛青，貝海濤道：「各位可以邊上站了，我不想再多費唇舌！」

於是，另外五人便往四邊散開！

眞是不謀而合，成了五個方面的包圍之勢，不論沙成山是生是傷，他都將逃不過五人的圍抄搏殺！

沙成山默默的注視着敵人，有些散亂的髮絲被風吹得直往臉上貼，肅然中有着孤傲，宛似寒風中一枝挺拔的青柏一般！

貝海濤移步半丈，臉色泛青，雙目陰幽，兩邊太陽穴已開始有形的跳動，那正是太極功力行走全身的慣常現象，但也僅限於功力高深人物才有的現象！

於是，空氣中彷彿已聞到了血腥，至少沙成山就是這種感覺，他那澀澀的雙目有着懨惡感，當然也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感覺！

靜，靜得連彼此之間的心跳也隱隱可以聽到！

反常的靜寂，也是決鬥的前兆，高手對搏，往往就是把握這最後的一刹沉寂，去撲捉那有利的出招契機！

貝海濤的動作快如離弦之箭，雙肩祇是稍晃，沙成山的眼皮下便似看到四頭花豹齊撲過來般——「冷面豹」果然與衆不同。

沙成山停峙如岳，他右腕疾翻，一蓬青瑩如冰的冷芒便以他的身子爲中心，彷彿撞碎了的冰球，撕裂着空氣往四下裏激濺，閃耀，穿織，然後趨於幻滅！

暴翻疾轉，貝海濤的身形旋繞於光華四週，旋即大仰身落在兩丈處！

兩人又成了對峙，靜靜的對峙着！

貝海濤唇不見動，語音低沉：「銀鍊彎月！」

沙成山未點頭，却冷冷的道：「不錯！」

貝海濤的臉孔上在顫抖，眉宇之間浮上一層黑氣，兩肘在微微的抖着！

沙成山卓立不搖，木然的毫無表情，祇有那件泛白的長衫在微風輕拂下偶然飄起下襬！

驀然間，貝海濤一聲怪叱：「殺！」

殺聲未落，他的人已彈升三丈餘。

當他的身形似乎凝停在半空中的時候，他的實體已撞向沙成山的頭頂，雙臂交替下擊，兩縷金芒宛如長虹一現的指向敵人要害！

是的，東海太極老人的太極心法——「開天闢地」！

沙成山不能再不動了。

他冷叱着，身形便往左側偏，迴旋的身形來住，「銀鍊彎月」已縱橫交織如同電光一般的狂兜猛殺！

然而這次貝海濤未再稍退。

他彈升的身形不即落下，雙臂的金光更見厚實，藉着拍擊敵人的刀芒，維持住他不即落下的身子。

眨眼之間傳出刺耳的金鐵撞擊聲，令人們的耳膜如針刺穿，好不難受！

立刻，就在一陣撞擊聲裏，半空中的貝海濤身子怪異的浮現在空中，光景他竟虛空在上面出手，緩緩的打起一路太極拳來了！

緩慢的動作，立刻讓人們看清他的雙腕上套的金色護腕，雙掌便自護腕處套上去，他十指箕張，十把尖尖鋒利的金爪，拖曳着金芒游移在空中！

是的，正是太極老人的獨門絕學——「金陽罩頂」。

沙成山雙臂突然內圈，身子疾快的勁旋，就在他旋轉七圈不到，忽然往空衝去，那光景宛似平地刮起一股衝天狂風，一時間光電流射，遮人耳目，「銀鍊彎月」便隨之光芒四射，反而罩上那由慢忽快的一片金光！

於是，再一次金鐵撞擊在空中爆發開來！

在場的「龍爪門」掌門白艮、「飛索門」掌門管洲、「快刀」閻九子、關洛雙雄與「大漠紅鷹」戈二成，六人無不動容，這些人皆是江湖中的翹楚，一方的梟雄。

他們對於沙成山的這手刀法，大感驚奇與駭異，傳言中早已失傳的「寒江月刃」，竟會在這裏出現！

就在這一片堅實的燦亮光華裏，滲雜着蓬蓬的血滴往四下拋飛。

（未完‧二）

李自成綠林外傳／霍去病・文　可飛・圖

殺戮傳奇

上文提要：李自成親自游水過去接霍一刀與宮覺，於是他們被感動了，帶了石棺下的五袋金銀投誠，知道李自成沒有私囊，霍一刀更感動得全獻出留下的一半，還有他二十年來搜括的財寶也一併獻出……長安城被洪承疇帶着五個總兵率領了三萬人馬圍困，剛好李自成率領二百鐵騎回來，裡外夾擊之下，左良玉潰逃，連洪承疇也無奈疾撤……

張家圍子救俠女　財主重生獻金銀

李自成四人剛站定，二十個手持刀槍的漢子紛紛圍了上來！

李自成指着木杆上的女人，道：「先把人放下來，她不會犯甚麼天條吧！」

把女子如此作賤，那是很少見的！

「王八蛋，你是甚麼東西，也敢進入我的圍子裏壬五壬六的發號施令呀！」

李自成淡淡的道：「放她下來！」

「行，你得先叫老子掂一掂你有多大能耐！」

李自成却閃一邊，他對封存壽道：「叫他知道厲害！」

封存壽雙手握棍，他少言語，舉起棍子劈頭就打！

那毛漢一見，不由冷笑連聲，祇見他身法怪異的從棍影之中溜到了封存壽的身側，手上刀已往封存壽削去，口中冷叱：「死吧，大個子！」

封存壽也爲這毛漢子的功夫吃驚，但他在棍上的造詣也了得，棍子回抽，棍尾變棍尖，「咚」的打在削來的刀身上，幾乎把毛漢的刀撞落！

閃身疾退，毛漢怪叫：「娘的，你還眞有兩下子，不過你可要小心了，張大爺三棍之內砍了你！」

封存壽一聽也火了，舞起神棍便是一陣勁風驟雨般的狂打，毛漢出刀有致，閃躍在棍影之外伺機下絕招了！

閃躍中，忽聽李自成一聲大叫：「退下！」

封存壽祇得收棍閃退一邊，李自成指着毛漢道：「你認識紅雲大師？」

毛漢一聽，雙目一厲，道：「我不認識！」

他說得十分生硬，顯然他在撒謊。

李自成道：「你使的是五台山陰陽羅漢刀法，你以爲我看不出來？」

毛漢道：「我就不認識紅雲和尚！」

李自成道：「我想你應該實話相告，否則必後悔莫及，你三思！」

毛漢吼道：「沒甚麼好說的，你看刀吧！」

毛漢揮刀就砍，李自成舉刀迎上，李自成也不藏自己的功夫，他一路刀法施出來，施的就是那紅雲大師傳授他的陰陽羅漢刀法！

兩個人同樣使的是陰陽羅漢刀法，毛漢的刀不是金刀對手，殺到中途刀被削斷了！

李自成旋刀即殺，金光一閃之間他忽然刀架在大毛漢的脖子上。

李自成不是要放過這毛漢，他心想，如果這人也是師父的甚麼人，自己下手把他殺了，他日師父面前是說不過去的。

李自成刀架這毛臉漢子的脖根，四周二十個殺手端着刀槍就要圍上了，早被那毛漢喝住：「你們不許動，我們是一家兄弟呀！」

原來這毛漢也看出李自成的刀法來了！

毛漢這一叫喊，二十名殺手退到了四週，可還是持刀戒備，隨時搏殺！

李自成金刀一收，道：「你是甚麼人？這兒是……」

毛漢刀指跌坐地上三十多男女，道：「這兒是張家圍子，張老八是這兒的當家，張老八也是我堂叔！」

李自成道：「快把那女子放下來！」

姓張的毛漢道：「放不得呀！」

李自成道：「怎麼說？」

姓張的毛漢道：「同門的，我好不容易把她拿住，放下來咱們都麻煩！」

李自成淡淡的道：「聽你口氣，你不是用功夫拿住她的了？」

張姓毛漢道：「也可以這麼說吧！」

李自成看看赤裸的女子，他對封存壽點個頭：「去，把她放下來！」

姓張的毛漢忙攔阻，道：「千萬放不得！」

李自成道：「你就這麼怕她？」

姓張毛漢道：「我們二人聯手也難以侍候她！」

此言一出，引起來李自成的興趣，在他的心中，大概祇有他那死了的高貴貞才是女中豪傑，巾幗英雄！

李自成要把女子放下來，姓張的很緊張，再看三十多男女，却又臉上現出一絲喜悅來！

忽見姓張的毛漢對李自成道：「喂，朋友，你不是看上她了吧，如果你看中她，那可就錯了，要想玩玩嗎，吙，這中間有幾個大閨女，你們挑就是了！」

忽聽吊起的女人尖聲道：「賊子可惡！」

姓張的毛漢猛回頭：「再叫老子砍了你！」

李自成的心中有了疑團，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眨動幾下大眼睛，他問那姓張大毛漢，道：「你快快的說一說，你們這裏到底是甚麼玩意！」

姓張的大毛漢道：「朋友，我張飛虎把你當朋友，心中話我就實在對你說了吧！」

李自成道：「實話實說！」

張飛虎道：「張家圍子有個張老八，他可是我如假包換的堂叔父，娘的皮，張家圍子有銀子，大量的銀子他存在山洞裏！」

李自成道：「你堂叔是個土財主！」

「最有銀子的土財主！」

「他人呢？」

「他的一家人被我囚在地洞裏，我已兩天不給他們吃一口水了！」

李自成道：「你是他親侄子，應是一家人吧，你爲甚麼整治自家人？」

張飛虎道：「朋友，如今天下大亂，左有張獻忠，北有個李自成，我們太白山的這幾個人毛又算他娘的那棵葱呀，商旅不出現，兄弟們要吃飯，我祇好回來張家圍子向我的八叔借幾個，娘的，他身邊有個保鏢的，功夫眞了得，哼，我還是用手段抓住她了，抓住我就把她吊起來！」

李自成淡淡一笑，道：「你可以搜了銀子回你的山上去了！」

張飛虎道：「怎麼搜？被八叔藏在山洞了！」

「找呀！」

「找？又怎麼找？」他指着四週高山，又道：「這一帶的山上盡是洞，大大小小的山洞之多，可以這麼說，能見的有三千九百個，看不見的賽如牛毛，朋友，這麼多山洞，叫我們這二三十人去那兒找！」

李自成道：「眞有這麼多山洞，那是很難找到了！」

「不就結了？所以我直接上門要！」

李自成道：「你雖然祇有三十人，也可以去投靠李自成呀，他會收留你們的！」

冷冷一哂，張飛虎道：「叫我寄人籬下？娘的，我是寧爲雞口不爲牛後，好歹我是個頭兒呀！」

「哈……」李自成忍不住的笑了！

李自成這是第二次聽這幾句話，頭一回那是霍大牙曾說過的，是的，江湖上有許多人就是這種想法，大小他總還是個山大王吧！

張飛虎道：「朋友，你們既然遇上這回事，那就先進屋子裏痛快一番，等完事以後，我酒肉送各位上路。」

李自成道：「如何痛快？」

張飛虎手一指，道：「屋子裏看了便明白，好也！」

李自成一聽之下，立刻舉步到了門房邊，他伸頭往內一看之下，全身緊緊得出氣有聲！

祇見屋內兩張床，床上拴了三個光赤赤的女子，一看便知道是遭人輪暴過的樣子！

李自成帶領人馬幾十萬，南征

北戰，這還是頭一回見到這種場面，看得他火冒三丈高。

猛回頭，李自成刀指張飛虎，叱道：「畜牲啊，這兒是你一家人呀，這不是亂倫是甚麼？」

張飛虎一聽反而哈哈笑，道：「朋友，這是甚麼年月呀，一家人又怎樣？到處人吃人了呀，你見過煮自己娃兒吃的嗎？這又算得了甚麼？」

李自成一聽大怒，他手舉金刀仰天長嘯：「噢……我要殺了你！」

他舉刀直往張飛虎逼去，張飛虎把手一揮：「兄弟們，把這不知好歹的傢伙砍了！」

二十名殺手發一聲喊，立刻往李自成圍上來了！

李自成不爲所動，他的身邊有人動，那封存壽大吼一聲掄起神木棍就打，萬里與侯飛也動了刀，李自成奔到被吊的女子身邊，他下手去削斷女子身上的蔴繩，張飛虎抓起一把砍刀逼上來：「看刀！」

李自成祇得回刀殺，兩個人這就又殺起來了！

院門內正自殺得兇殘，守在圍子上的兩個漢子忽然大叫着：「不好了，大隊人馬來了！」

院中打鬥的人們一聽大隊人馬，急忙四下閃開來，張飛虎大叫：「住手，住手！」

李自成也不殺了，他的心中明白，剛才自己的一聲大吼，必是軍師們聽到了，他才派人往這面來了！

山谷之中傳來隆隆鐵蹄聲，李自成對封存壽四人道：「快把衣裳爲她們覆上！」

就在這時，山谷之中出現二百鐵騎過來了，爲首的不是別人，唐大年是也！

果然，玄機子他們聽得李自成的吼聲，便由唐大年率領二百鐵騎過來查看了！

那張飛虎跳在圍子上看過去，他立刻一聲大罵：「他娘的，撞上鬼了不是！」

有個漢子道：「老大，咱們怎麼辦！」

張飛虎沉聲道：「怎麼辦，扯呼！」

他這一聲叫，不但院中人往圍子外逃，便是七八個守在後院中的人也拔腿就逃！

李自成祇是冷笑，並未出手去攔殺！

不旋踵間，圍子外已被包圍了，就聽被吊的女子道：「快放我下來！」

李自成反手一刀，那一刀眞神，一刀閃出，女子身上的繩子盡斷，卻也未傷及女的毛髮半根！

「咚」的一聲，女子跌坐地上，她急急忙忙的穿衣裳，還張開憤怒的眼光盯着李自成看！

就在這女子一陣鬆動活動了筋骨以後，她忽的躍身而起，平地拔起四丈高下，單足點地，人直往張家圍子外面飛去，看得李自成等大吃一驚，以爲這女子會飛！

女子當然去追殺張飛虎一行人了！

李自成也覺得張飛虎一衆人等該死，他祇是靜靜的站在台階上！

於是，萬里幾人進去屋內把三個姑娘放出來了，三個姑娘臉無人色，出了門就放聲大哭！

唐大年便在這時候策馬進入張家圍子，見李自成站在那裏，立刻上前見禮！

跌坐在院中的三十多男女老少，到了此刻才知道這大漢就是陝北出世的闖王李自成來了！

大伙的心中怦怦跳，因爲李自成每到一地，必有死傷，傳言他殺人不眨眼！

傳言總是傳言，至少現在李自成的表現是光明磊落的英雄行徑。

李自成問院中的人，道：「張老八一家人現在何處，可以放出來見見本王了。」

有幾個膽子大的，立刻站起來，李自成道：「不用怕，快去救他們出來。」

一個年若五十的老者手指屋後，道：「李大王，我帶你們去。」

唐大年道：「大王就是大王，甚麼李大王，帶路，本將軍帶你們去把張老八一家先救出來。」

那老者不敢多言，當先往後面走去，他是邊走邊對唐大年說：「張飛虎那小子眞可惡，上山當山大王，忘了祖宗八代了，連他的族人也來搶。」

唐大年道：「人到了這地步，人性便也不存了。」

那老者道：「說的可不是嗎，這小子還把教他的一位出家人囚在山寨中，逼着老和尚傳他武功，嗨，剛才這小子就是用那學來的武功，同李大……大王打起來。」

唐大年道：「還是被大王殺敗了。」

老者道：「大王若是用的普通刀，也不一定會殺敗那小子，他們是同樣的武功呀！」

唐大年一怔，道：「甚麼一樣的武功？」

老者道：「我不知道，是你們大王說的甚麼陰陽呀還有羅漢的。」

「陰陽羅漢刀法？」

老者一拍巴掌，道：「對，就是你說的陰陽羅漢刀法，不會有錯。」

唐大年一聽之下呆了，會是師父嗎？

他一念及此，立刻對老者又道：「還有多遠找到那張老八一家人？」

老者已站在一個地道口處：「吶，由此下去，往山崖方向走，二十幾丈深處就看到有個囚室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下去要帶燈呀！」

唐大年身後跟來二十人，立刻有人回頭跑，沒多久取來幾支火把燃起來。

兩個在洞口往裡照，洞中傳出臭味來，老者捏住鼻子道：「八九個人吶，光拉不吃兩天了。」

唐大年立刻跟着一個舉火把的漢子，十人便走向山崖方向的地道中。

洞中還眞臭，傳來令人噁心的異味，沒多久便聽得有個蒼老聲音道：「飛虎，你要銀子我給你，放大叔一家出去吧！」

火把照過去，祇見有一道柵門上了鎖，裡面的男女老少共九人，早已餓得腿長脖子細出氣無力了。

「阿彌陀佛，上天有眼呀，個張飛虎王八蛋！」

鎖被唐大年一刀砍開來，石洞中的人立刻往洞外面擠着走出來，有幾個走了兩步就倒地，由進來的農民軍扶出山洞外。

那個叫張老八的大戶也是個毛臉草鬍子人物，他見救出他的一家人，立刻全家就要向唐大年跪地叩頭，唐大年道：「不是我救你們的，前面見我們大王去。」

「大王？去了個山賊張飛虎，又來一位？」

唐大年道：「你沒聽過大順國王李自成嗎？」

張老八一聽來了李自成，全身嚇得一哆嗦：「是……是李大王呀，小老兒……」

唐大年不多言，他心中想的是張飛虎，他要快問一問這張飛虎眞的習了陰陽羅漢刀法沒有。

對於張老八的反應，唐大年當然也看到了，這沒甚麼怪，這也就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李自成在陝北征戰多年，又奪了長安城建立了大順國，他的名兒已是日正中天了。

李自成見張老八一家人狼狽不堪的來到屋子裡，便淡淡的一笑，道：「你是張老八？」

張老八忽的掩面大哭，雙膝一跪，嚎哭起來道：「家門不幸吶，大王作主。」

李自成道：「其實用不到誰給你作主，事情原本是由你而起。」

張老八道：「我們住在張家圍子裡，幾乎是與世隔絕了，這是禍從天降呀！」

李自成道：「禍由你而起。」

張老八一聽怔住了。

「大王，怎麼是由我而起呀？」

笑笑，李自成道：「你怎麼不多想一想，爲甚麼天下大亂了？」

張老八道：「天下大亂，干我們何事？」

李自成道：「我祇一說，你就明白了。」

張老八道：「好，大王你說說，我聽聽。」

李自成道：「你很有銀子。」

張老八道：「也是祖上留下來的。」

李自成道：「你有很多銀子。」

張老八道：「所以那個張飛虎孽障他主意打在自己家人頭上了。」

李自成道：「你應該明白，銀子多了並不是一件好事情，亂世更會招致殺身之禍。」

他忽然雙目一厲，叱道：「本王就恨銀子多的人，有了銀子胡作非爲欺壓善良，買官行賄，苦了諸多可憐人。」

張老八一聽，忙又叩頭道：「大王教訓得是，小民張老八知錯了。」

李自成道：「聽說你把金銀寶物藏在某一山洞之中，可有這回事？」

張老八一聽，就知道是張飛虎說的，不由用力點點頭，道：「大王，張老八願意樂捐。」

李自成道：「你不會白白樂捐，我命人打一張條子，以後誰來行搶，祇要見了條子就放過你們了。」

他對身邊的萬里道：「快去，叫軍師打一張條子，條子上寫明，張家圍子的銀子全數由大順國王取走了。」

他再對張老八一笑，又道：「以後來的强人，見這條子，知道你們已無銀子，也就不會爲難你們了，哈……」

張老八一聽之下，心中明白，這不叫樂捐，這叫「一馬掃」呀！

甚麼是一馬掃？簡單的說，也就是全部搜走。

張老八有些苦兮兮的道：「大王呀，小人樂捐，大部份捐出來，祇留一小部份……」

李自成道：「有錢人的一小部份，就是一個大數目，那是不合時宜的，仍然會招致殺身之禍。」

張老八道：「大王呀，老漢年已老邁，總得爲自己的兒孫留下些用度吧！」

李自成道：「張大戶，我祇對你一說，你就會明白本王的意思了。」

張老八道：「大王，請指教！」

李自成道：「貧不過兩輩，富不過三代，這話你是不是聽過？」

張老八道：「天下大部份是這個說法。」

李自成又道:「所以啦,前輩高人有古訓,說的是十分中肯。」

張老八張大眼睛不開口,李自成又道:「養兒不成材,要錢幹甚麼?養兒若成材,要錢幹甚麼?」

一怔,張老八道:「大王呀,照你這麼說,誰還去拚命賺銀子呀!」

李自成道:「銀子夠用足矣,多的銀子大家用,天下太平矣,你想通了嗎?」

張老八呆了一陣子,他拍拍自己的腦袋,道:「大王呀,小人想通了,想通了以後又糊塗了。」

李自成道:「你該不是生了個三槍扎不透的石頭腦袋瓜子吧!」

張老八道:「小人想不透的地方是大王呀!」

李自成雙目一亮,道:「你說本王?」

張老八道:「你叫大家不要銀子,大家的銀子全部變成你們的,你們到處拚命爲甚麼?你們的銀子比誰都多,叫別人不要銀子,你們要,這話怎麼說?」

「哈……」李自成笑了。

張老八不笑,他等着聽聽李自成是怎麼解釋的。

李自成不解釋,玄機子過來了,他笑對張老八道:「張大戶,你千萬要相信一件事,咱們大王不名一文,他沒有私存半點銀子,天下遇上最貴的寶物,咱們大王連正眼也不看。」

張老八道:「誰拿了?」

玄機子道:「張大戶,咱們幾十萬人馬要開銷,每天就得上萬兩銀子。」

他指着人馬,又道:「咱們的人馬之中大部份是災難中站起來的農人,這些年天災人禍民不聊生吶,大伙爲了活命,便揭竿而起,追隨大王打天下,無非是想再找回從前太平日子呀!」

張老八看看李自成,驚道:「大王眞的也是不名一文的人?眞難相信。」

李自成笑笑,道:「如果你在本王身邊,你就會發覺,我的屬下吃甚麼,我吃甚麼,咱這兒沒有小鍋灶。」

張老八不知那兒來的一股子勇氣,他忽的站起來,大聲的吩咐:「伙計們,造飯了,開酒窖,把所有的藏酒取出來,慰勞這些救苦救難的農民軍。」

他又對李自成道:「走,大王,咱們去取我張家圍子數代存的銀子吧!」

李自成道:「你不後悔?」

「絕不後悔。」

「你想通了?」

「本來想不通,但大王能取而不取,是爲眞英雄,大王的表現,令我茅塞頓開。」

李自成道:「你明白銀子太多是一件很危險的事了?」

張老八道:「明白極了。」

一邊的玄機子道:「窮人走天下,富人住牢籠,哈……」

李自成對玄機子與唐大年道:「那就派人去抬銀子吧,本王還想見識一下,富人是如何的藏銀子。」

唐大年的心中有事情,他想的是那逃走的張飛虎,還有那個女子去追殺張飛虎之事。

唐大年聽說張飛虎囚了一位出家人,而唐大年更聽說這張飛虎會陰陽羅漢刀法,他擔心了。

是的,這些年未曾有過師父白雲和尚的消息了,這萬一那個被囚的和尚就是師父,怎麼了得。

唐大年此刻又無法脫身,雖說是去取銀子,可也並未有任何得意與快樂。

* * *

張老八親自帶路,在這時候也祇有他才知道路。

張家圍子的藏寶處歷代都有交代,祇有一人知道地點,如果這人快嚥氣了,才會把藏寶地點往下傳,現在……

現在張老八決定不再往下傳了,他親自領着李自成、玄機子、唐大年,還有三十名農民軍帶着蔴袋上山來。

先是,眼看着進入一個大山洞,那山洞有三十多丈深,可是裡面空空的。

有幾支火把照得亮,大伙忽然發覺前面大亮,原來走到後洞口了。

張老八站在後洞口朝前望了又望,看了又看,對面一片斷崖上,山洞就像蜂窩一般多。

這就是張飛虎說的,能見的山洞三千六百個,看不見的賽如牛毛。

李自成心中想,陝西人專門會打窟窿鑽洞——屬老鼠的不是,陝北多窰洞,陝南一帶多山洞。

這兒的山洞眞多,可是不見有人住。

張老八抬頭仔細看對面,對面的山洞密密麻麻的,他認準了一個山洞便下了山過了溪,攀上去,這時候他又在地上找標記。

李自成心中不愉快,他心想,大家的銀子都藏起來,天下當然會大亂,有銀子的人眞混蛋,他們不管餓死窮人千千萬,祇求自己當神仙。

張老八攀上一個半圓形的山洞,他舉着火把又進去,大家立刻發覺這條洞又不同。

這條洞走到深處分岔了。

洞中分成三個岔道,張老八這

才自懷中摸出一個指南針,他小心的放在地上。

那指針稍停,張老八指着一條岔道,道:「咱們走這條洞就對了。」

玄機子道:「張家圍子的寶藏如此愼重呀!」

張老八道:「是祖上的交代。」

他匆匆的走在最前面,大約又走了三十丈深處,忽然間面前又到了盡頭,面前一片光亮,顯然又是洞口。

張老八這才指着山對面,道:「你們看,那兒又是一大片山洞。」

李自成道:「還沒到呀!」

張老八道:「大王,寶藏是不能隨便藏的,那不是很快的被人發覺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那個壞侄子張飛虎,他就在各處山洞找了兩年,娘的,他以爲我不知道呀!」

玄機子道:「所以他最後六親不認對你們下狠了。」

張老八道:「他仍然一無所得。」

衆人過了第二條山溪,回頭四下看,早已不見張家圍子在甚麼地方了。

玄機子道:「張老八,你說說,到底還有多遠呀,需知咱們還有要緊事情辦吶!」

張老八道:「道爺,甚麼要緊的事能比取銀子事更爲重要呀,人們奔走江湖,吃風喝沫,受那風霜之苦,不都是爲了銀子,如今才花費幾許時間。」

他指指前面,又道:「快到了,再過三條洞就到了。」

玄機子道:「還要再過三條洞呀!」

張老八道:「全部一共是五條洞,咱們祖上有交代,叫做『五龍現寶,若隱若現』,就快了。」

他說着又下了崖子過了小溪,對面崖上又是一片山洞,這兒山洞果然有三千六百個。

* * *

這第三條洞又用上了指南針,有人叫它指北針,當年有人就爲了指南還是指北打過架拚過命,如今人們聰明了,指北指南都一樣。

張老八是不會弄錯的,他指着西邊又笑了,好像他是來挖寶似的,高興……

李自成有些不悅的道:「有用之物,變成無用的東西,便是寶物,形同糞土,難怪常有人說爲富之不仁了!」

張老八聽得一哆嗦,這位李大王殺人不眨眼呀,莫要惹火了他出刀砍人就完了!

張老八匆匆忙忙又轉過兩條洞,他指着前面一道山崖,道:「到了,到了,就是那個有老松樹的附近山洞!」

玄機子道:「老松附近幾十個山洞。」

忽見張老八又把指南針放在地上,他閉上一隻眼,張開另一隻眼,仔細的看方位,然後他手指對面,道:「錯不了啦,快來!」

張老八匆忙的奔上山,算一算他們已進出了五條山洞,如今又來到這山洞口,張老八先在地上扒,他怕萬一走錯洞,惹得李大王發火砍人。

老松樹附近一條最小的山洞,洞口也長滿了草,先是,張老八把火燃野草,玄機子道:「你怎麼放火?」

張老八道:「放了火,洞中的毒蟲會逃走,人再進去就平安了!」

「不怕把寶物燒毀?」

「燒不到!」

張老八見火漸漸熄滅,便當先往洞中走進去,這個洞與別的洞不一樣,洞口小洞內大,走了半里才發覺一個如同客廳一般的大石室。

當正面的石道上,有塊石板刻有字,祇有一個字,刻的是「跪」!

張老八當先下跪,他跪得誠惶誠恐。

李自成一行不動了,他們看着張老八的動作。

張老八跪在地,他才看到洞中傳來了藍光,如果他不跪,是不會發現藍光的。

張老八當然來過這兒,但也祇是來過一次,那是他二十年前接掌了張家圍子之後來過,這以後聽祖訓少來這兒,因爲這兒藏有寶。

藏寶的地方若是常常來,早晚會被人發覺到,張家老祖先有見地,提醒後人少來爲妙!

張老八見了藍光,立刻向地上三叩首,口中喃喃道:「老八不成材,老八可也想通了,張家不存財,張家祇要子孫有能耐!」

他又叩首,然後舉着火把往洞內走,那藍光是由洞外天空射進來的。

張老八帶着李自成一行走進去,走到了有藍光的地方站住了。

李自成一行四下看,甚麼也沒有。

玄機子立刻叱道:「好可惡,你耍咱們?」

張老八卻一笑道:「寶物不能存放明處!」

玄機子道:「在甚麼地方?」

張老八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李自成笑了。

「你這人果然看開了,馬上就失去大筆財富,尚能說出俏皮話,

你看開了！」

張老八道：「也是大王威名，張老八佩服，吸，這兒有個大石頭，移開大石頭就是個大洞，金銀寶物就在這洞中！」

玄機子對唐大年道：「叫他們動手了！」

唐大將軍手一揮，過來七八個農民軍，大伙一齊哼呀咳的把一塊大石頭移開，果然是個大黑洞。

李自成把手中火把往洞中一照，不由笑笑，道：「眞不少，又是箱又是袋，又是籮筐又是桶，滿滿的盡是黃白之物！」

玄機子道：「統統的搬上來！」

於是，三十個農民軍齊動手，把洞中的金銀財寶盡數的移到地面上。

地面上堆了一大堆，便是連李自成下手扛也扛不完！

李自成道：「比之當年杜家祠堂的藏寶還多，比那金婆婆的更是多了許多倍！」

杜家祠堂乃杜飛的祖宗所在地，而金家莊金婆婆也多寶，李自成這一生還以爲這兩處的藏金最多，不料今天發覺這張家圍子存的銀子幾乎堆滿了大半個石室。

李自成對唐大年道：「快叫他們再派二百人前來，咱們不能久待！」

唐大年對萬里道：「這件事還是勞動你了！」

萬里一聽，拔腿便走，匆匆的照原路往回奔去，他剛走，李自成忽然自那個祇有拳頭大小的山石洞往外面看出去，他看得一呆。

「怎麼，那面的山坡好像就是張家圍子的前山坡！」

玄機子也過來看，不由驚呼：「是的，原來走了半天，還是在張家圍子的後山上呀！」

唐大年已對張老八憤怒的叱道：「叫爺們多走寃枉路，可惡！」

他這是心急有事，想着被張飛虎囚的出家人，才會衝着張老八發火！

張老八却指着山洞道：「二十年前我也同各位一樣，以爲那兒就是張家圍子前山，各位，那不是，如果不相信，認個方向出去看看便明白了！」

江湖上盡多眞眞假假是眞是假眞假難分的人與事，這張老八一說，每個人又心平氣和了。

這裏大伙沒話說，等着萬里找人來。

唐大年却向張老八道：「那張飛虎也會陰陽羅漢刀法，可知是甚麼人敎他的？」

李自成道：「對，那傢伙會陰陽羅漢刀法！」

張老八道：「半年前聽人說的，張飛虎那小子囚了一個老和尙，他逼和尙傳他刀法，他的刀法肯定是那個和尙傳他的！」

李自成呆呆的看向唐大年。

唐大年也在看他，祇因爲這二人一個是紅雲徒弟，唐大年四人又是白雲和尙的徒弟，紅雲大師與白雲和尙都是五台山高僧，也都習了陰陽羅漢刀法！

李自成道：「我怎麼沒想到？」

唐大年道：「大王，怎麼辦？」

李自成立刻向張老八道：「那個被吊在木杆子上的赤裸女子，她是誰？」

張老八嘆口氣，道：「大王呀，這話說來，正就是『娃兒沒娘說來話長』呀！」

李自成道：「快說來聽聽。」

張老八道：「那個女子叫紫衣女，你沒見她的衣裳是紫色的呀！」

李自成道：「我沒注意。」

張老八道：「江湖上有一位女俠客，人稱她是紅衣女的，大王是否聽過？」

李自成在搖頭，玄機子驚道：「貧道聽過，紅衣女武功了得，她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的俠女，行俠仗義，威名震動南七北六各省！」

張老八道：「紫衣女乃紅衣女的小師妹也！」

玄機子道：「難怪本事大！」

李自成道：「本事大怎麼會被張飛虎拴住！」

張老八道：「那是紫衣姑娘一個不小心上了張飛虎的大當！」

李自成道：「上當？」

張老八道：「若憑功夫，十個張飛虎也不是紫衣姑娘的對手！」

李自成道：「上的是甚麼當？」

張老八道：「張飛虎佈了五步倒，紫衣姑娘不察，她才會上了當！」

「甚麼叫五步倒？」

張老八道：「這是江湖下五門的玩意兒，你是大王，統領人馬幾十萬，對於這種江湖末技，當然不知道！」

他喘了一下，又道：「張飛虎在地上灑了毒，人若不察踩上去，走不出五步就會昏倒在地上了。」

李自成一聽，咬牙道：「可惡！」

張老八又道：「若是紅衣女俠在此，她是絕不會上當的，她見多識廣呀！」

唐大年道：「如果紫衣女追上張飛虎那批人，她一人能殺那麼多的人？」

「能！」張老八道：「我們這兒有了紫衣女，張飛虎恨得牙癢癢的就是不敢前來，想不到他得了五步倒，才下陰手抓住紫衣姑娘，我們也就被他囚住了。」

唐大年對李自成道：「大王，

我在擔心那位被張飛虎囚着的出家人！」

李自成突然對玄機子道：「軍師，這兒所有金銀寶物，等他們來了，清點列册，充當大伙糧餉之用，不能有半分存私，我同唐將軍去追那位紫衣姑娘去！」

玄機子點頭道：「大王小心！」

淡淡的，李自成道：「我知道張飛虎有五步倒，我是不會上當的！」

唐大年却問張老八，道：「張飛虎的山寨在甚麼地方，快告訴我們。」

張老八對李自成大爲佩服，看人家李大王，面前堆的金銀財寶似小山，這中間古玩玉器金鋼鑽，人家連正眼也不瞧一瞧，或者是伸手摸一摸，有如一堆糞土一般不在乎，也難怪那麼多各路英雄各地農民軍跟着他南北東西的打天下了。

他的心中直佩服，聽了唐大年的問，立刻指着西邊道：「過了前面的那道溝，你們往正西，有一條山道穿過大片老松林往山上走，連翻三道嶺，你們就會看到一座黑龍廟在高山上，黑龍廟有個長年聚滿水的黑龍潭，張飛虎的人馬就住在黑龍廟那一帶……那兒的風景美呀！」

誰還聽甚麼風景美不美呀，李自成與唐大年二人早已經往回路奔出去了！

他二人不由原路回張家圍子，而是出了洞口過了老松樹便往北奔去！

李自成心中明白，師父最愛雲遊四海，遍訪天下名山大川，這黑龍廟在高山頂，必會把師父引去，說不定就中了張飛虎的計被囚在洞中了！

唐大年心中也一樣急，如果師父白雲和尙被囚在石洞之中，自己豈能袖手不管。

這二人發足狂奔，果然是一道很長的山溝在前面，唐大年道：「大王，就是這條山溝，快走！」

李自成道：「山溝一過西奔，三道山嶺我記住了，咱們這是救人如救火呀！」

李自成奔走在前面，唐大年後面緊跟上，二人匆匆的走過數里長的山溝，前面高山阻在正西邊，果然是一大片黑松林中一條登山小徑！

唐大年越過李自成，道：「大王，容末將爲大王開路登山了！」

李自成道：「唐將軍小心，我們大家小心！」

祇見進入老黑松林中，那小小山道宛如細小蛇徑，有時難以辨認，這第一道山嶺就走了快半個多時辰才到了山頂，山頂上林木更見密，好在小徑却變得淸楚了！

李自成重重的道：「唐將軍，不知這位紫衣女，她是不是已殺了張飛虎那批人！」

唐大年道：「她祇有一個人，張飛虎山寨中必還有人，她如何能殺得光呀！」

李自成道：「紫衣女含恨追殺，她必刀出死人了！」

兩人翻上第三道山上，往那遠處猛一看，先是傳來一片喊殺聲，再細看，對面的山脊上有人在打鬥，那兒可是一道絕地，祇見六七十人併肩殺，殺向崖邊的一個人，眼看着要把那人逼到山崖下面了。

唐大年一眼便叫了：「是她，那個女子！」

李自成冷叱一聲：「這麼多大男人對付一個女子，太過份了！」

兩人邊說邊往對面的山脊奔過去，唐大年道：「所幸咱們來得及時，先救紫衣女再說！」

山脊上，果然有六十多人殺得哇哇叫，那張飛虎站在一塊大石上督戰，他的肩上在冒血，顯然他已受了傷，一邊還有個瘦大漢，使出一支長槍盡往山崖邊上閃躍不已的紫衣女刺殺，再看山脊上，已死了十幾個漢子在血泊裏無人去照管了！

原來紫衣女被救下以後，她那股子憤怒，抓了自己的衣裳便飛入林子裏！

她在林中穿妥衣褲，一找到了自己的刀，便追殺逃走的張飛虎了！

張飛虎心中明白，紫衣女恨死他了。

張飛虎更明白，李自成也許會放他一馬，但紫衣女絕對不會放過他，是以他是邊逃邊籌對策！

張飛虎的對策是把人馬埋伏在打虎嶺的山脊上，那兒兩邊是斷崖，另外兩邊他埋伏了弓箭手，等到紫衣女出現，他便以人多優勢，逼紫衣女往山崖下面跳，那樣，肯定會把紫衣女摔成重傷！

計是狠毒了些，可是祇有這麼一手了。

果然，紫衣女在張飛虎佈置剛剛完成便殺來了。

雙方這是玩上命，紫衣女專找張飛虎，張飛虎總是砍上幾刀就閃開，還是挨了一刀在肩上。

於是，張飛虎的嘍兵在二寨主「金槍將」花雄的指揮下，成三撥把紫衣女逼到了山崖邊上來。

雙方這是殺到了忘我之境了，忽然傳來一聲暴吼：「住手！」

衆人一聽轉頭看過去，祇見奔來兩個人……兩個令張飛虎非常討厭的人。

是的，李自成與唐大年二人來了。

張飛虎揮刀攔住李自成與唐大

年二人的路：「喂！咱們怕了你們，咱們退回去，怎麼還欺到咱們寨子來了，喂，懂不懂江湖規矩呀，我說朋友呀，咱們回來一商量，八成你是李闖王，你若眞是李闖王，想一想當年你也佔山爲過王，咱們尊你不惹你，你怎麼找上山寨來踢我張飛虎這小門小戶的爛攤子，你趕盡殺絕不是？」

眞的是理直氣又壯，李自成却冷哼一聲，叱道：「大丈夫應爲天下蒼生揮干戈，不是你這欺祖坑人的小人行爲，張飛虎，叫他們立刻把人放過來！」

他發覺那紫衣女快虛脫了，雙方不殺形成對峙，她竟然無力再躍飛！

張飛虎指着身上流血出氣有聲的紫衣女道：「李大王，你保證她喘過氣來不殺人呀！」

李自成是無法保證，唐大年道：「張飛虎，你不聽大王的話是嗎？休怪我們出刀，到那時你悔之不及！」

張飛虎知道李自成的功夫比他高明，又加上唐大年，祇不過他還未開口，那使槍的二當家厲叱一聲：「休聽他二人唬人！」

吼叫的乃是「金槍將」花雄，祇見他把手中長槍猛一抖，指向紫衣女道：「她殺死殺傷咱們十幾個兄弟，說甚麼也要先宰了她！」他不管張飛虎怎麼說，立刻暴吼：「兄弟們，上呀！」

李自成一見大怒，他刀指張飛虎，對唐大年道：「他是你的了。」

唐大年不多言，揮刀就往張飛虎殺去，李自成舞起金刀直衝人多的地方，他是一心要救出紫衣女了！

紫衣女見李自成前來支援，精神一振，舞刀再殺，口中厲烈的尖聲大叫：「殺！」

紫衣女出刀有致，刀法精怪，每出一刀迎面敵人閃之又閃，幾乎中她的刀。

李自成使出混身解數，陰陽羅漢刀法施展開來，衆嘍兵反圍三十多人，早被他的奪魂寶刀砍得哇哇怪叫，刀飛人傷，就在一陣搏殺中，花雄不對紫衣女了，他回槍猛刺李自成。

那花雄舞槍搶攻，原是打算要搶得先機，控制敵人那股子氣焰，豈知李自成的手上是一把削鐵如泥的寶刀，二人只兩個回合，花雄的金槍便被李自成的金刀砍斷，李自成一聲冷笑，反手一刀疾砍，花雄怪叫一聲，背上標出鮮血來。

花雄拋下斷槍回身便逃，李自成不追殺，他認爲花雄是死定了。

果然，花雄只逃出十幾丈外便倒在地上了。

張飛虎也不殺了，他拖刀往山上奔，唐大年舉刀追上去，那張飛虎忽自懷中摸出一把「五步倒」，他舉在手上不打出來。

唐大年笑笑，道：「又想使出你下五門的五步倒？」

張飛虎道：「你追我就洒，洒在空中你倒得快。」

唐大年道：「我可以放你一馬，但有一件事情你得說個清楚。」

「甚麼事情！」

「你在山洞中囚的那位出家人。」

張飛虎一怔，道：「干你甚麼事？」

唐大年道：「休得嘴巴硬，本將軍就是爲了那位出家人才趕來的，說，你把人囚在甚麼地方！」

張飛虎道：「我偏不說……」他咬咬牙，又道：「剛才你出刀的手法，怎麼也是同樣刀法，難道……」

唐大年急了，立刻叱叱：「想活命，快帶我去見那位出家人！」

就在這時候，那紫衣女已同李自成聯上手，二人出刀風雷劫，殺得衆嘍兵四散奔逃，看上去只不過三十幾個人在逃往山林之中了。

紫衣女仗刀奔過來，張飛虎把手上毒物舉得更高，他厲叫：「你們那一個敢過來。」

紫衣女果然站住了，她的臉上一片肅煞。

「狗賊，你今天逃不掉了！」

「張天爺並不怕死，你們不信就上來吧！」

李自成道：「你已技窮了，張飛虎，在這種情況之下，你還是投降算了，我不殺你！」

張飛虎冷冷道：「投降？」他慢慢在移動，往上風頭在移動。

張飛虎已在冷笑了，他以爲只要站到上風頭，他仍然能把面前的三人擺平。

於是，張飛虎舉着手中的毒物，又道：「要我張飛虎去侍候你呀，嘿嘿嘿……」

他見李自成三人分開來往他包圍，時機已熟，他也已到了山崖轉角處，更是上風頭。

張飛虎厲叫一聲：「老子送你們見閻王去吧！」

只見他抖手撒出一片毒粉，那毒粉原是一片灰色往李自成三人飛去，李自成的反應是猛低頭。

唐大年大叫小心。

紫衣女更是連連往後躍。

然而，還是聽得噗通一聲響，一個人倒地了。

倒地的不是別人，張飛虎是也。

原來張飛虎退的地方雖然是上風頭，可是那兒又是山崖轉角處，就在張飛虎的毒物撒出手，忽然起

了一陣旋風，旋風把毒粉又捲回來，正捲上張飛虎身上。

張飛虎連叫也叫不出聲，人便昏死在地，那陣旋風來得怪，李自成三人逃過那一關，紫衣女見這光景，飛到張飛虎面前就是一刀下。

唐大年急叫：「殺不得！」

就聽「卡嗒」一聲，張飛虎的人頭與身子分了家，等到唐大年衝過來，急了：「怎麼辦，怎麼辦！」

紫衣女殺了張飛虎，她收刀了。

只見她走近李自成，道：「你已兩次救我，這個大恩是不言謝的。」

淡淡的，李自成道：「我從不打算叫你謝我！」

紫衣女道：「對我，你有甚麼要求，只管說！」

「要求？我對你有甚麼要求？」

「你的甚麼要求我都答應！」

李自成哈哈笑了。

紫衣女伸手攏着一頭烏溜溜的秀髮，她頭稍抬，妙目半帶羞的盯了李自成一眼。

只有這麼一眼，李自成彷彿又看到了高貴貞。

是的，高貴貞總是會對他那麼一瞥，很誘人的一瞥，李自成往往會不能自己的。

李自成回以關愛，他忽的仰天大笑起來。

紫衣女道：「想到要我爲你做些甚麼嗎？」

李自成道：「想是想到了，却不能此刻說出來。」

「爲甚麼？」

「那得容我多想想。」

「不管甚麼條件，我都不會叫你失望。」

「好，我們暫時分手，一月之期，你去長安城見我，我會對你說出來的。」

紫衣女一聽之下，笑笑，她笑得很美，美得又像那高貴貞的笑。

紫衣女長得不像高貴貞，但她的幾個動作很像，而且像極了高貴貞。

李自成怔忡中，紫衣女衣袂振起，半空中她出聲：「一個月後我入長安城找你！」

她走了，走得如同刮去一陣風，李自成木然的看着紫衣女去的方向，他喃喃的道：「她姓甚麼叫甚麼名字？我怎麼忘了問問她了！」

這時候唐大年開口了：「大王，咱們快找那位出家人吧，這兒人都死的死逃的逃了。」

李自成突然衝着山林之中大吼一聲：「兄弟們，你們別逃了，逃到天邊也是盜，何不跟我打天下，有一日咱們打進了北京，那比在這荒山混可好多了！」

他這麼一吼，果然自林中慢悠悠的走出二十幾個山上的嘍兵來了。

嘍兵們上得山脊，一齊往地上跪倒，有人就呼叫：「大王容情，大王饒命。」

李自成道：「我知你們走不遠，所以才叫你們，別擔心，你們都入編了！」他指指前山，又道：「我有人馬在張家圍子，你們去入夥，不會受歧視的。」

二十三個嘍兵們轉憂爲笑，唐大年急問道：「這兒是不是囚了一位出家人呀！」

「有，有！」幾個嘍兵齊聲應。

唐大年道：「快帶我們去見這位出家人！」

他對李自成又道：「大王，但願不是咱們的……」

他這話李自成明白，如果是紅雲大師或白雲和尚，否則情何以堪呀！

李自成重重的道：「見了再說！」

於是，二人跟着衆嘍兵往大寨中走去，唐大年就走得心事重重的。

有個嘍兵大聲道：「那位老和尚本事大，咱們四十多人圍住他，却被他打得東倒西歪就地滾，還是大寨主用計謀把老和尚捉住的。」

另一嘍兵接道：「大寨主就是用的五步倒，把老和尚捉住的，本來要把老和尚殺掉，可是大寨主改變主意，他要老和尚把武功傳授，這才把老和尚囚起來了。」

唐大年道：「想學武功，以禮相待，豈有把師父囚起來的道理。」

那嘍兵道：「說的也是，只不過不囚起來又怕老和尚跑掉！」

正說着，只見前面一道斷崖，山道沿着斷崖邊走過去，走了一半是個山洞口，幾個嘍兵指着山洞對李自成與唐大年二人道：「到了，到了，就在這個洞裡面。」

唐大年當先往裡面走，李自成跟着也走進去，二人走進七八丈深，只見面前堆了一堆大石塊。

唐大年對身後進來的嘍兵道：「怎麼用石頭堆起來阻住去路？」

嘍兵把火把一舉，道：「不是用石頭阻住去路，是用石頭把那扇厚木門强力堵住，老和尚功夫高，怕他破門而出呀！」

唐大年道：「快把石頭搬出洞外。」

這些嘍兵們立刻動手搬石頭，大石頭有的需要四人推出洞外，一堆石頭推了一大半，露出一個厚木門，唐大年用力去拉木門，木門是向外開的。

（未完・廿六）

上文提要： 諸葛明的潛移默化，使張博天在慢慢的改變……朝着老河口往通江堡打探消息的諸葛明在路上殺了二個大漢，救了險遭污辱的方圓圓，另一個則逃回去告狀。諸葛明本已在「廣來大飯店」落店，因通江堡方面的警告，間間飯店都不敢收留他，無奈之際，被通江堡大少堡主褚偉岳請上「江上廬」的華船上，原來大少堡主欲請堡外高手……



新派綠林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龍蛇干戈

風雨欲來老河口　策略改變重設計

掌櫃的在諸葛明的揪提下，心中自有一份惱火。

但諸葛明却在想：老子這是在替通江堡「修行」呢！

於是，諸葛明長身而起，直往店外走去。

只見小二緊趕一步，低問道：「客官，你不吃點甚麼再走？」

一扭身，諸葛明的臉幾乎碰上迎上來的小二，一咬牙厲喝道：「早飯已過，中飯未到，這個不前不後的時辰，你能叫諸葛大爺吃甚麼？王八蛋！」

但當他正要轉身的時候，突然對掌櫃的道：「炮鳳烹龍，血鰻翅羹，外帶陳年花雕一罈，正午時份給諸葛大爺備好！」說罷出店揚長而去。

諸葛明一步跨出「廣來大飯店」的時候，也會回頭看到那塊如今變成「廣來犬飯店」的橫匾，不由的有些好笑，因爲那塊銀子仍在上面，只是難爲了掌櫃的，弄了些黑漆把那塊原本發亮的銀子遮了起來。

諸葛明一走出「廣來大飯店」，立刻朝着荒柳林走去！

看來是有些荒僻，幾株老柳樹根，有一半連在岸邊而纏扭在水面上，方老丈的那條小渡船，就拴在江邊的老柳樹根上面。

方圓圓本來是在柳樹下面張望呢！如今一見到諸葛明前來，當先跳上小船，口中還在嚷着：「爹！諸葛先生來了！」

諸葛明跳上船，正迎着方老丈彎腰走出艙門。

「等你吃早飯呢，還以爲你不來了呢！」方老丈笑說。

諸葛明一看船頭，不由一笑，道：「看樣子你們還未曾吃嘛！」

方圓圓緩緩的掀開食盒，裏面四樣小菜，第二層，却放的是一盤小籠蟹黃包子，另外一鍋紅米小粥。

她輕盈的爲諸葛明先裝上一碗，邊輕聲道：「一大早我沒有預備酒，等中午時候再喝吧！」

方老丈笑道：「中午我陪諸葛壯士好好的乾幾杯！」

諸葛明微微一笑，道：「中午就不用準備了！」

「爲甚麼？」方圓圓邊往外端小籠包子，又道：「東西全都辦齊了，再過半個時辰，我就要做了呢！」

諸葛明道：「中午有人請，不吃是傻子！」

方老丈邊喝着紅米粥，隨口道：「諸葛壯士有應酬，咱們中午隨便吃些算了！」

哈哈一笑，諸葛明道：「咱們中午全有份，『廣來大飯店』大概已在爲我們準備了吧！」

方圓圓嬌柔的眼神望着老父。

方老丈淡然一笑，道：「老河口的『廣來大飯店』已有三十年的老字號，當初是家小飯舖，隨着老河口的發達，廣來飯舖成了大飯莊子，如果問我老頭子何時進過廣來大飯莊，大概是在二十年前的事吧！」

把剛剛送入口中的蟹黃小包子嚥下去，諸葛明笑道：「如今距離正午，還有那麼兩個時辰，早飯少吃些，等中午時候，咱們空着肚子裝好的！」

一面哈哈大笑，諸葛明又道：「方老丈，你聽說過有條通江堡的豪華大船，叫做『江上廬』的？」

方老丈一慄，望着諸葛明道：「諸葛壯士！你看過通江堡的『江上廬』？」

「不錯！」

「最好離那條船遠一點！」

「爲甚麼？」

「因爲那條太華麗了！」

「太華麗又有甚麼不對？」

「太奢侈與華麗，很容易產生罪惡，我聽說那條船上佈滿了機關，同樣的，那條船上也養着許多不正經的女人。」

緩緩的放下碗，方老丈又道：「一條豪華的船，本來沒甚麼，但是一條佈有機關的船，就不簡單，聽傳說死在那船上的江湖人物，還眞的不少，你可得躲着些。」

諸葛明淡然一笑，道：「除了通江堡的那條豪華大船外，我聽說在這漢江上，還有一條極爲神秘的大船，上面的裝設佈置，聽說是喬皇典麗，美侖美奐，只不知方老丈見過這條巨舟沒有？」

方老丈一怔，方圓圓却道：「諸葛大俠說的那艘好似水上仙宮的巨舟，我們是見過一次，看樣子好像是一艘暢遊五湖三江的大船，那晚上就在這老河口的江中心，船上面笙歌齊鳴，彩燈透着兩舷琉璃窗直照水面上，好像還有人在船中婆娑起舞呢？只是……只是我們原想划近去瞧看，却被大船上的人喝退了！」

方老丈又道：「我猜八成是新朝的那家王公大臣，在暢遊中原華夏，才有那種派場。」

諸葛明邊飲着茶，問道：「近來通江堡在招募武士，方老丈聽說過沒有？」

搖搖頭，方老丈道：「這倒沒聽說過！」

方圓圓道：「通江堡那麼多的武士，他們還招武士，難道他們想造反？」

諸葛明一笑，道：「咱們吃過中飯時，就分手，諸葛明拜託方老丈父女，替我打聽一下，通江堡『江上廬』在招募武士幹甚麼的！諸葛明還有三天自在日子，每天我會設法來這柳樹下一次，與賢父女二人會一面，聽聽你們有何消息。」

方老丈道：「成！我會把船搖向通江堡的那條河裏，看看有沒有辦法打聽出來。」

日正當中，正好是烈日當空，天氣有些酷熱，老河口的市鎮上，人們盡朝着蔭涼地方躲，甚至有些人跳到江邊的水中，只冒個腦袋在水面上。

諸葛明却不爲烈日所苦，他甚至嘻嘻哈哈的領着方氏父女二人，朝着不遠的「廣來大飯店」走去。

就在諸葛明才進入「廣來大飯店」，早有兩個小二快步迎上來，只是小二却露出一副吃驚的樣子。

只聽隨後自樓上快步下來的掌櫃，吃驚的道：「客官！你的客人還未來？」

諸葛明冷笑，道：「客人？哪！就我們三人！」

掌櫃的苦笑，道：「客官，你沒有忘記吧？」

「忘記甚麼？」

「你點的大菜呀！」

諸葛明一瞪眼，道：「當然沒有忘記，炮鳳烹龍，血鰻翅羹，都齊全了嗎？」

掌櫃的道：「齊全是齊全了，只是你們三位，如何吃得完？」

「吃不吃得完，那是我們的事，你只要照着吩咐，把這幾道大菜端出來就沒你的事了！」

諸葛明領着方氏父女二人，緩緩的登上「廣來大飯店」的二樓，早有小二打開布帘，把三人讓進一間二樓最大的雅廂內。

諸葛明三人一逕走入這間雅廂中，三人不由全都一怔，只見正中的一張大圓桌上面，海碗四隻，倒蓋着四隻大盤子，粉紅色的桌圍巾，摸一摸還是絨的，四個穿着甚爲乾淨的小二，分站圓桌四個方向。

諸葛明三人才走到桌邊，三個小二立刻雙手扶椅，恭讓三人入座。

一張大圓桌，分坐三人，那些原本雕刻有人物的紅木椅子，高高的椅背，上面還舖着錦緞墊子，完全是紅底金花，配合着桌面，眞可說是相得益彰。

再看那桌子上的杯盤碗筷，全都是銀子打造，看上去全都有細緻的花樣附鑲在上面，一件件全都是鏡光發亮。

方圓圓美眸顧盼，不由道：「爹！」

方老丈以手示意，輕搖着頭。

就在三人坐定以後，一個小二立刻手持精巧銀壺，爲每人把酒斟上。

諸葛明就着杯子一聞，淺笑道

：「不錯！正是陳年花雕。」

只見他高舉酒杯，笑道：「咱們先乾一杯！」

及時的，桌上的菜盤上面的大銀碗打開了！

諸葛明三人停杯中途，全拿眼睛欣賞着四大銀盤中的佳餚，在鼻鼻上升的白霧中，數種不同的香味，飄散在空中，令人聞之垂涎。

諸葛明吃過「炮鳳烹龍」與「血鰻翅羹」，他也是在當年曾偶爾吃過，如今也只是隨意的「閒話一句」，却不料老河口的「廣來大飯店」還眞的端得出來。

諸葛明一看，臉色一整，指着桌上四大銀盤中的四種顏色四個形狀的大菜，沉聲說道：「找掌櫃來！」

其實不用找，廣來大飯店的掌櫃早在留意着，聞言一掀帘子，呵呵笑着走了進來。

諸葛明又把杯子向方氏父女禮讓道：「乾！」

放下酒杯，諸葛明冷然的對掌櫃的說：「報報你這菜名來！」

店掌櫃搓着雙手，額頭微見汗濕，瞇着笑臉道：「客官！你早上點的『炮鳳烹龍，血鰻翅羹』，小店總算全都辦齊全了，你吃吃看，這四樣就是炮鳳。」

呵呵一笑，諸葛明道：「雄雉為鳳，白馬為龍，百年老鰻血煨翅，這些全是世間絕饌，吃一次足慰平生，我希望你們不要把這些佳料糟蹋了！」

一面舉筷對方氏父女道：「來，咱們嚐嚐『廣來大飯店』的手藝如何？」

一邊，掌櫃的在一旁唱唸着每一盤中的菜意，聽起來全都有名堂，四個大盤中，合起來才只一個「炮鳳」而已，下四盤，必將更多，因為那是白馬一匹，怪不得三人一進店門，掌櫃的大吃一驚，因為只這幾樣，足可以讓十幾二十人吃個肚皮發脹呢！

諸葛明三人就在「廣來大飯店」中，正吃得津津有味，而店掌櫃又不停的加以樣樣唱名解說中，不停的道出千奇百怪的做法時候，突然間，廣來大飯店的門外面，一溜的進來了十一個人。

只聽為首的一人高聲道：「掌櫃的！」

「廣來大飯店」中，這時候已有八成座，連樓上的也坐了不少人。

然而，這個大漢却邊走向店中，邊叫道：「掌櫃的在不在？」

「在！在！」一個小二見過十一個人，全都拎着大馬刀，自是不敢怠慢，一面把十一人往樓上的大客間讓，邊笑容可掬的，道：「請上樓，我們掌櫃的也正在樓上呢！」

一陣腳步聲，還眞巧，全都進入緊鄰諸葛明的房間。

只見一個小二，一掀諸葛明的雅廂門帘，直拿眼睛示意店掌櫃。

「甚麼事？」店掌櫃才這麼問，突聽隔壁的大漢中，有人厲聲道：「叫掌櫃的來！」

聲音是那麼的高，諸葛明聽了個眞切。

於是，諸葛明咧嘴笑了！

只聽他高聲笑道：「哈哈！來的可是高仁兄嗎？」

「誰？」是高磊的聲音。

「幾天不見，連我的聲音也聽不出了嗎？」

「哈……哈……」

一陣大笑後，只聽高磊叫道：「軍師爺嗎？高磊來了！」

於是，高磊在前，十個水上部下，全跟在高磊身後，朝着諸葛明的房中走來！

諸葛明一看高磊帶了十名高手全都來了，不由撫掌大笑，道：「巧！巧！眞是再巧也沒有了！」

於是，諸葛明把方氏父女介紹給高磊。

却不料方老丈在見到高磊後，不由一陣熱血沸騰，顫抖着雙手，雙目發直，哆嗦着聲音，道：「你……你……你……」

高磊先是一驚，突然一擁而上，暴伸雙臂，一把摟住方老丈，雙目垂着淚水，道：「姐夫！」

久久的，兩個人像是粘在一起了！

方老丈啞着聲音，道：「整十年了！」

「不！姐夫！你記錯了，是十一年了！」

「對！十一年了！」

突然間，方圓圓在二人身邊低聲道：「舅舅！」

高磊正在激動的抱住姐夫呢！突聽方圓圓叫，更是一驚，扭頭望着這位秀色絕麗，嬌美如花的外甥女。

緩緩的，也是怔怔的，高磊伸出雙手，撫着方圓圓的雙肩，不知如何開口。

方圓圓眨巴着淚眼，又叫了一聲「舅舅！」

方老丈含淚笑道：「你離開的時候，圓圓才十歲呢！」

突然間，諸葛明哈哈大笑，道：「看來我今天的這桌佳饌還眞派上用場了！」

一面急急招呼各人入座。

這時候店掌櫃的一看，突然加了十一個大漢，不由高興的道：「這原本是喜慶大宴，想不到還眞的帶給爺們團圓慶！」

房中四個小二立刻忙碌起來。

高磊等十一人，不要說是吃過，就算看也未看到過，當然，更叫不出盤中菜的名堂了。

方老丈面對高磊，道：「兄弟！那年你都快三十了，荒年亂世，日子難混，你不哼一聲就走了，第二年，你姐姐就撇下我父女二人，一病不起，十年歲月，總算把圓圓拉拔大了。」

高磊嘆道：「也眞是難為姐夫了！」

不過，高磊在流寇中混了個水軍副將，只可惜沒幹幾天，天就變了，變得應了那句「敗者為寇」的俗話，也因此他對過去十一年的原本輝煌日子，只輕描加淡寫的嘟嚷了兩句而已。

倒是方老丈，把圓圓的遭遇與諸葛明的相助，說了一遍，甚至把諸葛明的俠義之風，大加讚賞的誇耀一番。

高磊立即舉杯，走至諸葛明面前，流着感激的淚，道：「軍師爺！高磊感激你！」

他不多說，話說多了，反而有失感激的顏色。

諸葛明一飲而盡，邊笑道：「高爺！我是誤打誤撞的，算不了甚麼，倒是你們親人相聚，值得大事慶祝！」

於是，高磊的十個心連心的手下，一個個為高磊及方氏父女舉杯祝賀。

這眞是一頓極具意義的歡宴，少說也吃了一個多時辰。

酒足不足為奇！

因為，甚麼酒也能夠讓人喝個夠！

然而，好酒能讓人在極愉快的心情下，喝個痛快，就堪稱人生美事。

世上，有多少人是因為愁才喝酒？又有多少人是因為喝酒而喝酒？

而方氏父女與高磊，在諸葛明的無意安排中，得慶團圓，是天意，也是巧合，在這種眞善美的條件下喝酒，豈不正是人生眞正的美事！

菜香不必認為怪！

因為，甚麼菜也能讓人塡飽肚子！

然而，好的佳饌在人們歡樂的時候，會更顯得佳饌的美與香！

世上何其多的人，他們面對佳饌而食不知味？又有多少人，雖一粒大蒜，仍能津津有味？

如果說在愉快的心情中，配以絕世佳饌，那該是多麼令人歡暢的一件事！

如今，諸葛明等人全都是這種心情，像一朵伸展不開的花朵，在陽光與朝露的滋潤下，如慢慢的綻開了美麗花朵一般，令人愉悅。

於是，就在這一頓大餐之後，諸葛明對一旁守着的掌櫃笑道：「算是不錯，小費與菜價相同，你算來吧！」

「廣來大飯店」的掌櫃彎腰笑道：「客官，你只管吃，銀子多少，有人會出的！」

諸葛明哈哈一笑，道：「我越來越覺得這條命值銀子！」

於是，他吩咐高磊，叫他的十個手下暫守在大方木船上面，找個僻靜地方，先躲起來。

方氏父女、高磊與諸葛明四人，踱着步，走向方老丈的小木船上面。

高磊一看這種寒酸樣，還眞落下傷心眼淚來。

却是方老丈看出這位內弟的心意，不由哈哈一笑，說道：「江上盪舟，與世無爭，吃的是老天爺賞的，那是另一種美的生活，我父女二人還從來不覺甚麼苦呢！」

方圓圓忙着為船首圍坐的三人煮茶！

而方老丈却盡在船頭打哈哈，表現出安貧樂道樣子。

然而，高磊看得出來，姐夫這是在撐門面，一個歷經亂世，活了兩個截然不同的兩個朝代，心靈上必然刻劃了太多的人世滄桑，而那種無可奈何的表示，正不就是這種模樣嗎？

於是，高磊為他的姐夫這種日子而心酸！

更為方圓圓的未來擔憂！

因為高磊太清楚了，憑着姐夫的這個破爛家境，如果眞的按照「門當戶對」的規矩，那麼，方圓圓即使長得那麼標緻，仍然是個苦哈哈的丫頭命！

丫頭！那是個沒地位而又專門侍候別人的女子！遇到好人家，也許被「提升」做主人的偏房或妾侍，否則，青樓女子的命運就難免了。

三人一邊吃着茶，高磊把自己現在是幹甚麼吃的，說了一遍，不過，他最後還是低聲說：「姐夫！如今高磊既不是流寇，更不是據山為王的強盜，俺們既不亂殺人，也盡量不擴大人數擾亂地方，為了尋找張寨主的那批失寶，俺們這股扭結的力量，全都用在尋寶方面，如今沿着漢江，一路尋找下來，這就要找上江那面的通江堡了。」

諸葛明也道：「只等這碼子事一了，方老丈父女如願意去大刀寨，只要我稍微安排，一切自不成問題。」

哈哈一笑，方老丈道：「有道是，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我雖不是甚麼智者，但已吃了一輩子水上飯，山上住那會要我老命的！」

諸葛明一笑，道：「如今來了高二寨主，計劃該有個重訂。」

一面把自己答應為通江堡的少堡主褚偉岳做事一事，又細細的對高磊說了一遍。

如今這老柳樹下又沒有外人，高磊這才對諸葛明說：「軍師爺！自從你下山之後，大刀寨還眞的熱鬧了一天多，一萬兩黃金富了咱們大刀寨，就算沒有那批失寶，日子照樣過得舒坦，每個兄弟腰裏，又多了十兩黃金，連咱們也各支二十兩花用。」

一面又看了一眼正抽着旱烟的姐夫，高磊又道：「張寨主說得很對！目前大夥的目的，是找到失寶，他不放心你一人在老河口附近活動，這才決定提前一天大夥趕來老河口，酌量着他們走旱路的人，就在這一半天的工夫，也會趕到了。」

諸葛明一聽，不由笑道：「這事可妙了，看情形我不能在老河口與寨主碰面！」

只見他放下茶杯，立即起身，並隨手在懷裏掏出褚偉岳所贈的百兩銀子，往船板上一放，道：「方老丈！這是小意思，你收着，你不是樂水嗎？湊合買條大船吧！」

方氏父女二人目瞪口呆，不知說甚麼才好！

因爲，在那個時候，一百兩銀子是個大數目，一下子受人這麼大的餽贈，是叫人不敢相信的事。

高磊立即抱拳，道：「軍師爺！我代姐夫這廂謝了！」

諸葛明躍身下船，一面道：「我得迎上寨主，把一切計劃重新設計，你的人可得守在大方船上，等候命令行動了！」

飄然而去的諸葛明，似乎帶走了方圓圓的靈魂一般，只見方圓圓癡望着遠去的諸葛明，一臉的迷惘！

諸葛明又騎着他的馬走了，他走得很急，而且是出人意外的快，快得連兩個暗中盯住他的通江堡褚偉岳手下沒法追得上。

爲了避免「擔的挑子一頭塌一頭滑」，二人一打商量，急急忙忙的露出身份，而攔住了方氏父女與高磊。

一百兩銀子方圓圓才收入艙中呢！如今突然來了兩個持刀大漢，全都是青衣短打靠，頭挽金黃頭巾，大搖大擺的登上小船來。

單就那身打扮，方圓圓就知道他們是誰，因爲在老河口附近的人，只要看到他們的那身裝扮，就知道是通江堡的人。

「姓諸葛的去那裏了？」

高磊一笑，道：「二位是……」

「通江堡的！」

哈哈一笑，高磊道：「還好不是皇宮大內的！」

「他娘的！你說甚麼？」

高磊冷笑道：「向人打聽事情，可不是你們這副嘴臉！」

只見二人對望一眼，「刷」的一聲，雙人拔出鋼刀，其中一個厲聲道：「狗東西，也不睜眼看看爺們是誰！」

高磊示意姐夫與方圓圓退入船中，邊冷笑道：「這麼說來，二位的兩眼合成了一個眼，全長到屁股上了，也不打聽大爺是誰！」

二人還眞的一驚，對望一眼，舉刀一指高磊，道：「小子！你是誰？」

仰天打個哈哈，高磊道：「老子是如假包換『鐵扁擔』褚倫的乾老子呀！」

「放你奶奶的屁！殺了這王八操的！」

於是，兩把鋼刀，兩束光焰，一圈而劈向高磊。

高磊早有防備，大喝一聲，大馬砍刀幻出一片精晶銳芒，在斜劈暴砍中，人已跨向右面的大漢身側，藉着小船的晃盪，突然貼近大漢的側面。

只聽他沉聲喝道：「去你娘的！」

緊接着，就見高磊的大馬刀刀把頭，「彭」的一聲，狠狠的，快不可言的，搗在那大漢的太陽穴上。

像砸死一隻老鼠那麼輕鬆，就在血花飛濺中，就在高磊的打橫一腳裏，大漢一頭栽到了江中。

於是，一股血水，隨着那具原本活蹦亂跳的屍體，載沉載浮的漂向了遠方。

雙手握着大馬刀，高磊把另一個漢子簡直就不當人一般，一刀快似一刀，一刀狠似一刀，連劈帶砸，逼得那漢子盡在躲。

看情形，如果高磊這時候放了他，就算叫他爬在甲板上叩上三個響頭，他一準會叩四個。

天底下的人，有製造勢力的，這些人製造出勢力，然後就有人趨炎附勢，爲製造勢力的人造孽，於是，天下就會大亂。

如今就連老河口附近的通江堡，竟也是這樣，能不令人浩嘆？

高磊心裏非常明白，自己絕不能放過面前這人，因爲這會爲姐夫招來禍端，通江堡的勢力，姐夫這種淡泊名利的老實人，是絕對無法與之抗衡的。

高磊心念及此，手中的大砍刀更加着力施爲。

就在高磊的決心下達，意念乍現，正準備搏殺這個狡猾的漢子時候，突然間，那漢子猛力的一連狂劈三刀，翻身一縱，人已往江中落去。

高磊一看，不由大喝一聲，罵道：「龜兒子那裏逃！」

只見他毫不遲疑的啣尾飛撲而去！

幾乎是發自一聲「卜通」！

其實是三種聲音的混合！

因爲，當那人才落入江中，尚未回過頭來的時候，高磊的人也撲擊而至，大馬砍刀就像切西瓜一般，正好擊在那人的頭後腦內。

於是，刀聲與兩個人的落水聲，合奏出「卜通」的一個混合聲！

於是，漢江的水，有一大片變了顏色！

漢江的刀聲，使漢江在嗚咽！

高磊爬上岸來，只在岸邊把方圓圓叫到身邊！

一邊在懷裏摸出一個濕漉漉的布包，交在方圓圓的手上，高磊含淚笑道：「圓圓！舅舅這就要去辦正事，在這兒留得久，難免會拖妳爹下水，這裏是二十兩黃金，先收着，只等舅舅辦完事，就會來找你們的。」

高磊正要走，方圓圓却低聲道：「諸葛壯士呢？」

一聲乾笑，高磊道：「舅舅明白妳的意思，這人是很不錯，只是他如今正忙得不可開交，不過舅舅替妳留意着，只等這兒的事一完，我就算拖，也要把他拖來。」

高高的舉起手來，與姐夫打了個招呼，高磊扭頭疾走而去。

直到高磊失去影踪，方老丈在方圓圓的身後低聲道：「上船吧！咱們得快點換個地方！」

來到小船上，方圓圓把舅舅的二十兩黃金交給方老丈，一面低聲道：「爹！咱們不是要去往通江堡的那條河上嗎？」

方老丈看看天，邊道：「爹突然關心起諸葛壯士來了，所以……」

方老丈低頭又看了女兒一眼，接道：「所以咱們去通江堡的那條河，不如就在通江堡的那艘『江上廬』附近守着，也許多少還能接應一下他們。」

方圓圓一笑，道：「爹說的對！諸葛壯士又沒有前往通江堡，咱們還是在那艘『江上廬』附近守着。」

於是，方氏父女二人當即解纜，把小船搖向江中而去。

* * *

諸葛明才在老河口三天，就發覺這兒的氣味不一樣，有着一種「刀兵將起風雷動」的感受。

因爲，他是個智慧高人一等的人，雖說他才蹭個邊兒，但已令他感受到一樁江湖上不尋常的大事，就要在這老河口附近發生了。

於是，他當即離開了老河口，他必須馬上離開。

而離開的目的，絕非是逃避，更不是一去不回頭！

相反的，他要再一次的與張博天愼密策劃，然後再折回老河口。

他還有兩天的時間，就要轉回褚偉岳的「江上廬」去報到，那可是一個時辰也不能躭誤的。

一出老河口地界，諸葛明發覺並沒有人跟踪！

原來他在一陣急趕中，早已甩掉兩個暗中跟踪他的人。

日偏西，江起風，彩霞孤鶩一齊飛！

諸葛明就快要馳入山道了，突聽一陣馬蹄聲迎面而來，聽聲響，就知道總在五六匹馬以上。

然而，當馬聲馳近的時候，諸葛明才發現是有那麼多匹馬，而且全都是騎的高頭大馬，比之他的這四川馬，高出何止一尺！

這些騎馬的，諸葛明一個也不認識，其中有個大和尚，頭大如斗，光滑如銅缽，頭上的戒疤似寒星，而引得諸葛明特別留意。

只是這些人並不去理會諸葛明，甚至連多看一眼也沒有，一閃而過，而使得諸葛明有些莫名其妙！

這些人是幹甚麼的？

他們爲甚麼急急的往老河口趕？

問題似乎越來越嚴重，情況也趨於複雜了。

但諸葛明以爲，不論是甚麼情況，他都必須先找到張博天，才能決定出對策來！

於是，他繼續往前趕！

眼看着天空的彩霞在萎縮，天也快要黑了。

突然間，又是一陣馬蹄聲傳來。

諸葛明一驚，怎麼會有這些人往老河口趕？

心念間，當即往道旁一攏馬韁停下來，他要仔細把這些人看明白，究竟是些甚麼樣的人物，要薈集老河口。

就在他剛剛移向道旁，迎面來了七騎。

於是，諸葛明笑了……

因爲，那不正是大刀寨的寨主張博天嗎？

他身後跟着四大武士！

包文通斜背着他的那把魚鱗紫金刀，跟在四大武士的身後面，而「陰司判」左不同緊追在最後面。

張博天老遠看到諸葛明，就大聲在吼叫道：「我親愛的軍師爺，你怎麼會溜躂到這荒郊野外來了？」

諸葛明當先下馬，幾個人往附近的江邊上一坐下，就聽諸葛明道：「寨主！老河口就要發生驚天動地的大事了！」

張博天一驚，道：「甚麼事！不會是又要變天了吧？」

「那倒不是，但却是一件必將震驚江湖的大事。」

「陰司判」左不同急道：「那就快些說出來，讓俺們聽一聽，到底

是甚麼屁蹦天的大事！」

諸葛明當即把自己這幾天的遭遇，詳細的說了一遍，並把「通江堡」不容外人走入的事，說了一遍。

張博天沉吟有頃。

包文通與左不同更是挖耳撓腮，不知所以。

就連歐陽泰等四大武士，也全不明白「通江堡」在搞些甚麼名堂。

張博天在一陣思索之後，緩緩的道：「這事情是透着古怪，我看這麼辦！」

他拾起一根樹枝，就在地上一陣比劃，低聲道：「大軍師！你看如何？」

「寨主！這叫瞎子騎驢，對咱們來說，不會有利的！」

張博天道：「那你的意思？」

諸葛明一笑，道：「種種跡象，顯示出通江堡在對付一個大敵，而這個大敵，必然是十分了得的角色。」

他一頓之後，指着灰濛濛的遠處，又道：「通江堡既然有了對頭冤家，咱們何不先讓他們對殺對砍一陣，咱們再……」

張博天一笑道：「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仰天打個哈哈，諸葛明道：「就是這個意思！」

包文通問道：「那麼，咱們目前……」

「坐以觀動，反正我已打入褚偉岳的『江上廬』，到時候他總得要露露口風吧！」

張博天道：「既然咱們這樣決定，那就把一部份人暫住在高磊的船上，另一部份住到客店裏，招呼幾個頭目，隨時保持連絡，準備出擊，至於軍師嘛……」

諸葛明一笑，道：「寨主！我如今是吃孫喝孫的時候，我同他褚偉岳的這種日子不久長，只等我摸到他的來龍去脈，立刻就會同他來個『東山飄雨西邊晴』，各忙咱各的！」

於是，幾個人全笑了！

＊　＊　＊

當諸葛明二更天轉回到老河口的時候，天空中掛了個好大的月亮，好像要從天空掉到漢江一般，把個灰濛濛的漢江，照成了水連天。

諸葛明一走進「廣來大飯店」，迎面就見通江堡大少堡主坐在大廳的正中那張桌子上，在他的後面，一列的站了四個豹頭環眼，光頭大漢，四個人全都只穿着一件豹皮背心，巴掌寬的鑲銅扣腰帶，把個飯包肚皮勒得朝外鼓，好像就要鼓破一般。

諸葛明似是一驚，旋即哈哈一笑，緩步走到褚偉岳桌前面，道：「大少堡主！你這是在等人？」

褚偉岳僵硬的臉上生生被他擠出一個笑，但諸葛明却發覺那個笑，只是皮笑肉不笑，有點像木乃伊的臉。

低而含威的，帶着質問的味道，褚偉岳道：「不錯！」

「不是等我吧？」

「正是等你閣下。」

哈哈一笑，諸葛明道：「三天才只過了一天呢！」

「我知道，只是有件事却令我寢食難安，所以我不得不來找你！」

諸葛明淡然一笑，道：「那一定是叫老河口震動的大事了！」

冷冷一笑，褚偉岳高聲道：「給諸葛大俠倒茶！」

於是，一個小二立即抹椅擦櫈，替諸葛明斟上一杯香味極濃的茶。

就着鼻子，諸葛明聞着茶，邊道：「沾大少堡主的光，如果不是大少堡主在座，廣來大飯店的這種好茶，還眞不容易喝到口呢！」

嘿嘿一笑，褚偉岳有些淒迷厲色的盯着諸葛明，道：「通江堡自從遇上你諸葛大俠，三天之內死了四個，傷了一個，你閣下也未免太辣椒心了吧！」

諸葛明一聽，當即回道：「大少堡主是貴人多忘事，應該說是死兩個，傷一個才對！」

陰沉的雙眉打結，褚偉岳冷冷的望着諸葛明，道：「今日過午不久，兩個通江堡的人被劈死在漢江，難道不是你的手筆？」

諸葛明一怔，道：「我爲甚麼要劈死通江堡的人？」

這是一語雙關的話，褚偉岳當然明白，但他却深深知道，總不能說是自己派人盯他的梢吧！

於是，褚偉岳一咧嘴道：「這麼說來，死在江中的二人，不是諸葛大俠殺的了？」

諸葛明不悅的道：「花着你褚大少堡主的銀子，嘴巴上冒的油還沒有乾呢，怎麼會殺僱主的人？這說得過去嗎？」

打個哈哈，褚偉岳道：「諸葛大俠說的也是，單就那一席『炮鳳烹龍，血鰻翅羹』冠絕菜饌，也不該對我的手下施殺手。」

褚偉岳重重的放下茶杯，厲喝道：「誰又敢在老河口的地面上，殺我通江堡人的？」

緩緩的站起身來，諸葛明道：「大少堡主，是誰下毒手殺了通江堡的人，這檔子事可與我諸葛明不相干，如果褚大少堡主沒別的事，諸葛明要回房歇着了。」

一擺手，褚偉岳道：「請便！」

諸葛明走入二門！

褚偉岳已氣呼呼的領着四個半

赤上身的光頭大漢，大踏步的走出「廣來大飯店」。

進入客房，諸葛明一把拉住小二，沉聲說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小二大吃一驚，被諸葛明抓的手臂開始痛起來。

「客官爺！你放手，我知道的一定告訴你老的！」

拉了一張椅子坐下來，諸葛明道：「說吧！我在聽着！」

小二先伸頭在房門外看了一陣，翻身掩好房門，一溜來到諸葛明的身邊，拿起茶壺比劃着倒茶的模樣，低聲道：「大少堡主派出跟蹤你的兩個人，不知被何人殺死在江中了。」

諸葛明一驚，突然爲方氏父女二人擔心起來。

但他仍自言自語的道：「跟蹤我？哼！」

小二正要離開，諸葛明又問道：「通江堡的大船『江上廬』，你大概聽說過吧！」

小二點頭道：「老河口的人全都知道，那是通江堡的豪華座船，每年通江堡堡主褚老太爺，總會乘上那艘船，五湖三江的遨遊上一陣子！」

「聽說船上設有機關！」

小二一聽，急忙搖手，道：「這我就不……不知道了！」

冷冷一笑，諸葛明手一擺，店小二立即退出房去！

看來危機就在自己四週動盪……

直上通江堡，似乎很不容易！

「江上廬」，這條船又透着神秘！

諸葛明雖知道大刀寨的人已到了老河口，但他却惑疑，究竟是誰下手殺了跟蹤自己的二人？

當然，這個人一定是自己人。

那麼，是高磊？

於是，諸葛明一晃又到了江邊，他要找高磊去問問清楚，因爲，如果不是高磊，而張博天他們又未趕到，那麼這問題可就大了。

夜裏的江面上是靜的，就連江面上的水，也好像未動似的，連個波紋也沒有。

沿着江邊靠的大小帆船，望過去有如林檣，有些大船上的桅桿頂，還掛着燈。

諸葛明在看燈，看一盞綠色燈……

一直走到一個碎石岸邊，在離岸五六丈遠的水面上，諸葛明找到了掛着綠燈的大方木船，只是大木船不知爲甚麼錨泊在水中，而不是靠在岸邊。

抖手打出一塊石頭。

於是，船上的人在高聲問：「甚麼人？」

「找高爺的！」

於是，高磊出現了，只見那大船在收纜繩，四五個人一齊猛拉着。

就在距離尚有三丈遠的時候，高磊奮力一縱，人已落在岸邊上。

「聽着也是軍師的聲音。」

諸葛明望着四週，然後向高磊道：「過午不久，可是你收拾了通江堡兩個人？」

高磊道：「情勢所逼，不得不如此！」高磊比個殺人的樣子。

微微一笑，諸葛明道：「寨主現住那裏？」

「與四大武士就住在老河口最北邊的一家小客店裏。」

諸葛明又問道：「你船上共住多少人？」

「三個頭目與二十名嘍兵，前後共有二十四人了。」

「其餘的？」

「分由包、左二位率領，住到客店中了。」

諸葛明點着頭，道：「隨時緊密連繫，等候出動！」

於是，諸葛明離開了大江邊，直奔老河口鎭北的一家客店。

快三更天了，客店的門關得密密的，就只有小客店的門口，掛了一個紙燈籠，紅漆寫了個「發」字。

諸葛明找到了張博天。

二人就在張博天的住屋娓娓細談了一陣，決定了對策，張博天在諸葛明臨走時候，笑道：「我去是可以的，但必須要有週全的安排，這可就要看你大軍師的籌思了。」

諸葛明道：「寨主放心，我那個老祖宗諸葛亮，一脈相傳下來，運籌帷幄，方能決勝於千里之外，到時候你就會知道了。」

張博天一笑，道：「時代不同了，當前咱們這種情形，就算你老祖宗諸葛孔明在，恐也要大皺眉頭的！」

諸葛明哈哈一笑，道：「眞要威脅到咱們大夥，諸葛明答應寨主，殺他們個片甲不留，大不了咱們重作馮婦，當咱們的流寇。」

張博天一挺胸道：「大軍師！他娘的，這可是你說的！」

諸葛明道：「不錯！」

嘿嘿一陣有力的低笑，張博天道：「有你這句話，張博天就聽你的！」

諸葛明起身，邊道：「依計行事！」

於是，諸葛明走了。

他走得很急，因爲由鎭北到鎭南，還得找到方氏父女二人，如果不巧，還眞的不容易找到，因爲那可是一艘小船，隨便在甚麼地方一靠，就難以叫人看得到。

（未完・十）

上文提要：

黑衣女原來是上官婉倩，騙徐元平服的毒藥亦非眞，而是療傷聖藥，但徐元平信以為眞，他在等待死亡之際來了慧果大師、上官婉倩……慧果與上官婉倩大打出手之際，徐元平發現了鬼王谷主等人，結果他與鬼王谷主交手受傷，鬼王谷主也傷重敗陣……慧果被徐元平的武功與寬宏氣量所感動，將到手的「戮情劍」還給他……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妒火中燒苦相逼　聯手對抗毒誘發

徐元平道：「我就要死了，妳留在這裏，可是準備替我收屍？」

上官婉倩笑道：「好吧！不論你如何激諷我，我也會逆來順受。」緩緩站起身來，急步而去。

徐元平望着她的背影，自言說道：「唉，最是難解女人心，她迫我服下致命的毒藥，在我將死之前，却又這般友善的對我……」

片刻之後，上官婉倩懷抱了一綑枯枝趕來，在七八尺外，燃起了一堆野火。天已入夜，黑暗中那一堆野火更顯得特別明亮。

上官婉倩大膽的走到了徐元平的身側，傍着他左肩坐了來，盈盈一笑道：「你現在覺得怎麼樣了？如果我此刻又要殺你，你還有沒有抗拒之心？」

上官婉倩忽然幽幽一歎，又道：「一個人沒有了求生之心，縱然有起死回生的靈丹，也無法挽回他的生命。你雖然中毒甚深，但尚未陷入生機全絕之境，祇要你生意堅強，療治並非太難。」

徐元平淡淡一笑，道：「不錯，我也覺出受毒甚深，但如說在今夜中能要我的命，祇怕未必見得。」

上官婉倩道：「那你為甚麼一定要死？」

徐元平道：「如果妳能早些離開，也許我還不至於死。」

上官婉倩臉色一變，揮手一掌拍了過去。

但聞「砰」的一聲，徐元平面頰上登時腫起了五個鮮紅的指印。

她生性燥急，雖然盡量想使自己變得溫柔，但火氣一衝，仍是無法控制得住。

徐元平睜開雙目，望了上官婉倩一眼，淡淡一笑，道：「打得好！」

上官婉倩尖叫一聲，突然伏在徐元平的懷中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口中低聲訴說道：「我沒有存心打你的，但我情不自禁。」

徐元平道：「妳打得好，時機選擇得恰當無比，在目下情景之下，妳縱然打我幾個耳光，我也不會還妳一掌。」

上官婉倩道：「你如肯好好打我一頓，我也不會這樣氣忿了。」

徐元平笑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現在我心中平靜得很。」

上官婉倩輕輕歎息一聲，忖道：哀莫大於心死，他連一點反抗的意識也沒有，自然是難以活下去了。

一縷深情的愁苦，泛上眉梢，緩緩解下披在身上的黑緞斗篷，披在徐元平的身上，道：「你安心的死吧！我要坐在你的身邊陪着你，我會把你屍體運到甘南上官堡去，選一處山明水秀、風景幽絕的地方，把你埋葬起來……」

徐元平搖搖頭道：「不要，待我毒性發作時候，我會跳下懸崖，摔個粉身碎骨，讓野獸和老鷹吃去我殘餘的骨肉。」

上官婉倩道：「我絕沒有給你服下毒藥，但你又中了劇毒，在你死之前，應該弄清楚甚麼人下的毒害你，是那少林寺的老和尚，還是鬼王丁高。」

徐元平心中一動，忽然想起掌斃丁高隨身二鬼時，手背曾被劃傷的事。

低頭看去，祇見那受傷的手背上的傷痕，祇餘一道微白的痕跡，心中暗暗忖道：是那人手上劇毒，侵入了我的內腑，這傷處早該潰爛，絕不會好得這等迅快，這想法實是多慮了。

忖思之間，忽聽上官婉倩怒聲喝道：「甚麼人？」

徐元平轉頭看去，祇見那一堆燃燒的野火之後，站着一個身軀魁梧的人影。

夜色朦朧，中間又有火光映照，無法看清那人的臉色神情。

突然間，由另一個方向中傳過來一聲冷笑，道：「別說你躲在這個淺山崖下，縱然是藏在天之涯，海之角，老身也能追覓到你的行蹤。」

這聲音蒼勁尖厲，顯然是女子口音。

徐元平祇聽那聲音有些耳熟，但一時却又想她不起，冷然的掃掠一眼，祇見人影幢幢，在夜色中晃動，淡然一笑，閉上雙目。

上官婉倩星目一轉，忽然挺身而起，嬌軀閃動，迅快絕倫的奔到一塊大石旁邊，玉腕輕伸，拔出「戮情劍」，重又躍回徐元平的身側，倒握劍尖，道：「快拿起兵刃。」

徐元平微一啟動雙目，接過寶劍，隨手放在身前。

上官婉倩迅快的檢起地上雙劍，握於手上，冷然喝道：「甚麼人，快些報名上來，要不然別怪我暗器歹毒了！」

正西方傳來了一聲粗豪的大笑，道：「女娃兒好大的口氣。」

徐元平低聲說道：「趁他們尚未近身，姑娘快些走吧，咱們已經被包圍了。」

上官婉倩盈盈一笑，柔聲說道：「不要緊，你當眞不能打架了麼？」

徐元平疾睜雙目，神光一閃，但迅快的重又閉上，說道：「我恐怕是不行了，妳快走吧！」

上官婉倩舉手理理被夜風吹亂的鬢前散髮，笑道：「那我更不能走了。」

徐元平道：「為甚麼？」

上官婉倩道：「我要留在這裏保護你。」

祇聽正北方傳過來一聲歎息，接道：「祇怕連妳也活不成了，還要保護別人？」

這聲音有如黃鶯晨唱，動人至極，徐元平聞聲驚心，登時醒悟到來人是誰。

但見那野火之後的高大身形緩緩向前走動，片刻之間，已到了那高燒的野火前面。

火光照耀下面目已清晰可見，祇見他方面大耳，長髯垂胸，正是碧蘿山莊的莊主王冠中。

他神態肅然，眉宇間泛現出深沉的愁苦，但舉動却十分緩慢，有如拖着千斤重鉛，走過那高燒的野火直向兩人停身之處行來。

相距還有四五尺遠，上官婉倩突然一揮手中長劍，冷冷喝道：「站住啦，再往前走一步，當心我手中長劍。」

王冠中冷漠的瞧了上官婉倩一眼，沉聲叫道：「徐元平，你睜開眼睛！」

徐元平緩緩睜開雙目，凝注在王冠中的臉上，肅然問道：「甚麼事？」

王冠中冷笑一聲，道：「當今之世，有幾個徐元平？」

徐元平淡然一笑，道：「在下所知，祇有一人。」

王冠中道：「我却見兩個了……」

他微微一頓之後，又道：「可惜一個徐元平已經死去了！」

上官婉倩聽得微微一怔，回頭把目光盯注在徐元平的臉上，連眨也不眨一下，似是要看穿徐元平的內腑，顯然，他兩人的談話，已引起她甚大的關懷。

徐元平微微一笑，道：「如若當今之世，眞有兩個徐元平，祇怕那活的一個，也不久於人世了。」

王冠中道：「很好，很好，一個人能預知自己的死期，可算得第一等聰慧之人。」

上官婉倩仔細打量了徐元平，覺得眼下之人，和第一次相遇的徐元平，毫無不同之處，因此，她心中曾經極端的厭恨過這個人，因此，她對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這人和留在她腦際中的人毫無不同。

她揮動一下手中的長劍，指着王冠中冷冷喝道：「你這人瘋瘋癲癲，胡說八道甚麼？」

祇聽身後一個尖厲的聲音，說道：「此人與妳無關，最好不要惹火上身。」

上官婉倩轉頭望去，祇見一個白髮飄飄的老嫗，站在丈餘開外，手握竹杖，滿臉肅殺之氣，兩道目光盯在自己臉上，不禁心頭火起，一揮長劍，怒道：「妳瞧甚麼？」

那老嫗還未來得及答話，身後突然閃出一個臉垂黑紗的紫衣女子，接道：「瞧你長得有幾分人才……」

上官婉倩大怒，接道：「瞧了又怎麼樣？」玉腕一揚，登時有兩點寒星疾射而出。

徐元平深知她發暗器的手法厲害無比，不自覺的竟然替那紫衣少女擔心起來，低聲喝道：「姑娘不可……」

祇見梅娘手中竹杖一揮，立時幻起了滿天杖影，一陣乒乓之聲，那電射而去的寒芒完全被擊落在地上。

上官婉倩吃了一驚，忖道：這老婆婆好快的手法。

徐元平目光一轉，祇見駝矮二叟，和一個身着紅衣，脅架鐵拐的人，分站成一個圓周，把兩人團團包圍起來。

徐元平忽然一挺而起，大聲說道：「諸位擺出這等陣勢，不知是何存心？」

上官婉倩放下平舉胸前的長劍，緩緩走到徐元平的身側，說道：「你很想死麼？」

徐元平道：「不死也不行啊！他們要我項上之頭，哪有甚麼法子？」

上官婉倩嗔道：「你的手呢？」

徐元平揚了雙手道：「長在雙臂之上。」

上官婉倩道：「要它做甚麼用？人家要殺你，你就不會反抗麼？」

徐元平低聲一嘆，道：「就算我殺了他們幾個，我身上劇毒亦將發作而死。」

上官婉倩怔了一怔，道：「那你是甘願被人殺死了？」

徐元平淡淡一笑，拱手對王冠中道：「你們如想我束手待斃，先請讓開一路，放這位姑娘過去。」

王冠中轉向那臉覆黑紗的紫衣少女去。顯然，他是無法作得了主。

上官婉倩一揮手中長劍，道：「不用讓，我自已想走時，自然闖得出去。」

王冠中冷冷說道：「想向你討上一點東西！」

徐元平道：「不知你們要向我討甚麼？」

王冠中道：「討取你項上的人頭。」

徐元平神色如常的淡淡一笑，道：「祇要你們能耐心等上一夜，這也不是甚麼難事。」

這幾句話，大出王冠中意料之外，不禁微微一怔，道：「甚麼？」

徐元平心平氣和的重又說了一遍，道：「我說祇要你們能夠耐心的等到天亮，取我項上人頭並非難事……」他抬頭望望天色，又道：「現在已經初更時分了，距天亮的時間並不太長。」

場中突然肅靜下來，那緩向徐元平逼行而來之人也同時停下了腳步，似是所有的人都爲徐元平這幾句話感到一怔。

山風吹拂四外松枝，發出輕輕的沙沙之聲，充滿着淒涼的山野更顯得淒涼了。

徐元平道：「妳武功再高，也不是他們的敵手。」

上官婉倩道：「縱然非敵，我也不甘心坐以待斃，反抗而死，總要比任人屠殺的好。」

徐元平笑道：「人家要殺的是我，不知妳急的甚麼？」

上官婉倩呆了一呆，怒道：「難道別人能殺你，我就不能殺你麼？」

徐元平道：「姑娘誤會了，在下之意是此事既與妳無關，妳是不必捲入這次是非的漩渦之中。」

上官婉倩餘怒未息的說道：「我高興怎麼樣就怎麼樣！哼！我爹爹都不管我的事，你是我甚麼人？要你管我？」

徐元平怔了一怔，正色說道：「妳的武功雖然不錯，但想憑藉一人之力，勝過數人之衆，絕對難以辦到……」

忽聽那紫衣少女大聲接道：「這位上官姑娘既然願以身陪葬，你們就快些動手啦！」

王冠中突然一撩長袍，取出一柄烏光閃閃的鐵尺兵刃，說道：「我王某人自離南海，安身中原後，從未用過兵刃和人動手，今宵之戰，勢必要分出生死，免去拳掌之爭，也可早見眞章。」

徐元平微微一聳眉頭，道：「眼下初更將過，一宵時光，在人生能值幾何，難道你們連這幾個時辰都等待不及麼？」

王冠中冷笑一聲，道：「當今之世，高人雖多，但在下却敬重你是一個好漢，豪氣干雲，光明磊落，才亮出兵刃……」

徐元平雙目一瞪，怒道：「既然知在下言出必踐，你就不該這般苦苦相逼，激怒於我，祇怕你們也難討到好處。」

上官婉倩盈盈一笑，回眸流盼了徐元平一眼道：「這幾句話，說得倒還有一點男子氣概。」

祇聽那脅架鐵拐的紅衣人，怒聲喝道：「你要豪氣，此刻就橫劍一死，又何苦等到天亮！如若不願自絕一死，我們就祇好動手了。」

徐元平肅然說道：「諸位如一定要逞强一試，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兵刃無眼，動上手祇怕難免要有人濺血橫屍。」

那紅衣獨腿大漢雖是殘廢之

人，但脾氣却暴燥異常，大聲喝道：「咱們看看是死的哪個？」一頓鐵拐，凌空直撲過來。

上官婉倩右手長劍一揮，劃出一道銀虹，封住了來路。

這一劍蓄勢而發，威勢極猛，祇聽一陣金鐵相觸的大震之聲，那疾撲過來的紅衣獨腿大漢，凌空衝飛過來的身子竟然由空中被震落下來，但上官婉倩也被那鐵拐上强猛的反彈之力，震得向後退了一步。

那紅衣獨腿大漢萬萬沒料到，一個容色秀麗的少女，竟然有這等强勁的腕力，不禁微微一呆。

王冠中似乎也未想到上官婉倩竟敢硬擋師弟去勢，當下沉聲喝道：「姑娘好深厚的內力，無怪有幾分狂氣。」手中鐵尺一揮，直欺而上。

上官婉倩左手長劍斜斜劃出，劍勢出手，一連三變，撒出一片寒芒。

哪知劍尺將要相觸之際，上官婉倩那撒出的點點劍花突然合了起來，不由自主的撞在那鐵尺之上，好像王冠中的兵刃之上有着極大的吸力，把她長劍吸了過去，不禁心頭一震。

上官婉倩覺得左手長劍被那鐵尺吸住，右手長劍立時緊隨着疾掃過去，劍芒閃閃，橫削右腕。

王冠中大喝一聲，手中鐵尺一掃，把上官婉倩左手的長劍震開，橫尺一掃，蕩開了她右手長劍，一招「分花拂柳」，疾向她「璇璣穴」之上點去。

上官婉倩疾退了三步，避開一尺，雙劍齊揮，展開了凌厲的攻勢。

她揮劍迅快辛辣，極盡變化之能，出手幾劍，迫得王冠中失去了還手之能。

動手到四五合後，上官婉倩逐漸的覺出不對來，祇覺對方那烏黑油光的鐵尺，隱隱中有一種極强的吸力，自己劍勢的變化上大受影響，常無法把精奧之處發揮出來，逐漸被迫處下風。

徐元平冷眼旁觀，也發覺了王冠中那兵刃上有一種奇妙的作用，使得上官婉倩的劍招變化受了甚大的影響。

十合之後，上官婉倩已被迫得盡失先機，陷身危境，看情勢再打下去，十合之內，上官婉倩非傷在對方鐵尺之下不可。

徐元平輕輕一皺眉頭，伸手撿起了地上的「戮情劍」，茫無所措的望了激鬥中的兩人一眼，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神情。

上官婉倩在險象環生中，突然疾出兩劍奇招，迫得王冠中退了一步，橫劍躍出戰圈，說道：「不行，你手中兵刃奇怪，這場搏鬥不夠公平。」

王冠中目光一掠手中鐵尺，說道：「今夜之戰，並非一般的比武爭名，盡可各出絕學求勝，我這兩儀尺確有不同於一般兵刃之處，但非甚麼邪法鬼謀，妳如畏戰，那就祇有束手就縛……」

他目光一掠徐元平手中的「戮情劍」，接道：「他手中兵刃，效能切金斷玉，也異於一般兵刃，難道也不能用於動手相搏之中麼？」

上官婉倩怒道：「寶劍乃正宗兵刃，你這兵器刀不像刀，劍不像劍，帶着一股吸人兵刃之力，奇形怪狀自然是不能算數了！」

那紅衣獨腿大漢一頓手中鐵拐，怒道：「大師兄不要和她囉囉嗦嗦，時光已經不早了。」

上官婉倩右手一探，摸出一把金針，說道：「你要用奇奇怪怪的兵刃，那就不要怪我用暗器了！」

王冠中道：「生死之搏，不受比武規矩限制，姑娘有甚麼絕技，儘管出手。」

上官婉倩嬌聲喝道：「好！你們要是傷在我暗器之下，可不要怪我心狠手辣。」說完，玉腕一振，一蓬金芒疾射而出。

王冠中大喝一聲，手中兩儀尺隨手一揮，烏光暴張，那滿天疾飛的金針盡被兩儀尺吸了過去。

上官婉倩芳心大震，暗暗忖道：不知這兩儀尺是甚麼東西造成，竟然有這等奇妙的威力，看來我這身懷暗器，祇怕難以發揮作用了。

她原想在這等近距離中，以自己暗器之力，就足以使强敵傷亡，哪知王冠中手中的兩儀尺，竟是專門尅制暗器之物。這一來，所恃落空，叫她如何不驚？

王冠中大笑說道：「女娃兒還有甚麼歹毒的暗器，一齊用出來吧！今夜要妳敗得心服口服。」

上官婉倩目睹暗器難以奏效，心中又驚又忿，大喝一聲，揮劍疾撲而上。

王冠中冷笑一聲，兩儀尺突然施展開南海門中絕學，「落英十三變」，封閉上官婉倩雙劍，全力搶攻。

但見兩儀尺疾變如風，刹那間連攻五招。

這五招既快又辣，着着致命，上官婉倩登時被迫得手忙脚亂，應接不暇。

如論她武功、劍招，足以和王冠中拚搏一陣，但王冠中那兩儀尺的吸力，却使她劍招變化常受尅制，精奧之處無法發揮，處處落於被動之中，勉强應付了五招，立時鬧得險象環生。

徐元平眼看上官婉倩傷亡就在頃刻之間，再不挺身而出難再搶救，氣聚丹田，大喝一聲：「住

手！」

王冠中不但未停下手，兩儀尺反而一緊，一引上官婉倩右手長劍，疾向她右手腕上劈了下去。

上官婉倩右手長劍吃他兩儀尺吸力逼住，救援不及，被迫得左手一鬆，丟下了手中長劍，縮腕避過一尺。王冠中左脚上前一步，兩儀尺用出判官筆的招式，疾向「璇璣穴」點去。

徐元平大聲喝道：「我叫停手！你們都沒聽到麼？」舉手一掌，疾劈過去。

强猛的掌風劃起了呼嘯之聲，直向王冠中撞擊過去。

王冠中右手兩儀尺原勢不變，仍然追襲上官婉倩，左掌橫裏推出，硬接了徐元平遙遙一擊。

這時的徐元平，掌力何等雄渾，王冠中分力兼敵，吃虧不小，雙掌接實，旋風突起，徐元平被震得雙肩晃動，王冠中却被那一撞之勢，震得向後退了兩步。

上官婉倩借勢一側嬌軀，避開兩儀尺，伸手撿起了落在地上的長劍。

那紅衣獨腿大漢氣虎虎大叫，鐵拐點地，身軀旋空橫飛，但見人影一閃，鐵拐已挾着凌厲金風，直向徐元平當頭劈了下來。

徐元平疾向左側一閃，讓開了那紅衣獨腿大漢劈下的拐勢，右手「戮情劍」斜斜撩擊出去。

避敵還擊，快速得幾乎是一齊出手，但見寒芒過處，一片紅色的衣袂應手而落。

那紅衣獨腿大漢一擊不中，借那鐵拐掄動帶起的風力，身子盤空一轉，飄落到七八尺外。

回首一顧，不禁心頭一駭，再看身着紅色長衫的下襬，已被削去了一塊。

一陣羞憤泛上心頭，單足猛一點地，人又向徐元平撲了過去，半空中掄動鐵拐，橫裏掃擊過去。

徐元平看那鐵拐擊來之勢猛惡無比，雙肩晃動，疾退兩尺。

祇聽掌風盈耳，一股暗勁當胸直撞過來。

徐元平左手一揮，接下一掌，凝目望去，看那發掌之人，正是駝、矮二叟中的歐駝子。

矮叟胡一書一撩長衫，取出一支鐵筆，縱身一躍，直向上官婉倩攻去。

他原來施用金筆，但那金筆却被徐元平「戮情劍」削斷，臨時改用鐵筆。

王冠中揮動兩儀尺側攻而上，上官婉倩登時陷入了兩面受敵之境。

徐元平「戮情劍」忽出奇學，一招「孔雀開屏」撒出一片寒芒，逼退那紅衣人，急急說道：「姑娘請和在下聯手拒敵。」

上官婉倩似已爲王冠中兩儀尺所震懾，聽得徐元平一叫，立時移動身子，走了過去。

徐元平大發神威，劍勢一變，「戮情劍」光華大盛，把王冠中兩儀尺的招數完全接了過來，使上官婉倩從容對付駝矮二叟的雙掌一筆。

這是一場慘烈異常的搏鬥，爭戰之人又都是武林中一流高手，祇見掌影縱橫，劍光閃閃，鐵拐嘯風，筆芒點點，攻拒之勢，奧妙引人。

上官婉倩擺脫兩儀尺的威脅之後，手中雙劍展開了奇詭的變化，交錯的劍芒着着指襲駝矮二叟的要害大穴。

轉眼之間，雙方已力搏五六十合。

徐元平逐漸的感到手中的「戮情劍」沉重起來，心中暗暗忖道：王冠中的兩儀尺不但變化精奇，而且發出的吸引之力愈來愈是强大，這般搏鬥下去，絕難持久，看來非先把此人擊敗，或是重傷在「戮情劍」下，才有取勝之望。心念一轉，殺機忽生，長嘯一聲，擺脫鐵拐，直向王冠中攻去。

王冠中突然感覺壓力大增，「戮情劍」寒芒如雨，招招帶着强厲的劍風，劍勢雄渾，那絲絲的劍風已使人有着抗拒不易之感。

上官婉倩雙劍忽緊，把那紅衣獨腿大漢的鐵拐招數也接了過來。

她這一逞强，立時感受到强大的壓力，那紅衣獨腿大漢鐵拐招數不但狠辣無比，而且勁道强猛無匹，上官婉倩的劍已和鐵拐相觸，立時被震得手腕酸痳，長劍脫手欲飛，但她生性好强，暗運全身功力，咬牙苦拚，不肯示弱。

南海門的武功本以詭辣見稱，上官婉倩的武功也是走偏激詭辣之路，雙方搏鬥之間，兇險之象當眞是觸目驚心。

徐元平的劍招剛好和幾人相反，他把慧空大師口授「達摩易筋經」中「三十六招降魔杖」法，化作劍招施用，出手劍勢凌厲中不失正大，但奇奧處却又有着鬼神不測之妙。

王冠中的兩儀尺逐漸的被徐元平劍招尅制。

那面蒙黑紗的紫衣少女突然高聲叫道：「大師兄快些施出咱南海門『飛鷹十八式』，要不然你支撐不過十個照面了，如若你完全陷入他劍招之控制下，再想反擊，那就無能爲力了。」

王冠中祇覺自己空有一身武功，但却無法施展出來，似乎是每一個變化，都在對方劍勢的控制之下，常常被迫得中途撤招。

聽得那紫衣少女喝叫之後，茅塞頓開，大喝一聲，手中兩儀尺突然一變，疾向徐元平前胸點去。

徐元平運足腕力，揮劍猛向兩儀尺上掃去，他心知「戮情劍」鋒芒足以削金，存心要把王冠中這神奇兵刃毀去。

哪知王冠中一尺擊出之後，人隨即凌空而起，兩儀尺自然的避開了徐元平的劍勢。

他輕功極高，一躍之勢，足足飛起兩丈有餘，懸空兩個翻身，疾撲而下。

徐元平雖然連日和江湖高手相搏，但像這般猛惡的攻勢還是初見，不禁心頭爲之一駭，一時間想不出制敵之策，身軀橫閃，避開三步。

王冠中雙足微微一點實地，身軀二度飛起，巧妙的一翻，人已到了徐元平的身後，兩儀尺探手下擊，左掌同時發出了猛勁的劈空掌風。

徐元平搶得的先機已完全失去，反而被人主動的襲擊控制了局勢。

王冠中凌空襲擊，矯若游龍，而且招數愈變愈奇，四五個照面之後，徐元平已被迫得無法還手，祇有靜站原地，等待着王冠中攻勢迫身，再設法應變拒敵。

忽聽得一陣金鐵交擊之聲大震，上官婉倩左手長劍被那紅衣獨腿大漢手中鐵拐震飛，銀光閃動，飛出六七丈外。

倔强的上官婉倩雖被震飛了一劍，但鬥志仍然高昂不減，嬌軀疾轉，閃開了鐵拐和矮叟胡一書的鐵筆，右手長劍借機交到左手，探手入懷，摸出一把金針，玉腕一振，一蓬金雨急射而出。

這一把金針不下三四十支之多，在這等極近的距離之下，威勢更足以懾人心魂，那紅衣獨腿大漢和駝矮二叟均被迫得紛紛仰身倒臥以避金針。

上官婉倩借機會一提眞氣，嬌軀凌空而起，右手單劍疾向王冠中追刺過去。

徐元平急急喝道：「使不得……」餘音未了，忽見王冠中高大的身軀在空中打了一個翻轉，兩儀尺疾快無比的反擊過去。

上官婉倩疾刺過去的長劍，被兩儀尺上强大的吸力一引，突然失了準頭斜向一側，王冠中左手一揮，斜劈而下。

懸空交手，時間上更是差不得一毫一髮，上官婉倩劍勢受擾，全身完全暴露在對方掌勢籠罩之下。眼見那急落而下的掌勢就要擊中她前胸，忽見一道青芒，電射而至。

原來徐元平一見上官婉倩的長劍被人引開，已知她要傷在王冠中手中，當下一提眞氣，馭劍而起，直向王冠中左臂斬去。

那「飛鷹十八式」本是專門在空中相搏的招術，乃南海門獨步武林的奇學之一，徐元平目睹形勢危殆，祇好不惜耗消眞元之氣，馭劍搶救上官婉倩，但他剛才一番動手之後，原本用作抗拒毒發的眞氣大爲損減，劇毒立時漫散內腑，使這劍道中最上乘的武功威勢減去甚多。

但這已使王冠中大爲震駭了，急施一招「神鷹入雲」，一抬頭，身子忽然疾升三尺。

他應變雖然夠快，但仍然感受劍風冷芒，掠臉而過。

徐元平一劍逼開了王冠中，人却和上官婉倩一齊落着實地。

他雖然身負上乘武功，但因未習慣那「飛鷹十八式」的空中換氣之法，是以不能和王冠中一般在空中翻轉自如，久停不落。

上官婉倩大險之後，仍然是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態，望着徐元平嫣然一笑，道：「你要不救我，這一次我非得受傷不可……」忽然發覺他喘息甚重，臉上汗水如珠，滾滾而下，不禁大急，顧不得身處險境，急急接道：「你怎麼啦？」

徐元平左手疾伸而出，說道：「閃開。」身子一側，急掠而過。

祇聽一聲悶哼傳入耳際，上官婉倩回眸一瞥，祇見駝叟高大的身軀橫向一側摔了過去。

顯然，歐駝子是被徐元平掌勢擊中，但驚人的是這一掌打得無聲無息，和那奇奧絕倫的手法，使人連看也未看清楚。

矮叟胡一書和那斷腿紅衣大漢似是都被徐元平一擊重創歐駝子之事所懾，同時呆在當地。

徐元平舉手用衣袖拂拭一下頭上的汗水，傲然說道：「哪一位不服氣，但請出手，如若各位自知難以憑强使在下屈服，那就讓出一條路來，放過這位姑娘。」

那紅衣獨腿大漢突然大喝一聲，疾衝而上，橫掄手中鐵拐，一招「朔風狂嘯」攔腰掃去。

這一擊威猛驚人，祇看得上官婉倩替徐元平揑了一把冷汗。

但見徐元平身子一轉，不退反進，疾如電奔般疾欺而上，舉手一掌，拍在那紅衣獨腿大漢左肩上。

這一擊不但要身法快如星火，最重要的還是那個人的膽氣。

那紅衣獨腿大漢突然大叫一聲，整個身軀向後倒飛過去，摔在四五尺遠。

徐元平神威凜凜的喝道：「哪一位還有膽上來試試？」

王冠中兩儀尺平舉胸前，緩步向上走來，一面肅容說道：「閣下的掌法，乃在下生平僅見的奇學，

王某人有幸領教。」

徐元平道：「我本無傷人之心，但諸位這等苦苦相逼，迫我出手……」

白髮蕭蕭的梅娘突然一頓手中竹杖，喝道：「站住，你也接不下他的掌勢，讓我這老邁的人試他一試！」

忽聽那紫衣少女嬌弱無力的聲音由蒙面黑紗中傳了出來，道：「梅娘，你用咱們南海門中『無相氣功』和『倒海三式』對付他。」

王冠中凜然止步，退到一側。

原來「無相神功」和「倒海三式」都是南海神叟生平絕學，王冠中投身南海門十餘年，也不過祇聽師傅說過，現下聽師妹忽然說了出來，自知難再勉强出手，祇好退到一側。

梅娘緩步逼進，竹杖着地有聲。

這時，徐元平頭上的汗水更是滾如湧泉，全身的衣服都爲汗水濕透。

上官婉倩奔了上來，擋在徐元平前面，說道：「你已經很累，讓我對付這老婆婆吧！」

梅娘冷笑一聲，說道：「站開去。」舉手一杖，緩緩擊來。

上官婉倩舉劍一封，架住了竹杖，正待用力把它彈震開去，忽覺那竹杖上發出一股極强的勁道，上官婉倩怕僅剩的一劍再被對方震飛，全力握住不放。

但那竹杖上的力量，强大無比，上官婉倩全力握劍，竟然被連人帶劍震撥一側。

這是她生平之中，初次遇上內功如此强大的勁敵，不禁心神大震。

梅娘一杖震撥開上官婉倩，左手一揮，疾向徐元平劈了過去，口中冷厲的喝道：「小娃兒，先接我一記『劈空掌』試試，咱們再動手不遲。」

這時徐元平內腑的毒性已然發作，自覺全身虛弱無力，但他生性好强，聽得梅娘一激，竟然强提眞力硬接一擊。

這一掌力道奇猛，徐元平但感全身受到强烈的一震，氣血直向胸口翻動，耳際長鳴不絕，眼前金光亂閃，頭重脚輕，再也站立不穩，仰面一跌，暈倒地上。

夜風吹飄起梅娘頭上的白髮，她冷若冰霜的臉上，閃掠過一抹殺機，竹杖一起，直向徐元平「璇璣穴」之上點去。

驀地裏白虹疾閃，一道劍光電奔而到，劍杖相觸，「砰」的一聲脆響。

梅娘手中的竹杖，吃那疾奔而來的劍光架開，擊在一塊山石上，一塊拳頭大小的山石應手而碎。

上官婉倩運足了全力，架開了梅娘竹杖，人已經累得有些喘息。

這位倔强的姑娘接過白髮蕭蕭的梅娘兩杖之後，似已自知無能相敵，並未借機搶先，垂下手中長劍，傲然說道：「妳不能殺他！」

梅娘冷漠的一笑道：「爲甚麼……」但她却似突又恍然大悟的接道：「是啦！先把你殺了之後，再殺他！」一挫腕，收回竹杖，横掄欲擊。

上官婉倩似未把生死大事放在心上，冷漠的說道：「我打妳不過，妳要殺死我，那自然十分容易，但妳却未能是他的敵手……」

她微微一頓後，又道：「如是我未戰得筋疲力盡，祇怕妳在百招之內也無法傷得了我！」

梅娘一頓竹杖，入石三分，恨聲說道：「他連我一掌也接不下，何以我打他不過？」

上官婉倩道：「這樣搏鬥不公平！」

梅娘厲聲喝道：「討死的利口丫頭，哪裏不公平了？」

上官婉倩鎭靜的說道：「他未和你們動手之前，身上所中的劇毒已經開始發作，連番苦戰，早已不支，妳在他力盡當兒，那自然是一擊成功了。」

梅娘道：「就算如此，也不能證明老身不是他的敵手！」

上官婉倩冷然笑道：「妳學過劍麼？」

梅娘道：「老身摘葉可以傷人，飛花可以殺敵，這一根竹杖已是多餘，縱有利劍也不屑用。」

上官婉倩聽得火起，不覺擺起上官堡的小姐派頭，嬌叱道：「我問妳懂不懂劍術，誰問妳武功了？」

梅娘倒是被她强不畏死的豪氣所動，略一沉吟道：「老身一十八般兵器樣樣都能用得，何況用劍？」

上官婉倩道：「這就是了，最上乘的劍道無非是馭劍傷敵，妳自信能有此能力麼？」

梅娘微微一怔，道：「馭劍之術老身雖然不會，但也傷我不了！」

上官婉倩道：「妳的武功之高，乃我生平所遇强敵中第一高人，但如說妳能勝得過他，祇怕未必，在江湖上行走，兇險隨時難免，妳如果自信能夠勝他，今宵不該傷他，七日後再來此地，好好的較量一場，那時，他體力已復，你們作一場公公平平的搏鬥，勝者心安理得，敗的也死而無怨！」

那久未出言的紫衣少女突然冷冷的接道：「他既然已經毒侵內腑，你如何能讓他活過七日？」

上官婉倩呆了一呆，道：「這

個不用你管，我自會想辦法替他解毒！」

紫衣少女冷笑道：「妳不用遁詞欺我，當今之世，除了我，無人能夠救他，也無人敢於救他！」

梅娘橫跨兩步，擋住了上官婉倩，替那紫衣少女讓開一條路。

紫衣少女走近了徐元平，緩緩蹲下身子，輕掀覆臉黑紗一角，瞧了瞧徐元平的臉色，嘆道：「劇毒已泛現於眉宇之間，難過今夜子時……」她仰起臉來，望望天色，接道：「他祇有一個時辰好活了！」

上官婉倩雖然誇下了口，但她心中實無解救徐元平身受劇毒之能，聽得這紫衣少女之言，心中大是焦急，但又不好意思開口向人詢問，祇好苦在心頭。

那紫衣少女突然站起身，冷冷的對上官婉倩道：「妳守在此地，等着他氣絕吧！但有一件事，我要得到他的屍體，妳祇要能夠答應，我們就立時撤退，等妳確定他已經死了，屍體就交給我們帶走。」

上官婉倩道：「妳要他屍體何用？」

紫衣少女道：「誰也無法預料數日後的心情，也許我把他投在山谷中餵蛇，也許我把他曝放在山峯上讓兀鷹分食……」她輕輕嘆一口氣，道：「也許我會替他建築一座很精巧墳墓，以收殮他的遺體！」

上官婉倩微一怔道：「妳的心可算夠得上『毒辣』二字，死不記仇，他人死了，妳還要糟蹋他的屍體？」

紫衣少女嬌聲道：「妳是他的甚麼人？竟然這樣問我？」

上官婉倩臉上一熱，忍聲答道：「我是他的朋友，怎麼樣？」

紫衣少女一陣脆笑道：「朋友？既非同出一師，又不沾親帶故，自認是他朋友，你也不覺害羞麼？」

她舉手理一下吹亂的散髮，接道：「再說他也未必會承認妳是他的朋友。唉！自作多情的姑娘！」

上官婉倩生性好强，具有鬚眉之風，對那紫衣少女前句的話，倒未放在心上，但後面兩句話却是深深的刺傷她的芳心。

她凝目望着那仰臥在地上的徐元平，心中泛生起千萬愁苦，暗暗想道：是啊！不知他承不承認我是他的朋友，如若此刻能夠掙動，祇要他輕輕的一搖頭，我立時將羞愧得無地自容。

全場中突然沉默下來，每人的心上都如負重鉛。

那紫衣少女忽然俯下身子，緩緩撿起了「戮情劍」，說道：「此劍雖然鋒利無匹，但據有此劍之人，一生都得不到快樂，名劍如名花，孤芳自賞……」

上官婉倩突然抬起頭來，喝道：「放下，不要碰他的東西。」

紫衣少女柔和的說道：「這是你們中原武林道上的傳說，凡是據有此劍之人，一生都要寂寞孤單的度過，想來妳一定知道這個傳說了？」

上官婉倩道：「知道又怎麼樣？」

紫衣少女道：「知道了就最好不過，我用這柄劍刺入他的心中，這劍上沾了他的血，妳再用這柄劍自絕一死，我就爲你們建築一座鴛鴦塚。墓碑上刻出妳以身殉情的經過，勸世人永別妄圖『戮情劍』，想那哄動之情，必然要超過獨孤之墓。」

她的聲音柔美之中充滿着幽幽哀怨的鬱力，婉轉的說來，字字扣人心弦，夢囈般輕訴，使人有着一種世界末日的感覺，似是天地間充滿痛苦、死亡……

上官婉倩茫然嘆息一聲道：「妳說的很有道理，一個人活上一百歲，也是難免一死。如若死了之後，能留給世人深長的懷念，那也算死得值得了。」

紫衣少女道：「妳答應了？」

上官婉倩緩緩的向四週看了一眼，道：「在你們重重的包圍之下，我想衝祇怕也衝不出去。」

梅娘冷笑一聲，道：「妳倒是有點自知之明。」

紫衣少女恐梅娘衝撞之言啟發了她的求生之意，趕忙接道：「那我就殺他了。」

玉腕緩緩探下，直向徐元平前胸刺去。

上官婉倩突然幽幽的嘆一口氣，閉上雙目。

這位殺人不眨眼的女劍客，忽然變得脆弱起來。

微弱的星光下，隱隱可見那紫衣少女皓腕顫抖，顯然她內心正有着無比的驚懼和激動。

鋒利的劍尖刺入了徐元平的前胸，一縷鮮血泉水般直噴出來。

那紫衣少女嬌啊一聲，全身都急促的顫抖起來。

梅娘疾快的伸過一隻左手來，握住了她纖巧的五指。

顫慄似是有着强烈的感染，梅娘一和那紫衣少女手指相接，似是突然被人在她前胸擊了一拳，全身也爲之急劇一震。

原來那紫衣少女手掌纖指，冷若冰石。

梅娘驚噫了一聲道：「孩子，妳怎麼了？」

那紫衣少女緊緊反抓着梅娘的手腕，叫道：「梅娘，我刺錯了地方麼？」

兩人同時開口，誰也沒有聽清楚對方說的是甚麼。（未完・四十八）

上文提要：「中州一劍」孤獨無名爲了盡快找到妻兒，他果然替齊大妹子除去了石老三……七虎山莊大總管西門開與苗小鳳又來找齊大妹子打探君山藍鬍子把關當道的原因，藍鬍子是何人？對孤獨無名也感興趣，齊大妹子索價一千兩才能告之名，說出後二人不信，正好飛馬幫的江上飛、大總管甘天尤、艾元三人前來打探孤獨無名下落……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　棄　疾・文
可　飛・圖

武林情未了

蛇蝎女人心狠毒　拆散母子各西東

另一姑娘火氣大，她又要出手，齊大妹子卻自伙計手上接過那支花葉鏢，她雙目一厲：「風月宮的姐妹？」

兩個姑娘齊冷笑，又聽那開口的姑娘道：「知道咱們是風月宮的人，你還不快把人交出來。」

齊大妹子道：「既然是風月宮的人，咱們得罪不起，二位姑娘，你們可以搜了。」

「叫我們搜？」

齊大妹子道：「換是別的人，我齊大妹子早把他趕出門外了，咱們這是開酒館，既不作奸又不犯科，更不得罪江湖客，憑甚麼見面傷我的人。」

兩個姑娘一聲冷哂，又聽那姑娘道：「一把火燒了你的店，又怎樣？」

兩個姑娘齊瞪眼，不約而同的道：「搜！」

兩個人一衝入後院，很快的找一遍，又很快的走出來，齊大妹子道：「找到沒有？」

那位一直未開口的姑娘，此刻開口了。

「沒有找到你運氣，如果找到了，你們都得死。」

這二人併肩要走人，齊大妹子一閃到門口，她手一伸攔住人。

「怎麼，二位這就要走了？」

「幹甚麼？」

「你們打傷了我的人，說走就走呀！」

「嘿！你打算怎樣？」

「賠！」

那姑娘一聲冷哼，道：「你要銀子？」

齊大妹子道：「不是要，是要你們賠，你們便是天王老子地王爺，傷了人也要賠。」

那姑娘叱道：「如果我們殺了人呢？」

齊大妹子道：「也就不用賠了。」

「是嗎？」

齊大妹子立刻道：「那就得一命抵一命了。」

兩位姑娘忽的笑了。

齊大妹子也笑，笑得十分勉强。

這時候雙方都不適合笑，雙方應該忿怒。

忽聽一個姑娘道：「這兒一共幾個人？」

另一姑娘道：「加上灶上二人，一共祇有五個人。」

「我們曾一口氣殺過五十人，是不是？」

「那是在岳陽樓殺的。」

「今天咱們再殺五人又何妨。」

不料二人說的話並未把齊大妹子嚇倒。

齊大妹子仍然哈哈笑，好像她

沒聽到。

齊大妹子仍然堵住大門，她的樣子就是不打算放這二人出門去的樣子。

這光景便是灶房二人也出來了，這二人手上拿的是肉刀，堵住了二門。

那挨花葉鏢的伙計不知何時手上多了一把十分尖銳的刀與另一伙計分開站。

兩個姑娘冷冷笑，二人相互問道：「找對頭了。」

「是的，咱們找對地方了。」

齊大妹子道：「傷了人就想走？那可不成！」

忽的，兩個姑娘齊動手，兩個姑娘中，一人抖手就是四支飛鏢出手，分別要取四個伙計的命。

另一姑娘雙掌疾拍，出手就是蝴蝶掌中的殺手絕活「雷霆摘心」。

齊大妹子眼一瞪：「撒野撒到雲夢來了！」

隨着她的吼叱，舞動雙掌迎擊過去，齊大妹子不含糊，二人對掌她連半步也沒退。

那姑娘轟出五十一掌未得手，她倒退一步也一怔，四個伙計中，祇有一個伙計在同她的姐妹對招，四支蝴蝶鏢全部落空。

那個受傷的正自抓了一把藥按在臉皮上，雙目流露出忿怒的光芒。

兩個姑娘閃掠中，雙雙拔出尖刀來。

齊大妹子大聲道：「喲，動上傢伙了。」

她忽的一聲厲吼：「開店的不殺人，自衞不犯法。」

她的話甫出，兩個灶房師父揮刀迎上了。

這二人拿的是切肉刀，量一量也不過一尺長。

兩個姑娘揮刀殺，怪了，雙方祇不過殺了個平分秋色。

齊大妹子守住門口也冷笑：「風月宮的人就知道殺人。」

雙方正在齊家酒館中殺得凶，門外面忽又出現一位姑娘來，那姑娘人尚未到，有一股罡力衝過來，齊大妹子吃一驚，她不敢硬擋，祇好閃身退半丈。

那姑娘已自街外閃入店中了。

姑娘眞厲害，飛身急掠間，她掠過了對殺的四個人，立刻間，兩個灶房伙計往外撞去，若是不被桌子阻住，肯定會掠出兩丈外。

兩個拚殺的姑娘也倒退三步站定，其中一人道：「水仙姐，他們對風月宮不敬。」

先前的兩位姑娘不怎樣，這後來的姑娘不一樣。

後來的姑娘叫水仙，乃風月宮五花瓣之一，風月宮五花瓣乃風月宮宮主冷風香的貼身殺手，一個個深得冷風香的眞傳，江湖上提到她們，無不頭痛。

齊大妹子一聽是五花瓣之一，她心中一驚，想不到君山風月宮會把五花瓣姑娘派出來了。

齊大妹子怕不怕？

如果她怕，就不會對付先來的兩位姑娘了。

齊大妹子也許打不過水仙姑娘，但她有一流的頭腦，她也早想妥了計謀。

緩緩的走過去，齊大妹子先施一禮，道：「久仰風月宮武功驚世，今日算是開了眼界。」

那水仙姑娘淡淡的道：「你們開酒館的伙計也厲害，能同我的使女對了個平分秋色。」

齊大妹子道：「姑娘，咱們開了一家小小酒館，無非是混過日子，可是江湖上的無賴漢太多了，混吃混喝不給錢，有時候還訛詐，弄得咱們不得不請來有功夫的撐門面，求平安了。」

水仙道：「老板娘的功夫更了得。」

齊大妹子道：「甚麼了得呀，眞了得也不開酒舖子了，去當老橫發大財。」

水仙嘿嘿冷笑了。「眞會說話，就那麼幾句話，你是連損兼罵人呀，你以爲本姑娘聽不出來？」

齊大妹子道：「看看，姑娘你是誤會了，千萬別多心吶，姑娘，我怎麼敢對風月宮不敬，我還不想死。」

水仙雙目一厲：「那就快把那個小個子交出來。」

齊大妹子道：「姑娘，你請問你的兩位使女，她們已在我這兒裡裡外外，前前後後搜過了，我這兒沒有你們找的小老頭。」

水仙道：「眞的沒有？」

「本來沒有。」

「那好了，你自掌十個大嘴巴，我們就走。」

齊大妹子雙目一瞇，道：「我爲甚麼自掌嘴巴？」她也報以冷笑，又道：「相反的，你們兩人出手傷了我的人，需要賠償，否則就別想離去。」

水仙姑娘嘴角一牽，道：「要銀子？」

「要爲你們隨便傷人做個賠償。」

水仙忽的飛身而上，她十指成鈎，疾抓齊大妹子面門，左腿打橫就掃，口中厲叱：「接招！」

齊大妹子彈跳有致，她一樣手脚並用，立刻間二人在這門下對拆九招。

那水仙噫了一聲，立刻舉起雙手，六隻花葉鏢舉在半空中就要打出手了。

齊大妹子反應快，她不是有辦

法對抗，她的辦法是叫水仙打不出手。

「姑娘，留着妳的鏢，去對付獨孤無名，對付我這開酒舖的算甚麼？」

果然，水仙的六支飛鏢停在半空中沒出手。

「你說甚麼？」

齊大妹子道：「姑娘的飛鏢乃風月宮中的一絕，我齊大妹子自認無法全躲，所以我以爲姑娘何必對付我，去對付中州一劍獨孤無名。」

放下了六支花葉鏢，水仙道：「你知道獨孤無名？」

「江湖上很多人聽過獨孤大俠。」

「你也聽過？」

「不但聽過，也見過，不但見過也常見。」

「你還常見？」她帶着忿怒的眼色，沉叱：「你同獨孤無名甚麼關係？」

「關係密切。」

「甚麼，你們關係密切？你……」

齊大妹子回以冷笑道：「怎麼，有甚麼不對？」

水仙姑娘道：「你在玩火，你在找死。」

齊大妹子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水仙姑娘道：「你若對獨孤無名投懷送抱，就死定了，聽清楚，你死定了。」

齊大妹子淡淡的道：「喂，姑娘，你別把事情想扭曲了，我們祇是生意上的來往呀！」

「甚麼生意？」

「他需要我爲他打聽消息，我賺他的銀子，如此而已！」

水仙姑娘立刻雙目一亮，道：「他要你打聽甚麼消息，你快告訴我。」

齊大妹子把手一伸，道：「拿來！」

水仙姑娘一呆：「你要甚麼？」

齊大妹子道：「當然是銀子。」

水仙姑娘道：「要甚麼銀子？」

一笑，齊大妹子道：「是了，我還未把我這兒的副業對姑娘說明白。」

「你操的甚麼副業？」

齊大妹子道：「兼爲人打探消息，爲別人找到他們需要的消息。」

一頓，齊大妹子又道：「任何消息，都需花銀子才能取得，便是馳名江湖的洞庭君山風月宮也不例外。」

水仙姑娘冷笑，道：「我祇是問他向你打探甚麼消息，也需要花銀子？」

「任何消息。」

「多少？」

齊大妹子道：「獨孤大俠的消息十分重要，所以我索價也需考慮。」

「考慮甚麼？」

「獨孤大俠的這份消息，咱們尚未爲他打聽完整，我在想，是不是索你銀子十萬兩。」

「十萬兩呀！」

「怎麼，嫌多？」

「你也不怕把你壓死。」

「軟硬體我不在乎壓。」

「甚麼叫軟硬體，你明白說。」

齊大妹子道：「軟體者人也，咱是女人就不怕男人壓，至於硬體，那是銀子，再多的銀子也壓不死人的。」

水仙姑娘忿怒的道：「你就不怕我殺了你。」

齊大妹子道：「你剛才未出手，現在你更不會出手。」

「怎麼說？」

「現在你知道我在爲獨孤大俠服務，你更是不會殺我了，對嗎？」

忽的，水仙姑娘抖手疾甩，就聽颼颼颼連聲響，人們抬頭看那二門上方掛的金字匾額「齊家酒舖」四個大字，祇見四枚花葉鏢深深的嵌在匾上每個大字的正中央。

齊大妹子道：「姑娘，你這是做甚麼？」

水仙姑娘道：「我發的四隻花葉鏢，足值你口中的十萬兩銀子。」

齊大妹子道：「請姑娘明說。」

「從此無人敢在你的酒館撒野。」

齊大妹子道：「姑娘，咱們也不怕有人撒野，你的善意咱們謝了。」

她指指掛的匾額，又道：「咱們得把姑娘的花葉鏢歸還姑娘了。」

她這話甫出口，人已騰身而上，眞玄，齊大妹子露了一手「猴子偷桃功」，雙掌拍在匾額上，震出四枚花葉鏢，她把手一揮，人便又下來了。

齊大妹子手上握了四枚花葉鏢，淡淡的放在桌面上，道：「姑娘，妳的鏢。」

水仙姑娘冷笑了。

「眞看走眼了，原來你深藏不露呀！」

她收回四支花葉鏢，又是一聲冷哂，對另外兩女道：「我們沒那麼多銀子，我們走！」

齊大妹子立刻又攔在門口：「打傷我的人，總不能白白流血吧！」

水仙姑娘道：「別逼我殺人。」

齊大妹子道：「人本來有句話，說的是人爲財死嘛！」

水仙姑娘一呆，她本打算殺人，但又把手一攤，道：「妳要多少？」

齊大妹子道：「一兩不少，萬兩不多。」

水仙姑娘對一個姑娘道：「給她一錠銀子，咱們立刻出城。」

那姑娘惡狠狠的把一錠銀子砸在桌上，便匆匆的跟着退出了齊家酒館。

「彭」的一聲！齊家酒館的門又關上了。

不但關門，而且還上了門閂。

齊大妹子大大的吁了一口氣，她對伙計們道：「如果她取十萬兩銀票送我，我就慘了。」

有個伙計道：「老板娘，她不會把十萬兩銀子放身邊的，所以老板娘出口十萬兩。」

* * *

齊大妹子道：「一百萬兩我也不敢說獨孤大俠已知道風月宮擄了他妻兒呀，單祇風月宮就饒不了咱們，又怎麼向獨孤大俠交代，太危險了！」

齊大妹子走回二門，她剛進她的神秘睡房，便聽得黑暗中一聲喝叱。

「你這女人，怎麼成笨蛋了！」

「喂，當家的呀，你怎麼又說我這江湖上最精明的女人是笨蛋呀，唉，便不是笨蛋，早晚也會被你把我叫成笨蛋！」

用力關上房門，本身平躺床上，齊大妹子面朝上，四平八穩的開了腔。

「當家的，你說我笨蛋呀，我到底是怎麼個笨蛋，你說說，我聽聽。」

黑暗中傳來那位「包打聽」丘文山的聲音，道：「風月宮的人爲甚麼遠自洞庭君山去了老君嶺，如果咱們知道這些事，大把銀子就會到手了。」

一頓，丘文山又道：「機會就是你要設法套出來，叫那女子說出來，必要時咱們用獨孤無名的一切消息交換，你爲甚麼不想想看。」

齊大妹子道：「丁三沒把事情告訴我呀！」

丘文山道：「丁三告訴我了，那毒王被人囚在老君嶺的老君洞，而且……」

「有人來！」

丘文山眞玄，地下洞中也聽到外面有人來了。

齊大妹子的房中吹熄了燈，她睡在床上微打鼾。

女人打鼾有催眠作用，男人不會煩，如果男人打鼾就不一樣了，他的女人就會發火。

齊大妹子的鼾聲是均勻的，聽起來叫人以爲她眞的是好睡，睡熟了。

果然，一條人影輕悄悄的飛落在院中，這人身法眞快，動作像個幽靈，只在幾間屋門窗前窺探一下，人已一飛沖天，等到齊大妹子跳下床，人已不見了。

齊大妹子也沒看清楚是個甚麼樣的人物。

齊大妹子正要開口，忽聽又是一聲輕响，一條白影又飛落院中了。

白影來得很自然，就好像她是天上掉下來的人。

「老板娘，出來吧，你不是醒很久了嗎？」

齊大妹子沒有睡，怪對方以爲她睡醒了。

齊大妹子在房中應道：「誰呀！」

說着，齊大妹子拉開了門，一扭一扭的走出門，她看得嚇一跳，只見是一位白衣女子好像廟堂的觀音一模樣，她那高貴中透着冷傲，猶似雪中白梅一般酷。

齊大妹子走上前，她的心中猛一沉，這個女人雖說沒見過，聽過……

她八九不離十的是江湖上人人談來色變的風月宮主人，至於是大宮主還是二宮主，就不知道了。

齊大妹子抬頭瞧：「你怎麼進來的呀！」

白衣女子冷傲的道：「廢話就少說，我沒時間同你在這兒胡扯閒談。」

她左右看看，又道：「你知道獨孤無名？」

齊大妹子道：「知道呀！」

「人呢？他在那兒？」

「不知道！」

「你想吃點苦頭？」

齊大妹子道：「獨孤大俠去甚麼地方，他並未告訴我，所以我不知道。」

她已肯定來的是風月宮宮主人物，立刻全身戒備。

白衣女子道：「何時可以見到他？」

「你想見他？」

「不錯。」

「那得留下話，我來轉告他。」

白衣女道：「那麼，你直說，獨孤無名爲了甚麼來此雲夢？」

齊大妹子道：「我不能說。」

「你要銀子？」

「我這兒兼副業，爲人跑腿打聽客人必要的消息。」

「你也想向我要銀子？」

「那得你先表明身份。」

「你還想知道我是誰？」

「知道了才好辦事。」

「可是，知道我的人，總是會受罪的。」

「難道你是……」齊大妹子頓了一下，「難道你是風月宮宮主？」

她話甫落，一縷指風襲來。

齊大妹子反應快，立刻連着三個空心觔斗繞圈翻。

不料齊大妹子二次欲騰空，右腿忽然一疵，噗通一聲跌落地上了。

立刻，齊大妹子比抽筋還抽筋，痛苦的舉着右腿，眼淚也流出來了。

白衣女未曾動，白衣女只是在原地看着齊大妹子。

現在，白衣女子淡淡的道：「你還能開口說話，我也不想在你這兒殺人，告訴他們別出來，出來了，三步之內必死。」

齊大妹子當然聽到了！

「你們四個別出來，回去睡覺。」

齊大妹子不是很痛，但那種說是痛又不太痛，說是不痛又很難過的味道，令她很想把她的一右腿切掉，算啦！

「你是女人，又是傳遞消息的人，所以你只是我手下受罪最輕最輕的人，知道我是誰，你也說對了！」

「風月宮二宮主冷月嬌！」

「不錯！」

「二宮主，就因為知道你是誰，也要受這活罪？」

「不錯！」

「你比暴君還殘酷！」

「你如果再說一句，你的另一條腿也要痛苦一輩子，我已警告你了！」

齊大妹子道：「你想怎樣？」

冷月嬌道：「獨孤無名他人呢？」

齊大妹子道：「他十天以後會來。」

「他來雲夢做甚麼？」

「找他的妻子與兒子。」

「哈……」冷月嬌仰頭一笑，得意至極。」

忽的，她沉聲道：「是向你打探消息？」

齊大妹子道：「不錯……哎唷！」

齊大妹子終於忍不住的叫出聲來了。

冷月嬌冷冷的道：「你打聽出來了沒有？」

「沒……有……」

冷月嬌道：「你可以告訴獨孤無名，想要他的妻兒，就去高山頭。」

「甚麼高山頭？」

冷月嬌叱道：「只許聽，不許問。」

齊大妹子道：「不問就不問，總得告訴我甚麼時間去高山頭吧？」

「獨孤無名十天才回來，那麼半月之後我在高山頭上等着他！」

齊大妹子道：「好，我必定把消息轉告。」

「若有差池，你會知道我的手段！」

冷月嬌一飛冲天，人已化作一縷白雲逝去，但她在半空中拋下一句話：「一個時辰無藥自癒。」

齊大妹子罪受大了。

匆匆的自房中奔出四個漢子來，抱起齊大妹子抬進她的房中了。

齊大妹子躺上床，全身冷汗濕衣裳，四個漢子退出房！房中閃出一個五短身材漢！

這短漢不是那個躲起來的丁三。

這個漢子是丘文山。

齊大妹子道：「文山吶，這是甚麼打穴手法，害我直想往地裡鑽。」

丘文山的動作很優雅，他的手法也怪異，他不是殘廢了嗎？他為甚麼又自地道跳出來？

只見他冷哼一聲，道：「我的大妹子，你忍一忍，我試試我的七斗陰風指。」

「你在地下修練這種武功已有年了，能用嗎？」

「七斗陰風指，點穴也解穴，屬純陰手法，風月宮盡是女子，她們必屬陰，我試試！」

丘文山雙手高舉，游走八步，氣貫右手食中二指，沉吼一聲：「着！」

「哎呀！」齊大妹子舉起右腿抖起來，光景是十分痛苦難耐的樣子。

只不過抖着抖着，她不抖了。以袖抹抹汗水，她笑了。

還眞叫絕，她還跳下床來跳三跳：「好了吔，我親愛的老公呀，妙呀！」

丘文山嘿嘿笑，就如同「落水狗跳上岸」，他抖起來了！

「太好了，我在地下苦練功，你在上面弄銀子，我練功不能找女人，三年後必震驚江湖，只是我心眞不忍，不忍心你為我守活寡三年整。」

齊大妹子抱住丘文山，用力的送上幾個吻，吻得丘文山抱住齊大妹子拋上來。

「哎呀，不行！」

齊大妹子見丘文山拉他的褲子，忙提醒！

丘文山猛吸一口氣，道：「你吻得我幾乎忘了大事情，不幹了，我得下去了！」

丘文山轉過床後不見了，連一點兒聲音都未曾發出來，人就不見了。

齊大妹子平躺在大床上，心中可想得複雜。

她幾乎是五味雜陳，想哭又想

笑。

＊　＊　＊

高山。

山高却沒名，有許多荒山都沒名。

山道上飛一般的抬出一頂轎子，誰在轎子上？

轎子的轎帘下面扣着的，誰也看不見轎上面坐的是男還是女。

雖然不見轎中是何人，但轎前後各有兩個護轎的巨漢令人了嚇一跳。

前面走的是個紅鬍子巨漢，轎後跟的是個藍鬍子巨漢，二人均有六尺餘高下，肩上同樣扛着一柄特號大砍刀，還泛極光。

抬轎的只有兩個人，兩個都是壯漢粗腿大脚板。

最引人注意的是有個姑娘在前邊走，看上去走得宛如行雲流水一般快！

這幾個人護着一頂轎，急匆匆的繞過了荊紫關，又急匆匆的趕到了丹江渡口。

渡口早有一條船，雙桅快船等在江邊。

那姑娘當先跳上船，兩個扛刀巨漢守船邊，看着轎子上了船。

忽見那姑娘走到船邊上，她對兩個巨漢招招手，道：「你兄弟二人也上船！」

兩個巨漢不多言，雙雙自岸邊跳上船，那姑娘對兩個巨漢道：「大宮主有交代，叫你二人到漢水。」

兩個巨漢齊點頭，那快船解開繩子升上帆，立刻間，快船直往丹江下游駛了。

所謂這三江地面，說的就是丹江、漢水與長江，這塊地是寶地，人文薈萃，物華天寶，盡出人才，當然也出些殺人不眨眼的惡客。

兩個巨漢就是標準的惡客，江湖上傳言：「天煞地煞兄弟倆，雙刀一舉人人怕，一刀砍死七個人，本事再大也完了。」說的就是這兄弟二人。

這二人當然也有名有姓，紅鬍子叫石大山，人們叫他是石一刀。兄弟他叫石大年，他被人稱做石二刀。

原來那位守在洞口為毒王李歧旺又烤肉又烤人皮的巨漢的天煞。

守在五里外的蛇溝山道不許任何帶進入的巨漢是藍鬍子石大年。

不知怎麼的，天地雙煞為君山風月宮出力，這是令人想不到的事情。

當然，想不到的事情還多着，那得一件一件慢慢的說！

現在，天地雙煞守在大轎兩邊，他們愉快的吃着酒，也啃着羊腿。

眞能吃，每人一根羊腿啃，就快啃光了。

忽聽轎中蒼老的聲音道：「狠肉！」

只一聽便知道是毒王李歧旺。

李歧旺只吃狠肉。

只不過人在船上少狠肉，有個轎夫粗聲道：「李老頭，別吃狠肉了，如今在船上了！」

轎中的李歧旺一聽上了船，急叫：「不行，不行，我不走出老君嶺，冷宮主當初答應的。」

於是，姑娘過來了。

「別叫了，再叫割下你的毒舌頭。」

李歧旺道：「冷風香說話不算數呀！」

那轎帘猛一掀，一把尖刀指在一個瘦小老頭嘴巴上，小老頭立刻住嘴不開口。

「叫，看我不割下你舌頭才怪。」

小老頭足下有鐵鐐，拴在轎槓上，小老頭的脖子上有鐵鍊，連在他坐的轎子上，那轎中又是瓶又是罐，又是布袋四五個，好像有毒物在袋中蠕動着。

李歧旺灰蒼蒼的一頭亂髮蓬開來，看上去就如同個叫化子一樣。

他的一條腿還可以伸展，但另一隻脚少一半，仍然包紮着白布帶。

刀在李歧旺的眼皮下，他不再叫了。

那天煞石一刀把快啃一半的羊腿往李歧旺的手上一塞，道：「你就當是吃狠肉，死不了你的！」

也許李歧旺餓了，他接過羊腿啃起來。

那姑娘的刀收起來了。

李歧旺道：「為甚麼把我送去漢江。」

姑娘道：「本來不用麻煩的。」

「甚麼意思？我聽不懂。」

姑娘冷笑，道：「當你完成工作以後，本來是要殺了你的。」

「冷月香不能說話不算話。」

「所以沒殺你呀！」

「為何把我抬出老君嶺？」

「咱們打聽到有批人物要抓你，為了你的安全，所以非把你帶出老君嶺不可了。」

「誰？誰想抓老夫，他們不想活了。」

姑娘還未開口，藍鬍子地煞接上口：「我殺了兩批人，他們要往老君嶺，我把他們殺在蛇溝山道上。」

李歧旺道：「那會是誰？」

沒有人再回答毒王的話，快船一路往下游，下游有個大碼頭，那地方起的名字很實在，叫老河口！

這天過午不久，快船駛到老河口，岸邊停了一條相當華麗的大船，看上去是雙層，船舷還有雕花

窗門，四角掛了大紗燈，白天也好看！

快船先是靠上大畫舫，姑娘當先跳過去，於是，船上出來三個俏姑娘！

就聽其中一人道：「你們三個都上來，上來咱們就開船！」

三個人說的是毒王李歧旺與天地雙煞兩個老兄弟！

有人把李歧旺抬到大船上，天地雙煞也過去了……

沒多久，大船已駛至江面上去了！

大船的上層船艙內，擺上了酒也擺上了菜，有位宮裝女人當中坐！

這女人長得美，美中帶高貴，她帶着幾分豐肌弱骨，盛容豐髯，綽約風姿，却又不怒而懾人心志的神光衝着對面坐的三人半天未開口！

毒王仍然被鐵鍊鎖在椅子上。

李歧旺的雙目流露出憤怒，這李老頭好像豁出去了。

「冷風香，你叫我爲你做的也做了，爲你設計的也是十分完美的成功了，你不守信約，把我弄來，幹甚麼！」

那宮裝女子不是別人，洞庭君山風月宮大宮主冷風香是也！

冷風香臉無表情，她冷視着毒王李歧旺！

李歧旺眞的玩命了！

「冷風香，你得給老夫一個公道，你先是斬了老夫半個足掌，斷了老夫報仇念頭，再用鐵鍊鎖上老夫琵琶骨，這些大罪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呀，如今你又……」

「哈……」冷風香大笑，道：「你求死了！」

李歧旺道：「老夫自覺生不如死！」

冷風香道：「我不但不會叫你死，我還會送你一個美人兒，叫你過快活日子！」

「嘿……」李歧旺冷笑：「要殺快下手，你又何必吃老夫豆腐！」

冷風香道：「你不信？」

李歧旺道：「老夫一身是毒，既老又醜，天下祇有既醜又瘋的女子才會跟我，美女？哈……下輩子吧！」

「快了，過幾天船入洞庭，你就會明白了，哈……」

李歧旺一聽，他的兩眼睜大了。

忽又聽冷風香對天地雙煞道：「石一刀，石二刀，你們沒叫我失望！」

石大山道：「宮主的命令，我兄弟全力以赴！」

石大年道：「宮主叫我兄弟往東，我兄弟絕不往西！」

冷風香道：「所以我一直很喜歡你兄弟！」

她拾起面前酒杯，道：「無論如何，你們三位都幫了我的大忙了，我敬你們！」

李歧旺拾起酒杯，忽道：「毒酒！」

他此言一出，石家兩兄弟雙目一厲！

石大山道：「毒酒嗎？」

石大年就要推桌而起動刀子了，冷風香道：「李老頭，你祇這句話，就是在找死，酒中下毒坑人之事，我冷風香不屑爲！」

忽見她右掌虛空在桌面上掃去，便也把對面三人的酒杯掃到她的面前！

祇這一手隔空取物，足以駭人聽聞！

冷風香很快的把三人的酒自己一口氣喝下去！

李歧旺嘿嘿笑，道：「其實酒中有毒無毒，絕難逃過老夫的一雙眼睛！」

冷風香道：「可是你却說酒中有毒！」

「我但求速死！」

「你想觸怒本宮，出手殺了你？」

「不錯！」

冷風香道：「我不會殺你，當你見到那位天下最美的女人時候，你就明白，我的話是眞實的了！」

石大山與石大年兄弟二人大大的喘了一口氣！

石大山叱責李歧旺：「死活是你的事，少拖我兄弟下水，小心老子一刀砍了你！」

石大年也罵：「混賬東西！」

李歧旺道：「歡迎你二位對老夫出刀！」

冷風香道：「天地雙煞，咱們喝酒，大家喝酒，我除了有重賞，還有一件事情交二位去好好的幹！」

石大山道：「我兄弟榮幸，但有事情，祇管吩咐！」

冷風香十分愉快，她喝着酒，忽的舉起一隻右掌！

石家兄弟不明白，但毒王明白！

李歧旺驚呼：「毒皮罩，喂，那玩意兒不能隨便取出來戴上玩的，便是風吹也會聞之死人！」

「哈！」冷風香道：「你怎麼怕死了！」

李歧旺道：「中了此毒死得慢，死得痛苦，老夫但求速死！」

石大山看了半天才發現，原來冷風香的右手上套了一隻人皮手套！

原來以五張人皮，交由毒王李歧旺爲風月宮之主冷風香煉製的那幾張人皮，如今已由李歧旺製成手套了！

李歧旺知道那手套有毒，而且劇毒無比！

冷風香在套上手套之前，她必先在兩手抹上解毒油，而且有了解毒油，外人看起來很難發覺她是戴了一隻人皮毒手套！

冷風香十分得意的舉着右手，道：「眞的是巧奪天工，天下無雙，有了它，我的心中那股子怨氣就快完全發洩出去了，哈……」

她得意，然後小心的取下來放入一隻皮袋中。

「來，來，咱們喝酒，且欣賞着江上風光，哈……」

石大山與石大年兄弟二人也開懷的飲着酒，他兄弟一個想法，既然上了船，聽天由命啦！

＊　＊　＊

遙望君山不見山，煙雨浩渺水連天！

大船在晨霧中入洞庭，冷風香才又把石家兄弟二人找到她的船艙中！

「坐坐，石家兄弟，咱們就快到岸了！」

石大山道：「宮主有召，我兄弟必全力以赴！」

笑笑，冷風香道：「我不叫你們再找人動刀，我叫你兄弟二人有個後！」

石家兄弟一驚！

石大山笑施一禮，道：「宮主呀，似我兄弟粗莽高大，天下沒有姑娘願意嫁我們倆！」

「誰說要送你們姑娘？」

「宮主不是要我兄弟二人有後嗎？」

石大年道：「要有後就必須有女人！」

冷風香一聽，仰天哈哈笑起來了！

天地雙煞見這光景，二人立刻是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不知冷風香這個殘忍的女子要幹甚麼！

風，冷颼颼的風！

冷颼颼的風從湖面上刮過來還帶着潮濕味！

月，冷清清的月！

天空無雲星又稀，東邊孤零零的掛了個月亮大半圓，映在湖中還一飄又盪，更顯得冷清！

冷風香月加上冷酷的人，山坡又發出呼呼啦啦聲，那光景便顯得有些恐怖了！

林坡道上，忽然過來幾個人，爲首的正是君山風月宮宮主冷風香！

跟在冷風香身後的有石大山、石大年兄弟，他們心中費猜疑，冷風香這個女人，不知在玩甚麼花樣！

表面上他兄弟倆十分聽從冷風香的話，但在內心裏，這兄弟二人早已咒罵冷風香十八代老祖先！

他兄弟二人天不怕地不怕，所以才被江湖人稱他們兄弟天煞地煞，祇是，這兄弟二人就是懼怕這冷宮主！

洞庭君山風月宮的女子，他兄弟不敢惹，祇有來了君山，他兄弟便乖乖的氣也不敢吭屁也不敢放！

有四名女子跟在後面行，繞了五里地，來了一處山洞口，守洞的四個女子，見宮主親來，立刻併肩跪迎！

「你們起來，把機關打開！」

四個女子齊動手，各據一方推石頭，於是洞中有洞，洞中出現個長洞！

冷風香回頭看，祇見有人抬了一頂軟轎奔過來，軟轎上坐的是毒王李歧旺。

李歧旺在轎上大聲叫：「冷風香，你把老夫抬去那裏。」

冷風香站在洞口，道：「給你討個好婆娘，祇一看你就明白我對你有多麼的照顧。」

守洞的四個女子守四方，冷風香對她身邊的一個女子道：「海棠、牡丹。」

「宮主吩咐。」

「押進去以後，你二人把兩個娃兒抱出來！」

「是，宮主！」

軟轎抬進洞口內三丈深，不能抬了，祇得由一個漢子把李歧旺背上，他們走過三道暗門，兩處機關，前面有微光露出來。

前面也有人聲，是兩個娃兒哭聲。

不但有娃兒哭聲，更有個女子在安慰兩個娃兒！

於是，冷風香當先走到石洞口的柵門邊。

來了這批人，被囚的女子立刻奔過來。

「你們何時放我母子出去呀，求求你們！」

「余凝霜，爲了不使你寂寞，我今爲你找個男子漢來陪陪你，你以後就快樂了！」

「誰，誰？我不要啊，放我出去吧！」

「哈……」冷風香大笑。

鐵柵門開了，但那女子尚未走出來，早被冷風香突出一指點倒在地。

「把李老頭推進去！」

李歧旺也不用人背了，噗通一聲被拋進柵內洞中。

李歧旺大怒：「冷風香，你把我同這女子囚一室呀，你幹甚麼？」

「李老頭，你本將死的人，可是我却厚待你，我把天下最美的女人送你，享受吧，哈……」

一邊的兩個一歲多娃兒早被嚇得哭不出來了。

冷風香又對被囚的女子道：「一山不容二虎，武林至尊祇一人，世上美女也僅祇一個人，余凝霜，你很美，美得連我們女人也忍不住的嫉妒你，所以我不容你！」

「冷風香，你如果喜歡我丈夫，讓我出去，我對我丈夫說，叫他娶妳，我有兩個兒子就滿足了，行不行！」

冷風香臉色一厲，道：「晚了，我要獨孤無名不得好死！」

余凝霜道：「冷風香，你錯了！」

「本宮主錯在甚麼地方？」

余凝霜道：「你錯在忘了你是個女人！」

「你說甚麼？」

「你是個女人，而且是個很美的女人，但你却兇悍得令男人不敢接近你！」

她頓了一下，又道：「你的尊嚴，讓你一直高高在上，我知道你心中有我的丈夫，獨孤無名却又是傲世奇男，他怎麼會向你屈膝？」

一邊的李歧旺大叫一聲，道：「冷風香呀，原來是爲了搶人家丈夫搶失敗了，才想到要害人家一家子人呀，你這個女人也太惡毒了！」

「哈……」冷風香大笑，祇一聽她的笑聲，便知道她心中充滿了多少恨意！

猛然回過身來，冷風香滿臉殺機，她衝着身後的石大山與石大年兄弟二人，道：「我本打算送你兄弟一人一個姑娘，叫你們有個後代，可是我又覺得你二人粗手粗脚不懂體貼，醒着瞪眼像厲鬼，睡着鼾聲似打雷，女人是不喜歡的，何況那多痲煩呀！」

石大山道：「我們兄弟也不打算討女人了！」

石大山道：「光棍日子過得好！」

冷風香道：「日子過得單調不如死！」

石家兄弟二人一聽，齊聲道：「咱們不想死！」

這兄弟二人立刻戒備，如果冷風香突下殺手，他兄弟就玩命拚了！

不料冷風香哈哈一給，道：「現在，我把這兩個娃兒送你們，你兄弟一人一個帶回大山裏！」

她斜目看向余凝霜，心中十分得意。

「他們兩個才一歲多，你們帶回去以後好好的養，養大了就是你二人的後代了。」

石大山道：「咱們養孩子？」

冷風香道：「而且要好好的養，把你二人的一身本事也傳授給他兄弟二人，知道嗎？」

石大年看着那兩個娃兒，道：「他們是……」

「好種！」

「甚麼好種？」

「獨孤無名的種，是不是好種！」

石大山道：「不行！」

冷風香道：「你敢違抗我的意思？」

石大山急忙解釋，道：「冷宮主呀，中州一劍獨孤無名，他的武功天下第一，我們抱走他的兒子，這不是給自己過不去呀！」

石大年接道：「宮主，千萬使不得！」

「哈……」冷風月道：「我就快叫獨孤無名過着生不如死的日子了，你們怕甚麼！」

石家兄弟對望，石大山道：「有冷宮主這句話，我們就放心了！」

冷風香又道：「你兄弟不能住一起，各據一方藏身大山裏，本宮主希望有一日，能親眼看到這兩個娃兒在武功上有成就，哈……」

她得意的又道：「能看到他們兄弟二人出刀對付獨孤無名，那才令本宮樂壞了，哈……」

「你……」李歧旺也吃驚！

忽的，余凝霜身子一抖間，不動了，祇有臉孔在扭動。

冷風香一聲沉叱：「你們那個先走？」

她這是對石家兄弟而言，臉上一片肅煞！

石大山伸手抱起一個娃兒，立刻當先往洞外奔去。

石大年也伸手抱，但冷風香道：「等一等！」

石大年道：「宮主還有吩咐？」

冷風香道：「你們如果把娃兒弄死掉，我會殺了你們，你們如果不全力傳他們武功，我一樣饒不了你們！」

石大羊道：「盡力，盡力……」

他又要伸手抱，又被冷風香攔住。

冷風香對邊的牡丹女，道：「跟出去看看，石老大是不是抱娃兒走遠了！」

牡丹拔腿就追，於是鐵柵內傳來李歧旺的吼聲：「你這個女人啊，比老夫的眞毒還毒十分，你可惡啊！」

「哈……」冷風香笑着往外走，她走得不快。

慢慢的走到了洞口，遠處的牡丹女飛一般的回來了。

「走了，走遠了，宮主！」

冷風香對石大年道：「你可以走了！」

石大年抱住那早已被嚇壞了的娃兒，拔身就走，走得快極了，眞怕這狠毒的女人又有甚麼怪招使出來。

冷風香高興，這半年的心血全部花費在設計整那獨孤無名的身上！

如今她的一切，全部按照她的計劃實現了。

至於眞正成果，那得以後才知道。

＊　＊　＊

高山，仍然那座高山，當人們遙望那座高山的時候，雲霧已把高山攔腰切斷了，人們只能看到山頂。

那座山不是無名之輩，老君嶺是也！

先是，由馬幫鐵騎十二殺手，由幫主申屠十方親率，一轟衝過了蛇溝，直到老君嶺下。

這些人棄馬往山上奔，眞可惜，一行奔到老君嶺上，好不容易找到了老君洞，不料洞內無人，却是洞口有乾柴，洞內是煉毒東西一大堆。

申屠十方急叫大家分散開來再仔細找，找到天色過午也未找到。

「逃走了，連毒王也一起帶走了！」

大總管甘天尤道：「我們來晚了！」

申屠十方沉聲道：「咱們必須千方百計也要把毒王找到，走！」

他率領飛馬幫十二殺手又奔下了老君嶺，上了馬疾往蛇溝方向馳去。

就在蛇溝口處，忽見前面飛一般的馳來一彪人馬，爲首的乃是七虎山莊莊主宰父長風與他的六名殺手。

雙方人馬在溝口相遇，俱都吃一驚。

本來雙方在江湖上毫不相干，但此刻雙方一見面，均露出不痛快。

宰父長風也是風流人物，年少氣就盛。

申屠十方更以爲他風流不羣，目無餘子的樣子。

就在雙方一怔間，申屠十方忽然哈哈狂笑起來。

宰父長風淡淡的道：「有甚麼好笑的？」

「有！」

「甚麼好笑，你說說，我聽聽！」

「空走一趟老君嶺，哈……」

宰父長風回看西門開，道：「他這是甚麼意思？」

西門開道：「必是那李老頭拒絕下山！」

「走，咱們有辦法叫他下山……」

他當先拍馬往蛇溝馳，西門開等緊緊跟上去。

「哈……」飛馬幫的十三人全部大笑。

猛古丁，申屠十方收住了笑。

「機會，機會來了！」

甘天尤道：「幫主，是不是……」他不說下去，却以手勢比了個殺頭的架式。

「哈……」申屠十方大笑。

「哈……」十二殺手也明白了，明白以後也笑了！

申屠十方道：「咱們在此遇上個藍鬍子大漢，他殺了咱們的人，藍鬍子也殺了七虎山莊的人。」

他得意的分析着，又道：「我們飛馬幫常常在信陽州受些窩囊氣，還不就是因爲有個七虎山莊在信陽州！」

他看看已遠去了的宰父長風七人，又道：「我們今天攔殺，殺絕，誰會知道是咱們下的手。」

「藍鬍子下的手。」

江上飛笑着，又道：「嫁禍東牆，咱們檢拾便宜。」

申屠十方道：「至少沒有人再同咱們搶找毒王李歧旺了，哈……」

雙方爲甚麼都去找毒王李歧旺，這還眞是個十分關鍵的大問題。

此刻，飛馬幫幫主申屠十方對大總管甘天尤，道：「本幫主早就想會一會七虎山莊的宰父長風，聽說這小子的心中也忘不了余凝霜那美人兒，所以他也在極力的尋找毒王李歧旺，目的同咱們一個樣。」

他未再說下去，顯然也是爲了對付獨孤無名。

「我們把人力加以分配，而且要合計，如何以二人對付他們一人。」

甘天尤道：「幫主放寬心，對方來的人，全是七虎莊上的殺手，西門開與苗小鳳我見過，另外有個女子叫水小小，是個潑辣貨。」

他看看自己這方面的人，又道：「我們有六位護旗使者，每一位使者再加一位殺手配合，甘某就全力對付那西門開了！」

申屠十方道：「如何搭配，事先分派，等他們回來，咱們下手也順當。」

甘天尤把十二人加以分派，大伙下得馬來，就在山道上吃起乾糧來了。

這是在養精蓄銳，等候拚搏了。

這時候，前往老君嶺的七虎山莊七個人，由七虎山莊莊主宰父長風率領，找上了老君洞，一樣的發覺人去洞空，可也想到了飛馬幫。

西門開對宰父長風莊主道：「必是被飛馬幫的人把毒王李歧旺藏在甚麼地方了。」

金不換咬咬牙，道：「飛馬幫不是甚麼好東西，不定他下毒手殺了李歧旺。」

（未完‧四）

明末稗官野史／史　金・文
可　飛・圖

貞血洗花街

上文提要：尚之信的搖擺不定，結果使李天植的佈置成泡影，不能一舉將清廷要員炸死……伍福夜投紙條報警：王永譽已在廣州佈天羅網，此時還在觀望，實在不智。伍福除在貞娥處投信之外，亦在藩府出現，引起李天植疑心，決心追查到底……貞娥到回教蒲阿里府中尋找伍福，蒲阿里對她動機有懷疑，將她暫關在複室……

爭奪王位求撤藩　大權在握不造反

侍女答應着，自去把貞娥請出來。

貞娥不知道叫她爲甚麼事，只得隨侍女到了亞里罕那金碧輝煌的廳堂。

羽立忠等見了貞娥，頓覺眼前一亮，齊齊俯伏向貞娥獻禮。

貞娥大驚，不知所措，說道：「三位少禮，奴家不敢當。」

羽立忠、薩克定、馬千里聽了貞娥的話，以次的站起來。

貞娥細看這三個人，都是英挺的少年，他們的臉上都沒有一絲兒邪氣。

可是，她却不知道他們是甚麼人？也不知道爲甚麼事要見她？

貞娥呆了一會兒，然後對蒲阿里問道：「怎樣？你查明我的身世沒有？是不是可以放我出去？」

蒲阿里笑道：「快了，快了，你暫時退下。」

於是，侍女又把貞娥帶回複室去。

貞娥拉着侍女問道：「這回要我出去，見那三個少年是甚麼用意？」

「不知道。」侍女說：「亞里罕一定會對你說的。」

「他們是甚麼人？」貞娥問。

「都是教門人。」侍女說。

貞娥焦躁道：「我問你他們是幹甚麼的？」

「這也不知道。」侍女說。

貞娥要再問時，侍女已經出去，並且把門關上了。

原來蒲阿里家中的侍役人等，都受過嚴格訓練，不敢向外邊人多說一句話的。

貞娥懷着疑團，悶躺在床上，想不透蒲阿里要她出去見這三個少年的用意。到後來她向壞處着想，以爲蒲阿里把她出賣，這三個少年是人販子。

想到這裏，她更是焦急了，假如她被賣，自己的命運固然悲慘，這且不說，而國仇家恨也就永無報復的機會了。眞是悔不該輕身到此來。現在被囚密室，信息不通，除非有奇迹出現，或者昨晚所見的黑影眞是伍福，飛進宅子來救她，否則難有出去的希望了。

不說貞娥心急，在外面的李天植，也是心急如焚。後來根據各方綫索，知道貞娥是進了回教區去的。於是他調了藩府第一標的兵士，把回教區團團的圍着，他率了兵士，挨家逐戶的搜索。

番巷的居民不多，不一會已經查遍了，沒有貞娥踪迹，最後，他查到蒲阿里的住宅來。

蒲阿里是回民的領袖，宅子不是隨便可以進去的。李天植先着人通報，蒲阿里迎入。

雙方施禮已畢，蒲阿里動問道

：「不知李長史駕臨，有失遠迎，當面恕罪。」

李天植說道：「無事不登三寶殿，只因我要找尋一個女人，有人說這女人進了貴府，所以到來問一下。」

蒲阿里反問道：「是個甚麼模樣兒的女人？」

「年紀輕，樣子很美。」李天植說：「當她進來貴區的時候，是蒙着面紗的。」

「她是回女嗎？」蒲阿里說。

「不，」李天植說：「是漢女。」

「是漢女爲甚麼要蒙面紗？面紗只是回婦回女所用的。」蒲阿里說。

李天植楞住了，一時想不出適當的話來回答。半晌才期期艾艾的說道：「我……我也不知道甚麼原因。」

蒲阿里沉下臉來，說道：「莫非平南王對我生疑，故意派這個女人，混入我的區裏來，暗中刺探我嗎？」

「不。」李天植說：「這事連王爺還不知道，完全是我和她的私事。」

蒲阿里道：「李大人，你和她的事，不可以對我說嗎？」

李天植被迫道：「老實對亞里罕說，這女人是我所愛的，不知爲甚麼要化裝躲進貴區？」

蒲阿里笑了笑道：「你愛她，她不愛你吧？」

李天植臉上一紅，說道：「她曾經答應嫁我的。如果她不愛我何必答應？我又沒有强迫她來。」

蒲阿里道：「你們的事，我管不了許多，不過，長史大人，在我這區裏，沒有這個女人。」

李天植道：「也許她自動走進了你這裏來，找不到路出去，可否讓我在貴府搜一搜？」

蒲阿里怒道：「你沒有權搜我的府第。」

李天植道：「對不起也要做一次，反正已得罪了，不搜個明白，我疑心不息。」

蒲阿里氣得臉也紅了，但李天植帶了兵來，他要搜誰能制止？只得悻悻的說道：「搜便搜，但不許動亂了我的陳設，否則老夫要向王爺投訴去。」

李天植心裏暗想道：這種屋子，結構建得詭異，恐怕有複壁密室或地牢之類，且待我細細察看。

於是，他走遍了各房間，遇有可疑的地方，就用手敲擊牆壁，諦聽其中的虛實。

看看已搜到貞娥藏身那複室的外面來。

他照例敲擊牆壁，牆壁很厚，聽不出有甚麼不對。

但那扇暗門，却是木製的，雖然和牆壁一樣也雕鏤着花，眼看是看不出破綻的，要是一敲，聲音便可以聽得出。

眼見只差一尺，便要敲及暗門了。

那個服侍貞娥的侍女，急得連心也跳了出來。

便是蒲阿里也不免急出了一身汗。

現在，還有一寸，李天植的手便敲着那扇暗門了。

就在這當兒，一個人喘息着走進來，向李天植高叫了一聲「李大人！」

李天植回頭一看，是尚之信的心腹親隨林眞。不禁大訝，問道：「你怎麼到這兒來找我？」

「李大人。」林眞說：「王爺急於見你，小的那裏都找過，後來見着標兵，才知道你到這兒來的。趕快回府吧，王爺一定等急了。」

李天植知道這一兩天朝廷會有詔命到來，關係到藩府存亡的。原來尚之信的弟弟襲不到王爵，心裏很不高興，他在京裏奏上一本，是請求撤藩的。並說是尚可喜臨終的遺命。

這件事被尚之信的人探到了，飛快的向尚之信報告消息。尚之信大罵尚之孝一番，問話於李天植。

李天植道：「如果朝廷果然有旨降下要撤藩，那就只有立刻舉兵造反，不能猶豫了。」

尚之信也覺得撤藩就危及性命，也就贊成李天植的主張，等待朝旨到來，不好便立刻舉兵，先殺掉王永譽。

李天植聽林眞說尚之信急於要見他，料是朝中有旨到來了。這事情重大，只好暫把尋找貞娥的事撇開，趕忙與林眞一同回府。

蒲亞里這才抹了一把汗，侍女也放下心。也是貞娥合該多受幾天的幽囚。

李天植回到王府，果見大廳香案上供着聖旨，尚之信和朝廷派來的中使，在西廂裏喝茶。

這事情一切都顯示着不尋常，李天植想了想，不向西廂進去，却先把香案上所供着的聖旨，看明白了再作道理。

出乎意料之外，這一道聖旨，是不准撤藩的，而且命令尚之信率領藩兵抵拒業已叛變的吳世蕃和耿精忠。

* * *

看過了這一道聖旨之後，李天植更是煩惱了。聖旨撤藩，倒容易勸尚之信反叛，現在，聖旨是不准撤藩，而且是教尚之信去征討吳世蕃、耿精忠，這便是說清帝把尚之信當爲心腹之寄，他更難說得尚之信造反了。

逡巡了一會兒，他終於到了西

廂房，見了尚之信和朝廷派來的中使。

在朝廷中使面前，李天植沒有說甚麼話，這中使也龍鍾老邁，喝了幾杯酒，便醉倒了。

尚之信教李天植隨他到書房來，問道：「你瞧這事情該怎辦？」

李天植道：「這沒有說的，王爺如果一意歸附朝廷，不再造反叛之意，那就依照旨上的話，分發藩府兵，一面到北江抵禦吳世蕃，一面到東江抵禦精忠。」

尚之信道：「如果吳三桂不是病死，我是毫不考慮就舉兵起義的，可是，他已死了，世蕃年幼無知，耿王更是乳臭未乾的小兒，恐怕他們難成大事。我若跟着他們造反，恐怕累及我自己，是以不得不愼重考慮。」

李天植嘆息道：「畏首畏尾，身餘其幾？王爺一直舉棋不定，這就累事。現在看王爺的意思，是不敢造反的了，那就奉旨出兵吧！」

「我若出兵，又怕中了朝廷的陷阱。」尚之信說。

「怎麼中了陷阱？」李天植問。

「我這頭出兵，王永譽就把廣州佔據了，那時我豈不是進退維谷麼？」尚之信說。

李天植想了想道：「這樣吧，王爺出兵，不要把全部兵力都帶去，留下第一標在廣州，我和之節小爺兩人在藩府留守，這樣就有照應。萬一有事，王爺還有個退步。」

尚之信喜道：「這辦法可行，我決定依你。」

隨即把尚之節叫了進來，把留守的責任交付給他，並吩咐他每事都和李天植商量。

事情決定之後，李天植心情特別沉重，舉事不成，他眞覺愧對貞娥，何況，貞娥現在又失了踪，這更使他憂鬱。

「即使我現在尋着貞娥，教我有甚麼面目見她啊！」李天植在心裏嘆息着。

次日，王府頒令，遵旨出兵，討伐吳世蕃。廣州的文武大員，包括王永譽在內，都齊集王府，爲尚之信餞行。

藩府各標營官都到王府裏來，聽候調遣。這一來忙壞了李天植，更沒有時間去尋貞娥了。

忙了幾天，各事已定，但臨到出發時，尚之信又有了變更，他要把第一標帶去。

平南王府的第一標，向來是最精銳的部隊，一直由李天植統領的。尚之信要帶這一標隨行，以便保護自己。

李天植道：「王爺不要帶第一標去，留守廣州不能沒有兵力。」

尚之信道：「第九標也很强，況且以前是之節統帶過的，更易指揮。」

李天植力爭，尚之信作色道：「本藩出征，不能沒有精兵保護，你別多說了。」

事已如此，李天植唯有遵從。

次日，尚之信領了藩府十二標兵士，浩浩蕩蕩，出了城門。李天植、尚之節在城門恭送。

當二王入粵時，藩府兵人强馬壯，現在的情形却是大大不同了。兵固然衰老，便是馬也老憊。瘦骨嶙峋，牽着也不願走。

李天植看了這情形，心裏不免慨嘆。又想起王永譽的孩子兵來，孩子兵是愈來愈强壯，藩府兵顯然不是敵手。想到這裏不能不佩服王永譽的遠見。

大軍啓行，足足走了一日，這才全部出了城。

尚之信走後，李天植還是忙碌，他把第九標各營重新部署，一部份守老城，一部份拱衞王府。

百忙中李天植還到貞娥院裏來，打聽貞娥的消息，貞娥當然沒有回來。

李天植在貞娥的房間中盤桓，躺在貞娥的床上，枕畔的餘香仍烈，可是佳人已渺，這眞教李天植惆悵。

* * *

貞娥此時也在蒲阿里的複室中，獨自愁嘆，她不知甚麼時候才能出去。

這些日子以來，她對於外間的事情一無所知，甚至連尚可喜曾到蒲阿里家中搜索之事，她也不知道，整天都望着小窗上的一角塔影。

失去自由的人，才知道自由的可貴，貞娥現在深深體會着了。

這又是一個月明之夜，貞娥躺在床上，如常痴痴的望着光塔的塔頂。突然，光塔頂上，一條黑影射出，如鳥飛墜，落在榕樹上，一瞥即逝。

貞娥這次看得更清楚了，這分明不是鳥，而是一個人。

還有，從他的身形看來，貞娥還可以斷定他是伍福。

她立刻從床上跳起來，走到窗下，扯着嗓子高叫道：「伍福，伍福，我在這裏呀！」

連叫數聲，一點反應也沒有。

複室是這樣的嚴密，小窗是關上的，聲音不會傳到外面去。

但貞娥仍然繼續叫着，她的聲音愈來愈高。

「伍福，伍福，我在這裏呀！你聽到沒有！」

叫到力竭聲嘶，也沒有反應，她不禁絕望了，竟掩臉大哭起來。

複室中向來不設燈火的，外面的月影，照不到屋子裏來。只有一

點微弱的光，稍可辨物。

正在此時，貞娥覺有一綫燈光，發自那扇門上。貞娥以爲是眼花了，急搓了搓眼。

她的眼並不沒有花，光綫是門外的燈光，室門開了，光綫便射進來。

室門緩緩地繼續移動，終於完全打開了。室外的房間，燈火通明，照耀着雕刻精細，金碧交錯的四壁。

貞娥以爲那侍女會進來，但室門開了，却沒見她進室。

她覺得奇怪，慢慢移步到外面的房間來。

這是一個燈光通明的大房間，空空洞洞的，她看不見有人。

「奇怪？」貞娥心裏想：「沒有人，這門怎會打開的？」

正自詫異間，忽聽得身後有人喚着：「貞娥，我在這裏。」

「噢，是伍福！」貞娥喜極欲狂，急忙回身向房門的牆望去。

貼牆站立着一個黑衣人，他的身形，不是伍福是那一個？

可是，貞娥却看不到他的面貌。因爲他的頭部，套着黑色的面罩，僅僅露出兩眼與口鼻。

這面罩是用黑布製成的，連頭帶頸都罩着，緊貼臉部。

「伍福，你聽到我的叫聲，特來救我？」貞娥撲上前去，投入伍福的懷裏。

伍福展開雙臂，抱持着貞娥，說道：「我沒有聽到你的叫聲，不過，我是準備今晚來帶你出去的。」

貞娥喜極流淚，說道：「我終於找着你，那就再苦些我也不怕，福哥，你爲甚麼不除掉面罩，讓我摸摸你面上的傷痕？」

伍福把貞娥抱到一張安樂椅上，說道：「貞娥，坐下來再談。」

貞娥坐下了，忽地又站起來，說道：「福哥，不怕別人來看見嗎？」

「不要怕。」伍福說：「你坐下來吧！」

貞娥遲遲疑疑的坐了下去，說道：「福哥，你有甚麼話，回到我院裏再說，不是更方便嗎？」

「你那裏人多，」伍福道：「我不想驚動他們，在這裏談過我們的事，再送你回去。」

說着，他在貞娥對面的椅子上坐下來。

「貞娥，」伍福繼續說：「我問你一句話，你怎麼會到這裏來找我的？」

貞娥答道：「李天植告訴我，在王府中看到一條黑影向南飛出，我就估量是你，老城南面，一片荒地，無處可藏身的，只有這兒有人居住，所以我找上這兒來。」

伍福笑了笑，說道：「你倒聰明，李天植也夠機警，他居然看到我的身影。」

「你夜探王府幹甚麼？」貞娥問。

「去取我的暗器。」伍福說。

「幸而被李天植看見，否則我眞無處尋你。福哥，你爲甚麼一直不來見我？」貞娥幽幽的說。

伍福道：「我是時常看見你的，不過我沒露面而已。」

「爲甚麼不露臉？」貞娥說。

「我不想破壞你和李天植的好事。」伍福說。

貞娥雙眉一皺，說道：「我是你的人，不會嫁李天植的，我許嫁他，不外是要鼓動他起義。其實他縱然起義，我也絕不嫁他。到時如果找不着你，而他又迫着我時，唯有一死之了。」

伍福道：「我知道你待我的一片深情，可是，我實在不能娶你。」

「爲甚麼不能娶我？」貞娥固執地說：「我一定要你娶我，非娶我不可。」

伍福道：「我的相貌已毀，恐怖得很，而你却是美若天仙，這怎能成爲夫妻？」

貞娥雙眉一揚，說道：「我不是嫁你的面貌，只是嫁你的心。」

伍福道：「實在不可以，如果你嫁了我，眞是使我這一輩子不安。你瞧……」

說着，他把面罩解下來，露出他那張傷痕滿佈，奇醜無比，魔鬼似的臉。

貞娥看了，也不免一陣恐怖。

當伍福受傷時，貞娥雖說救護着他，那時他的臉上血肉模糊，但僅是血肉模糊而已，却沒有現在那樣的可怕。

現在，伍福傷處的肉重新長出來，臉上凹凹凸凸，鼻樑歪了，一邊的頰深陷了下去，那種樣子，眞是無法可以形容的。

「福哥。」貞娥突然站起來，撲到他的懷裏去。「爲了我的原故，害成你這樣子，我再若不以身相報，那就不是人了。」

伍福輕輕的拍着貞娥的背，忍不住滴下兩點英雄淚來。

貞娥看不見伍福流淚，她自己在伍福懷中，已是淚如泉湧。

伍福再把臉罩套上，然後扶了貞娥起來，說道：「你若嫁了我，只有使我一生一世在痛苦中過日子，你於心何忍呢？李天植這人是個正直的漢子，你嫁了他，是幸福的。你有幸福，我的心也安了。這比你以身相報，還更令我快活。」

「不！」貞娥把袖子一捋，露出那點猩紅的守宮砂來，遞着玉臂給伍福看道：「你不娶我，我也誓不

嫁人，我這點守宮砂，並不是爲李天植而點，只是爲你而點，福哥，你相信我吧！」

伍福抱着她，身體靠在一起，說道：「貞娥，我不是不相信你，我怎會不相信你呢？聽我的話，嫁了李天植，教他替你報家國之仇。貞娥，這就是我最大的願望了。聽我的話吧！」

貞娥沒有話說，只是啜泣。

伍福再對貞娥說道：「你知不知道尚之信起義之謀，已成畫餅？」

貞娥道：「怎麼？李天植不敢造反了麼？」

伍福道：「不是的，只是尚之信反覆，他現在已領兵出城，對付吳世蕃去了。」

貞娥聽說，心裏一陣絞痛。她費了多大心機，才說動李天植答應教尚之信造反，現在，却因尚之信的反覆，一場心機白費，怎不使她傷心？

伍福站了起來，對貞娥說道：「你不要傷心，據我看來，尚之信出征，你的機會却來了。」

貞娥訝道：「怎麼是我的機會來了？」

伍福道：「尚之信走後，李天植便可以便宜行事，他有指揮藩府兵的全權，要造反便造反，這不是你的機會來了嗎？」

貞娥聽了，心裏想道：「他的話也大有道理，如果李天植一反，尚之信不能不反了。」

伍福繼續說道：「所以我認爲你非委身李天植不可，否則難以教李天植死心塌地的爲你効命。」

貞娥長嘆一聲，對伍福說道：「也許我不必嫁給他，也能使他起義。」

「爲甚麼你執意不肯嫁他？」伍福說：「他對你一片深情，在公在私你都應該以身相報才是。」

「福……福哥呀！」貞娥再度抱着伍福哭了。

伍福道：「現在，我要馬上送你回去了，你見了李天植後，力促他趁這時機起義，並且告訴他，王永譽這傢伙不足慮，只要他一舉事，這傢伙馬上身首異處了。」

貞娥訝道：「你去殺他？」

「是的。」

「王永譽此人狡獪。」貞娥說：「你被炸成這樣子，都是爲他所害，你還敢再去行刺麼？」

伍福笑道：「怎麼不敢？爲着報我自己的仇，也非親手殺他不可。」

貞娥問道：「他現在何處？」

「在廣州。」

貞娥道：「我知道他在廣州，但他晚上在甚麼地方過夜，你探得清楚了麼？」

「當然探清楚了。」伍福說：「他晚上是在海珠睡覺的，海珠四面是水，他所訓練的飛鳧隊在四面環守。還有密佈的窩弓弩箭，機關陷阱。即使能夠潛水過海珠，越過守衞的飛鳧隊登了陸，若誤踏機關，毒箭四面射來，也休想得活。」

貞娥伸了伸舌頭道：「這樣險要，你也敢去行刺嗎？」

伍福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早已決定和他一拚的了。不過，等到李天植舉事的時候，才和他拚，就一舉兩得。」

貞娥喜道：「王永譽一死，李天植的事便容易成功，不過，你要小心了，千萬不要大意。」

伍福道：「我當然自會小心，上過一次當，就不會上第二次了。現在，我送你回院去吧！」

貞娥急於離開這裏，便隨着伍福出來。

沿途也不會遇見一人。貞娥心裏想，大概屋子裏的人都已睡了。月色皎潔，兩人走到大南門城跟，只見城牆上守衞森嚴，城門早已關閉。

貞娥仰頭一望，城牆三丈多高，那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越過去的。

「我們怎樣出去？」貞娥低聲對伍福說。

伍福掩着她的口，不教她作聲，隨即揭起一塊街石，露出渠口來。

原來廣州城的六脈渠，多是明渠，只在渠面鋪石，大南門的渠道，可以直通到城外的。最近渠的上流淤塞了，便成爲一條隧道，給伍福探知了，便以此爲出入的孔道。

伍福帶着貞娥走了一段路，然後伍福往上一冒，把一塊街石托起，再一拉，把貞娥拉了起來，到了路面。

貞娥抬眼一望，原來已到了迎珠街後面的僻巷。

伍福對她說道：「你回去吧，前面人多，我不再送你了。」說着轉身進了渠道。

貞娥張口要喚他，但他已不見了，貞娥大悔不曾問得他的住處，以後要找他也不知到那裏找。

貞娥回到院子裏來，合院子的人都不禁驚喜，大家上前，圍攏着她問長問短。貞娥只有砌詞說被狐仙所迷，在白雲山住了些時，其後又被狐仙送了回來。

阿金聞得貞娥回來了，這一晚就到她的房間裏問候。

對於阿金，貞娥是無所用其隱瞞的，便把得遇伍福的經過，對阿金說了。

阿金問道：「他臉上的傷痕怎麼樣了？」

貞娥搖頭笑道：「很難看。」

阿金道：「我最後見他那一次就難看得很。」

貞娥道：「那是一定的，被炸藥炸過的臉，那裏還會回復原來的面目。」

阿金道：「阿福還算有幸的，他的一雙眼睛，居然沒有受損。」

貞娥對阿金說道：「他這一雙眼，實在是世界上最美的一雙眼睛。」

阿金嘆了口氣道：「最美的一雙眼睛，長在最醜惡，最恐怖的一張臉上，天啊！」

貞娥道：「我對阿福，已不是斤斤論他的美醜了，我感激他的一片心。」

阿金垂淚道：「這是應該的。」

原來阿金以前有一個情人，天生醜陋，他很愛阿金，甚麼事都同阿金做，但阿金却因爲他的貌醜，拒絕了他婚嫁的要求，她那情人，終於自刎而死，這教阿金到現在心裏仍然抱歉。

貞娥繼續說道：「可是，伍福拒絕了我的愛，他不答應娶我。」

「這又奇了。」阿金說：「恐怕是他覺得自己樣子太難看，所以不答應娶你。」

「可不是麼！」貞娥幽幽的嘆息着。

阿金說道：「姑娘今後打算怎樣，嫁給李天植李大人吧？」

貞娥道：「伍福是這樣勸我的。」

「李大人也是眞心愛姑娘的。」阿金說：「姑娘去後，他來過好幾次，每次都在姑娘的房間待上一會兒。」

貞娥道：「我也知道他是十分愛我的，可是，我還沒有決定嫁給他，看將來情形如何再說吧！」

兩人談到深夜，阿金才下艇去。

次日，貞娥一早便醒了，她在蒲阿里家中被幽禁時，習慣了早起，此刻也沒法睡晏。

全院的人尚在夢鄉，連貞娥的侍女也不會起來。貞娥沒有驚動她，打開粧鏡，自己梳粧。

在蒲阿里家中被幽禁時，她就一直不會用過脂粉，現在見了脂粉，不覺便向臉上塗。

但當她粧成之後，心裏倐地泛上一個主意，她想：「伍福不答應娶我，無非爲了他的臉難看，要是我把自己的容顏也毀掉，便和他一樣，他應該肯娶我了。」

想到這裏，她尋着剪刀，就想向自己的臉上亂刺亂畫。

她才一舉手，便又放下。

「唉！我怎麼這樣糊塗？」貞娥自言自語：「我毀了容，李天植定然不會再愛我，也不會再聽我的話興兵起義，這不是大大的違背初衷麼？不行，不行的。」

於是她把剪刀放下，悄然走了出來，信步走到江邊，凭欄觀看江景。

王永譽的飛鳧隊，又在海珠江面演習了，他們的身手愈來愈敏捷，體格也愈來愈強壯。

只見一隊人在水面泅着，乍然一個都看不見，都潛下水中了，良久，才見他們逐個的冒上來。距離潛下去的地方，至少已有十丈。

貞娥愈看愈心驚，暗道：王永譽訓練兵士的確有一手。難怪李天植說飛鳧隊可怕，再過些時，李天植雖然興兵起義，藩兵恐怕也不是飛鳧隊的對手了。」

看了一會兒，忽聽身後有人說：「姑娘原來在這兒，眞把我嚇一跳，以爲姑娘又失踪了。」

貞娥知道侍婢來了，便轉身道：「我到這兒看看江景，那裏會失踪。」

「姑娘回房去吧！」侍女說：「早上的天氣有寒意，提防受涼。」

貞娥回到房間，才坐下便聽得外面人聲鼎沸，貞娥訝道：「又發生甚麼事？」

正要差侍女出去看，已見鴇兒帶領幾個衙役進來，對貞娥說道：「縣衙派人來傳你，你隨他們去吧！」

貞娥大訝，說道：「傳我去幹甚麼？」

一個類似差頭的衙役對貞娥道：「縣太爺有話要問你，快跟我去吧！」

貞娥只得隨着衙役出去。鴇兒送到前面的大門，便想止步。

「你也得隨我們到縣衙走一遭。」差頭說。

「爲甚麼我也要去？」鴇兒問。

「貞娥回來了，你應該到衙門銷案的。」

鴇兒沒奈何，只得和貞娥一同來到縣裏。

知縣沒升堂，教人把貞娥帶到簽押房來，非常客氣的請她坐下，問道：「你失踪這許多天，到底是往那裏去？」

貞娥答道：「我是被狐仙所迷，帶我到白雲山去住了幾天，然後又帶我回來。」

知縣道：「你怎知那把你帶走的人是狐仙？」

貞娥道：「他自己對我說的，可不知道是不是眞的狐仙。」

「那狐仙是甚麼樣子的？」知縣問。

貞娥抬頭一看，見知縣眼小顎大，低眉聳肩，一副不得人心的怪相，便把狐仙描述成知縣這個樣子。

知縣聽了，知道貞娥是指着他

說的，心裏暗罵道：「這個賤人倒會使促狹，把我當作狐狸精。」

可是，知縣不敢得罪貞娥，他知道貞娥是李天植的人，現在，將軍王永譽又要他把貞娥送到將軍府去，猜不透將軍是甚麼用意，不難又看上貞娥了。這教他如何敢得罪？

「那末，你在山上住了多少日子？」知縣繼續問。

貞娥搖搖頭道：「這個我可記不清了。」

「這樣近的事，你也記不起麼？」

貞娥道：「在山中那有日子可記？你沒讀過『山中無甲子，寒盡不知年』這兩句詩嗎？」

知縣道：「大概有多少天，總記得吧。只要說個大概。」

貞娥道：「這何必問我，問我院中的人便知道，我失踪了多少天，就是在山中過了多少天。」

知縣道：「你在山中，天天和狐仙在一起？」

「是的。」

「晚上呢？」知縣帶着淫邪的笑意問。

貞娥嗔道：「太爺，你問得這樣詳細，是甚麼意思？」

知縣笑道：「我想這狐狸精迷你，帶了你去，那一定不會放過你的，是嗎？」

貞娥不答，她顯然有了怒意。

知縣再問道：「你在山中，居住的是岩洞抑或是房子？」

貞娥道：「不知道，我一直是恍恍惚惚的。」

知縣站了起來，說道：「好吧，本縣不再問你，且帶你到將軍衙門去，待將軍親自問你便了。」

貞娥聽說，吃了一驚道：「我的事和他有甚麼關係？他問我怎的？」

知縣道：「就是與他有關，貞娥，你還記得將軍衙門被炸的事吧？將軍一直懷疑這是狐狸精所爲。現在，你又被狐狸精擄去，將軍就要從你身上追問這狐狸精的下落。」

說着，不由分說押着貞娥便到將軍衙門裏來。

貞娥暗驚道：「王永譽這人，眞是萬分機警，已想到我失踪的事，與行刺他的人有關了。我此去見着他，要謹愼應付，千萬別洩露眞情。」

一會兒到了將軍府，知縣進手本，在門外候了片刻，就有個親兵對知縣說道：「將軍有請。」

門前的衞兵，這才放了知縣和貞娥進去。

貞娥頭一次進將軍府，只見到處都有兵士守衞着，弓上弦，刀出鞘。廣場中央，起了個碉樓，可以俯瞰整個衙門。

大廳的門上，是八個火槍手，抬着四架枱槍，槍口向外。

貞娥心裏想道：防守得這樣嚴密，難怪伍福至今沒有機會下手了。

其實伍福並不是怕這種防守。王永譽也知道這種防守，對夜行人是完全沒用的，是以王永譽從不敢在衙門住宿，一到下午便回到遍佈機關的海珠去，伍福才莫奈伊何。

貞娥被帶進那間炸過的房子去，這兒仍然設有床舖，雖則王永譽已不在這兒過夜。

「怎麼把我帶到寢室裏來了？」貞娥心上頓起疑雲。

王永譽見了貞娥，含笑點頭道：「你坐下吧！不要怕我。」

貞娥向王永譽福了福，問道：「將軍見我爲了何事？」

王永譽不答，却向知縣說道：「知縣沒有問過她？」

* * *

南海知縣連忙在靴筒取出一張紙，遞給王永譽，說道：「已問了，紙上所錄，都是貞娥所供述的。」

王永譽接過來，看了一遍，對知縣說道：「有勞貴縣了，請你先回衙吧！」

知縣退出，貞娥也要走。王永譽道：「你不能走，我還有話要問你的。」

「我要說的話，都已說了。」貞娥說。

王永譽道：「別多講，坐下來再說。」

貞娥知道王永譽不會放她，只有坐下。

王永譽道：「你說實話吧，到底你跟那一個去了這些日子？」

「狐仙迷了我，不是已說了嗎？」貞娥說。

「你以爲我會相信世上有這樣活靈活現的狐狸精嗎？」王永譽說。

「你不信就罷了。」貞娥說。

「我想你是跟一個人去的。」王永譽說：「這個人會高來高去的。」

貞娥聽了，心裏雖駭然，但她力持鎮定，說道：「沒有，我從來不認得甚麼高來高去的人。」

王永譽笑說道：「這個人是李天植介紹你認識的。」

「王大人，」貞娥說：「怎麼你把李大人扯上了？」

原來王永譽一直認爲那刺客是李天植派來的，被炸受傷來不及逃回城去，只逃到貞娥那裏求掩護，貞娥是李天植的人，所以他向貞娥套問一下。

王永譽把臉一沉道：「你和李天植的事，那個不知，我絕不會胡扯的，識趣的快將實話說出來，否

則你就自討苦吃了。」

貞娥道：「我說的都是實話。」

王永譽怒道：「不給你一點厲害，你不會說的，人來！把這賤人剝了衣服，綑縛起來。」

正當貞娥危急之際，門上的人進來報道：「王府的李天植李大人到訪。」

王永譽道：「你快去擋駕，就說我有事情忙着，無暇接見。」

那門子答應一聲，轉身就走，不料李天植已經到了內院來了。

「李……李大人。」門子驚惶地說：「王將軍不，不，不……」

「不甚麼？」李天植說：「不見客是不是？別人他可以不見，我李天植却不由他不見。」

說着，邁開大步，便向前行，門子拉着他的衣袖，大聲叫道：「李大人，李大人，你……」

王永譽聽得門子的叫聲，知道李天植已經闖進來，連忙揮手教人把貞娥帶到別室去。

貞娥暫免受辱，但她却仍然沒有自由，被王永譽的手下，牽到後面的密室去了。

李天植直闖進來，見着王永譽便問道：「王將軍，你爲甚麼把貞娥帶到這裏來？你藏着她有甚麼用意？」

「誰說我藏着她？」王永譽說：「李大人，你這樣擅自闖進來，我却不知道是甚麼規矩。你雖是王府的長史，但我却不是受你所管的。」

原來李天植剛才到貞娥的院子去，知道貞娥被南海縣的衙役帶走，他不勝詫異，立刻到縣衙，找知縣要人，知縣只得照直說道：「王將軍把貞娥要了去，卑職不敢反抗。」

李天植怒聲問道：「王永譽把貞娥要了去幹甚麼？」

知縣道：「他要貞娥供出行刺他的人來。」

李天植大怒，說道：「貞娥知道那一個是刺客？這顯然是故意與我作對。」

知縣答道：「這個卑職不知道，李大人可往將軍衙門，和王將軍說去。」

就是這樣，李天植趕到將軍衙門來。不料王永譽却否認藏着貞娥。

「還說沒有？」李天植咆哮着說：「南海知縣親口對我說，是他把貞娥帶來的。」

王永譽眼珠一轉，說道：「不錯，南海知縣是把她帶進來，但我略問她幾句話，就把她釋放了，並沒有把她藏着。」

李天植道：「你問她甚麼事？」

王永譽道：「難道我堂堂一個將軍，問妓女幾句話，也不行麼？」

李天植怒道：「爲甚麼你把她牽連到刺客的身上？」

王永譽冷然道：「我疑心她，自然要問。」

李天植道：「南海知縣已經問過她了，你還問甚麼？顯然是你借此爲題，把她留在衙裏。」

王永譽忽然失笑道：「我留她在衙裏幹甚麼？要知道，王某絕非好色之徒。」

李天植給王永譽氣得直跳脚，他憤然對王永譽說道：「王將軍，你眞是要和我作對？」

王永譽仍然一派憊懶的說道：「豈敢與王府的長史作對？不過，貞娥的確已經走了。」

「眞的？」李天植說。

「我騙你幹甚麼？」

李天植道：「那末，可不可以讓我搜一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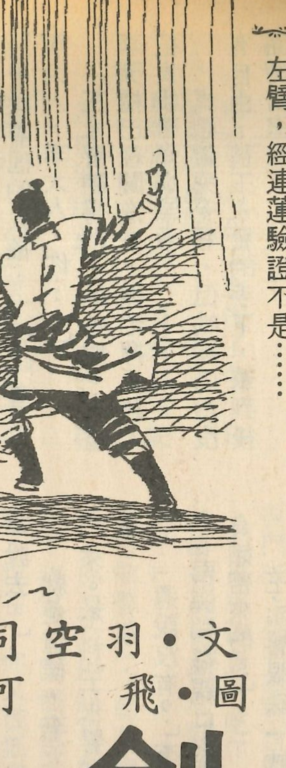
王永譽把臉一沉，說道：「這是甚麼話？將軍府中，有多少機密，怎可以容人進去搜查。」

李天植說道：「那就顯見得貞娥仍在你的衙門裏，所以不讓我進去搜查。」

王永譽强硬地說道：「搜查是絕對不許的了，但貞娥的確不在這裏。」

（未完・六）

上文提要：顏鳳妮臨盆生下了一個男嬰，但她亦昏厥了，此際燕子飛才趕到送上血蝙蝠，可惜伊人已長眠不醒。唐耕心在鳳妮墓地遇到石綿綿，遷怒於其偷走蝙蝠，此際石綿綿師弟孫祖光出現代她開脫，說明一切全是他所為……龍潛末徒鄭昭代龍三送信，約在九陰洞決鬥，唐耕心應戰路上被暗器所阻，龍三獲勝帶回左臂，經連蓮驗證不是……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神劍

冒充武當毀崆峒　故技重施黑衣人

龍不忘所知道的比辛南星還多，而他剛才還在花廳外聽了一會，此刻先向龍潛行了禮，也和辛南星等見過禮，道：「主子是不是正在研究比試結果之事？」

「對對。」龍潛道：「莫非你也知道這件事？」

「是的，主子。」龍不忘道：「那幾天奴才在鎮上遇見了南星，他說了龍三和唐耕心比武之事，奴才以為這是一件大事，決定在附近監視，以免為奸人所逞，老實說，龍三不能出岔，小唐出岔也不是一件好事！」

「你畢竟知道我的心意！」

龍不忘道：「龍三入洞不久，我就聽到小唐到了九陰洞附近，而且發出斥呵聲。」

「斥呵？是不是和人動上手？是本堡中人嗎？如查明是本堡中人，立刻按堡規處死！」

「不是的，主子。」

「那是誰？為甚麼要和他動手？」

「最初我也未看到那個阻他前進，也就是阻他進洞的人，稍後我繞到那人身後才隱隱看出，是個很年輕的女人。」

「不會是蓮兒吧？」

「不是，」龍不忘道：「是不是連姑娘，我一眼就可以看出來，奴才一時却不敢確定是誰。」

龍潛道：「唐耕心總能認出來了？」

「他似乎也未看過此人，因為這少女最初是以石頭施襲，一看便知，並非眞有傷人之念，不過是絆住他，使他不能如時赴約。所以以後又使用暗器，如鐵蓮子，菩提子等等。」

「你是說唐耕心始終未進洞？」

「不，他被纏住，躭誤很久，至少有半個時辰，後來他施展上乘身法，閃開暗器疾撲那少女，少女大概是怕他認出來，祇好隱藏起來，唐耕心才入洞，但是，他進洞不久，又出了洞，在洞外大叫五六聲『龍三』，却無人回應，那時奴才在他的附近，不足二十步之地，雖是夜晚，仍可看出他的兩臂完好無恙……」

連蓮道：「十之八九是顏鳳妮姑娘，當今之世，能前去阻止他進洞的，大概也只有她了！」

辛南星道：「師妹，妳這可能猜錯了，顏鳳妮姑娘已經去世了……」

連蓮手中的筷子忽然掉在桌上，失聲道：「眞的？大師兄？」

辛南星道：「師兄怎會說謊，師弟鄭昭去送求戰書，也正是唐耕心在顏姑娘墓前拜祭之時，當時我也去了。我所以要去，是怕他不信任師弟鄭昭，我還問他，如不喜歡

九陰洞，他可以另指出地點，他立刻就答應了。我當時說師妹連蓮思念顏姑娘，不知她的病況可有好轉？唐耕心指着墓碑說她已經去了。」

龍不忘道：「你看過碑文？」

辛南星道：「是的，碑文是『亡妻顏鳳妮之墓』，還有『唐耕心泣立』字樣。」

連蓮淚如雨，道：「他們終於沒有找到靈藥，師父，我想到鳳妮墓前去拜祭一番。」

「好，蓮兒。」龍潛肅然道：「從此以後，妳喜歡誰就嫁給誰，師父絕不阻撓，相信妳也不可能嫁給壞人，如妳嫁給唐耕心，為師也不反對！」

「謝謝師父，那只怕是不大可能了。」連蓮要走，辛南星道：「師妹，妳這麼匆匆忙忙地，能找到顏姑娘之墓嗎？」

「是的，請師兄告訴我。但我也幾乎可以猜到那個地方，如果我是唐耕心，也會把她葬在那一帶。」

辛南星道：「師妹是指甚麼地方？」

「陰陽壁附近。」連蓮道：「唐耕心在那附近鄉間小屋內療養，那一帶的風景絕佳，有小溪和木橋，他常常徜徉於溪邊或小橋之上，那一帶是他們終生難忘之地……」

辛南星道：「師妹，妳猜對了！也可見妳對唐耕心瞭解之深。這樣就不須我帶路了吧？」

「不要了！謝謝大師兄。」

龍潛道：「臨行前，為師還要傳妳幾招，一個年輕姑娘獨來獨往，我實在不放心！」

「謝謝恩師……」

＊　＊　＊

曾幾何時？顏鳳妮墓上已長出了一尺多高的青草。

夕陽一片殷紅，山野中風砂撲面。墓前站着一位女郎，她頻頻抹淚，正是所謂，百年身世成何事？回首西山又落暉。

若在一年以前，聽說情敵千古，怕不會樂壞了連蓮？但是現在，她和鳳妮有一份特殊情感。

這時一條人影疾掠而來，進入墓地，竟是冷雪舫，他已知顏鳳妮去世，近來天天來此，一躭就是半天，因而，他知道顏鳳妮死前的一些遭遇。他旁若無人，居然無視連蓮的存在。

連蓮道：「原來是冷大俠，你怎麼知道鳳妮死了？」

冷雪舫撫摸着石碑，冷冷地道：「很可能任何人也沒有妳更早知道她必死這件事情！」

這口吻使連蓮十分意外，過去由於冷、莫二人惺惺相惜，連蓮對冷雪舫也不錯，況且他們可算是師兄妹。因為冷是龍潛師兄「逍遙叟」蕭笠的得意門人，她道：「冷師兄這話是甚麼意思？」

冷雪舫道：「顏姑娘早逝，妳不是正中下懷？」

「冷師兄不以為你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嗎？」

「君子會偷人家千辛萬苦找到的治療絕症之藥？」

「冷師兄甚麼都不知道，只知道這件事？」

「這件事夠不夠冷血？那隻大蝙蝠是不是在妳的房中找到的？」

「是，但是……」

「不必說了，要不是看在莫傳芳份上，我不會放過妳！」

「噢？依我看，你大可不必看他的面子，因為我和他仍是泛泛之交。」

「怎麼？妳要掂掂我的斤兩？」

「剛才你的口氣，似要掂掂我的斤兩！」

「我只是為鳳妮抱屈，交了一個心懷叵測的朋友。」

連蓮拜罷在燒冥紙，冷雪舫道：「其實人死妳的目的已達，大可不必作這表面文章！」

連蓮燒畢轉身走出墓地。冷雪舫道：「連蓮，我想領教妳三招兩式的……」

連蓮忍無可忍，道：「可不是我賣狂，只怕你不成！」

「哈……」冷雪舫大笑數聲，道：「我本來只想和妳印証三五招。這麼一來，分不出勝敗利鈍的結果出來，還是一大憾事哩！」

連蓮道：「冷雪舫，在動手之前，我不能不先提醒你，由於我一向敬佩大師伯，才對你另眼相看，希望你可別高估了自己。」

「這也正是我所要說的話！」冷雪舫撤劍在手，連蓮則未撤劍。冷雪舫又還劍入鞘，攻了上去。

連蓮只守不攻，似乎和她剛才的態度大相逕庭。以剛才的態度，她應該放手搶攻才對。

冷雪舫只知道一年前的連蓮，那時候，他全力施為的確勝算較大，所以他才敢挑戰，而今見她守多於攻，甚至根本無暇進攻，不由暗暗冷笑。

對師叔或師叔門下的人，他一直抱着不友善的態度，原因是由於龍潛門下有些人的行為往往荒腔走板，另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龍爪十三式」比大師兄蕭笠的「軒轅十三斬」出名。

冷雪舫甚是不服。他以為「軒轅十三斬」不遜「龍爪十三式」以及其他幾種武學。

冷雪舫這想法無可厚非，但武林中的幾種頂尖絕學中，「軒轅十三斬」却未名列其中，引入的只是「乾坤指」「混元功」「龍爪十三式」和「

玄陰手」。

這四種絕學，以「乾坤指」最出名，那是嚴如霜的絕學，其次三種，不分軒輊，一般的看法如此，是不是這樣，由於未公開印証過，誰也不清楚。

也有人說，唐雲樓的「混元功」超越了嚴如霜地「乾坤指」。這當然更難証明，因為他們是夫婦。

另有一點値得一提的是，「玄陰手」這門絕學，是歸鄉自創的，此人奇醜，也許是由於自卑，武林中人見過他的也只有那麼幾個人，十年前失踪。

正因為他內心總以為師門之名未躋身「四大」之內，不免為師父抱屈，這氣正好出在連蓮頭上。

那知五十招前攻多守少，五十招一過，連蓮突然奇招乍出，連續兩式「散手」。所謂「散手」，就是爆發性極强的單獨招式，往往能一招克敵。

這正是龍潛近來研創的新招，非同小可。冷雪舫不由一驚，在輕敵的情況之下，第三式「散手」施出時，冷雪舫不由失招，伸來的一脚踩在他的小腹上。

他退出五步外，忽然拔劍在手，道：「剛才是我輕敵，咱們在劍下見高低！」

「剛才你的確輕敵，現在你又犯了同一毛病。」連蓮道：「算了吧！我們無深仇大恨！」

「雖無深仇，我却不能不為鳳妮出氣！」

「像你這等胡攪蠻纏，老實說，你不配為鳳妮之友，她是一位深明大義的女子，當初也懷疑過我，但不久就與我誤會冰釋……」

「我不信，她已逝去，死無對証！」

「你眞幼稚，鳳妮雖死，一直在她身邊的菊嫂，名醫李天佐以及唐耕心等却沒有死。我與鳳妮有未誤會冰釋，他們最清楚，不是一問便知？」

連蓮要走，冷雪舫一攔。其實冷雪舫不是蠻不講理之人，而是年輕人氣血方剛，輸了招下不了台的舉措而已。

就在這時，有人在冷雪舫身後數十步外揚聲道：「連蓮，冷兄既然非表演幾招絕學不可，在下不才，就接他幾招絕活……」

來人當然是莫傳芳，他知道連蓮和辛南星返回潛龍堡，就在潛龍堡外等候，他對連蓮可以說是「坐在炕頭上數芝蔴——下了工夫」，連蓮離堡時他未看到，但一問之下，就跟了出來。

連蓮並不希望遇上莫傳芳，所以這次離堡是走後門，以致使莫傳芳未能看到，差點未能追上。

連蓮一退，莫傳芳向冷雪舫抱拳道：「冷兄，別來無恙！」

冷雪舫微微一抱拳道：「久違了！」

莫傳芳道：「希望我們之間不會有誤會。」

冷雪舫道：「只怕是已經有了誤會。」

莫傳芳道：「既知是誤會，又何必弄僵？」

冷雪舫道：「已經僵了！」

莫傳芳道：「如果連蓮對冷兄有甚麼無禮之處，莫某向冷兄賠禮！」

「不，莫兄既願為她代打，就出手吧！」

莫傳芳也是年輕人，況且自己愛悅的人在一邊觀戰，也就不再退讓，也撤出了長劍，却道：「冷兄，相信這事並沒有甚麼大不了！咱們以三十招為限，不論輸贏，三十招一到，立即停手如何？」

「好，就這麼辦……」

二人的身手相差極微，甚至不分高下的。江豪的武功未入「四大」之列，蕭笠的也在「四大」之外，他們各儘所能，不遺餘力，誰也不願在三十招內失招，甚至落了下風。

但是，三十招一到，二人未分勝敗，莫傳芳首先退出五步，因為他發現連蓮已不在現場上了。

由於天已經黑了，而且二人認眞搏鬥，無暇他顧，所以連蓮是何時走的，二人都沒有看到。

「冷兄有未看到連蓮去了哪個方向？」

「沒有看到！」

莫傳芳道：「這的確是一次誤會，連蓮和鳳妮早就成為好朋友了！」

那知冷雪舫轉身離去，居然沒有答話，但就涵養來說，已經分出高下。莫傳芳哂然攤攤手，也沒有再出聲，向來路的小徑奔去。

* * *

連蓮迅速離開現場，怕莫傳芳追上，先循小徑奔出一里，立刻轉向。現在，一更稍過，她已在二十里以外了。

大約二更左右，已奔出約二十餘里，正要進入一小鎭，忽聞附近林中有打鬥聲，連蓮在林外望去，林中甚暗，但仍可看出其中一人為名醫李天佐。另一人還看不出是誰。

顯然另一人不是李天佐的敵手，就在這時，此人突然出手了一件巨大的暗器。連蓮見識過「三斤鏢」，那是某次她在河邊洗脚，了塵在岸邊偸看，兩人動手，了塵射出「三斤鏢」。

在當時，連蓮不敢說有把握閃過，幸莫傳芳及時出手接住，把了塵驚走。因而連蓮此刻十分躭心，只怕李天佐接不下這一鏢，而她又

不敢喊叫，怕李天佐分了神。

那知李天佐驚險萬分地閃過，連蓮深深地吁了口氣。

這一年來，李天佐和小唐一起學了不少絕學，已非以前的李天佐了。以前他的醫學是一把手，武功就未見高明。

了塵很感意外，想不到李天佐能閃過他的「三斤鏢」。當然，李天佐內心也不由暗叫「僥倖」。立刻攻上希望貼緊他，不使他再有射鏢的機會。

當了塵再次有了發鏢機會時，那知李天佐早已有備，「輪迴刺」先已出手。

這種暗器是他教給弟弟李天佑的，而李天佑正是以此暗器在陰陽壁上向小唐施襲，致使小唐落下絕崖。

了塵當然知道李天佐會「輪迴刺」，却未想到他先出了手，了塵不敢大意，急閃之下，居然也被他閃開。

現在二人都慶幸未被射中，也都不敢大意，就在這時，忽然林中多了一人，連蓮看此人的身形，就知道他八成是金羅漢。

金羅漢道：「李天佐，本來咱們也不算外人，你的胞弟是金某的門人，但是，你却不顧弟弟的慘死，居然和顏鳳妮及唐耕心等仇人在一起。」

「虧你還有臉說這些話！」李天佐道：「他是我的胞弟，也是你的徒弟，他的行為如何，你心裡最清楚，要不是你教導無方，天佑會死得這麼早嗎？試問，你和石擎天二人，近數月來在作些甚麼事？你們眞以為能掩盡天下人的耳目？」

金羅漢輕笑了一聲，道：「好膽識，李天佐，老夫不能不佩服你，這些話是顏君山告訴你的吧？」

李天佐道：「知道你們二人心懷叵測的人何止顏大俠一人。」

金羅漢道：「李天佐，如果你能接下金某十五招，我雖非善士，決定放生！」

多狂妄的語氣，只有十五招，豈不是門縫看人？但是李天佐心裡清楚，十五招絕不是金羅漢吹噓。他道：「金羅漢，我死不足惜，却仍要奉勸你及時懸崖勒馬。」

「你出手吧！」

李天佐攻上時，手中已扣有「輪迴刺」，他不甘死於此人手中，凡是可用的他都要試。當然，他知道希望不大。

這時了塵道：「金前輩小心他的『輪迴刺』！」

金羅漢好像沒有聽到他的話，直着身子撞了上來，李天佐一掌砸向他的胸腹之間，那知掌砸之處軟如棉絮而不易着力。

李天佐大驚，猜想必是「棉裡藏針」絕技，急撤之下，「輪迴刺」又出了手，他以為這一招應能得手，而且是取他的面門。

不論你練得多勤多純，總不能練到眼睛上吧，但是，金羅漢張口咬住一枚「輪迴刺」，其餘皆落空。而且「格崩」一聲咬碎，「卜」地一聲吐出。

李天佐大驚，急閃下，鐵屑是閃過了，却在這一瞬間，被鐵羅漢扣住了肘關節。

他幾乎沒有看清對方是如何制住他的，了塵在一邊縱聲大笑，道：「前輩絕技，令人眼界大開，居然並未超過七招呀！」

金羅漢道：「李天佐，你也不必難過，我剛才若不用點巧，以鐵屑噴你，使你分神，大約也要十招以上！」

李天佐道：「你不必得意，你和石擎天的下場會比我更慘！」

金羅漢傲然道：「李天佐，至少，你說這句話份量還差了些！我看在你學有專長，不忍殺你，何不作一番事業？」

「甚麼事業？」李天佐道：「是不是投靠『人間天上』那個詭秘幫會？」

「正是，『人間天上』必為未來武林之領導者，因為他們的實力無與倫比。艮禽擇木而棲……」

李天佐道：「這話對你很有用，你該選擇一下了！」

金羅漢道：「生死兩條路，你難道要選這條死路？」

李天佐道：「這樣死了！却也不差……」

人影似有似無，一瀉而下，金羅漢心頭微驚，祇好鬆手，疾退三步，道：「妳不是潛龍堡的連丫頭？」

「正是！」

「妳想插手？」

「你以强凌弱，幫助了塵這空門敗類，就失去了立場。」

「了塵也有甚麼把柄在妳手裏？」

「把柄談不上，這種人身披袈裟，口唸彌陀，却在暗地作見不得人的事，你問問他，是不是經常換上便衣，戴上假髮外出？」

「這……」金羅漢一窒，連蓮道：「一個寺廟住持，經常戴上假髮，換上便服俗裝外出，試問，他會作甚麼好事。正應了那兩句話：『和尚是釋伽的罪人，秀才是孔子的罪人』。」

了塵道：「金前輩別聽她胡扯。」

金羅漢道：「丫頭，妳不該出頭插手的。」

連蓮道：「你不必操心，一切後果自負！」

李天佐道：「金羅漢，你不是和龍堡主是摯友嗎？你若和連姑娘動手，你就不是東西！」

金羅漢道：「丫頭，妳是就此一走還是要掂掂我這把子老骨頭？」

李天佐急忙使眼色，無論如何，她不是金羅漢的敵手。但連蓮故作不見，道：「我想試試看！」

李天佐暗暗一嘆，今夜太兇險了，還有個了塵在一邊，虎視眈眈，他要設法撂倒了塵，必要時才能對付金羅漢。

本來他過去是使毒的，但和唐耕心及顏鳳妮等人建交後，就決心棄而不用了。

「丫頭，妳說吧！用劍或徒手，由妳選擇。」

連蓮抽出長劍，劍鞘往了塵站立處一丟，李天佐反應奇快，「輪迴刺」立刻就出了手。

了塵以為連蓮要以劍鞘施襲，輕輕往左一閃，正好李天佐就站在他的左前方，「輪迴刺」閃電襲到。而連蓮怕金羅漢助了塵，已經攻出了兩劍。

了塵中了兩刺，一中左脅下，一中左腹處，立感一麻。他大吃一驚，以爲淬了毒，其實是射中穴道附近的反應。

李天佐往上一撲，了塵不能落入他手，立刻急退。而且一手拔下「輪迴刺」，一手掏出了「三斤鏢」。

李天佐不敢留然撲上，了塵趁機溜了。這一手金羅漢是很瞧不起的。

此刻金、連二人已經交換了七八招，金羅漢用的是龍虎雙環，以他的身份，是很少用兵刃的。可見他也不敢太輕估連蓮。

李天佐雙手中都有「輪迴刺」，祇要連蓮不穩，他就出手，大約二十七八招左右，連蓮已經退了五六步。

李天佐看出，論內力，連蓮自然遜色，論招式，「龍爪十三式」故不凡，怎奈要憑火候，所以任何一方似乎都落了下風。

這局面能維持多久？李天佐估計，絕對拖不過七十招。可是在這兔起鶻落，閃挪轉折之中，沒有十成十的把握射中金羅漢而又傷不到連蓮。

以前，由於很多原因，他較爲同情鳳妮，儘管鳳妮殺了他的胞弟。今夜連蓮救了他，反之，後果不堪設想。

不一會已是三十多招，連蓮的樁步不穩，一看就知道她負荷了極重的壓力。

就在金羅漢一招即將得手，連蓮的長劍被他的龍環盪開，虎環砸向她的右後肩時，連蓮的速度忽然陡變。

如果原先的動作是風，現在就是電，她的劍勢原先像網那麼密，現在比布還綿密，這樣的變化，就連金羅漢也難以適應。

這就是龍潛最新的「散手」。有單獨一招的，有二聯的，也有三聯的，這是二聯，也就是兩招相連。

金羅漢這才知道連蓮爲甚麼那麼篤定大膽了！退着接架中，連蓮又施出三聯式。就在這三聯式的第二招上，「刷」地一聲，金羅漢的髮髻被挑開，雖未受傷，却十分狼狽。

金羅漢疾退五步道：「這是龍潛最新的創作？」

「可以這麼說！」

「的確大有進境，老夫並非怕妳，却不願再打下去，因爲我的目的已達……」

「在我的劍法中測出家師的進境？」

金羅漢沒出聲，掠出林外不見。李天佐還在忡怔，連蓮道：「李大國手……」

「哎，哎……」李天佐抱拳道：「這怎麼敢當，李某謝過連姑娘救命之恩！」

「李大俠言重了！」連蓮道：「鳳妮去世的情況，李大俠都知道？」

「是的，因爲我一直都在她身邊，而且臨危產子，還是在下接的生，但她生產後昏厥，就沒有再醒過來，李某虛名浪得，汗顏無地！」

「這怎麼能怪李大俠。一直沒有找到靈藥？」

「說來叫人心酸，就在鳳妮生下孩子昏厥時，燕子飛自他的義父『火谷老人』處偷來大蝙蝠及一些靈藥，但是，却沒有派上用場……」

「生了個男孩還是女孩？」

「男孩，取名唐遲，有件事在下要順便報告連姑娘。」

「李大俠請說。」

「鳳妮臨去前曾有遺言，她說把孩子交給任何人都不放心，祇有由連姑娘撫養，她方可以瞑目。當然，她希望姑娘和唐大俠結合！」

「李大俠，要我照料孩子，我可以做到，至於別的，祇怕已經遲了！」

「莫非姑娘已經和別人有了婚約？」

「那倒沒有。」

「連姑娘，我也聽說過唐大俠誤會姑娘的事，這都怪石擎天的徒弟孫祖光，是他偷去了蝙蝠的。但根據燕子飛透露，就算他不偷去，也沒有用，因爲那種大蝙蝠還不是鳳妮所需要的，祇是有點類似而已！」

「怎麼？『火谷老人』騙人？」

「是的，所以唐老弟、顏老弟和在下，都發誓要殺『火谷老賊』報仇。」

「燕子飛又是誰？」

「他是『人間天上』幫會中人，很年輕，人品也不錯，似乎很崇拜唐老弟，他偷蝙蝠全是爲了唐老弟。」李天佐道：「老賊可恨之處，尚不僅此，燕子飛偷了他的眞蝙蝠之後，他放出空氣，雖然這次是眞的，但他估計時間，蝙蝠送到，病人的大限也該到了！」

連蓮冷峻地道：「簡直是個冷血動物！不殺此老賊，此氣難平！」

「連姑娘，妳願意重新考慮一下嗎？」

連蓮轉過身去，道：「不可能了！」

「連姑娘恨唐老弟嗎？」

「不是恨，而是厭……」

「可是唐老弟對姑娘永遠也用不上一個『厭』字！」

「孩子在何處？」

李天佐道：「由於鳳妮去世當時，不知連姑娘在何處，決議之下，先送回『一瓢山莊』。既然連姑娘來了，而且既允照料小唐遲，就派人去追上顏君山前輩和菊嫂。」

「不必了！」連蓮道：「既然已在返回『一瓢山莊』途中，也就不必去追了，如果今後確需我照料，我還會遵守諾言，但切勿和另一件事混爲一談……」

所謂「另一件事」，當然是指唐耕心的婚事。

李天佐嘆口氣，沒有再說甚麼。他不怪連蓮，因爲他知道她受了多少委屈。而此刻她也要避嫌，以免閒言閒語，說是鳳妮死了她來補缺。

連蓮道：「我不殺火谷老賊，此氣也難平。李大俠，就此分手吧！」

李天佐道：「連姑娘，唐老弟此刻心情極壞，不知姑娘願不願見他？」

連蓮道：「我的心情也不佳……」說畢掠出林外。李天佐也不想再追，他以爲連蓮所表現的一點也不過份，她是一個好姑娘。

稍後，李天佐正要出林，他的身後又多了一人。回頭望去，乃是唐耕心。李天佐道：「老弟，老實說，我非但不怪連蓮，反而覺得她很可憐！」

唐耕心肯定地點點頭，李天佐道：「老弟，我以爲你應該去追上她，說幾句軟話也是應該的。你畢竟在一家客棧房中發現丟失蝙蝠時對她有過語言上的欺侮！」

「是的，但是，在目前追也沒有用！」

「不，老弟，她現在需要慰藉，也正是適當化解誤會的時候，快點，現在還追得上。」

唐耕心道：「李兄，這不是適當時機。」

「爲甚麼？」

「正如你剛才所說的，她怕閒言閒語，不能不暫時迴避，而我，也要避嫌……」

「你避甚麼嫌？」

「寂寞難耐！」

「老弟，打鐵要趁熱，拖得越久，就越生疏而不宜調適。況且，還有個莫傳芳，會乘虛而入！」

唐耕心道：「也許考驗一下也好，萬一她對我失去了信心，莫傳芳也不失爲一個相當不錯的終身伴侶。」

「老弟，聽你的口氣，似乎對她不太感興趣了！莫非你以爲她和姓莫的有甚麼……」

唐耕心搖搖手，道：「李兄，我信得過連蓮。」

「莫非你發現連姑娘有甚麼缺點？」

「不要說沒有發現她的缺點，就算有，她也能配得上我！」

「那你爲甚麼不趁機追上去？須知目前是她情感的空檔，如果遇上莫傳芳……」

「李兄，我以爲任其自然發展好些！」唐耕心道：「我以爲咱們目前距崆峒不遠，應該順道一訪。」

「這是當務之急嗎？」

「當然，第一，目前大敵環伺，尤其是『人間天上』，頗有雄霸武林之勢，白道武林，尤其是幾個門派之間，應該互相呼應，攜手合作。其次，該派的護法太乙眞人已被『人間天上』的人解剖，咱們該不該應去通報一聲？要不，該派可能永遠也不知道太乙眞人是如何失踪的？」

李天佐道：「的確應該去一趟，祇不過我以爲追上連姑娘以後再去崆峒派也不遲！」

「李兄，這種事欲速則不達，聽其自然吧……」

＊　＊　＊

平涼是唐時的渭州，是古時兵家重地。史家形容是：北扼六盤山，南踞崆峒山，外阻河朔，內當隴口。涇水導源於東，苦水曲迴於西，地跨隴山左右，雄視三關。清左宗棠就是利用兩邊峭壁插天，路狹地險，作爲天塹根據地，進而把甘肅全省收復了的。

崆峒山以修道者趨之若鶩而出名，於是修廟建宮，練武養性。崆峒居然成爲武林的一個宗派了。

唐耕心和李天佐二人到達崆峒山山麓時，已是夕陽含山，歸鴉陣陣時刻，李天佐道：「終於到了！不知爲甚麼這麼靜？」

唐耕心道：「連鐘聲也沒

有……」這時忽然有人自山上奔下，速度極快。唐、李二人停下觀看，發現來人身着道裝，却渾身是血，顯然傷處雖多，却沒有太重之傷。

二人凜然互視一眼，這是怎麼回事？正要上前訊問，忽聞後面又有驟急的衣袂及步履聲，且有人厲聲道：「武當山的敗類，你們逃不出天地之外……」

果然又是一個渾身是血的道人，提着帶血長劍，追了下去。

李天佐道：「要不要追下去看看？」

唐耕心道：「李兄，我看盡快上山看看更爲重要。」

李天佐道：「無怪乎靜得出奇了！上次來此，大約是六年前，老遠就能聽到鐘聲及磬聲。」

二人向山上急奔，唐耕心道：「這兩派不久前有點過節，那就是武當派的無極道人，當衆擊傷了崆峒派的太乙眞人，稍後崆峒派的人也傷過武當的人，雖然兩派掌門深明大義，且不久就猜出是有人從中挑撥，唯恐天下不亂，但怨嫌仍是難免的。」

「八成是『人間天上』的人？」

「事後證明是善易容化裝的『八步追魂』石擎天和金羅漢二人。他們二人本身玩不出甚麼花梢來，自是受人驅使，現已證明他們已依附『人間天上』秘密幫會。」唐耕心道：「由於『潛龍堡』也被栽贓，說是派龍不忘等人去武當等派殺過人，但事後龍潛見了各派掌門一番溝通，彼此諒解，也都相信是另有人從中挑撥嫁禍，想使名門大派自相殘殺，這在陰謀者來說，可算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了！」

李天佐道：「想想也很可怕！如果各派之間不能諒解……」隱隱發現暮色中的林木間，另有三五人奔下山去，似乎每個人身上都有血漬。

崆峒派的地頭已到，並不是在山頂上，佔地甚大，是一座巨大的宮殿道觀。但到了門前，仍是靜悄悄地，而且巨大的宮門遮閉着。

李天佐上前推門，又拍了十來下門環，毫無反應，於是二人自側面越牆而入，到了中院，赫然發現遍地屍體，血漬斑斑。

二人大驚，再往內走，死人更多，好不容易看到一個重傷未死的中年道人，二人發現，情況奇慘，肚上中了一刀或一劍，腸子冒出一段。

「道長……道長……」小唐道：「請告訴在下，是甚麼人幹的？」

這道人已近彌留狀態，但顯然能聽到他的話，可能因傷重失血過多，說話吃力之故，睜眼都很困難。

「道長……快告訴我……我會爲你們報仇！」

「報仇」二字，自會爲垂死的人激起一股憤怒，他十分吃力地道：「是……是武當派……」突然斷氣。

唐、李二人凜然互視，居然眞是武當派幹的，唐耕心道：「兩派積仇如此之深，大出意料！快點再到各處看看，是否還有未死者……」

兩人再也未找到一個活的，李天佐道：「老弟，這怎麼辦？看來掌門人空空道長不在山上，死者當中沒有他的屍體，似乎護法無香道人也不在內。」

唐耕心道：「李兄，雖然剛才這人說是武當所爲，但可能是片面之詞，不足爲信，武當乃正大門派，會如此滅絕人性，一口不留嗎？」

「的確不大可能！」

「所以我們當務之急是兼程趕往武當，印證這件事。」

「這些屍體暫時不理？」

「也許掌門人及一干護法會聞訊趕回，讓他們看看現場實況，有助於偵破此案。」唐耕心道：「我擔心武當派也有麻煩。」

「有甚麼麻煩？」

「如果崆峒之被毀，是另外幫派借刀殺人，把罪名栽在武當頭上，武當自然也會遭相同之命運。」

李天佐完全同意。於是二人連夜起程，而且以最快速度，日夜不停。李天佐的脚程有限，吃了苦頭。

但救人如救火，像武當這等門派，萬一也遭此巨變，沒有人敢說，少林就會例外。少林一旦未例外，華山有甚麼理由倖免？

基於這一點，他們非及時趕到武當不可。四天後，他們上了武當山，也見到了武當掌門人長春子。

他們至少已鬆了一口氣。長春子五十出頭，雙目神光湛然，臉如渥丹，看來是位得道全眞。

兩人拜見已畢，小道士獻上茶點退出。長春子道：「兩位施主一臉倦容，滿身風塵，一定趕了很遠的路。」

「是的，前輩，我們來自甘肅平涼崆峒山……」

「崆峒？」長春子愕然道：「據貧道所知，唐施主是武林名人『咆哮劍客』唐大俠與嚴女俠的哲嗣，不是出自崆峒派的。」

「是的，前輩……」二人說了去崆峒所見到的一切。

長春子一驚，道：「是多久的事。」

唐耕心道：「四天以前。」

長春子道：「兩位施主也曾看

到有人追趕本派中人？而且都是渾身血漬？」

「是的，前輩，雖然追的人說前面的道裝人物是貴派中人，却因晚輩二人根本不認識追與趕的人，難以確定，只有兼程趕來報告。」

長春子道：「這件事很玄！甚麼人能把崆峒派的人殺光？僅掌門及數大護法得以倖免？」

李天佐道：「『人間天上』就有此實力！」

長春子道：「的確，如有人嫁禍，本派近日必有大敵壓境。」

李天佐道：「晚輩正是擔心有此可能。雖然貴派並無任何動靜，也請小心提防，晚輩二人還要再去華山告警。」二人還說了「人間天上」解剖太乙眞人之事。

長春子道：「眞辛苦二位了！不如請二位施主在山上休息數日，由本派派出一人前去華山告警！」

唐耕心道：「我二人前去無妨，但希望貴派派人到少林去通知一下，也希望貴派與少林都能派人去崆峒瞭解一下，以免造成重大的誤會！」

長春子道：「唐施主之言甚是，貧道立刻派人……」

他派出一個大弟子往少林，唐、李二人也告辭下山。長春子還親自送出大門以外，道：「華山情況如何？還望兩位施主設法告知。並請問候令尊令壽堂好！」

「不敢當！晚輩會轉達前輩的關顧之意……」

二人下了山腰，過了「解劍岩」，李天佐道：「老弟，我總覺得這件事有點蹊蹺！」

小唐道：「小弟也有同感，會不會是來此的陰謀份子落在我們的後面？」

「這當然也有可能！」李天佐道：「如果所料不差，在崆峒山下所看到滿身血漬的追與趕之人，極可能都是前去行兇之人，那不過是矇混我們二人罷了！」

「對，李兄，八成如此！所以我以爲，武當難逃此劫！」

「你是說陰謀者已在途中？」

唐耕心點點頭。李天佐道：「果眞如此，武當招架不住，只怕加上我們二人也是白費力氣。看他們的作風，不來則已，一旦來了，絕不會留一活口。」

唐耕心又點點頭道：「不錯，先不說別人，就以投靠該幫的石擎天和金羅漢來說，任何一個，都夠長春子掌門人折騰的。至少，他一人接不下這兩個人。另外以燕子飛兄弟二人的身手來說，武當的護法只怕也未必是敵手，這都是『人間天上』的中下層人物，如上面的也出動……」

二人默默互視一眼，的確，「人間天上」上面的人物如果出動，那就太凶險了。

如果上面的人不出現，似乎也未必能在短時間內殺死百十人之衆，崆峒派死去的道人，至少有百人之譜。

這可能是武林中有史以來，門派之間最大的屠殺事件。

李天佐道：「老弟，我們的猜測十之八九，要不要在山下觀望一下？」

唐耕心道：「我以爲既然來了！而且猜想陰謀者會來此屠山，咱們就不差這半天工夫，過了四更未到，那就表示猜錯，立刻起程趕往華山！」

李天佐道：「就這麼辦！咱們就在那邊大樹枝椏上守株待兔吧！」

二人上了樹，選個適當位置，可以遠眺也可以下瞰，李天佐拿出乾糧和水，總要先吃飽才能應付即將來臨的大敵。

三更快到時，二人都有點倦了，因爲這四五天來幾乎沒有睡覺。剛才二人只輪流調息一會，這工夫，他們發現山下出現了好幾批人影。

兩人大致數了一下，竟有六十人以上，不由咋舌，而且一色道裝，李天佐低聲道：「老弟，咱們終於猜對了！他們似乎要以崆峒之名夷平武當派。」

唐耕心道：「武當派數百年的基業，非比等閒，六十餘人，也未必能毀之於一旦！」

李天佐道：「來者不善，他們一定早已估計了雙方的實力才敢下手的。咱們先打他們個埋伏，抽個後腿如何？」

唐耕心道：「小弟也正有此意。請記住！出手要重不一定要命，但一定要他們爬不起來。」

「當然……」這工夫一行六十餘人的一撥約十餘人就在大樹附近經過，遠遠望去，認不出是誰。

唐耕心道：「猝擊爲首的一、二人，必須一擊而中，打了要跑，有機可趁時再回頭出手，總之，以消耗他們的實力爲目的。」

「就這麼辦，這樣也好使山上的人有所準備。」

二人悄悄下樹，技巧地跟在這十餘人身後，山路曲折狹窄，加之弦月初出，極爲黝暗，這些人默默伏行。

爲首之人，就在後面，所以唐、李二人在後面俟機下手比較容易，二人各選定目標，李先射出「輪廻刺」。小唐則持劍攻向爲首之人。

此時此刻，對付這種陰謀份子，當然不必講甚麼江湖規矩，就在這時，對方立刻警覺。這一行的

第二號人物閃過三枚「輪廻刺」，只中了一枚，且是不重要部位。

為首之人在小唐的凌厲進襲之下，倉卒應戰，自是手忙腳亂，脅下被掃了一劍。

這工夫李天佐被他傷了的人纏住，立刻險象環生，唐耕心趁機欺近，向這人攻出兩劍，這人也非泛泛之輩，居然閃過了這兩劍。

唐、李打個手勢，立刻撤退。因為這一行人前面的人已覺察，紛紛折回來。且二人撤退，對方並不追，反而向山上疾馳，且和另外幾撥人連絡。

唐、李二人得手後，再繞到對方另一撥人之後，如法炮製，向為首之人施襲，這一次他們有備，李天佐先用「輪廻刺」，小唐主攻，這個為首之人雖然易了容，也穿了道裝，小唐仍可看出，頗似金羅漢。

金羅漢實在並不具備以一對二的實力，所以另外二人左右撲上助攻，這二人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只不過小唐和李天佐二人是施襲，已經搶佔了先機。

像小唐這等高手，目前已足以與金、石二人相頡頏，何況李天佐也不能算是庸手。

二人徒然爆發的攻擊力非同小可，對方三人之中立有一人被小唐刺中一劍，另一人又中了一枚「輪廻刺」。

二人得手之下立刻撤退，天暗對方也無法追趕。

這對對方來說，打擊並不算大，因為他們有六十餘人之眾，傷了兩三個，災難不大。

於是，在山腰處，他們又突擊另一撥，這次對方有備，而且為首之人比剛才那兩撥的更高，一接手就不順利。

李天佐的「輪廻刺」完全失靈，五招不到被人家掃了一棍，小唐應付了兩個，他相信任何一個都比石、金二人高些。五招後不敵敗退。

李天佐大驚，如果小唐失手被俘，他是絕對不能倖免的，在他故意被石頭絆倒時，射出三枚「輪廻刺」，一枚奔向小唐那邊的對手，一枚攻向他自己的敵人。

他的敵人一閃，李天佐向坡下疾滾，而唐耕心也突然施出一式班達喇嘛的怪招，竟然砸了二人各一掌。

其實這正是班達喇嘛傳給龍三的左手招式精華。

以小唐兩個對手的技藝來說，若是按步就班，一招一式地對拆，對方任何一個都不會失招，怎奈這是左手奇招。

這一掌砸得頗實，腰上中掌，接近幾個要穴。此人「吭」地一聲急退，

（未完・十八）